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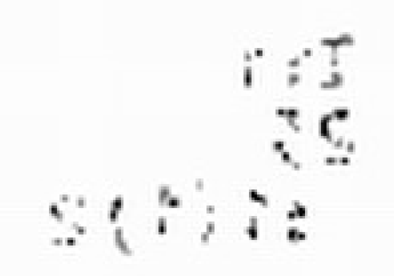
O NUOBEIER
NXUEJIANG
OJIACONGSHU

蒂博一家

第二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第二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2.125印张　插页4　284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600　册

书号：10256·83　　定价：平装1.40元
精装2.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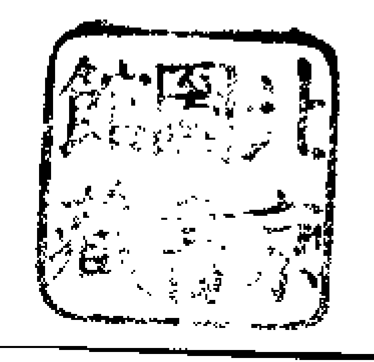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

第 二 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何礼蕤

第二册目录

一

中午十二点半，大学路。

昂图瓦纳从出租汽车上跳下来，走进拱门。他在思忖："星期一，是我诊断的日子。"

"你好，先生。"

他扭转身来：有两个顽童似乎躲在墙角避风。较大的那个脱了鸭舌帽，朝昂图瓦纳扬起好动的麻雀般的圆脑袋，目光大胆。昂图瓦纳止住脚步。

"我们来是想看看您能不能给……他配点药，他病了。"

昂图瓦纳走近呆在角落里的"他"。

"你怎么啦，小家伙？"

穿堂风掀起披风，露出吊着绷带的手臂。

"没什么要紧的，"年龄稍大的那个有把握地说，"算不了工伤事故。他在印刷厂碰上了那见鬼的按钮。拖住他的手，一直到肩膀。"

昂图瓦纳急忙问：

"有热度吗？"

"什么？"

"他发烧吗？"

"是的，大概发烧。"大孩子点点头说，一面用忧虑的目

光端详昂图瓦纳的脸。

“得告诉你父母，带他到仁慈医院*，两点看病；就是左边的大医院，你知道吗？”

那张小脸蛋抽搐了一下，很快又抑制住，流露出孩子的失望。他卖好地露出一丝笑容：

“我本来想，您会愿意……”

但他马上振作起来，用老于世故的人面对无可奈何的事很有主心骨的声调说：

“没有关系，会有办法的。谢谢，先生。来，鲁鲁。”

他坦率地微笑着，可爱地挥舞着鸭舌帽，朝街上迈了一步。

昂图瓦纳十分惊讶，迟疑了一下：

“你们在等我？”

“是的，先生。”

“谁叫你们……”他打开通向楼梯的那扇门，“进来吧，别呆在穿堂风里。谁叫你们到这儿来的？”

“没有人。”孩子的小脸蛋豁然开朗，“我非常熟悉您！我是事务所的小见习生……就是院子尽里头的公证人事务所！”

昂图瓦纳站在受伤孩子旁边，顺便捏住孩子的手。他接触到湿漉漉的手掌，而手腕发烫，他不由得吓了一跳。

“你父母住在哪里，小家伙？”

那个小的朝大孩子投去不耐烦的一瞥：

“罗贝尔！”

罗贝尔插话了：

---

* 此医院于1935—1937年拆毁。

"我们没有父母，先生。"停顿片刻，又说："我们住在韦尔纳伊路。"

"无父无母？"

"都没有。"

"那么祖父母呢？"

"没有，先生。"

孩子的脸很严肃；目光直率；没有任何乞怜的愿望，也没有捣鬼的表情；没有任何忧伤的意味。昂图瓦纳的惊奇反倒显得幼稚。

"你多大了？"

"十五岁。"

"他呢？"

"十三岁半。"

"见鬼！"昂图瓦纳心里想，"已经一点差一刻！打电话给菲力普。吃午饭。上楼。看病前回到圣奥诺雷郊区*……今儿个真够受的！……"

"好吧，"他蓦地说，"过来给我看看。"为了不用回答罗贝尔炯炯有神但毫不惊诧的目光，他走在头里，掏出钥匙，打开底楼的门，带着两个顽童走过前厅，来到他的诊室。

莱翁出现在厨房门口。

"等一下开饭，莱翁……你呢，快点，统统脱掉。你哥哥会帮助你。轻一点……好，走过来。"

内衣还算干净，露出一条瘦弱的手臂。手腕以上皮肤呈蜂

---

* 圣奥诺雷郊区在十八、九世纪时曾系郊区，后来已成为巴黎的中心地带。

窝组织炎，界线分明，好象已经聚集成形。昂图瓦纳已不再想时间，将食指按在脓疮上；然后又用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轻轻去按肿块的另一尖端。好：他清晰地感到了食指下液体的移动。

“这儿，按下去你痛吗？”

他摸摸肿胀的前臂，一直摸到腋下发烫的淋巴结。

“不太……”孩子小声说，挺直了身子，目光不离他的哥哥。

“痛的。”昂图瓦纳粗声粗气地说，“不过，我看出你很勇敢。”他盯住孩子惶惑的目光：一触即发的闪光，这是一种信赖，好象犹豫不定，然后朝他射来。他只笑了笑。孩子马上低下头；昂图瓦纳抚摸他的脸颊，轻轻托起他的下巴，他有点抗拒。

“听着。我们就要动个小手术，过半小时便会好多了……你肯吗？……跟我到这边来。”

小家伙听从了，勇敢地走了几步，但昂图瓦纳的目光一离开他，他的勇气就动摇了；他朝哥哥转过脸去求援：

“罗贝尔……你也来！”

隔壁房间——瓷砖地，漆布，消毒蒸锅，上釉的桌子，上面是反射镜——是必要时用来作小手术的地方。莱翁命名为“实验室”；这是一间改建过的浴室。在父亲家里昂图瓦纳跟他弟弟合住的那个套间确实已变得不够用，即使后来昂图瓦纳单独住在里面也要。不久前，机缘凑巧，他租到邻屋四个房间的一套，也是在底层。他把工作室和卧室迁过来，建立了这个“实验室”。他以前的工作室变成候诊室。在两个前厅的隔墙上开了一个窗洞，把这些房间联成了一个整体。

几分钟后，发炎的蜂窝组织被一刀切开了。

“再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行了！”昂图瓦纳后退了一步。

小家伙脸变得刷白，半瘫在哥哥伸直的胳臂里。

“喂，莱翁！”昂图瓦纳欢快地叫道，“给这两个孩子来点白兰地！”他把两块白糖扔到一指深的酒里。“你给我喝下去。你也喝点。”他朝动过手术的孩子俯下身去，“不太冲吧？”

“很好。”孩子小声说，终于露出笑容。

“把手臂给我。别害怕，我已对你说过，手术做完了。洗一洗，扎上敷料纱布，这不疼。”

电话铃响。莱翁的声音在前厅响起来：“不行，太太，大夫有事……今天下午不行，这是大夫看病的日子……噢！不要在晚饭之前……好，太太，为您效劳。”

“不管怎样，包上一条纱布。”昂图瓦纳俯向脓疮，咕噜着说，“好。纱布扎得有点紧，必须这样……现在，你，做哥哥的，听着：你把弟弟领回家去，你就说要让他睡下，使他不动手臂。你们同谁住在一起？有人照顾小家伙吗？”

“有我。”

目光直瞪瞪的，闪射着胆量，满脸自信。没有什么值得微笑的。昂图瓦纳朝挂钟瞥了一眼，再一次忍住好奇心。

“韦尔纳伊路，几号？”

“三十七号乙。”

“罗贝尔什么？”

“罗贝尔·博纳尔。”

昂图瓦纳记下地址，然后抬起眼睛。两个孩子站在那里，

用明澈的目光盯着他。丝毫没有感激的表示，而是一种松了一口气、太平无事了的表情。

“得了，小家伙们，你们走吧，我很忙……六点到八点之间我会去韦尔纳伊路换纱布。明白吗？”

“明白，先生，”大孩子说，他好象觉得事情很平常，“在最高一层，三号房门，正对楼梯。”

两个孩子一走：

“你可以开饭了，莱翁！”

然后打电话：

“喂……爱丽舍01—32。”

在前厅电话机旁边，约会簿摊在桌上，翻开在今天这一页上。昂图瓦纳不离开听筒，一面俯下身去看：

“一九一三。——十月十三日，星期一。十四点三十分，巴坦库太太。不见不散。十五点三十分，吕梅尔，不错……刘坦，好……埃尔恩斯特太太，不认识……维昂左尼……德·费耶尔……好……”

“喂……01—32吗？……菲力普教授回来了吗？我是蒂博大夫……”（停顿）“喂……你好，老师……我打搅您吃饭……是为诊断的事。急诊。很急……埃凯的孩子……是的，埃凯，外科医生……很严重，唉！希望渺茫，耳炎没有得到治疗，非常棘手，我会给您解释，令人很难过……不，老师，他一定要见您。您不能拒绝埃凯，跑这一趟……当然尽可能早，马上……我也不能拒绝，因为今天是星期一，由我看病……那么说定了：我去接您，提前一刻钟……谢谢，老师。”

他挂上电话，再一次浏览一遍约会名单，出于习惯，厌烦地

吁了一口气，同他脸上的满意表情很不相称。

莱翁走过来，光溜溜的脸漾出傻乎乎的微笑：

“先生知道吗，今天早上那只雌猫生了小崽？”

“是吗？”

昂图瓦纳兴高采烈地走进厨房。牝猫侧卧在塞满破布的篮子里，里面一只只粘乎乎的小毛球乱挤乱动，牝猫用粗糙的舌头来回舐它们。

“有几只小猫？”

“七只。我嫂子要求给她留一只。”

莱翁是门房的兄弟。他侍候昂图瓦纳两年多，都是一板一眼地完成工作。这个伙计沉默寡言，皮色憔悴，说不出准确的年龄：头发发白，稀稀拉拉，毛茸茸的，古怪地罩在一张高傲的面孔上；鼻子太长而下垂，处在常常耷拉的眼皮之间，给他一种呆头呆脑的模样，他微笑起来就越发显得痴呆。但这种笨拙只不过是一种合适的面具，并非一本正经，面具下是一副深思熟虑、尖刻多疑的头脑。

“其余六只，”昂图瓦纳问，“你准备统统淹死？”

“当然，”莱翁平静地说，“先生想留下来？”

昂图瓦纳笑了笑，旋转脚跟，快步走到雅克以前的房间，现在用作餐室。

鸡蛋，波莱肉片，水果，统统放在桌上；昂图瓦纳不能忍受等待端菜。煎蛋发出黄油下热锅的香味。在医院的早晨和下午的出诊之间，这是短暂的一刻钟休息。

“楼上没吩咐什么？”

“没有，先生。”

“弗朗克兰太太没打电话来？”

“打过，先生。她约在星期五。已经写上了。”

电话铃响。莱翁的声音：“不行，太太，十七点三十分有约……十八点也有约……为您效劳，太太。”

“是谁？”

“斯托克奈太太。”他略微耸耸肩，“为一个女友的小男孩。她会写信来的。”

“十七点那位埃尔恩斯特太太是谁？”不等回答，“你替我向巴坦库太太道歉；我至少要迟到二十分钟……把报纸递给我。谢谢。”瞥了一眼挂钟，“楼上的人该离席了吧？……请拨电话。找吉赛尔小姐，把电话搬到这里。还有咖啡，快点。”

他抓住听筒，脸容松弛下来，目光对着远处，笑眼盈盈，仿佛他已展翅飞翔，整个人飞往电话线的另一头。

“喂……是的，是我……噢！我差不多吃完了……”他笑。“不，是葡萄，一个主顾送来的，好吃……楼上？”他倾听。脸孔逐渐阴沉下来。“瞧！在打针之前还是以后？……尤其需要说服他，这是正常的……”停顿。脑门重新开朗起来。“你说，吉丝，你是一个人在听电话？听着：今天我必须见你，我有事对你说。是认真的……当然在这儿。从三点半开始，什么时候都行，你肯吗？莱翁会让你进来……那我就指望你来啦？……好……我喝完咖啡就上楼。”

二

昂图瓦纳有他父亲那层楼的钥匙；他不用揿铃，一直来到

放衣物的房间。

“已经将蒂博先生推到他的书房了。”阿德丽爱娜说。

他踮起脚尖，穿过散发出药味的走廊，来到蒂博先生的盥洗间。“我一踏进这个房间，就有这种压抑感……”他在思忖，“一个医生！……但这儿对于我，不象在别的地方……”

他的目光直射到挂在墙上的温度计。盥洗间象个配药室：架子上、桌上放满小瓶子，瓷制器皿，药棉包。“瞧这个短颈大口瓶。我这样想：肾脏功能很弱，要看化验。吗啡用多大的量？”他打开安培盒，他已偷偷涂改了盒上的标签，免得病人有所怀疑。“二十四小时用量三厘克……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咦，嬷嬷放到哪里？……啊！量杯在这儿。”

他动作灵活，近乎欢快，开始做化验。他已经将试管放在酒精灯上加热，这时房门发出咿呀声，他怦然心跳，急忙回过头来。这不是吉丝。是老小姐，她一颠一颠地往前，象个老砍柴妇一样弯成两截，她如今佝偻得厉害，即使扭过脖子，她的目光也只能看到昂图瓦纳的手；在灰蒙蒙的窄镜片后面，她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那象牙般的狭窄脑门，在分披的白发下，还显得挺年轻，一有什么惊动，在她身上都反映为脑门机械的颤动。

“啊！你在这儿，昂图瓦纳。”她叹气说，她开门见山，嗓音由于身体摇晃而发颤，“你知道，从昨天起，病情急转直下！赛林娜嬷嬷给我糟蹋了两碗汤和一公升多牛奶！她给他吃十二个苏的香蕉，他连碰都不碰……由于有细菌，他留下的东西毫无用处！噢！我决没有指摘她，也不指摘任何人，这是一个圣洁的修女……你告诉她，昂图瓦纳，不许她继续做下去！一个病人，何必勉强他？应该等他要求吃什么！却总是向他提出

要什么！今天早晨就是一杯冰激凌！昂图瓦纳！向他提出吃一杯冰激凌，嘿！想一下子冻住他的心！好象克洛蒂德有时间去逛冷饮店！要养活这样一家人哪！”

昂图瓦纳很有耐心，一言不发，只模模糊糊咕噜了几声，做完他的化验。他想：“她连续二十五年一声不响忍受了父亲滔滔不绝的说话，如今后来居上……”

“你知道我要管几张嘴吗？”老小姐继续说，“现在加上嬷嬷和吉丝，我该管几张嘴？厨房里三张，桌上三张，还有你父亲！算吧！我毕竟七十八岁了，我这样的身体……”

她灵活地退后，因为昂图瓦纳离开桌子，走去洗手。她总是那样害怕疾病、传染；一年来，她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病沉疴的老人身边，同护士、医生摩肩跻踵，呼吸着药味，这些象毒药一般对她起着作用，一天天加速着三年前已经开始的身体全面衰弱。不过她有点意识到自己的体衰力弱，她哀叹说：“自从上帝夺走我的雅克以后，我已经半截入土啦。”

她看到昂图瓦纳在洗手，没有移动，便胆怯地朝盥洗盆走了两步：

“你告诉嬷嬷，昂图瓦纳，告诉她！她听你的话！”

他说了声“好吧”，算是敷衍过去；然后不再管她，走出了房间。她看到两条腿离去，用温柔的目光跟随着腿移动；由于昂图瓦纳几乎不跟她答腔，从来不顶撞她，所以他是她的“人间安慰”。

他又穿过走廊，想从前厅走进书房，装作刚刚进来的样子。

蒂博先生单独同嬷嬷在一起。“吉丝难道在她房里？”昂

图瓦纳暗忖，“那么她准定听到我走过……她在避我……”

“你好，父亲。”他说，声音轻柔，现在他在病人枕边都爱用这种声调，“你好，嬷嬷。”

蒂博先生抬起眼皮。

“啊！你来了？”

他坐在一张铺上毯子的大扶手椅里，让人推到窗旁。对他的肩膀来说，头仿佛变得沉重，下巴埋在餐巾里，嬷嬷把餐巾结在他的脖颈上。堆在那里的身躯使高靠背两侧的黑斜撑显得不合比例地长。仿文艺复兴的彩绘大玻璃窗将彩虹投在赛林娜嬷嬷颤动的修女帽上，将红点洒在桌布上，一盆牛奶木薯粉冒着热气。

“吃吧！”嬷嬷说。

她盛了一匙牛奶木薯粉，在盆子边刮了刮汤匙，然后说了声欢快的“来吧”，仿佛她在喂一个婴儿，将汤匙插入病人的两片软嘴唇中，一侧而空，不让牛奶木薯粉回流出来。老人的两只手放在膝上，不耐烦地动来动去。让人看到自己不能独自吃东西，他的自尊心十分难受。他使了一下劲，想抓住嬷嬷拿着的汤匙；但他的手指早已麻木，患上水肿，不听使唤。汤匙从他手里滑落下来，掉在地毯上。他猛地推开盆子、桌子和嬷嬷：

“不饿！不要勉强我！”他叫道，转向儿子，似乎要寻求保护。不用说，受到昂图瓦纳沉默的鼓励，他朝修女投以恼怒的一瞥：“统统拿走！”

嬷嬷毫不争论，后退一步，离开他的视野。

病人咳嗽起来。（他不时机械地干咳一下，并没有透不过气来，这使他攥紧拳头，紧闭的眼皮抽搐几下。）

"你知道，"蒂博先生迸出一句，仿佛他要了却一件心头之恨似的，"昨晚，然后今天早上，我呕吐来着！"

昂图瓦纳感到被斜睨的目光注视着。他装出不在乎的样子：

"是吗？"

"你觉得这很平常吗？"

"说实话，我不瞒你，我早已料到。"昂图瓦纳微笑着迂回地说。（他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不费劲。对任何病人他都没有过这种持久的怜悯：他天天到这里来，常常在一早一晚；每回他都象给伤口换绷带，毫不厌烦地巧妙地即兴想出骗人的但有逻辑的理由；每回他都用同样令人信服的口吻，重复同样令人安心的话。）"你想怎样，父亲，你的胃不再是年轻人的机体！至少有八个月往里灌药水和药片。它没有更早表现出乏力，我们认为是幸运的事！"

蒂博先生沉默无言。他在思索。这个新颖的想法已经使他振奋起来，摆脱了要责怪某个人某件事的心情。

"是的，"他无声地拍打着自己的胖手说，"这些蠢驴，用他们的药折腾我……哎哟，我的腿呀！……折腾我……折腾我的胃！……哎哟！"

他突然感到剧痛，转眼脸容大变。他的胸部侧向一边；一面倚着嬷嬷的胳臂和昂图瓦纳的胳臂，一面伸直那条腿，他终于使烧炙他的火旁曳而出。

他叫着说："你告诉过我……泰里维埃的血清……能对付这种坐骨神经痛！回答我，使用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好？"

"是的。"昂图瓦纳冷冷地回答。

蒂博先生朝昂图瓦纳射去呆滞的目光。

"蒂博先生自已承认，从礼拜二起，他痛得好受些了。"嬷嬷大声说，她已经养成习惯，把声音过分提高，好让人听见。她利用有利时机，将一调匙木薯粉塞进病人嘴里。

"从礼拜二起？"老人嘟囔着，真的竭力回忆，然后沉默不语。

昂图瓦纳默默无言，心里难受，观察着父亲病情恶化的脸孔：心理作用使两腮的肌肉放松，扬起眉毛，睫毛在颤动。可怜的老人一心以为自己会治好，事实上，他对此至今从不怀疑。过了一会儿，一不留神，他又给喂了一口牛奶木薯粉，他惹火了，不耐烦地推开嬷嬷，她让了步，终于同意解开餐巾。

"他们折腾我的胃。"他重复说，修女给他擦拭下巴。

等她端着托盘一走，仿佛他早已窥测好这段密谈的短暂时刻，蒂博先生急促地侧身支肘，显出一个亲密的微笑，示意儿子过来坐得更近些。

"这个赛林娜嬷嬷是个很好的修女，"他用深沉的声调说起来，"这确实是个圣洁的人，昂图瓦纳，你知道吗？……我们对她永远感谢不够。对于她的修道院，难道……我明白，修道院长受过我的恩惠。正因为如此，我有怀疑。这么长时间滥用这样的忠心，而眼下有许多别的病人更值得关怀，他们也许在盼望着，在忍受着痛苦！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他预感到昂图瓦纳会不同意，用手止住儿子说话。尽管咳嗽打断他的语句，他仍然带着又优雅又谦卑的神态扬起下巴，继续说：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今天就叫她走，也不是明天就叫她走。……难道你不相信……不久……一旦我好一点……就得还给这个好修女自由？亲爱的，你想象不出有个人老在自己身边

多么难受！一旦可能，嗯？就打发她回去！”

昂图瓦纳频频点头同意，没有勇气回答。他整个青年时代都跟这历久不变的权威发生冲突，如今这权威变成这等模样！不久前，这个专制的家长不作解释就赶走了讨厌的护士，今天，他变软弱了，缴械了……在类似的情况下，昂图瓦纳用手指去衡量病体的衰竭、组织的解体也没有这么明显。

“你已经要走？”蒂博先生看到昂图瓦纳站起来，这样轻声说。

在这声责备中有留恋，有祈求：近乎温存。昂图瓦纳感动了。

“该走了，”他微笑着说，“整天有约会。我尽量今晚再来。”

他走过去拥抱父亲：这是最近的习惯。但老人转过身去：

“那么你走吧，亲爱的……走吧！”

昂图瓦纳没有回答，走了出去。

老小姐在前厅姿势滑稽地呆在一把椅子上，等待他走过来：

“我要对你说话，昂图瓦纳……我要对你说嬷嬷的事……”

他确实再没有勇气听下去。他抓起外套、帽子，拉开身后的房门。

在楼梯平台上，他有一会儿气馁了；他使劲穿上外套，这才使他想到，要象士兵那样挺起腰杆，背好军囊，重新上路……

外边的生活气息，车辆，行人顶着秋风，这一切使他恢复了愉快的心情。

他走去找辆出租汽车。

三

“差二十分，”当汽车从玛德莱娜教堂的大钟前经过时，昂图瓦纳注意到钟点，“我刚好赶到……老师是很准时的！我相信他已经准备好了。”

菲力普大夫果然站在他的诊所门口等着。

“你好，蒂博，”他咕噜着，尖嗓音总象在嘲弄，“正好提前一刻钟。上路……”

“上路，老师。”昂图瓦纳愉快地说。

他总是很乐意重新追随菲力普。他曾连续两年当菲力普的住院实习医生，天天生活在这个启蒙老师的情厚意笃之中。后来他不得不改换工作部门。但他跟老师不断保持联系，以后任何字眼都不能代替他这个“老师”。提起昂图瓦纳，大家会说：“蒂博，菲力普的学生。”确实是菲力普的学生：是他的助手，他的精神弟子。然而，常常也是他的对手：青春而对成熟，胆识和爱冒险的兴趣面对谨慎小心。他们之间七年的友谊和职业合作结成的联系具有牢不可破的性质。昂图瓦纳一旦呆在菲力普身边，他的个性便不知不觉改变，好象在逐渐减弱；在这之前他独立完整的个体自动回复到被保护状态。而且这样做是高高兴兴的。他对老师的热爱由于自尊心的满足面越发加深：教授无可否认的学识，他不好相处的声誉，使他对昂图瓦纳的关切分外宝贵。老师和学生在一起时，总是融洽无间；在

他们看来，人类显然有一半由愚钝者和无能者组成，幸亏他们俩逃脱了这个共同规律。老师性不外露，他对昂图瓦纳说话的方式，他的信任，他的脾性，他强调某些俏皮话的一颦一笑和挤眉弄眼，甚至他那些要熟悉才能明白的词汇，这一切都好象证明，昂图瓦纳是菲力普唯一能与之自由交谈的人，唯一他有把握能被正确理解意思的人。龃龉的时候罕见，而且总是由于同样性质的理由引起的。有时昂图瓦纳责怪菲力普让他一个人说话，把他的怀疑论的一闪现看作根本论断。抑或是，交换过看法，彼此一致，菲力普又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嘲弄起他们刚说过的话，宣称："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刚才的想法是愚蠢的。"接着导至："什么东西都不值得人们注意，什么论断都没有价值。"于是昂图瓦纳恼怒起来。他觉得这样的态度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他象一个肉体残废的人那样深感痛苦。连续几天他有礼貌地离开老师，急于去干自己的事，想在他的活动的良好作用下重新获得平静。

在楼梯平台上，他们遇到泰里维埃，他来请教老师，急着拿个主意。泰里维埃也是菲力普以前的住院实习医生，比昂图瓦纳年长，现在从事内科。正是他给蒂博先生看病。

老师站住了。他身体微微前倾，一动不动，垂着双臂，衣服在他瘦削的身躯周围飘动，模样活象一个瘦长的木偶，玩的人忘了拉线。他跟对话的人形成滑稽的对照，对方五短身材，肥胖好动，笑脸常开。楼梯的窗户微弱地照亮他们，昂图瓦纳呆在后边，很乐意地观察老师，他有时突然从新的角度去看他最熟悉的人，就会感到这种兴趣。这时，菲力普用锐利的总是咄咄逼人的目光盯住泰里维埃，他那明亮的眼睛由突出的眉毛

保护着，虽然胡子花白，眉毛依旧是黑的——他有一部吓人的山羊胡子，简直象假的，如同流苏那样一绺绺从下巴垂挂下来。他身上的一切仿佛生来使人讨厌，使人恼火：衣着不修边幅，待人接物粗野，他的身躯，这只过长的红鼻子，�哧吓哧地呼吸，这张嘴老咧开，嘴唇失去光泽却总是湿润，从里面传出嘶哑的带鼻音的嗓门，而且不时提高到假声，迸出一句讽刺挖苦话；在浓密的眉毛下，猴子般的瞳仁闪烁着爱孤独的光芒，而且这种愿望不想与别人分享。

但不管乍一接触多么令人不快，远离菲力普的都是新来乍到的人或平庸的人。事实上，昂图瓦纳注意到，没有一个开业医生比他更能接近病人，没有一个老师更受同僚尊敬，更受学生热烈追随，更受医院难对付的青年敬重。他最犀利的俏皮话指向生活和人类的蠢事，只伤害傻瓜。只消看到他行医不仅是为了领会高尚的不小看别人的智慧闪光，而且为了领会每日所见所闻痛苦地伤害了的强烈敏感性，于是就能发现，他的冷嘲热讽只是针对悲天悯人的反而——优愁而作出的勇敢反应；这种讽世的精神给他招来笨蛋的怨恨，细细衡量，只不过是他的哲学的一般表现。

昂图瓦纳不经意地听着这两个医生的谈话。关系到泰里维埃照料的一个病人，老师昨天给病人出诊过。情况看来严重。泰里维埃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行。”菲力普说，“一立方厘米，年轻人，这是我允许的限度，最好是半立方厘米。分两次，如果你愿意的话。”

另一位激动起来，明显反对这稳健的主意，菲力普冷静地将手按在他的肩上，用鼻音说：

“你看，泰里维埃，一个病人到了这种地步，他身上只有两

种力量在搏斗：体质和疾病。医生来了，随意一击。成功或者失败。如果他击中疾病，那就成功。但要是他击中体质，那就失败，病人一命呜呼。这是一场赌博，我的小家伙。在我的岁数，要谨慎，尽量不要打击太重。”半晌他一动不动，带着和水混在一起的声音咽下唾沫。闪烁的目光在寻找泰里维埃的目光。然后他抽回手，向昂图瓦纳睃了狡黠的一瞥，开始下楼。

昂图瓦纳和泰里维埃在他后面走到一起。

“你父亲怎样？”泰里维埃问。

“从昨天起呕吐。”

“啊……”泰里维埃蹙额噘嘴，片刻，他又问：“这几天你没有看过他的腿？”

“没有。”

“前天，我感到稍微肿一些。”

“尿蛋白呢？”

“不如说有静脉炎的危险。今天下午我四五点钟要去一趟。你在吗？”

菲力普的小汽车等在门口。泰里维埃告辞后，跳跳蹦蹦地走开。

“眼下我花在出租汽车上的钱，”昂图瓦纳心想，“不如买一部小汽车……”

“我们上哪儿去，蒂博？”

“圣奥诺雷郊区。”

菲力普怕冷地缩到车厢尽里，司机还没有发动：

“快告诉我情况，我的小家伙。真的希望渺茫？”

“无望，老师。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可怜的早产儿；兔

唇，颚部先天裂开。埃凯春天亲自给她动过手术。另外，心脏功能不足。您瞧，好。这还不算，突然严重耳炎。这发生在乡下。必须告诉您，这是他们的独生女……”

菲力普的目光消失在远处街道一掠而过的景色中，他发出表示怜悯的咕噜声。

“……但埃凯太太已怀孕七个月。别扭难弄。我认为她很不谨慎。总之，为了避免新的事故，埃凯已将妻子送出巴黎，安置在拉菲特别墅区埃凯太太的姑妈租借的房子里。这些人我都认识，因为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耳炎就在那里发作的。”

“是哪一天？”

“不知道。奶妈什么也没说，准保什么也没看到。做母亲的离不开床，起先一无所知。后来她以为孩子出牙烦躁。最后在星期六晚上……”

“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埃凯来到别墅区，象每个星期那样度过星期天，他马上看出小姑娘处在危险中。他弄到一辆巡回医疗车，连夜将母女二人送回巴黎。好。一到，他就打电话给我。星期天凌晨我见到了小姑娘。我提出约请一个耳科医生朗克托。各种麻烦都来了：自然是乳突炎；侧窦感染，等等。昨晚，我们什么办法都尝试过。毫无用处。情况时刻在恶化。今天早上，脑膜出现异常……”

“动手术呢？”

“看来不行。佩肖昨晚让埃凯叫来了，他明确表示：心脏情况不允许作任何手术。除了冰块，要减轻痛苦无能为力——病人痛苦的反应十分可怕。”

菲力普的目光一直望着远方，他又发出咕噜声。

“情况就是这样。”昂图瓦纳忧心忡忡地说，“轮到您想办法了，老师。”停顿一下，他又说：“不瞒您说，我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到迟了……事情已经完结。”

“埃凯也不存希望？”

“噢，不！”

菲力普沉默片刻，然后将手按在昂图瓦纳的膝上。

“不要这样断定，蒂博。作为医生，这个可怜的埃凯确实应该明白毫无希望。但作为父亲……你瞧，情况越是恶化，就越要会同自己捉迷藏……”他显出一个不抱幻想的苦笑，用鼻音说，“老天保佑，嗯？……老天保佑……”

四

埃凯住在四楼。

听到电梯声，楼梯口那扇门打开了。他们在等候。一个胖乎乎的人穿着白大褂，黑胡子越发衬出闪米特人的类型，他紧握昂图瓦纳的手，昂图瓦纳把他介绍给菲力普：

“伊萨克·斯蒂德莱尔。”

他以前是医科学生，后来放弃学医，但能在医疗界的各种场合遇到他。他以前是埃凯的同学，对埃凯有一种盲目的挚爱，象兽类的依恋。他从电话得知朋友急匆匆归来，便赶来了，不顾手头的一切事情，要守在孩子枕边。

这套房间的所有房门都敞开着，屋子仍然象春天安排的那样，看来阴沉沉的：没有窗帘，百叶窗紧闭；到处亮着灯；天

花板上的密集的灯光正对着每个房间的中央，家具摞成一堆，蒙上白床单，活象儿童追思台。斯蒂德莱尔扔下两个医生去通知埃凯；在他们所呆的客厅里，地上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是一只打开的箱子，只有半箱物件。

风吹开一扇门，一个年轻女人，没穿外衣，满面愁容，美丽的金黄色长发散披着，她以沉重的身子尽可能允许的速度急匆匆向两个医生走来；她一只手托着肚子，另一只手提起梳妆衣的摆边，防止跌倒。她气喘吁吁，说不上话来；嘴唇哆嗦着。她径直走向菲力普，深凹的大眼睛注视着他，默默无声地哀求着，他竟然没想到向她致意，而只是机械地朝她伸出手去，好象要扶住她，让她平静下来。

这当儿，埃凯从前厅的门闯了进来。

“尼科尔！”

他的声音气得发抖。他脸色苍白，脸孔痉挛，顾不上菲力普，朝少妇奔去，一把抓住她，碰得她摇摇晃晃，他用别人料想不到的力气把她抱了起来。她号啕大哭。

“替我开开门。”他对昂图瓦纳说；昂图瓦纳跑过来帮助他。

昂图瓦纳跟随着他们。他托起尼科尔后仰的头，从尼科尔的嘴里发出诉说的喃喃声。他只听清断断续续的话：“你永远不会原谅我……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怪我，她生下来就畸形……你恕我这么久！……现在还是我的错……如果我懂，我马上给她看病……”他们来到一个房间，昂图瓦纳看到一张乱糟糟的大床。不用说，少妇张想到医生们来了，便不顾吩咐，跳下床来。

现在她抓住昂图瓦纳的手，绝望地紧攥不放：

"对不起，先生……费利克斯不会再原谅我……他不可能再原谅我，如果……竭尽全力！把她救过来，我恳求您，先生！"

她的丈夫小心把她放回床上，拉过被子盖好。她松开昂图瓦纳的手，不说话了。

埃凯向她俯下身去。昂图瓦纳看到他们彼此的目先：妻子的目光犹豫、惶乱；丈夫的目光粗野：

"我不许你起来，你听明白吗？"

她合上双眼。于是他进一步俯下身，用嘴唇触碰她的头发，在紧闭的眼皮上印上一个吻，这个吻好象给一份条约打上封印，又象预先给以原谅。

然后他把昂图瓦纳拖出房间。

他们看到老师已在小女孩身边，是斯蒂德莱尔领他进去的。菲力普已经脱下礼服，系上白围裙。他镇静自若，紧绷着脸，仿佛只有他跟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他在进行详细的、系统的检查，虽然刚一接触他已看出一切医疗毫无用处。

埃凯默不作声，双手发热，注视着老医生的脸。

检查了十分钟。

菲力普检查完，抬起头来，用目光寻找埃凯。埃凯已变得面目全非：脸容阴沉，目光呆滞，眼皮发红，萎缩，好象被风沙吹干了。他的镇静十分动人。菲力普对他迅速一瞥便明白，一切假话都是多余的，他旋即放弃采取新的照顾措施，而出于善心，准备处方。他解下围裙，很快洗了洗手，穿上护士递给他的礼服，走出房间，不看一眼小床。埃凯尾随着他，然后是昂图瓦纳。

三个人站在前厅，面面相觑。

“我还是要感谢您跑一趟。”埃凯说。

菲力普模棱两可地耸耸肩，嘴唇发出沾水的响声。埃凯透过单片眼镜凝视他。慢慢地，这目光变得严厉，蔑视，近乎仇恨；随后这邪恶的闪光熄灭了。他用原谅的声调嗫嚅说：

“一个人总禁不住要去希望做不到的事。”

菲力普刚作了个手势，半途而止。他不慌不忙取下帽子。但他没有出去，反而走近埃凯，游移一下，笨拙地把手按在埃凯的胳臂上。又是沉默。然后，好似他振作起来了，连连后退，轻轻咳了几下，终于决定离开。

昂图瓦纳走近埃凯：

“今天是我看病。我晚上再来，九点左右。”

埃凯一动也不动，呆呆地望着打开的门，他最后一线希望随着菲力普的离开刚刚逝去；他点点头，表示听到了。

菲力普快步走下两层楼梯，一言不发，昂图瓦纳跟随在后。菲力普站定了，半转过身来，咽了一口唾沫，发出泉水流淌般的声音，用格外浓重的鼻音说：

“不管怎样，我本该开点方子，嗯？Ut aliquid fieri videatur（总得让人相信干了点事）……说真的，我不敢。”他住了声，下了几级楼梯，嘟嘟哝哝，这回没转过身来：

“我不象你那么乐观……还能拖一两天。”

他们下到十分幽暗的楼梯底下，跟两个进门的太太交臂而过。

“啊！蒂博先生！”

昂图瓦纳认出是丰塔南太太。

“怎么？”她用动人的嗓音问，竭力不让声音透出不安，“我们刚知道情况。”

昂图瓦纳只点了一下头，表示回答。

“不，不！怎能料到呢！”丰塔南太太叫道，带着点责备意味，仿佛昂图瓦纳的态度逼使她赶快防止厄运来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大夫！这不可能，这太可怕了！是吗，贞妮？”

昂图瓦纳这才瞥见躲在一旁的少女。他赶紧赔不是。她好象很窘迫，迟疑不定；最后她伸出手去。昂图瓦纳注意到慌乱的神情和她眼皮神经质的跳动；但他知道贞妮对她的表姐尼科尔的挚爱，并不惊讶。

“她变得多古怪。”他赶上老师时这样想道。在他的记忆里，出现了一个十分遥远的身影，是一个穿了浅色连衣裙的少女在夏夜的花园里。这次相遇在他身上唤起一种痛苦的感情。“这个可怜的雅克肯定认不出她了。”

菲力普神色黯然，缩在汽车里。

“我去学校，”他说，“我顺路把你送回家。”

一路上，他说不满三句话。在大学路的拐角，正当昂图瓦纳要告辞，他好象从麻木中醒悟过来。

“总之，蒂博……你在孩子说话能力发育迟缓方面很在行……最近我对你提起过一个人：埃尔里斯特太太……”

“我今天要见到她。”

“她会把她的小男孩领到你那里，是个五六岁的孩子，说话象婴儿，只会发单音节。甚至有几个音他好象完全发不出。但是，如果要他背诵祈祷文，他便跪下来，给你背诵《吾父》，从头到尾，咬音几乎准确无误！他看来相当聪明。我相信这个

病例你一定很感兴趣……”

五

莱翁一听见主人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便出现在门口。

“巴坦库小姐来了……”他脸上挂着他习以为常的疑惑神态，又说：“我想，还带了一个家庭女教师。”

“这不是巴坦库小姐，”昂图瓦纳心里在纠正，“这是二十世纪百货商店股东古皮约的女儿……”

他走到自己卧室换领子和外衣。他很注重衣着，细心考究。他回到诊室时，看一眼便放心了，一切井然有序。这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开头充满活力。他猛地掀起门帘，打开客厅的门。

一个苗条的年轻女人站了起来。他认出这是那个英国女人，春天，她曾陪伴巴坦库太太母女来过。（他的记忆不知不觉忠实可靠，他甚至旋即想起给过他强烈印象的一个小细节：拜访结束时，他坐在桌前开药方，偶然抬眼去看巴坦库太太和那位英国小姐，她们俩轻装打扮，在窗口挨近站着，他忘不了他在这位漂亮的安娜的目光中发现的闪光，这时她用没戴手套的手指轻柔地撩起女教师细腻的鬓角上的一绺头发。）

英国女人洒脱地低下头，让女孩走到她前面。昂图瓦纳闪开一边，让她们进来，一时之间，他被这两个细心打扮的年轻躯体散发的香味包裹起来。她们俩都是金黄头发，身材颀长，

皮肤闪烁有光。

于盖特手臂上挽着大衣，虽然她还不满十六岁，但她已经长得非常高，令人惊讶地看到她还穿着孩子的无袖短连衣裙，露出女孩的身躯，夏天给她的皮肤镀上好看的金色。她的头发呈热烈的金黄色彩，形成颤动的发鬈洒落下来，罩住她的脸庞，色彩欢快，脸上游移不定的微笑，大眼睛有点迟缓的目光，不如说流露出忧愁。

英国女人转向昂图瓦纳。她鲜花般的肤色在两颊泛出热烈的绯红色，她竭力用鸟儿鸣啭一般动听的法语解释，太太在城里吃饭，吩咐派辆车来，她毫不耽搁就来了。

昂图瓦纳走近于盖特，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让她对着亮光。

"现在我们怎么进行？"他不经心地说。

女孩摇摇头，仿佛不情愿地微笑着。

昂图瓦纳迅速检查了嘴唇的颜色，牙床，眼粘膜，可是他的内心思想却在别处。刚才在客厅里，他注意到这个姑娘——看来天生迷人——从扶手椅站起来时动作笨拙，朝他走过来带着难以觉察的僵硬；然后，他拍她的肩膀时，他警觉的注意力没有放过机会，观察到一个不易分辨的鬼脸和很轻微的后退动作。

他看到这个孩子是第二回。他不是家庭医生。不用说，漂亮的巴坦库太太是按她的丈夫西蒙·德·巴坦库，雅克以前的朋友出的点子，今年春天闯到昂图瓦纳这里，让他全面检查女儿的身体，据她说，由于发育太快，体质疲乏。那天，昂图瓦纳没检查出任何病变症状。但他觉得全身状况有可疑之点，他吩咐保持严格卫生，每月送孩子来一次。以后他再没见过她。

“呃，”他说，“你肯给我统统解开吗？”

“玛丽小姐。”于盖特叫道。

昂图瓦纳坐在桌边，泰然自若，在翻阅六月份设立的档案。他还没有挑出任何值得重视的迹象；但他心里有怀疑；尽管这类印象经常引导他去追踪一种还处在潜伏期的疾病，但他严格拒绝过急相信这类印象。他在面前摊开春天拍摄的x光检查图片，不慌不忙研究起来。然后，他站起身。

于盖特在房间中央，半坐在一张圈椅的扶手上，懒洋洋地让人脱衣服。当她想帮小姐解开一条带子或一个扣子时，动作非常笨拙，英国女人推开她的手；甚至有一次，英国女人惹火了，竟然在她手指上干脆拍了一下。这个粗暴的动作，还有玛丽天使般的脸孔上某种凛然的神态，使昂图瓦纳寻思，这个漂亮的女子并不喜欢孩子。而于盖特看来惧怕她。

他走过来说：

“谢谢，行了。”

女孩对他抬起令人赞叹的蓝眼睛，水汪汪地充满闪光。不知什么原因，她很喜欢这个医生。（尽管他的脸很坚毅，总是紧绷着，昂图瓦纳很少给病人以很生硬的印象；连孩子和头脑迟钝的人都不会搞错：这个脑门的皱纹，这执着专注的目光，这痉挛的阔腮，他们只觉得是智慧和有力量的保证。老师带着恶魔般的微笑说过：“病人确实只看重一件事：受到严肃对待……”）

昂图瓦纳先开始细心听诊。肺没有问题。他象菲力普一样有条不紊地一步步进行。心脏毫无问题。“波特*病……”内

* 波特(1713—1788)，英国外科医生，第一个确诊青少年常见的腰脊椎病。

心一个声音在暗示，“是波特病？……”

“你弯下腰，”他突然说，“不用了，还是给我捡样东西……比如你的鞋。”

她弯腿蹲下来，避免弯腰。坏征兆。他仍然希望搞错了。但他急于要弄明白。

“你站直，”他又说，“交叉手臂。好。现在前倾……弯腰……再弯……”

她又挺直身子；她的嘴唇虽慢但很迷人地张开，漾出一个甜蜜的笑靥：

“这使我难受。”她用抱歉的声调嘟哝说。

“好。”昂图瓦纳说。他观察她片刻，却不显出在看她。然后他正视她，对她微笑。她讨人喜欢，这样赤裸着十分诱人，她手里拿着鞋，惊惶而温柔的大眼睛盯住昂图瓦纳。她已经站累了，倚在一张椅子靠背上。缎子一样雪白的躯体衬出覆盖肩部、手臂和圆鼓鼓的大腿熟杏般的暗色；这晒黑的肤色令人想到温热发烫的皮肤。

“你躺下，”他吩咐说，一面将一块布摊开在长椅上。他不再微笑，重新处在不安之中。“你趴着。躺直。”

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昂图瓦纳跪下，稳稳地坐在后跟上，伸出双臂，好活动手腕。片刻，他纹丝不动，似乎在凝神冥思；他忧郁的目光不经意地从肩胛骨部位扫到腰部罩上阴影的弯曲处，肌肉结实丰满的腰展现在他眼前。然后，他将手掌按在温热的后颈，颈微微凹下去，他的两只手指沿着脊柱探索地摸着，竭力使压力均匀，一个一个数着脊柱结，沿着这一串骨头慢慢摸下来。

骤然，身体颤抖了一下，肉陷了下去：昂图瓦纳刚来得及

提起手。一个自信的笑嘻嘻的被垫子半堵住的声音进了出来：

“您按得我真痛，医生！”

“不可能吧？究竟在哪儿？”为了迷惑她，他触碰其他几个脊柱点，“是这儿？……”

“不是。”

“这儿？”

“不是。”

为了确定，他不用再怀疑：

“这儿？”他突然问，食指戳在有病脊柱的准确位置上。

孩子发出短促的叫声，马上又变成勉强的笑声。

停了半晌。

“你回过身来。”昂图瓦纳换了温柔的声调说。

他触摸颈部，然后是胸部，然后是腋下。于盎特挺直身子，免得再叫出声来。可是，当他按到腋下淋巴结上面时，她发出一下轻轻的呻吟。

昂图瓦纳站了起来；他毫无表情，避开孩子的目光。

“好，你可以走了，”他仿佛有意赌气似的，“你确实太怕疼！”

有人敲门，门随即打开。

“是我，大夫。”一个热烈的声音说；漂亮的安娜迈着傲慢的步子，走了进来。“请您原谅，我不好意思迟到了……可是您住在一个难走的街区！”她笑出声。“但愿您不在等我，”她补上说，目光在寻找她的女儿。“小心着凉！”她严厉地说。“我的小玛丽，劳驾给她肩上披点东西，好吗？”她有次女低音的嗓门，低沉动听，无须过渡就转到更粗的音响。

她朝昂图瓦纳走去。她的灵活具有挑逗性；但她轻快的动作总含有某种冷漠意味，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执著，由于长时间习惯于诱惑，而且是用柔情去诱惑，这种执著被改变、被驯服了。一股麝香香味好象过于强烈，挥发不到空中，而滞留在她身边。她伸出戴浅色手套的手，姿态洒脱，链形手镯叮当作响：

“你好！”

她灰色的眼睛直盯到昂图瓦纳的眼睛深处。他看到她朱唇微启。在波浪形的褐发下，细微的鱼尾纹难以觉察地分布在两鬓的皮肤上，使眼皮周围的皮肉显得格外脆弱。他掉转目光。

“您满意吗，大夫？”她问，“您检查到什么地步？”

“今天检查完了。”昂图瓦纳说，唇上留着微笑；然后转向英国女人：“您可以给小姐穿上衣服。”

“您得承认我完整无损地把她带到您这儿来吧！”巴坦库太太大声说，按习惯背光坐下，“她是否已经告诉您，我们度过了……”

昂图瓦纳走到盥洗盆旁边，他的头有礼貌地转向巴坦库太太，开始用肥皂洗手。

“……为了她的缘故，我们在奥斯当德*度过了两个月？一目了然：她晒黑了！您在一个半月前见到她，那可不是这样！对吗，玛丽？”

昂图瓦纳沉吟不语。如今结核病发作了：它攻击人体的基础，已经深入蚕食到脊柱。他正准备说：“可治愈的病变……”但他不是这样想的。从全身状况来看，外表虽然完好，内里却

* 位于北海的海水浴疗养地。

令人担忧。整个淋巴结系统已经肿胀。于盖特是年迈的古皮约的女儿，这种体质败坏的遗传性看来要严重损害前景。

“她已经告诉您，她在王宫比赛中获得晒黑三等奖？还有游乐场比赛的奖状？”

她的卷舌音有点发不清，刚好给她可怕的魅力增添一点天真的使人放心的成分。她的瞳仁带点儿海蓝色，在褐色之中引人注目，不知什么原因射出短暂而极强的闪光。他们初次相遇时，昂图瓦纳使她暗暗气恼。安娜·德·巴坦库喜欢男男女女艳羡她。年复一年，她越来越少得到青睐；但她从中得到的乐趣愈是柏拉图式，她好象愈注重到处获得这种肉欲的气氛。昂图瓦纳的态度使她恼火，正是因为他落在她身上的目光既专注又心不在焉，但绝不排除欲望；她感觉得非常清楚，这样的欲望很容易抑制，他会让明智来判断。

她止住了话头。

“请原谅，”她喉咙里带笑腔，“穿着大衣我憋得慌。”她一直坐在那里，目光不离开年轻人，比划时使三角围巾发出磨擦声。她就地脱下宽大的皮裘，盖住了她的座位。她的胸部感到更自由，上下起伏，内衣的半圆形缺口露出平滑的脖子，仍然焕发青春，可以说并不服老。脖颈骄傲地托住戴帽的小巧的头颅，侧面呈鹰勾状。

昂图瓦纳俯下身在慢慢擦手，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他预想着骨质逐渐发炎，变软，受蛀他的脊柱突然衰颓无力。必须尽早试一试唯一的机会：裹上石膏背心，连续几个月——也许几年……

“非常快活，大夫，奥斯当德，今年夏天，”巴坦库太太继续说，加强音调，让昂图瓦纳听进去，“人们发狂了，人甚

至太多……吃喝玩乐！”她笑了。看到医生不在注意她，她逐渐降低声音，住了声，得意的目光转向玛丽小姐，玛丽小姐在帮于盖特穿衣。但她从来忍受不了长时间当观众的角色：她总要插进来。为了弄平领子，她敏捷地站起来，手一翻便理平内衣。她对英国女人说话时，亲密地对着后者的脸，小声说道：

“你知道，玛丽，我更喜欢在于德松那里定做的无袖胸衣；该让她给苏齐做模特儿……你站着，”她生气地叫起来，“总是坐着！想不想让人知道你的连衣裙是直筒的？……”她又灵活地把手一挥，胸部往昂图瓦纳那个方向后仰：“您想象不出这个傻大姑娘软得象没骨头，大夫！我生性好动，这要惹我发火！”

昂图瓦纳的目光遇到于盖特隐约在探问的目光，他抑制不住表示默契的一闪，使孩子露出笑容。

他心里在琢磨：“唔，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五或星期六她必须上石膏。以后再说吧。”

以后？……半晌，他陷入沉思。他清晰地看到，在贝尔克收容所的平台上，在带咸味的风吹拂下一字儿排开的棺木中，有一辆车比别的车更长，还有，在没有枕头的褥子上，畸形儿仰翻的脸，这热烈的湛蓝的目光在天际的小丘上来回移动……

“在奥斯当德，”巴坦库太太一面责备女儿的怠惰，一面解释说，“请想象早上在游乐场组织跳舞课。我想让她去参加。跳完每个舞，这位小想便瘫倒在长凳上，小声哭泣，想引人注目，要大家同情！……”她耸耸肩，“我就恨动辄同情！”她冲动地脱口而出，猛然朝昂图瓦纳投去冷酷无情的目光，他忽然想起，以前传说过，老古比约很晚才变得嫉妒，竟被毒死。她用恶狠狠的口吻添上说：“事情变得这样可笑，我

只得让步。”

昂图瓦纳用无情的目光瞪着她。他突然下定决心。他放弃要同这个女人作一次严肃的谈话的设想；他让她离开，必要时把丈夫叫来。于盖特不是巴坦库的女儿，但昂图瓦纳记得雅克总是这样提到西蒙：“毫无头脑，但有金子般的心肠。”

“您的丈夫在巴黎吗？”他问。

巴坦库太太以为他终于同意作更热心的交谈。早该如此！她有事要问他，为此要挑起昂图瓦纳的兴致。她大笑起来，要英国女人作证：

“你听见吗，玛丽？不在，我亲爱的大夫：我们在都兰不得不呆到二月，为了打猎！这星期我利用邀请两起客人的间隔，总算跑了出来，但星期六我的家又得高朋满座。”

昂图瓦纳一言不发，这次沉默终于使她着恼了。只好放弃驯服这个孤僻的人。她觉得他六神无主的模样很可笑；没有教养！

她穿过房间去拿大衣。

“好，”昂图瓦纳心里想，“呆会儿我打电话给巴坦库，我有他的地址。明天，至迟后天他可能在巴黎。星期四拍x光。为了保险，请老师诊断。星期六我们给她上石膏。”

于盖特坐在扶手椅里，模样很沉静。巴坦库太太穿上皮大衣，站在镜子前扶正用锦鸡皮做的瓦尔基里帽。她不无尖酸地问道：

“怎么，大夫？没有处方？这次什么吩咐？您禁止她同玛丽小姐坐英国大车，跟着去打猎吗？”

六

巴坦库太太走后，昂图瓦纳回到诊室，打开客厅的门。

吕梅尔走了进来，从不丢失一分钟的人就用他这种步子。

“我让您久等了。”昂图瓦纳抱歉地说。

那一位作了一个洒脱的表示异议的手势，亲切地伸出手来。他仿佛在说：“我在这儿只不过是看病的。”

他穿一件绸里黑礼服，手里拿着一顶高顶帽。他的敏捷同这身讲究打扮十分相称。

“噢！噢！”昂图瓦纳愉快地说，“您至少是从共和国总统那里赶来的吧？”

吕梅尔得意地微笑着：

“不完全是，亲爱的。我从塞尔维亚大使馆出来：为迎接德雅尼洛茨基一行本周到巴黎而举行的午宴。另外，刚才我还值勤来着：部长派我去迎接艾丽莎白王后*，她心血来潮，竟宣布五点半要参观菊花展览会。幸亏我认识她。她很朴实，非常可爱。她酷爱花卉，憎恶议定书。我仅仅说了几句欢迎的话，决不冠冕堂皇。”

他若有所思地微笑着。昂图瓦纳思忖，他在回味自己的结束语，既得体，又优雅机智。

吕梅尔已过四十。狮子般的头颅，一头金黄的象鬃毛的

* 艾丽莎白王后（1876—1965），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之妻。

浓发梳向后边，罩住有点胖的罗马型面庞；髭须向上翘卷，咄咄逼人；蓝眼珠一贯好动、深邃。昂图瓦纳有时想："没有髭须的话，这头野兽象只绵羊头。"

"啊！这顿午宴哪，亲爱的！"他停顿一下，半闭起眼睛，摇头摆脑，"二十至二十五位宾客，都是官场人物，第一等的角色，什么？也许能数出两三个聪明人？这很可怕……但我相信办了几件有用的事。部长对此一无所知。我担心他用狗咬骨头的办法把我的事都弄糟……"他含义丰富的句子和拖长每个字的邃尔一笑，给他每句话以妙趣，不过总是老一套。

"对不起，"昂图瓦纳打断他，走近桌子。"我要起草一份紧急电报。不过我在听你说话。塞尔维亚人的盛宴之后，今天您觉得怎样？"

吕梅尔好象没听见这个问题。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昂图瓦纳发现："他一有机会说话，便完全不象一个忙人……"他开始起草给巴坦库的电报，而断断续续的字句传到他漫不经心地听着的耳朵里：

"……德国开始激动起来……他们在莱比锡准备兴建一八一三年事件*的纪念碑！……开工典礼大吹大擂！……什么借口都用上了，……快要来临了，亲爱的！只要等上两三年……快要来临了！"

"什么？"昂图瓦纳抬起头说，"战争？"

他用分心的目光看着吕梅尔。

"不错，战争。"那一位严肃地说，"我们笔直走向战争。"

---

* 一八一三年十月拿破仑在莱比锡被俄、普、奥、瑞联军打败。

他总爱委婉地预言，短期内会爆发欧洲大战。有时简直可以说他指望这场战争；果不其然，他添上说："这将是大显身手的时候。"这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意味为：去打仗，但昂图瓦纳毫不犹豫地转译为：夺取政权。

吕梅尔走近桌子，向昂图瓦纳俯下身去，不由自主降低声音：

"您注意到在奥地利发生的事吗？"

"呃……是的——我是门外汉。"

"蒂查*已经自荐为贝尔彻托德**的继承人。我在一九一〇年就晋见过蒂查：这是个不顾一切的冒险家。他在主持匈牙利议会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您看过他公开威胁俄国的那篇讲话吗？"

昂图瓦纳写完了电报，站了起来，他说：

"没有。不过，自从我到了看报的年龄，我总是看到奥地利扮演这种小捣蛋的角色。迄今为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因为德国在牵制。奥地利的态度确实开始变得令人不安，这是由于一个月左右以来在德国事态有所发展。对此，公众毫不怀疑。"

"您给我解释一下。"昂图瓦纳不由得感兴趣起来。

吕梅尔看了看挂钟，挺起身来：

"我没法告诉您，尽管德国和奥地利表面结盟，两国皇帝言辞动听，但它们的关系六七年来……"

---

*　蒂查（1861—1918），于1913—1917年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

**　贝尔彻托德（1863—1942），于1912—1916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

“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不和难道不是和平的保证？”

“微不足道的保证。而且一直只有这个保证。”

“一直？”

吕梅尔严肃地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

“亲爱的，这一切正在开始改变……”他注视昂图瓦纳，好象在捉摸他能谈到什么程度，然后，他在牙缝里迸出一句：“或许是由于我们的过错。”

“由于我们的过错？”

“我的天，是的。但这就麻烦了。我对您说过，我们被欧洲消息最灵通的人称为有好战的内心打算，是吧？”

“我们？蠢话。”

“法国人不旅游。亲爱的，法国人无法想象从外部来观察它的好战政策所能产生的效果……因此，法、英、俄的逐渐接近，它们的新军事协议，两年来在外交上阴谋策划的一切，不管有理没理，开始使柏林严重不安。而对它真心实意称之为三国协约*的‘威胁’，德国突然发现它可能处境孤立。它知道意大利只在理论上属于三国同盟**。它只有奥地利同它在一起，所以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它觉得迫切需要加强友谊联系。哪怕付出重大让步代价。哪怕付出改变方向的代价。您明白吗？由此突然改变态度，接受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加以鼓励几乎只差一步；可以说这一步已经迈出了。尤为严重的是，奥地利感到风向转了，正象您所看到的，马上加以利用，提高调门。因此德国自觉地跟奥地利的大胆举动连成一体——这随时能给这

*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英、法、俄签定协议，对抗同盟国。

** 指一八八二年德、奥、意缔结的三国同盟。

些大胆举动带来不可估量的意义。整个欧洲自动被拖进巴尔干争端之中！……现在您明白，不管人们知道情况多么少，还是感到悲观，至少不安了吧？”

昂图瓦纳默默无言，疑虑重重。他早就知道，外交政策专家一直预言冲突不可避免。他按铃叫莱翁；他站在门口，等仆人进来，最后才转到办正事；他用严厉的目光注视吕梅尔，吕梅尔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话题中，忘记了时间，神气活现地在壁炉前踱来踱去。

吕梅尔老爹以前是参议员，蒂博先生的老朋友。（他死得早了些，看不到儿子在共和政府中的荣升。）昂图瓦纳以前多次有机会遇到吕梅尔；说实话，最近一星期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见到吕梅尔。每次见面以后，他严峻的见解就更加确定。他观察到，这样口若悬河，这种有影响人物早熟的文雅，迟早会令人看穿庸俗的特征，内中幼稚地流露了个人野心；毫无疑问，野心是吕梅尔唯一强烈的感情，昂图瓦纳甚至认为这种野心同自身条件——他认为有限——有点不相称：教养平常，胆小冒失，性格变化无常；一切都巧妙地隐蔽在未来伟人的姿态中。

莱翁进来取走电报。“政策中断和精神状态中断。”昂图瓦纳思忖，一面转向那个在演讲的人。

“怎么？总是老样子？”

吕梅尔的脸骤然阴沉下来。

上周初，有天晚上，九点左右，昂图瓦纳看到吕梅尔走进他的诊室，脸色苍白。前天他得了一种病，他不愿对自己常去看病的医生承认，更不愿对一个陌生人承认——“因为，”他

说，“您了解我，亲爱的，我结了婚，我是一个有点地位的人物，我的私生活和公开活动要防止别人出言不逊和敲诈勒索……”——他想起年轻的蒂博是医生，他来请昂图瓦纳治疗他。昂图瓦纳徒劳地想叫他去找专家，不过他随时准备施展自己的医术，乐于接近这个政界人物，便同意了。

“毫无改善，当真？”

吕梅尔可怜巴巴地摇摇头，默不作声。这个健谈的人总不好意思谈自己的病，承认自己不时要活受罪，刚才，外交午宴之后，他不得不中断重要的交谈，匆匆离开吸烟室，阵阵剧痛实在受不了。

昂图瓦纳在思索。

“那么，”他果断地说，“应该试一下硝酸盐……”

他打开“实验室”的门，让吕梅尔进去，吕梅尔变得噤若寒蝉；然后，他转过背去调制药物，在注射器里灌满可卡因。他回到患者身边，这一位已脱掉笔挺的礼服；去掉假领和长裤，他完全是一个可怜的病人，叫疼，不安，低声下气，艰难地脱下弄脏的内衣裤。

但他还没有完全自暴自弃。昂图瓦纳走近时，他略微抬起头，竭力带着剩下的洒脱神情和微笑。他很痛苦，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甚至是精神孤独的痛苦。因为在目前这种不雅观的状态中，不能完全放下假面具，不能对任何人承认这可笑的不幸遭遇多么有损他的面子，而不仅仅损伤他的肉体，这是多加一层灾难。唉！他能对谁推心置腹呢？他没有朋友。十年来，政治使他不得不孤独生活在虚情假意和猜忌的壁障后面。没有真正适合他的爱。只有一种：他妻子的爱；实际上，这是他唯一的朋友，唯一了解他和爱他的人，他只有对她吐露真言

才能减轻负担——正因此，他忧虑重重要对她隐瞒这不光彩的遭遇。

肉体痛苦使他停止这些考虑。可卡因开始起作用了。吕梅尔压抑着开头痛苦的叫唤。不久，尽管止痛剂也在起作用，他咬紧牙关，捏紧拳头，还是徒然，他忍受不住。强烈的烧炙使他发出产妇般的呻吟。大滴泪珠使他的蓝眼睛晶莹闪光。

昂图瓦纳觉得可怜：

“伙计，鼓起勇气，我已经注射完了……这很疼，但必不可少；不会延续很久。镇静一点，让我再给您注射一点可卡因……”

吕梅尔没在听医生说话。他趴在桌子上，在无情的反射镜下，象一只被解剖的青蛙，双腿在一伸一缩。

昂图瓦纳终于减轻了他的痛苦，说道：

“五点差一刻。您几点要走？”

“五……五点就走，”倒霉的家伙嗫嚅着，“我的……汽车……在下面。”

昂图瓦纳笑了笑：友好的、鼓励的微笑，但掩盖了暗暗的耻笑：他不由自主刚想到训练有素、带三色标志的司机，在座位上无动于衷，等候部长代表先生；然后想到铺红地毯的路，不消说，这会儿人们正在花卉展览会的遮篷下拥向前去，再过一小时，象初生婴儿在替换尿布时手脚乱动的吕梅尔，便会束紧礼服，猫胡子下堆上一个隐约可见的微笑，终于还是个漂亮的吕梅尔，独自缓步走在小巧的艾丽莎白王后前面……这分心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又过一会儿，在医生的眼底下，吕梅尔只是一个病人，连一个病人还不如，是一个病例；更低一层，是化学作用，苛性剂在粘膜上起作用，是他故意引起的，由他负

责，他在思想上监视它的必然发展。

莱翁轻轻叩了三下门，使他回到外界现实中来。“吉丝来了。”他蓦地想道，把医疗器具扔在消毒蒸锅的托盘里。现在他急于要离开吕梅尔，但他已习惯不能违背职责，于是耐心等待疼痛平息。

“您在这儿随便休息一下，”他出去时说，“我不需要用这个房间。差十分时我会来叫您。”

七

莱翁对吉丝这样说：

“小姐请在那边等一下……”

“那边”是指雅克以前的房间，由于夜幕开始降临，黑黝黝，静悄悄，有如地窖一般。吉丝踏过门槛时，心儿乱跳。她为了压抑不安的心情而不得不作出的努力，象往常一样，采取了祈祷的形式，短暂地呼唤从不抛弃人的主。然后她漫不经心地坐在沙发床上，多少年来，她多少次过来坐在这里同雅各聊天。传来——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街上？——一个孩子的号哭声。吉丝难受地抑制着自己的感觉。现在只要一件小事，眼泪就使她憋不过气来。幸亏这会儿她是独个儿。必须去看看医生。但不叫昂图瓦纳看病。她身体不好，瘦得厉害。一定是失眠引起的。在十九岁的年龄，这不正常……有一会儿她思索着这十九个年头奇异的组合：在两个老人中间度过这漫长的童年；然后，将近十六岁时得了这种郁闷烦恼，加上使心情沉重

的秘密而更加复杂化！

莱翁来开灯，吉丝不敢对他说，她更喜欢沉浸在这半明半暗中。房间照亮以后，她认出每件家具，每件小玩意。可以感到，昂图瓦纳出于骨肉情谊，一般不让自己有所改动；但自从他在这里进餐以后，每样东西逐渐移动了位置，改变了用途，一切都换了不同的面貌：这张桌子放在房间中央，这套茶具高高放在改变用途的书桌上，在面包篮和水果盘之间。书柜也……从前，这些绿窗帘不是这样在玻璃后面拉严。有一块窗帘略微撩开一点；吉丝身子前倾，看到餐具闪闪发光；莱翁把书籍摞在上层的书架上……如果这可怜的雅克能看到他的书柜改成餐具柜，那就不知怎样了！

雅克……吉丝不愿把他想象为已经逝去。要是突然看到他出现在门口，她不但不会吃惊，而且她每时每刻都期待他出现在自己面前；这样一心一意地等待，三年来使她保持在一种亢奋的使人虚弱的半梦幻状态中。

面对这些亲切的东西，回忆袭上她的心头。她不敢站起来；她轻轻地呼吸，生怕搅动空气，破坏了这片宁静。壁炉上有一帧昂图瓦纳的照片。她的目光伫留在上面。她回想起昂图瓦纳把这张照片送给雅克那一天，他也给了老小姐一张，放在楼上。她热爱的是从前的昂图瓦纳，象热爱长兄那样，在这三年的痛苦生活中，他给她很大帮助。雅克不辞而别以后，她经常下楼到昂图瓦纳那里，谈谈那个失踪的人！多少次她差点对他说出自己的秘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为什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不清楚。她只记得动身前往伦敦的前夕，六月里那个短暂的场面。昂图瓦纳面对这次临近的分离，好象失魂落魄似的。他捉摸不出内中的原因。他对她说的话确切

意思是什么？她有把握，他不再象大哥哥那样爱她，他想念她的方式不同了。这可能吗？或许她在胡思乱想？不，甚至在他给她的信里，措辞模棱两可，过分温柔，吞吞吐吐，她再也找不到前几年那种平静的挚爱。因此，她回到法国以后，本能地避开他，这半个月内，她跟他没有过单独亲密相处的时候。今天他找她想做什么？

她哆嗦起来。这是昂图瓦纳，是他急促而有节奏的脚步声。他进来了，站住微笑。他的脸容有点儿疲惫；但脑门舒展，目光活跃，喜气洋洋。吉丝感到不能自持，赶紧振作精神：昂图瓦纳一出现，他周围就散布出生命冲动的气息。

"你好，尼格蕾特！"他笑盈盈地说。（这是很早以前，有一天蒂博先生心情很好，给吉丝起的绰号，那时，韦兹小姐不得已收留了这个无父无母的侄女，刚把她接到身边，将这个模样象野人的马尔加什的混血女人的女儿安置在蒂博先生资产阶级的家庭里。）

吉丝没话找话地问道：

"你今天有很多病人吗？"

"干这一行嘛！"他愉快地回答，"你想到我的诊室去吗？还是呆在这儿？"不等回答，他就坐在她身边。"你身体好吗？我们总见不上面……你的披巾很漂亮……把你的手伸给我……"他随便地捏住吉丝的手，吉丝也让他捏着；他将她的手搁在他捏紧的拳头上，再抬起来："你的小手不象以前那样胖乎乎了……"吉丝沉着地微笑，昂图瓦纳看到她褐色的面颊凹下去两个酒窝。她并没有抽开手臂，但昂图瓦纳感到她绷紧身子，准备随时后退。他差点小声说："你回来以后待人冷

冰冰的。”他改变了主意，双眉紧皱，不吭声了。

“你父亲腿不舒服，想重新躺下。”她嗫嚅着说。

昂图瓦纳不回答。他好久没有象眼前这样，单独跟吉丝呆在一起。他始终瞧着那只暗褐色的小手；他专心注视脉管，直到有力的细手腕；他观察每一根手指；他勉强笑道：“仿佛象好看的金黄色雪茄……”与此同时，他好象透过一层热气，用目光抚摸这警觉的柔软的身体起伏的曲线，从肩部的浑圆处直到在丝披巾下突出的膝盖尖。对他来说，这自然而然的倦怠多有吸引力——就近在身边！好象汹涌澎湃，急遽而来的东西……血往上涌……受阻挡的潮水快要决堤……他能抵挡诱惑，用手搂住她，把这柔软年轻的肉体紧紧抱住吗？……他只吻了吻她的头，用面颊去抚弄她的小手。他咕噜着说：“你的皮肤多么柔软，尼格蕾特……”他的目光有如醉汉，滞重地抬高到吉丝的脸上，她本能地别过脸去，抽回自己的手。

她口气坚决地问：

“你想对我说什么？”

昂图瓦纳恢复过来：

“我要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我可怜的小东西……”

可怕的？一阵不好受的疑惑掠过吉丝的脑际。什么？她所有的希望这回都破灭了？她的目光惊惶不安，在几秒钟之内扫了一遍房间，在心上人的每件纪念物上都不安地停顿一下。

昂图瓦纳说完他的句子：

“父亲病得很重，你知道……”

她起先好象没有听明白。刚从远方及时赶回来……她重复说：

“病得很重？”

说完，她骤然意识到，别人不说，她也已经知道。她抬起眉毛，眼里充满多少有点假装的不安，又说：

“可是……病得快……？”

昂图瓦纳做了个肯定的表示。然后，他用早已习惯了真相的口气说：

“冬天做的手术，右肾的切除，只起了一个作用：即让人对肿瘤的性质不再存有幻想。另一个肾脏几乎马上受感染。但病情不同了，病毒已扩散开来；幸亏，如果可以说……这能帮助我们不对病人说实话。他什么也不怀疑，他没料到他已经完了。”

停了片刻，吉丝问：

“你认为能拖多久？……”

他盯住她。他很高兴。她会真正成为一个医生的妻子。她能够临危不惧；她甚至没有哭泣。在国外这几个月，很奇怪，使她变成熟了。他责备自己总倾向于把她想象得比实际上更孩子气。

他用同样镇静的声音回答：

“最多两三个月。”然后又赶紧加上说：“也许短得多。”

虽然她的思想并没有非常敏感的触角，她在最后这几个字里还是觉察出这种说法反映了他的灵活；她松了一口气，昂图瓦纳很快要放下假面具了。

“告诉我，吉丝，现在你知道，你要让我孤零零一个人了吧？你仍然要回那边去吗？”

她不作答，温柔地正视前方，眼睛眨也不眨，炯炯放光。她的圆脸上，其他部分也一动不动，眉宇之间有一道小皱折出现又消失，又出现又消失，这是内心斗争的唯一标志。她第一

阵感情是柔情：这个召唤搅得她心烦意乱。她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对别人，尤其对昂图瓦纳能成为支持者，以前，全家一直依靠着他呢。

不！她觉察到陷阱，她感觉出他为什么想把她留在巴黎。她身上的一切都起来反对。住在英国，这是她能完成自己奢望的唯一方法，也是她唯一的生存理由！如果她能对昂图瓦纳解释这一切就好了！唉！这就要袒露她心里的秘密，恰恰要对这些心腹话最无准备的人诉说……以后或许……通过一封信……不是眼下。

她的目光执著地盯住远处，在昂图瓦纳看来，这种执著表情是一种阴郁的预兆。但他坚持说：

"为什么你不想回答我？"

她战栗起来，并没有改变执著的神态：

"昂图瓦纳，恰恰相反，我必须尽快获得英文课的毕业文凭。我需要比以前计算的时间早得多就能够自立……"

昂图瓦纳用生气的手势打断了她。

他在这张紧闭的嘴和这种目光里惊讶地发现某种东西，仿佛无可挽回的泄气；与此同时他看到一种闪光，一种激动，象疯狂的期望。这些感情里没有他的位置。一阵怨恨的情绪使他抬起了头。怨恨还是绝望？绝望占据优势：他的咽喉在收缩：眼泪……他头一回既不压下去，也不加以隐瞒：眼泪还可以帮助他使这不可理解的固执缓和下来……

吉丝确实很受感动。她从未见过昂图瓦纳哭泣。她甚至从来没想到他会哭泣。她避免去看他。她对他有一种温柔深沉的爱，想到他总是心里激动，兴奋异常。三年来，他是她的唯一支柱，有力的久经考验的伙伴，同他相邻是她生活中的唯一安

慰。为什么他要显出从她那里得到的不是赞赏和信赖，而是别的东西呢？为什么她不能再让他看到她仅仅只有友情呢？

前厅响起电铃声。昂图瓦纳不由得尖起耳朵。门开关的响声，然后又归于寂静。

他们俩靠近坐着，一动不动，沉默无言，他们的思想往不同方向奔驰，奔驰……

末了，响起电话铃声……前厅有脚步声。莱翁打开一点门：

“是来找蒂博先生的，小姐。泰里维埃先生在楼上。”

吉丝马上站了起来。

昂图瓦纳用厌烦的声音叫住莱翁：

“客厅里有几个人？”

“四个，先生。”

轮到他站起来。重新振作精神。他想：“五点差十分吕梅尔在等我。”

她没有走近他，说道：

“我必须很快动身，昂图瓦纳……再见。”

他古怪地微笑着，耸耸肩：

“那么你走吧……尼格蕾特！”他的音调使她想起父亲刚才同他再会的声音：“那么你走吧，亲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近似……

他用另一种声调说：

“你肯对泰里维埃说一声，我这会儿抽不开身吗？如果他想同我说话，让他下楼到这儿来。行吗？”

她点头同意，打开了门；她好象突然拿定了主意，对昂图瓦纳回过身来……不……她要对他说什么呢？既然她不能对他和盘托出，那又何必呢？……她裹紧披巾，没有抬起眼睛，消

失不见了。

“电梯呆会儿就下来，”莱翁说，“小姐不等吗？”

她表示不等，开始上楼。走得很慢，因为她感到压抑。她的全部精力现在集中在一个想法上：伦敦！是的，尽快动身，不等假满！啊！昂图瓦纳怎能知道海峡那边的生活对她意味着什么！

两年前，九月的一个早晨（雅克失踪后十个月），吉丝在花园里偶然碰上拉菲特别墅区的邮差，邮差交给她一只写上她名字的篮子，篮子上有一个伦敦花店老板的标签。她大吃一惊，骤然预感到有严重的事，她不让别人瞧见，回到自己房间，剪断绳子，去掉篮盖，看到一层湿苔藓上有一只玫瑰花编成的靴子，几乎昏厥过去！雅克！他俩的玫瑰！绯红的玫瑰，花蕊呈黑色的绯红小玫瑰花，一模一样！九月，生日礼物！匿名寄来的意思她很明白，就象密码电报一样，她能看懂。雅克没有死！蒂博先生弄错了。雅克住在英国！雅克一直爱她！……她的第一个动作是敞开房门，为了大声呼喊：“雅克活着！”幸好她及时抑制住自己。她怎么解释这些绯红的小玫瑰花能得到这样的启示呢？人家会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透露自己的秘密！她又关上门，祷告上帝给她力量保持沉默——不管怎样，保持到晚上：她知道昂图瓦纳要到别墅区进晚餐。

当晚，她偷偷告诉了他。她对他谈到寄来一样神秘的东西：来自伦敦的鲜花，她在那里什么人也不认识……是雅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新的途径进行探寻。昂图瓦纳很感兴趣，虽然一年来费尽心机，一无所获，他变得将信将疑，

但还是派人立刻到伦敦去活动。花店老板给了定花人一个十分准确的相貌特征：然而，这个特征跟雅克毫不相似。踪迹得而复失。

吉丝不这样认为。只有她保持一种信念。她什么也不再说起；她保持沉默，人们料想不到十七岁的姑娘会有那样的自信。她下了无可改变的决心，亲自到英国去，不惜任何代价，重新找到雅克的踪迹。这个计划几乎不可能实现。两年里，她以先辈那种原始人隐含不露、默默无言的坚忍不拔，一步步实现和细心谋划这次赴英之行。花了多大的代价呀！她回想起每个阶段。必须耐心行动，在姑妈倔强的脑袋里培植各种新想法。首先，要让她承认，一个没有财产、即使出身名门的姑娘需要获得谋生手段；然后说服她，她的侄女象她一样，有抚养孩子的天赋；还要说服她，由于目前竞争的困难，一个女教师必须会流利地讲英语。随后，必须灵巧地让老小姐同拉菲特别墅区的一个女教师来往，这个女教师刚在伦敦附近天主教修女住持的一个英语学院进修完。凑巧蒂博先生也行动起来，搜集到这个学院的情况都不错。最后，经过多少次拖延，今年春天，韦兹小姐同意了侄女离开。吉丝在英国度过夏天。这四个月她大失所望，一无所获：她成了不正派的侦探作难的对象，一再遭到挫折。现在她才能行动和调动别人。她刚卖掉几件首饰，凑齐她的积蓄。她最后同一些严肃的代办处接洽上了。她这传奇的行动尤其令伦敦市警察局长的女儿感到兴趣，她一返回伦敦，便要到这个局长家里午宴，可以得到对方莫大的支持。怎能不生出希望呢？……

吉丝走到蒂博先生住房那一层。她需要揿铃：她的姑妈从来不把房间钥匙交给她。

"是的，怎能不生出希望呢？"她心里想。她即将找到雅克的信心突然控制了她，她感到心里很踏实。昂图瓦纳说过，蒂博先生的病情可能拖上三个月。"三个月？"她在想，"不到三个月，我就会大功告成。"

这时，在楼下雅克的房间里，昂图瓦纳站在吉丝重新关上的门前，死盯住不透明的、不可逾越的门板。

他感到自己达到了极限。迄今为止，他的意志几乎总是向最困难的东西进攻，并获得胜利，从来没有为实现不了的事而奋斗。眼下，有点东西正离他而去。他这个人不能毫无希望地坚持下去。

他犹犹豫豫地走了两步，在镜中看到自己，他走过去用手臂支在壁炉上，绷着脸自我端详了一会儿。"如果她突然说：好吧，你娶我吧，那怎样呢？"他不寒而栗：有点后怕……"这样耍一通太愚蠢了。"他想，一面旋转后跟。突然："见鬼，五点了……艾丽莎白王后！"

他快步向"实验室"走去。但莱翁挡住了他：莱翁目光黯淡，笑容游移不定，有嘲讽意味：

"吕梅尔先生走了。他定在后天同一时间。"

"很好。"昂图瓦纳松了一口气。这时，小小的满足几乎能扫除他的烦恼。

他回到诊室，斜穿而过，掀起门帘，那种习以为常的动作是心里高兴时才有的；他打开了客厅的门。

"来呀，来呀。"他经过时拧了拧一个面色苍白的小男孩的面颊，男孩子非常胆怯地向前走来。"你一个人，象个大孩子罗？你爸爸妈妈好吗？"

他抓住孩子，拖到窗前，背光坐在一张圆凳上，用柔和而坚决的动作把孩子顺从的脑袋往后仰，观察孩子的咽部。“好极了，”他自言自语，目光没有移开，“这回，是扁桃体发炎……”他一下子恢复了响铃般、有点尖利的声音，对病人有振奋的作用。

他专注地俯向孩子。但猛然感到自尊心恢复了，心里不是滋味，他禁不住想道：“如果我愿意，总可以打电报叫她回来吧……”

八

他把孩子领出去时，很惊讶地看到那个肤色如鲜花一般艳丽的英国女人玛丽小姐坐在前厅的长凳上。

他向她走去时，她站起身来，用长时间的、默默的、可爱的微笑迎接他；然后，她神态坚决地递给他一个浅蓝的信封。

这个态度跟两小时前她的矜持截然不同，这目光象谜一样而又坚毅，他说不准是什么原因，引起他联想到一个奇特的场合。

他感到奇怪，站在前厅，拆开封好的信封，这时，他看到英国女人径直走向他的诊室，诊室的门敞开着。

他一面展开信，一面跟着她。

亲爱的大夫：

我有两个小请求要对您提出，为了不致被拒绝，

我委托给一个不会令人讨厌的使者。

第一个请求：这个昏头昏脑的玛丽直等到从您那里出来才对我承认，这几天她感到身体不适，这几夜她咳得夜不成寐。您能给她详细检查一下，给她诊断一下吗？

第二个请求：我们在乡下有一个以前的猎场看守人，他得了一种使身体变形的关节炎，真是活受罪。眼下这种季节，就象受刑罚一般。西蒙很可怜这个可怜的老头，给他作过镇静的注射。我们的药箱里总有玛啡，可是，最近几次发作用尽了我们储备的药品，西蒙吩咐我给他带一点去，如果没有医生同意，这是办不到的。今天下午我完全忘了对您提起这件事。如果您交给我这位十分诱人的使者一个处方，有可能的话，最好重新有效，让我能马上弄到五到六打一立方厘米的安瓿液，那么您真是太好啦。

关于这第二个请求，我预先感谢您。至于第一个，我亲爱的大夫，我们俩当中究竟谁应感谢谁呢？您要听诊的女病人中，那么讨人喜欢的恐怕并不多……

此致

亲切的问候

安娜—玛丽·德·巴坦库。

又及：也许您会纳闷，为什么西蒙不去找那儿的医生。这是一个偏狭的死脑筋，总是反对我们，不肯原谅我们拒绝让他给宫堡的女病人看病。否则，我会免掉您的麻烦。

安

昂图瓦纳看完信后，没有抬起头来。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愤慨：把他看成什么人啦？第二个动作是感到事情富有刺激性，觉得有趣。

他知道装饰诊室的两面镜子的作用，以便遮掩自己。他手肘支在壁炉上，所站的位置可以不用动弹，只要眼珠在低垂的眼皮底下转动，便看得见英国女人。他正是这样做的。玛丽小姐坐在他后面一点，脱了手套，解开了大衣，露出胸部，假装随意瞧着脚尖拨弄地毯的流苏。她看来既胆怯又大胆。她以为他不挪动位置便看不到自己，蓦地抬起长长的睫毛，蓝眼睛朝他投去火花般短暂的一瞥。

这个不谨慎的动作证实了昂图瓦纳的狐疑，他转过身来。

他露出笑容，一直低着头，最后再浏览一遍这封诱惑的信，慢慢折好。然后微笑着挺起了身，目光盯住玛丽的眼睛。四目相遇，象撞击一样，彼此都有强烈感觉。英国女人迟疑了一下。他一言不发：眼皮半垂，不慌不忙地从右到左摇了几次头，简单地表示“不行”。他始终微笑着。脸上的表情令人一目了然，玛丽不会误解。总不能无礼地说：“不，小姐：决不能干，不能开药……不要以为我生气：我在微笑，我见过这类的事多啦……我只能遗憾地对您说——即使有这种代价——从我这儿别想奢望什么……”

她从位子上站了起来，默不作声，满脸通红。她踩在地毯上，踉踉跄跄地向前厅退去。他跟着她，仿佛这样匆匆退走再自然不过；他继续觉得很有趣。她耷拉眼睛，一声不吭地溜走，神经质的脱了手套的手力图把衣领扣上，她的手在火红的腮边好象苍白无色。

在前厅，他不得不走近她，给她打开房门。她略微点一下

头。他正要还礼，这当儿她做了一个急遽的动作：他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已经象扒手那样敏捷，夺过他手里拿着的信，闪出门外。

他不得不难受地承认，她既很灵活，又很机敏。

回到诊室，他在思索，以后，当他们三个，英国女人、漂亮的安娜和他单独在一起时，彼此会怎么样。想到这里，他又露出笑容。地毯上有一只手套，他捡了起来——闻了闻——然后愉快地扔到字纸篓里。

这些英国女人！……于盖特……在这两个女人身边，有病的女孩子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夜幕降临。

莱翁进来关百叶窗。

“埃尔恩斯特太太来了吗？”昂图瓦纳瞥了一眼记事簿，问道。

“噢！早来了，先生……是一家子呢：母亲、小男孩、老爸爸。”

“很好。”昂图瓦纳掀起门帘，快活地说。

九

他果然看到一个六十来岁的小老头向他走来。

“大夫，请您先接待我：我有事要告诉您。”

他的嗓音滞重，有点拖长；举止胆怯，但有派头。

昂图瓦纳小心关好门，指给他一个位子。

他坐下咕噜着说："我是埃尔恩斯特先生……菲力普大夫大概对您说过……谢谢！"

他的脸讨人欢喜。眼睛深凹，目光富有表情，显得忧郁，但闪闪发光，热烈而年轻。相反，脸容是老人的：饱经风霜，皱纹纵横交错，同时瘦削干枯，凹凸不平，脑门、双颊、下巴好象用大拇指捏弄出来的。粗硬的短髭须呈铁灰色，将脸部一切为二。头顶上稀稀落落的灰白头发使人想起小丘上的乱草。

他注意到昂图瓦纳在偷偷观察吗？

"我们看来象小家伙的祖父母，"他忧郁地指出，"我们结婚很晚。我是学校里的教师：我在查理大帝中学教德语。"

"埃尔恩斯特，"昂图瓦纳在思忖，"还有这音调……他大概是阿尔萨斯人。"

"我不想滥用您的时间，大夫，我认为，既然您想给小家伙看病，我有必要给您解释几件事，推心置腹地谈谈……"他抬起眼睛；一层阴翳蒙住他的双眼。他说得准确一点："我想说的事，埃尔恩斯特太太一无所知。"

昂图瓦纳点头同意。

"是这样，"那一位说，好象在积聚勇气。（毫无疑问，他已准备好要说的话；他眼睛望着远处，不慌不忙，用善于讲话的神态说起来。）

昂图瓦纳觉得，埃尔恩斯特更喜欢别人不瞧着他。

"大夫，一八九六年，我四十一岁，在凡尔赛当教师。"他的声音失去了自信力，"我订了婚。"他象唱歌一样发出"i"这个音，如同弹奏琶音一样给这三个音节*以惊人的响声。

---

* 法文订婚一词由三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的元音为"i"。

他更粗直地说：

"另外，我激烈地支持德莱福斯上尉*。大夫，您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这次良知的惨剧……"（他的音调嘶哑庄严，惨剧一字清浊音不分。）"……但您不会不知道，当时很难同时担任公职，又是战斗的德莱福斯拥护者。"他加上说："我属于受连累的人之列。"嗓音有节制，不夸张，但非常坚定，昂图瓦纳足以明白这个脑门突出、下巴倔强、目光还相当犀利的沉静老头，在十五年前，他的大胆、热情和信念会带来什么后果。

埃尔恩斯特接着说："这就足以向您解释，为什么在九六年开学时，我被流放到阿尔及尔的中学。至于我的婚姻……"他温柔地小声说，"……我未婚妻的兄弟，是她唯一的亲属，一个海军军官——海军商船上的军官，这无关紧要——他信奉的思想与我截然相反；我们的婚约撕毁了。"他明显地在力图对事实作出客观的概述。

他用更低沉的声音继续说：

"我到非洲之后四个月，发现我……有病。"他的声音又显得很激动，但他抑制住自己，"不该回避这几个字；我患了梅毒。"

"啊！很好，"昂图瓦纳心想，"……小家伙……我明白了……"

"我马上去找阿尔及尔医科大学的几位大夫。根据他们的建议，我让那儿最好的专家治疗。"他犹豫着是否说出名字

* 一八九四年犹太籍出身的参谋上尉德莱福斯被无辜地指控出卖情报，反动势力利用这一案件掀起沙文主义的宣传。左拉等曾为德莱福斯鸣冤。

来："有个洛尔大夫，您也许了解他的医术。"最后，他不看昂图瓦纳，这样说道，"刚刚得病，病状只出现过一次，唯一的一次。我这个人准确地听从治疗，甚至严厉的治疗。我正是这样做的。四年后，我被召回法国——事件已平息，洛尔大夫给我断定，一年来，他认为我已完全痊愈。我信了他的话。事实上，后来我没有出过什么事，连最轻微的复发预兆也没有。"

他庄重地扭过头来，寻找昂图瓦纳的眼睛。昂图瓦纳表示他在用心倾听。

他不满足于谛听，他在观察这个人。从外表和态度看来，他想象出这个德语教师勤苦正直的生涯可能是什么样子。他熟悉同样的人。这一个，可以看出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同时可以感觉出这个人已长期习惯于这种矜持态度和这种稳重的反省，只有艰难的境遇和白白辛劳，得不到报偿，但忠实坚定的心灵始终认可的生活，才迫使某些具有优秀本质的人养成这种特点。他说出婚姻破裂时的音调，已充分表明在他孤寂的生活中，他的爱情受挫该是多么痛苦；然而，他的某些眼神所包含的热烈感情，又动人地显示出，在这个花白头发的教师身上，具有跟青年人一样朝气蓬勃的敏感。

他往下说："回到法国六年之后，我的未婚妻失去了她的兄弟。"他在斟酌字句，只简单地说道："我终于又找到了她……"

这回，惶乱的心情迫使他止住话头。

昂图瓦纳耷拉着头，审慎地等待着。他很惊讶地听到教师的声音带上忧虑的色彩，突然提高：

"大夫，我不知道您对于我这样的人所做的事有何想法……这种病，治疗，已经是十年前的往事了；被遗忘的往事……我

已经过了五十岁……”他感慨系之，“我平生忍受了孤身独处之苦……我对您说的事毫无次序，大夫……”

昂图瓦纳抬起眼睛。还没看到这张面孔，他便已明白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做学问的人，儿子却脑力不健全，这是能制人死命的考验。而对这样的酷刑，会是什么滋味呢：做父亲的意识到自己要承担责任，悔恨不已，无能为力地目睹他一手造成的厄运？

埃尔恩斯特用疲乏的嗓音解释说：

“不过我有过怀疑。我曾想去看医生。我几乎这样做了。就是说，没有去看。不该害怕真相。我说服自己，这是毫无必要的。我心里重复洛尔对我说过的话。我寻找侧面的办法。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我遇到一个医生，我把话头引到这上面，想让别人对我再一次肯定，有没有彻底治好的情况。我不用多问便排除了所有不安……”

他又停了下来：

“后来我想：一个女人，到这个年龄，用不着再担心她……她有……孩子……”

呜咽堵住他的喉咙。他没有低下头来；他一动也不动，双拳紧握，脖子的肌肉绷紧，昂图瓦纳看到肌肉在颤动。两大颗眼泪没有流下来，使他呆呆的眼神更加闪烁有光。他想说话。他作出努力，用断断续续和嘶哑的声音咕哝着：

“我可怜……这个小家伙……大夫！”

昂图瓦纳的心揪紧了。幸好强烈的激动几乎总是在他身上引起迷迷糊糊的过度兴奋，马上表现为强烈需要，决定做点什么，并行动起来。

他连一秒钟都没犹豫，故作惊讶地说：

"怎么呢？"

他抬起紧锁的眉毛，模样象是十分难以听明白对方的叙述，不太懂对方想说什么。"这件事一发现就得到治疗，完全痊愈，这个孩子——也许是暂时——脑力不健全，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埃尔恩斯特惊异地注视着他。

昂图瓦纳的脸露出一个舒展的笑容：

"我亲爱的先生，如果我理解得对，这些不安说明您人品高尚。但我是医生，让我毫不含糊地对您说：从科学观点来看，不安是……荒谬的！"

教师站起身，似乎要朝昂图瓦纳走来。他伫立着，一动不动，目光凝视着。他这类人，内心生活宽广深沉，一旦有纠缠不去的思想进入心里，便不能衡量这种思想的位置，整个心灵充满了这种想法。多年来他心里揣着这巨大的悔恨——他甚至不敢对共度患难的妻子和盘托出——如今是悔恨暂停，第一次怀有减轻压抑的希望。

昂图瓦纳看出这一切。他担心提出更确切的问题，使他不得不胡编一通，难以启齿，于是果断地中止谈话。他显出认为老是纠缠这些使人沮丧的胡想毫无用处，猛丁地问：

"孩子是早产儿吗？"

那一位眨巴着睫毛：

"孩子？……早产？……不是……"

"难产？"

"费了不少事。"

"用了钳子？"

"是的。"

“啊！”昂图瓦纳好象找到了重要线索，“这无疑能说明许多情况……”然后突然中止谈话：“那么，让我看看您的小病人吧。”他站了起来，朝客厅走去。

可是教师急忙迈出一步，挡住他的去路，抓住他的手臂：

“大夫，当真？当真？您对我这样说，不要是……啊……大夫，对我说实话……说实话，大夫……”

昂图瓦纳回过身来。他看到这张哀求的脸上，信以为真的强烈愿望掺杂了无限感激之情。一种特殊的喜悦袭上他心头，这是行动和成功的喜悦，是做了好事的喜悦。至于小家伙，马上可以看到该怎么治疗。对做父亲的要斩钉截铁：千方百计将这个不幸的人从绝境中解救出来！

于是他盯住埃尔恩斯特的眼睛，用低沉的声音庄重地说：

“我起誓是实情，先生。”

沉默片刻，他打开了门。

在客厅里，一个上年纪的太太穿着黑衣服，竭力在膝头抓牢一个褐色鬈发的小淘气，一开始，孩子就吸引了昂图瓦纳的全部注意力。听到开门声，孩于不再玩耍，聪明的大黑眼珠盯着这个陌生人，然后露出微笑，又因自己微笑而害怕起来，不高兴地转过身去。

昂图瓦纳的目光转向母亲。她的脸庞虽然憔悴，但洋溢着温情和忧愁，变得很美，昂图瓦纳纯真地很受感动，心里马上在想：“嗨……要好好看看……总会有结果！”

“能到这边来吗，太太？”

他和蔼地微笑着，在门口一出现，他就想给可怜的女人一点信心。他听到身后教师压抑的呼吸声。他耐心地举起门帘，

看着母子两人走过来。他心情愉快，一面想着："多好的职业，他妈的，多好的职业！"

十

直到傍晚，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昂图瓦纳没意识到疲倦，也没想到时间；每次他打开客厅那扇门时，他的活力自然而然又奋发起来。他领走了最后一个来看病的女人——一个漂亮的少妇，怀里抱着一个脸色红润的婴儿，他认为这婴儿受到几乎全瞎的威胁——然后惊讶地发现，已经八点了。他心里想："去看小家伙的蜂窝组织炎太晚了点；我先到韦尔奈伊路跑一趟，今晚再上埃凯家转一下。"

他回到诊室，打开窗子，换换空气。他走近一张矮桌，桌上摞满了书籍；他找一本书在吃饭时阅读。他想："对于小埃尔恩斯特的润状，我确实想证实某些情况。"他飞快地翻阅《神经学杂志》的旧年鉴，想找到一九〇八年关于失语症那场著名的讨论。他思忖："这个小家伙具有真正典型的病状。我要同特雷雅尔谈一谈。"

他想到特雷雅尔和流传有关他的怪僻，不禁怡然一笑。他回想起过去他在这个神经学家的科里做实习医生那年的事。他在捉摸："我怎么进入了这一领域呢？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我长时间在关心，……天知道我钻研神经系统的病能不能大显身手？这个领域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开发……"拉雪尔的形象突然矗立在他面前。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拉雷尔没有任何医学知

识和科学知识，却真的对一切心理问题抱有明显的兴趣；她无可否认地有助于他发展这种强烈的愿望，如今他把这种兴趣转到人们身上。——多少次他已经证实了这种兴趣——跟拉雪尔的萍水相逢从各个方面改变了他。

他的目光变得模糊起来，流露出忧郁。他站在那里，双肩下垂，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晃动着医学杂志。拉雪尔……这个古怪女人贯穿他的一生，想起她的形象他不能不感到痛苦的震动。他从未得到过她的任何消息。说到底，他也不感到奇怪：他没有想过，拉雪尔可能还生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风餐露宿，热病折磨……被毒蝇咬过……出事被害，淹死了，或许被人扼死了？……她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

他挺起身来，将杂志夹在腋下，走到前厅，吩咐莱翁开晚饭。他想起菲力普的一句俏皮话。有一天，老师外出回来，昂图瓦纳询问他新来住院病人的情况，菲力普半严肃半开玩笑地捏住他的胳臂：

“您使我不安，我的小家伙；您越来越对病人的精神状态感到兴趣，越来越对他们的病不感兴趣！”

大汤碗在桌上冒着热气。昂图瓦纳坐下时发现自己疲倦了。他想：“说到底，多好的职业啊。”

他同吉丝的谈话再一次回到脑海中；他急忙翻开杂志，竭力避开回忆。可是徒劳。这个房间还充满了吉丝的存在，房里的气氛象令人难以忍受的证明，压抑着他。他想起最近几个月来的烦恼。整个夏天，他怎能抱着这个毫无着落的计划呢？面对这粉碎的梦想，他犹如面对一座剧院的废墟，他身后只留下剧院倒坍时扬起的一层薄薄的尘埃。他不怎么痛苦。他不痛

苦。他只不过自尊心受到伤害。这一切他觉得庸俗、幼稚、与他不相称。

前厅响起轻轻的铃声，来得正好，他可以宽一宽心。他立刻放下餐巾，侧耳细听，拳头按在桌布上，准备站起身，随时迎接不速之客。

先是女人的低声谈话，唧唧咕咕，最后门打开了，昂图瓦纳大为吃惊的是，莱翁随便地将两位女客引进房间。这是蒂博先生的两个女仆。乍一看，昂图瓦纳在暗影里认不出她们；他突然想到，她们是来找他的，他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倒在他身后。

“不，不……”两个女人惶恐之极，大声叫道，“请原谅，昂图瓦纳先生。我们原想这时来不会打扰您！”

“我以为父亲死了呢。”昂图瓦纳这样想；他意识到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结局。他脑子里马上想到，可能是静脉混乱，引起血栓。想到这突发事件可以避免缓慢的受苦过程，他禁不住有点失望。

“请坐。”他说，“我要继续吃饭，因为今晚我还要出去。”

两个女人仍然站着。

她们的母亲，年迈的让娜，在蒂博先生家里当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厨娘。但年纪太大，双腿静脉曲张，她承认自己不过是“破坛子”，不再干活了；她的女儿们把她的坐椅推到炉旁，她在那里度过白天，手里习惯地拿着拨火棍，以为还能完成某些职责，因为她看重了解一切，有时打打蛋黄酱，而且从早到晚给她的两个女儿出主意，虽然她们已过三十。年长的叫克洛蒂德，身体健壮，忠心耿耿，但很懒散，多嘴多舌，有力气干

活，她母亲的粗脾气和能言善辩她兼而有之，长期在乡下农场当女仆；眼下是她当厨娘。另一个叫阿德丽爱娜，比姐姐细巧，在修女办的学校里长大，一直呆在城里，她喜欢管内衣，听浪漫故事，在做活的桌上放一小束花，去听圣托玛斯—达甘*教堂的祈祷。

象通常那样，克洛蒂德先开口：

"我们是因为母亲的事而来的，昂图瓦纳先生。这三四天，很明显，她在受罪，可怜的母亲。她的肚子和右侧都肿胀。晚上她再也睡不着，她去解手时，只听到善良的老妈妈象孩子似的在哼哼唧唧。可她能熬住疼，母亲她什么也不想说！昂图瓦纳先生该去看一看，装出什么事也没有——是吗，阿德丽爱娜？——然后突然掀开围裙下的肿块。"

"那很容易，"昂图瓦纳掏出记事簿说，"明天我找个借口，到厨房去一次。"

阿德丽爱娜在姐姐解说时，给昂图瓦纳换盘子，递面包篮，出于习惯忙着侍候。

她还没说过一句话。这时她用迟疑的声音问道：

"昂图瓦纳先生认为……事情变得严重了吗？"

"肿瘤发展很快……"昂图瓦纳在想，"在老女人这样的年纪，动手术危险！"他极其准确地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瘤的发展很可怕，它危害甚烈，机体逐步窒息……更糟的是：象活尸一样可怕而缓慢地解体……

他抬起眉毛，嘴唇流露出阴郁的意味，心虚地回避遇到这

* 托玛斯—达甘（1226—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巴黎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堂。

胆怯的目光，他不知该怎么欺骗它。他推开盆子，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幸亏粗壮的克洛蒂德忍受不了沉默，急于说话，她替他回答：

“当然，不能先说什么；昂图瓦纳先生先得看一看。但我知道一个情况：这就是我过世丈夫的母亲，她的肚子肿了十五年多，胸部受凉，得感冒死的！”

十一

一刻钟后，昂图瓦纳来到韦尔奈伊路三十七号乙。

在一个幽暗的小天井里矗立着一些旧楼。在第七层发出煤气味的过道口上，门牌是三号。

罗贝尔来开门，手里拿着灯。

“你兄弟呢？”

“他病好了。”

靠近灯光，映出孩子的目光直率，快活，有点严峻，过早成熟，整个面孔由于早熟的毅力绷紧着。

昂图瓦纳露出笑容。

“我们去看看！”他接过灯，提起来引路。

房间中央由一张铺着漆布的圆桌占满了。不用说，罗贝尔正在写什么：一个大登记簿摊开在一只打开瓶盖的墨水瓶和一摞盆子之间，最上面一只盆子里，一截面包和两只苹果构成一幅普通的“静物”写生。房里井井有条，几乎可以说相当舒适。房间很热。在壁炉前面的小炉子上，一只水壶在吱吱作响。

昂图瓦纳朝桃花心木高脚床走去，床放在房间尽里头。

“你睡着的吗？”

“不，先生。”

很明显，病人刚刚惊醒，用好胳臂的肘部支起身子，他眨巴眼睛，不再胆怯地微笑着。

脉搏平稳。昂图瓦纳将手里拿着的煤气灯放在床头柜上，开始拆绷带。

“炉子上烧什么？”

“烧水。”罗贝尔笑了，“可以冲杯椴花茶，是门房女人给我的。”他蓦地眨眨眼睛：“您想喝吗，说呀？放糖吗？噢！放糖，先生！说要吧！”

“不，不，谢谢。”昂图瓦纳愉快地说，“但我需要开水洗一洗这个。给我倒点水在干净盆子里。好。等水凉一下。”他坐下来，瞧着两个孩子，他们象对一个老朋友那样对他笑口盈盈。他思忖：“神态坦率，但是否老是这样？”

他转向大孩子：

“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单独住在这儿，怎么生活？”

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眉毛一动，仿佛在说：“凑合吧！”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噢！爸爸妈妈……”罗贝尔说，好象这是遥远的事了，“我们跟姑妈住在一起。”他变得沉思默想起来，用手指着大床：“后来她死了，在八月十号的深夜，到现在一年多了。我们苦熬过一段，是吗，鲁鲁？幸亏我们跟门房女人有交情，她什么也没对房东说，我们才呆下来了。”

“房租呢？”

“交房租的。”

“谁来交？”

“我们。”

“钱从哪儿来？”

“当然是挣来罗。就是说，我挣的。因为他的手出了事。得给他找别的活计。他在布劳尔那里干活，您知道吗，在格勒内尔路？跑腿。每月四十法郎，不包饭。这不够花的，是吧？只够换鞋底，您想想看！”

他打住话头，十分关切地俯下身来，因为昂图瓦纳刚起掉纱布。脓疮很少化脓；手臂消肿了；伤口情况良好。

“你呢？”昂图瓦纳问，一面浸湿纱布。

“我？”

“你钱挣得够吗？”

“噢！我呀，”罗贝尔拖长声音说，他的声音突然象旗子那样劈啪作响，“我呀……我有办法！”

昂图瓦纳吃惊地抬起眼睛，这回遇到了孩子锐利、有点儿不安的目光，他的小脸蛋热烈，充满毅力。

孩子就等着别人问他。谋生，这是崇高的话题，唯一有价值的话题，一想起来，他整个思路就不停地朝这方面绷紧。

他急于和盘托出，象放连珠炮似的开始倾吐他的心里话：

“姑妈死后，我当了小见习生，每月只挣六十法郎。而眼下我也在法院打杂：每月固定收入一百二十法郎。见习生领班拉米先生很愿意我代替擦地板工，每天早上见习生来到以前，给事务所地板上蜡。擦地板工是一个老笨蛋，只擦掉泥巴，而且还是在窗前瞧得见的地方。换上我不会有损失！……这就使我多挣八十五个法郎。我呢，象在溜冰场上一样耍着玩！……”他吹起口哨，“还不止这些……我另外有窍门。”

他犹豫了一下，等昂图瓦纳重新回过头来对着他；他瞥了一眼，好象在最后估量对方。虽然他无疑放了心，仍然认为要谨慎地来个开场白：

“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能告诉您。但千万别说出去，嗯？”然后，他提高嗓门，逐渐陶醉在推心置腹的述说中：

“您认识若兰太太，就是您家对面三号乙的门房女人吧？那么——绝对不要说出去——这个好女人，她卖给顾客自己卷的香烟……您感兴趣吗？……不？……香烟不错，味道不冲，包得不紧。也不贵。我可以让您试一试味道……不管怎样，好象这种职业是违禁的。为了避免送烟和取钱时被抓住，必须有人跑腿。我就干这个，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在事务所下班以后，从六点到八点。作为交换，她让我天天吃顿午饭，星期日除外。她饭菜做得不坏，没说的。您可以说这节省了一笔钱！还不算顾客付钱时——他们都是阔佬——几乎都塞给我小费，十个苏，二十个苏，看情况而定……现在您通通明白了吧，是一点一点解决的……”

停顿了一下。昂图瓦纳从音调捉摸出，小家伙眼里该会有骄傲的闪光。但他故意不抬起头。

罗贝尔顺势兴高采烈地说下去：

“每晚，路易回来时累坏了，就在家里做饭：一只汤，或者煮鸡蛋，奶酪，很快便做好了，我们宁愿这样吃，也不上小酒店，是吗，鲁鲁？您看，我有时乐意给出纳员抄写几页笺头。我喜欢这个，漂亮的名称，一个个抄写得很工整：做这个是为了找点乐趣。在事务所，他们……”

“递给我安全别针。”昂图瓦纳打断说。他装作无所谓，

生怕孩子不乐意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给他助兴。但他暗忖："这些孩子，真该好好管住他们……"

包扎完毕，手臂又吊着绷带。昂图瓦纳看看他的表：

"明天晌午左右我再来一次。以后你到我那里去。星期五或星期六，我想你就可以恢复干活。"

"谢……谢谢，先生！"小病人终于迸出一句。他的声音变调了，好象冲动得厉害，然后又可笑地沉寂下来，罗贝尔爆发出笑声；这是压抑的过分的笑，一下子流露出这个非常神经质的小家伙持续的紧张心情。

昂图瓦纳从小钱包里掏出了二十法郎：

"这是帮助你们度过这星期的，孩子们！"

但罗贝尔往后一跳，抬起头来，双眉紧锁：

"您想到哪儿啦！决不！我对您说，我们已经应有尽有！"为了说服急着一再坚持的昂图瓦纳，他决定讲出自己最高的秘密："您知道我们俩攒了多少钱吗？一大笔呢！您猜猜看！……一千七百法郎！是的，先生！对吗，鲁鲁？"突然，他象戏剧中的叛徒那样降低声音："还不算可能增加，如果我的妙计成功的话……"

他的眼睛熠熠放先，昂图瓦纳十分吃惊，在门口停了一下。

"新窍门……跟一个经营酒、橄榄和油的掮客合作。他是事务所的见习生巴苏的兄弟。是这样干的：下午从法院回来——这跟任何人无关，嗯？——我到小酒店、杂货店和饮料店，提出我能供应他们货。要会吹，机会就来了……七天之内我已经将货物装进马口铁油桶！四十四法郎捞进！巴苏说，如果我机灵的话……"

昂图瓦纳下楼时独自感到好笑。他喜欢他们。他愿意为这两个孩子做一切事情。“这不要紧，”他想，“必须注意不让他们变得过分机灵才是……”

十二

天在下雨。昂图瓦纳坐上出租汽车。随着接近圣奥诺雷郊区，他的好心情消失了，脑门忧思重重。

“有可能已经完了。”他一面想，一面有气无力地上楼，今天这是第三次爬埃凯家的楼梯了。一时他希望自已的愿望得到满足；女仆给他开门，放肆地瞪着他，赶紧走过来要对他说什么。她不过要执行秘密任务：太太请医生在给孩子看病之前进去看她，同她说话。

他不可能回避。房间照得雪亮，房门敞开。一进门，他便看到尼科尔侧在枕头上的脑袋。他走过去。她一动不动；睡着了。叫醒她不忍心。她歇息时变年轻了，精神得到解脱；她的不安和疲倦全消融在睡眠中。昂图瓦纳端详着她，不敢动弹，屏住呼吸，骇然地看到在这张痛苦刚刚退去的脸孔上已经洋溢着幸福，渴望着忘却往事，追求快乐。合拢的眼皮呈珍珠色彩，睫毛象两层金黄的流苏，从容自然，倦乏无力……这美丽的没有修饰的面容多么撩人心魄！嘴唇微启，一动不动，只表达松快和希冀，嘴的轮廓无力地垂成弓形，多么有吸引力！昂图瓦纳在琢磨：“为什么一个少妇睡着的脸孔会有这样的迷惑力？人并不纯洁的同情心总是这样易于感动，内中究竟包含什

么？”

他踮起脚尖转过身来，阒无声息地走出房间，穿过走廊，朝婴儿的房间走去，他透过隔墙，已经听到婴儿嘶哑的不断的叫声。他不得不集中自己的意志力，旋转把手，走进门，同盘踞在里面的邪恶力量再次交手。

埃凯坐在那里，双手平放在摇篮边上，摇篮搁在房间中央，他心情沉重地摇晃着；摇篮的另一边是看夜女护士，戴着护士面纱，俯下身子，保持职业的永不疲倦的耐心姿态，双手放在围裙凹下去的地方，等待着，伊萨克·斯蒂德莱尔站在那里，倚着壁炉，始终穿着粗布罩衣，抱起手臂，一只手捋着黑胡子。

看到医生进来，护士站起身子。埃凯盯住孩子，好象什么也没发现。昂图瓦纳走到摇篮旁。这时，埃凯才对他转过头来，叹了一口气。昂图瓦纳在半空中抓住那只在被子上乱晃乱动的发烫的小手，婴儿的身体马上收缩起来，仿佛一只小虫竭力钻进沙堆中。孩子的脸通红，象布满花纹的大理石，又几乎象固定在耳后的冰袋一样灰暗；小鬈发如同尼科尔的鬈发是金黄色的，不是汗湿就是被纱布沾湿了，贴在脑门和双颊上；眼睛半闭半合，肿胀的眼皮下，瞳仁混浊，有一种金属的反光，酷似兽尸的眼睛。摇篮的来回晃动使她的头软绵绵地左右摇摆，从嘶哑的小喉咙中发出的呻吟声也抑扬顿挫。

护士殷勤地去拿听诊器，但昂图瓦纳示意用不着。

“这是尼科尔的主意。”埃凯说，声音古怪，略有点高，昂图瓦纳显得惊讶莫名，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您看见摇篮吗？……这是尼科尔的主意……”他似笑非笑；由于他惶乱之

极，这些细节便显得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他几乎马上添上说：

“是的……跑到七楼去找来的……她那个小摇篮！……七楼满处是灰尘……只有这样晃动，才能使她安静一点，您看见吗？”

昂图瓦纳激动地注视着他。此时此刻，他明白，他的同情不管多么强烈，决达不到这样的痛苦程度。他捏住埃凯的手臂。

“您精疲力竭了，我可怜的朋友。您该去躺一会儿。何必耗尽精力呢？……”

斯蒂德莱尔强调说：

“你这是第三夜没睡觉了！”

“理智一点。”昂图瓦纳俯下身说，“不用多久，您需要表现出全部毅力。”他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愿望，把这个不幸的人从摇篮边拉走，尽快抛开毫无结果的痛苦，进入睡眠的无感觉状态中。

埃凯一声不吭。他继续摇晃孩子。但可以看到他越来越垂下双肩，似乎昂图瓦纳的“不用多久”当真重得承担不住。然后，不用别人催促，他自动站起来，作了一个手势，请护士代替他在摇篮旁的位子，也不擦拭淌满泪水的双颊，转过头来，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末了，他走近昂图瓦纳，竭力盯住医生的脸。昂图瓦纳大吃一惊地看到，他的眼神剧变：这锐利果断的近视眼好象变迟钝了，转动缓慢，停下来时沉滞无光。

埃凯在凝视昂图瓦纳。他的嘴唇先启动，后说话：

“必须……必须做点事。”他喃喃地说，“她在忍受痛苦，您知道……何必让她受苦，是吗？必须有勇气……做点什么……”他住了声，好象在求得斯蒂德莱尔的支持；然后又心

事沉重地盯住昂图瓦纳的眼睛。"您，蒂博，您必须采取措施……"仿佛他想避开回答似的，他低下头来，踉踉跄跄地穿过房间，走了出去。

昂图瓦纳半晌站在原地。然后他蓦地红了脸。他的脑海里掠过一些模糊的想法。

斯蒂德莱尔拍拍他的肩：

"怎么样？"他低声说，一面瞧着昂图瓦纳。斯蒂德莱尔的眼睛令人想到某些马的眼睛，太长太大，懒洋洋的瞳仁在湿润的眼白中自由滑动。这时，他的目光恰如埃凯的目光，呆定，充满要求。

他轻声说："你准备做什么？"

短暂的沉默，这时，他们的思想汇到了一起。

"我吗？"昂图瓦纳含糊其辞地说。但他明白，斯蒂德莱尔不会将这两个字看作回答。"当然，我知道……"他突然说，"可是，他说做点什么时，我不能表现出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

"嘘——"斯蒂德莱尔一面发出声音，一面瞥了瞥护士那边，将昂图瓦纳拖到走廊里，关上了门。

"你认为没有必要再抢救了？"他问。

"毫无必要。"

"再没有任何希望了？"

"毫无希望。"

"那么怎么办？"

昂图瓦纳感到心里升起模糊的激动，他以敌对的沉默做挡箭牌。

"那么怎么办？"斯蒂德莱尔说，"不必要犹豫：需要尽

快结束！”

“我象你一样，但愿如此。”

“但愿还不够。”

昂图瓦纳抬起头，坚定地说：

“可是，此外无能为力了。”

“有办法！”

“没办法！”

这场对话彼此口气斩钉截铁，斯蒂德莱尔不由得沉默了一会儿。

“打这么些针……”他终于说，“……我不知道……也许超过剂量……”

昂图瓦纳马上打断他：

“别说了！”

他非常生气。斯蒂德莱尔默默地观察他。昂图瓦纳的眉毛几乎形成一条直线，脸部肌肉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抽动嘴巴，皮肤在骨突的脸上好象不时起伏，仿佛皮与肉之间传布着神经质的颤动。

过了一会儿。

“别说了。”昂图瓦纳重复说，不那么粗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结束受苦的愿望，我们大家都了解，但这只不过是……新手的企图！首先一点：尊重生命！完全尊重生命……如果你是医生，你就会象我们一样去看待。这是某些法则的需要……对我们权力的限制！否则……”

“当你感到自己是一个人时，唯一的限制是良知！”

“这恰恰是良知！职业的良知……你考虑一下吧，可怜的人！有朝一日，医生有这个权利……不过没有这样的医生，你

明白吗，伊萨克……决没有……”

“那么……”斯蒂德莱尔用尖利的声音叫道。

昂图瓦纳打断了他：

“埃凯上百次碰到类似这样痛苦，这样……没有希望的病例！不止一次他有意想结束……从来没有做过！菲力普没有过！里戈没有过！特雷雅尔没有过！任何一个称职的医生没有过，你明白吗？从来没有过！”

“那么，”斯蒂德莱尔激愤地说，“你们大概是大祭司长，在我看来，你们都是脓包！”

他后退一步，天花板那盏灯的光骤然照亮他的面孔。脸上的表情远胜过他的话语：不仅是愤慨的蔑视，而且是一种挑战，近乎威胁，好象暗暗下了决心。

“好吧，”昂图瓦纳心想，“我等到十一点，亲自注射。”

他没有回答，耸耸肩，回到房里坐下。

雨点不停地抽打百叶窗，有节奏地敲响窗户的锌板；房里，摇篮不断晃动，它的节拍规定了孩子的呻吟声；所有这些混杂的声响在黑夜死一般的寂静中，形成令人断肠的持续的和谐境界。

“刚才我连续两三次结结巴巴地讲话，”昂图瓦纳心里想，他的神经还没有平静下来。（这种事发生得很少，只出现在他要保持一种造作的姿态时——例如他要对一个过于敏锐的病人编假话时；或者他在谈话中不得已要支持一种现成概念，对此他个人还没有信心时。）“这是哈里发*的错儿。”他想

* 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伊斯兰国家的领袖。

道。他用眼角证实，“哈里发”已取代了他的位子，背靠壁炉。他回忆起十年前在医学院附近遇见大学生伊萨克·斯蒂德莱尔时的情景。那时，整个拉丁区都认识这个哈里发，这个米提亚* 王的大胡子，他柔和的嗓音，他宏亮的笑声，还有他狂热、爱煽动、易怒、死板的性格。大家认为他比别人更有锦绣前程。后来有一天，大家得知他辍学谋生，传闻他要负担他的一个兄弟的妻子和几个孩子，他兄弟是银行职员，因挪用资金而自杀。

孩子发出格外暗哑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昂图瓦纳观察了一会儿婴儿的抽搐，想记下某些常常出现的动作；但从这种象刚宰的小鸡一样的乱扯乱动中，没有什么情况值得记取。昂图瓦纳跟斯蒂德莱尔交谈以后，一直要摆脱不舒服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突然增长到烦恼的地步。为了拯救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的生命，他什么样的大胆行动都敢尝试，什么样的危险都敢亲自去闯；但现在要坐观毫无出路的局面，感到自己束手无策，唯有看着“仇敌”凯旋而来，这种情况超过了他的忍耐力。目前情况下，小东西无休无止的挣扎，混乱不清的叫声，特别震动着他的神经。昂图瓦纳看惯了别人忍受痛苦，甚至是婴儿忍受痛苦。今天晚上，为什么他不能无动于衷呢？别人的临终状态总有神秘的、不可接受的东西，此刻，就象至少安排好了似的，在他身上引起了不可克服的烦恼。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受到打击：对自己失去信心，对行动、科学和生命失去信心。仿佛一阵浪潮吞没了他。在他面前走过不祥的队列：都是他判断不可救药的病人……只要数出早晨以来他见过的病人就够了，名

* 伊朗高原西北部古国名。

单已经很长：医院里有四五个病人，于盖特，小埃尔恩斯特，瞎眼婴儿，这一个……不用说，他还有忘掉的！……他重新看到父亲瘫坐在扶手椅里，厚嘴唇沾满了牛奶……再过几个星期，经过日日夜夜连续痛苦，健壮的老人也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这普遍的苦难毫无缘由……“不，生命是荒谬的，生命是不好度过的！”他发狂地想着，似乎在对一个始终乐观的对话者说话；这个执著乐观的人得到了简单的满足，他就是平日的昂图瓦纳。

护士无声无息地站起来。

昂图瓦纳看看表：打针时间到了……他很高兴要动动地方，做点什么事，他一想到不久就能溜掉，几乎兴高采烈。

护士用托盘递给他必需的一切。他打破安瓿瓶，将针插进去，一直吸到规定刻度，亲自将安瓿瓶四分之三的溶液倒在桶里。他感到斯蒂德莱尔专注的目光盯着自己。

注射完毕，他重新坐下，想发现一点平静的迹象；于是他俯向孩子，再次寻找孩子的脉搏，脉搏极其微弱，他低声给护士作了吩咐；然后匆匆站起来，在盥洗盆用肥皂洗手，走过去默默地握了握斯蒂德莱尔的手，离开了房间。

他踮起脚尖，穿过灯火通明、不见人影的其他房间。尼科尔的房间关着门。随着他离去，他觉得孩子的呻吟也减弱了。他悄没声儿地打开又关上前厅的门。在楼梯平台上，他侧耳细听；什么也听不见。他深呼吸了一下，轻快地走下楼梯。

到了外面，他禁不住朝幽暗的建筑物正面回过头来，象节日之夜一样，有一排百叶窗照得雪亮。

雨刚停。沿着人行道，小水沟还在急速地流淌着水。街上

阒无人迹，一眼望去，水光闪闪。

昂图瓦纳感到凉意，翻起衣领，加快了步子。

十三

这水声，这湿漉漉的街面……他突然想起沾满泪水的脸孔：是埃凯，站在那里，目光执著：“您，蒂博，您必须做点什么……”难以忍受的幻觉，他无法马上排除：“父爱……一种我完全陌生的感情，尽管我竭力去想象它……”蓦地他想到吉丝：“一个家庭……孩子们……”简单的假设，无法实现的幸福。今晚，结婚的念头他不仅觉得不成熟，而且是非分之想！“自私自利？”他在捉摸．“胆怯？”他的思路又打岔了：“有人这会儿认为我怯懦，他就是哈里发……”他旋即看到自己靠过道站着，斯蒂德莱尔面孔激动，粗鲁，目光紧盯着。他想避开联翩面来的念头，这些念头此刻在他脑海中打转。“胆怯。”他有点不快；他找到“畏首畏尾”这个词。“斯蒂德莱尔觉得我畏首畏尾。傻瓜！”

他来到爱丽舍宫* 前面。一支市保安巡逻队在爱丽舍宫周围刚巡逻了一圈，只听见人行道上枪托着地的响声。他来不及防范，一系列设想象梦中跳跃而来的影象，已在他脑际转悠：斯蒂德莱尔支开护士，从口袋里掏出针管……护士回来，抚摸婴儿尸体……怀疑、揭发、拒绝掩埋、验尸……刑事法官、市

* 爱丽舍宫建于1718年，后为历届总统府。

保安队……“我把一切全揽在自己身上。”他迅速这样决定；他从警卫面前走过时打量着警卫。“不，”他在对想象中的法官讲话，挑战似地宣称，“除了我，没有别人注射过。我按规定控制剂量。病情毫无希望，我要求……”他耸耸肩，露出微笑，放慢脚步。“我真蠢。”他感到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如果我准备承担别人注射引起死亡的后果，为什么我反倒严格不让自己这样做呢？”

纷乱然而短暂的思索虽然不足以解决问题，却至少能澄清一下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深深激怒他。他回想起跟斯蒂德莱尔的对话，他的冲动，他结结巴巴的说话。尽管他对自己的行动毫不后悔，他仍然感到不快，因为他扮演的角色和说出的话跟他整个人、跟他自身的本质不太协调；他有种直觉，虽然模糊但老是缠绕不休，就是感到这个角色和言辞有朝一日可能与他的观察方法和行动方式截然相反。这种心里反对的感觉非常明确，昂图瓦纳无法摆脱，因为他一般不愿对做过的事加以评论；后悔的概念同他绝对格格不入。他喜欢自我剖析，最近几年，他酷爱自我观察；不过纯粹是出于心理上的好奇：再没有什么比自我分析优缺点更与他的气质相悖了。

提出了一个问题，更增加了他的困惑：“同意比拒绝难道不需要更多的毅力吗？”他在两者之间犹豫，百思不得其解，不知究竟接受哪一样好。一般说来，他选择需要作出更大努力的行动：根据经验，他认为这差不多总是最好的。他不得不承认，今晚他选择了容易的行动，走了现成的道路。

他说过的一些句子缠扰着他。他对斯蒂德莱尔说：“尊重生命……”人们从来不怀疑习惯用语：“尊重生命……”尊重还是盲目崇拜？……

于是他脑海里想起一个故事，从前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特雷基纳克的双头怪胎。

十五年前，蒂博一家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港口度假，一个渔民的妻子生下一个双头分开、完整无缺的怪胎。做父母的责怪当地医生救不活这个小怪物；做父亲的是个有名的酒鬼，看到医生表示拒绝，便扑向新生婴儿，想用双手扼死他；不得不把这个渔夫抓住，关了起来。村里沸沸扬扬，这成为在旅馆就餐的沐浴者说不完的话题。昂图瓦纳那时只有十六、七岁，如今想起同蒂博先生展开的一场激烈争论——父子之间最初发生唇枪舌剑的场面之一——因为昂图瓦纳带着青年过于简单的不妥协精神，主张医生可以马上消灭这注定灭亡的生命。

他困惑地发现，对这特殊例子，他没有明显改变意见，他在琢磨："菲力普会怎么想？"毫无疑问：昂图瓦纳不得不承认，菲力普不会考虑消灭的设想；更有甚者，即使认为小残废者处在危险中，菲力普也会竭尽全力抢救这可怜的生命。里戈也一样。泰里尼埃亦相同。还有洛瓦齐尔。人人莫不如此……只要一息尚存，责任便没有讨论余地。医生是热心肠的人……他以为听到了菲力普带鼻音的嗓门："没有权利，我的小家伙，没有权利！"

昂图瓦纳提出异议："权利？……您同我一样，知道权利和责任这些概念有什么价值。只有自然规律才是法则；是的，自然规律才是不可抗拒的。但这些所谓道德法则算什么？世世代代以来在我们当中树立的一堆习惯而已……不过如此……以前，这些习惯对于人类的社会发展可能是必不可少的。面今天呢？能否合理地给予这些旧的医疗和治安规定以某种神圣的效力和绝对严厉的性质呢？"老师没有回答，昂图瓦纳耸耸肩，

双手插到外套兜里，改走另一条人行道。

他目无所视地走着，始终在跟自己讨论："首先这是事实：道德对我并不存在。应该，不应该，好与坏，对我只不过是些字眼；我使用这些字眼象别人一样，为了表达在谈话中符合我的意思；我在内心上百次观察过道德，这确实丝毫不适应现实。我一直这样……不，这个最后判断是多余的。我这样是从……"拉雪尔的形象掠过他眼前，"……无论如何，已经很久了……"有一会儿他真心诚意地在努力分辨，他的日常生活受何种原则约束。他什么也找不到。没有更好的原则，他大胆设想，"某种真诚？"他在思索，想得更明确了："不如说是某种明智？"他的思想还很模糊；但目前他很满意自己的发现。"是的，这明显算不了什么。我在内心寻找这种明智的需要时，不管怎样，我找到的只有一个确定的点……很可能我不假思索，把这一点变成为我所用的一种道德原则……可以这样表达：完全自由，条件是看得清楚……总之，这相当危险。但我靠这条原则干得不坏。一切决定于有无眼光。看得清楚……运用在实验室中获得的自由、明晰、无私的目光去自我观察。看着自己肆无忌惮地思索和行动。准确地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必然的结果是：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然后呢？然后我会几乎说出：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当了解自身时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一旦知道自己所做的事，而且是尽可能的了解，为什么不能去做呢！"

他几乎又马上苦笑起来："最使人难堪的是，如果有人细察一下，我的生活——这个有名的'完全自由'没有好坏之分——差不多只用在实践别人称之为善的方面。这样摆脱一切羁绊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不仅寻致做别人所做的事，还尤其导致

做流行道德观称之为优秀人物所做的事！证明是：今晚所发生的事……不管我是否愿意，我终于屈从同大家一样的道德准则……菲力普会笑一笑……而我拒绝承认，人象社会动物一样，需要行动，这比一切本能更有威力！那末怎么解释我今晚的态度呢？难以相信的是，到一定程度，行动可以跟理智脱节、独立！因为我在内心承认，我认为斯蒂德莱尔是对的。我对他似是而非的反驳毫无分量。他在逻辑上站得住脚：这个婴儿在受苦等死；这场可怕的搏斗结局绝对不可避免；不可避免和固定不变。接下去呢？如果我乐意思索，我便会看到加速死亡的优点。不仅对婴儿是这样，而且对埃凯太太也是这样；很明显，在做母亲的所处的情况下，看到这没完没了的垂死挣扎不会没有危险……埃凯肯定想过这一切……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只满足于议论，这些论据的价值也是不能否认的……真奇怪，人们几乎从来不能只满足于逻辑推理！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原谅怯懦行为。我正视自己，明知今晚逼使我回避的东西，不仅仅是怯懦。不是的。这是某种东西，象自然法则一样具有威力，无可抗拒。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他依次排列各种解释。难道这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思想——他相信是存在的——它好象潜伏在我们身上，躲在我们明晰思想的下面，有时会醒来，夺取指挥权，发起一个行动，然后不作解释便隐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或者更简单一点，难道不必承认有集体的道德法？人不可能单独以个人名义行动？

他觉得自己如同蒙住双眼，在转圆圈。他竭力找到尼采时常引用的一个句子：一个人不应成为一个问题，而应当能够解决问题。这个原则从前他觉得显而易见是对的，年复一年，他感到再也不能适合自己的情况。他已经发现过，他的某些决

心（一般是自发的，常常是最重要的）跟他习惯的推理方式发生矛盾；以致他屡次纳闷："我究竟是我自信的那个人吗？"转瞬即逝的怀疑，有如闪电，刹那间划破黑暗，闪电过后，黑暗更加浓重；他马上避开这怀疑——今晚他再一次加以驱除。

当时情况也有利于他这样做。他正来到王家路，一片面包店的通风口向他迎面吹来一股烤面包的香味，象呼气一样热烘烘的，使人骤然心情舒畅。他打了个哈欠，寻找灯光明亮的啤酒店；他突然又想走到法兰西剧院，到泽姆去吃点东西——这是一家小酒吧，通宵营业，有时在晚上，他过桥之前到那里逗留一下。

"不过还是很古怪！"他沉思了一下，这样承认说，"怀疑、推倒、摆脱一切都没有用，不管愿意与否，都有一样不可制服的东西，任何怀疑都不能动摇它：就是人相信自己理智的需要……一小时前我刚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证明！……"他感到厌烦而又不能满足。他寻找能使他获得平静的可靠原则。"一切都是冲突，"他懒洋洋地想，"这并不新颖，我身上发生的是普遍现象，凡是活着的人都有的内心冲突。"

他走了一会儿，脑子里不想什么。大街上的人流拥过来。街上站立着善于交际的在夜晚游逛的女人，他用和气的手势谢绝她们。

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又逐渐紧张活动起来：

"我活着，这是一个事实。换句话说，我不停地选择和行动。好。但愚昧就从这里开始。以什么名义进行选择和行动？我一无所知。难道是以我刚才想到的明智的名义？不是……理论！……说到底，明智的考虑在我身上从未真正证明过哪一个

决定和行动是正确的。我行动时，明智的考虑便开动起来，为我做过的事作辩护……从我会思索时起，我就感到成熟了——注意：是本能地——有一种力量几乎不间断地使我选择这一样，而不是那一样，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然而——这是最令人困惑的——我注意到，我的行动不是以互相矛盾的方向进行的。一切都恰如我服从一条固定不变的规律……是的，但这是什么规律呢？我不知道！每次在我生平的严重时刻，这种内心冲动都使我选择了确定的方向，按这个方向行动，我徒然地扪心自问：以什么名义？我总是碰到一堵黑墙。我感到心安理得，生活得很好，奉公守法——但远离一切法律。我不信奉过去的学说和当代哲学，也不相信自身，任何回答我都是不满意的；我不能服从的规章我都一一细看过，我找不到我能服从的规章；一切法定的纪律我觉得没有一条适用于我，也不能解释我的行动，而且距离很远。不管怎样，我一直往前走，步伐矫健，毫不迟疑，几乎笔直向前！岂非怪事！我觉得自己象一条快艇，大胆破浪向前，舵手没有指南针……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我取决于一个命令！我相信感觉到了：我的本性是有条理的。但这个命令是什么？……总之，我不抱怨。我是幸福的。我决不希望变成别人那样；我只希望明白我怎么会成为这样的。在这种好奇心里掺杂了一点不安。每个人是否都这样带着他的谜？我能找到我的谜底吗？我能表达出我的规律吗？有朝一日我能知道以什么名义吗？……”

他加快步子：他看到广场那一头泽姆酒吧闪光的招牌，一时只想到自己肚子饿了。

他一下子闯进入口走廊，撞上了牡蛎篮，牡蛎在过道里散

发出海潮的苦涩味。

酒吧在地下室，从一道螺旋形、半隐半现、十分别致的窄楼梯走下去。这种时候，厅里挤满了夜间闲逛的人，他们坐在热烘烘的烟雾中，空气里混杂着厨房、酒精、香烟的气味，风扇嗡嗡地吹得雾气腾腾。上漆的桃花心木和绿皮的坐椅使这个没有窗户、狭长而低矮的房间象个邮船的吸烟室。

昂图瓦纳选了一个角落，将大衣扔到长凳上，坐了下来。一种舒适的感觉已经沁入心脾。他刹那间对比起那边婴儿的房间，看到小身躯淌满了汗，在束缚中徒劳地挣扎；他耳内还萦留着摇篮要命的摆荡声，如同用脚打拍子的得得声……他蓦地受到压抑，抽搐了一下。

"就一副餐具？"

"就一副。烤牛肉，黑面包；还有威士忌，要大杯，不要放苏打，一瓶凉水。"

"不要奶酪汤？"

"随便。"

每张桌上，有只杯子堆满了用作开胃的油炸土豆，洒上一层盐，薄得象缎花。昂图瓦纳一面满有兴味地嚼着面前的土豆片压饥，一面等着这儿的风味菜——用文火煨的冒泡沫、粘乎乎、洋葱有焦糖味的格律耶尔奶酪汤。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几个人站着，要拿出他们寄存的衣物。一个年轻女人夹在这群吵吵嚷嚷的人群里，偷偷瞥了昂图瓦纳几眼；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她对他难以觉察地微微一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象日本版画中的人物，光滑扁平，画过眉毛，眼睛细长，略有鱼尾纹？他对她避人耳目、偷偷递送秋波的灵活感到兴趣。啊！这是一个模特儿，他在达尼埃

尔·德·韦塔南家里见过好几次。在旧画室，马扎兰路。他甚至清晰地想起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的一次聚会：他记得时间、灯光、姿势——他留下来的惶恐，虽然他很忙……他目送这个女人走到门口。达尼埃尔怎么叫她的？一个象茶叶商标的名字……她出去之前回过身来。她的身体，昂图瓦纳记得，也是扁平、光滑、神经质的……

在最近几个月里，他自信爱着吉丝，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女人的位置。事实上，他跟雅韦纳太太闹翻以后（来往了两个月，不欢而散），他没有情妇。半晌，他有一种非常后悔的感觉。他呷了口刚送来的威士忌，亲自揭开汤碗盖，闻到直冲鼻子的香味。

这当儿，看门口的伙计过来交给他一张一折为四的字条。这是一张音乐厅节目单。在一个角上，用铅笔草草写着几个字：

明晚十点在泽姆？

“要回音吗？”他问，很高兴，但很惶惑。

“不要，太太走了。”伙计回答。

昂图瓦纳决计不理会这次约会。不过他将字条塞进兜里，开始吃饭。

“生活真不错。”他猛地想道。欢乐的思想以料想不到的喧嚣包围住他。“是的，我热爱生活。”他肯定下来；他沉吟了一下：“说到底，我不需要任何人。”吉丝的形象重新掠过脑际。他承认，即使没有爱情，生活已能满足他的幸福。他真诚地确认，吉丝在英国居留期间，他远离她仍会不断感到幸

福。不过，在他的幸福生活中，是否有过一个女人的位置？……拉雪尔？……是的，拉雪尔！倘若拉雪尔不走，又会怎样呢？再说，他不是最终感到治愈了这类激情吗？……他最近对吉丝怀有的感情，今晚他不敢称为爱情。他寻觅另一个字。倾慕？……有一会儿，他老是想起吉丝。他决意弄清自己身上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按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吉丝的形象，同真实的吉丝迥然不同，这个真实的吉丝今天下午还……但他不愿停留在这种比较中。

他呷了一口掺水的威士忌，开始吃烤牛排，心里重复他热爱生活。

在他眼里，生活首先是一个广阔的敞开的天地，象他那样积极活动的人只需要精力充沛地勇往直前；当他说热爱生活时，他是想说热爱自己，相信自己。以前，当他专门设想自己的生活时，他觉得生活只不过象一个可以自由驰骋的演习场，象一个具有各种组合形式的无限整体，尤其象一条已经明确规定的道路，一条万无一失导向某个目的地的笔直路线。

他感到刚敲响了一口熟悉的钟，他始终以宽厚的态度倾听这钟声。“蒂博？”内心的声音在低声说，“他三十二岁，风华正茂……身体？棒极了：能奋力搏击一头猛兽……智力？灵活，大胆，不断发展……工作能力？几乎不会枯竭……物质条件……终于什么都有！没有弱点和恶习！他的前程毫无障碍！一帆风顺！”

他伸直腿，点燃一根香烟。

他的禀赋……打从十五岁起，医学就不断对他产生奇异的吸引力。眼下依然跟从前一样，他把这一条看作准则：医术是一切智力的终极，构成人类在认识道路上摸索了二十个世纪最

明显的成果和向人的才能开放的最丰富的领域。这是在思辨研究方面无限的科学，然而植根于最具体的现实中，同人类直接地不断地接触。他特别重视这一点。他从来不同意关闭在实验室中，把自己的观察局限在显微镜的领域里；他热爱医生同各种各样现实持久的接触。

“必不可少的是，”那个声音又说，“蒂博要进一步努力……不能象泰里尼埃和博瓦特洛那样，被女病人弄垮……要抓住时机进攻，按经验去做，综合各种结果，从一种方法中得出线索……”昂图瓦纳将自己的前途想象为最伟大的医生之列：五十岁之前，他成就卓著，拥有许多发现；尤其他已经奠定了个人独特方法的基础，这个方法虽然还不甚明确，但有时他认为已经发现了。“是的，不用多久，不用多久……”

他的思路越过一个幽暗的领域：他父亲的死；前面，道路又变得光明灿烂。他喷了一口烟，不象平时那样，毫无忧虑，毫无烦恼地思索父亲的死；恰恰相反，他象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必需的解脱，象扩大了视野，获得了自己发展的一个条件。他面前出现成百种新的可能性。“要马上在女病人中作一选择……自己保留空闲时间……一个固定的研究助手。或许要一个秘书；不是合作者，不，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聪明开通，我会训练他，帮我料理事务……我呢，我会刻苦工作……发奋图强……发现新东西……啊！是的，我有把握做出一番大事业！……”他的嘴唇上显现出一丝笑意，这是使他满心喜悦的乐观情绪的内心反映。

他突然扔掉香烟，停下来沉思。“这样考虑不古怪吗？我平生一直排斥的道德观，一小时前我觉得自己已彻底超越，我忽然刚刚发现存在于我身上！而且不是隐藏在我的意识不易寻找

的幽暗皱折中！不是！相反，它已花儿怒放，根部坚实，拔除不掉，展现在主要部位，我的毅力和意志的正中心：我的职业生命的心脏里！这不是玩弄词句：作为医生和学者，我有绝对不变的正直感，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可以断言，我从不会妥协……怎样调和这一切呢？……唉！为什么总是想调和？”他果然很快放弃调和的想法，不再刨根究底，懒洋洋地沉湎在舒适之中，这舒适带着疲乏，渐渐使他变得麻木。

一对坐小汽车来的男女走了进来，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落坐。他们拿着累赘的大衣，就卷放在长凳上。男的可能有二十五岁，女的年轻一点。出色的一对：两人都修长有力，褐发，目光直率，大嘴，一副好牙齿，皮肤冻得绯红。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体健壮，一样的社会阶层，一样的自然优雅，不用说，一样的趣味。总之，一样的胃口：两人紧挨着，一洋的速度，大口咬着双份三明治；用同样动作将啤酒一饮而尽，重新穿上皮大衣，互相不说一句话，不交换一个眼风，以同样富有弹性的步子离去。昂图瓦纳目送着他们；他们令人想到模范的协调和完美的夫妇。

这时，他注意到厅里几乎空了。他的目光在远处的一面镜子里看着钟，这口钟挂在他头顶上。“十点十分？不，这是反的。怎么？快两点啦？”

他站起身，摇晃身子，摆脱麻木状态。“我明天早上会着凉。”他惶惑地想。

门口那个伙计瘫坐在楼梯上打盹儿，他一踏上这狭窄的楼梯，便有一个活跃的想法，紧跟着明晰地想起一件事，使他暗暗一笑：“明晚十点……”

他跳上一辆出租汽车。五分钟后，他回到家里。

在前厅的桌上，放着晚间邮件，这时还明显摆着一张摊开的字条，是莱翁的笔迹：

一点左右埃凯医生家来电话。小姑娘死了。

半晌他捏住这张纸，再看一遍。“凌晨一点？在我走后……斯蒂德莱尔？当着护士的面？不……肯定不……那么是我注射引起的？大概是……不过是小剂量。但脉搏很弱……”

惊讶过去，主宰的是放松的感觉。对埃凯和他妻子来说，不管这既定事实会引起多大痛苦，却至少结束了这种可怕的等待。他想起尼科尔睡着的脸孔。不久，一个新生的小生命会出现在他们中间。生活战胜一切；伤口总会变成伤疤。他不经意地拿起邮件。“他们毕竟可怜，”他心里难过地想，“到医院之前，我先上他们家去。”

厨房里，牝猫在绝望地叫唤。“它会妨碍我睡着，这肮脏的畜生。”昂图瓦纳咕噜着；倏地，他想起那窝小猫。他打开一点门。牝猫扑到他脚下，哀怨，温存，蹭得他着恼。昂图瓦纳对那只垫了破布的篮子俯下身去：篮子空无所有。

他不是说过：“你会统统淹死小猫，是吧？”可这是生命啊……为什么这么不同？以什么名义？

他耸耸肩，抬眼望挂钟，打个哈欠。

“可睡四小时，快点。”

他还拿着莱翁的字条；他揉成一团，愉快地向大柜扔去。

“洗个凉水澡……蒂博家的规矩：上床之前先解乏！”

第五卷

小 妹 妹

一

"您回答：不！"蒂博先生没有睁开眼睛，迸出一句。他小声咳嗽：一种干咳，大家说是"哮喘"，由于咳嗽，他埋在枕头里的脑袋轻轻摇晃着。

沙斯勒先生伫立在窗棂前的折叠桌边，虽然两点已经过了，他才拆早上的邮件。

今天，那剩下的一只肾脏运转不灵，疼痛持续不断，整个早上，蒂博先生无法接见他的秘书；最后到了中午，赛林娜嬷嬷决计找个借口，进行镇静注射，通常她要留到黄昏才打。疼痛几乎马上停止；但蒂博先生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为了让别人给自己读信件，不无恼怒地等待沙斯勒先生吃过午饭回来。

"还有吗？"他问。

沙斯勒先生浏览了一封信。

"朱阿夫团*下级军官奥布里（费利西安）……要求在克卢伊教养院获得监察职位。"

"教养院？何不到监狱？……扔到废纸篓里。还有吗？"

"什么？何不到监狱？"沙斯勒先生低声地重复。他放弃弄个明白，扶了扶眼镜，急促地打开另一个信封：

* 法国轻步兵，于1831年在阿尔及利亚创建。

"维尔纳夫--茹班本堂神甫住地……深切的谢意……为了一个孤儿表示感谢……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念一念，沙斯勒先生。"

"创建人先生：

"我的圣职给了我机会，完成一个十分美好的职责。我的教区信徒贝斯利埃太太要我向您表示她深切的谢意……"

"大声点！"蒂博先生吩咐说。

"……感谢克卢伊的教养方法对年轻的阿莱克西的品行带来的出色效果。四年前，您心地仁慈，接纳他进入奥斯卡—蒂博教养院时，唉！我们对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绝望：他邪恶的本能、出轨的行为和天生的蛮横令人预料到他沉沦堕落。可是，在三年内，您作出了奇迹。我们的年轻人回家至今已有九个多月。他的母亲、姐妹、邻居、我本人、还有木匠比诺（儒勒）先生——孩子在他那里学徒，我们一致赞赏阿莱克西的文静、对工作的兴趣、完成我们宗教职责的热忱。

"我祈求上帝施恩，使这样的精神获得新生的事业繁荣昌盛，我尊敬地向创建人先生致意，在他身上，圣万桑·德·保罗*的仁慈和无私精神复活了。

教士J·吕悔尔。"

蒂博先生始终紧闭眼睛，但他的山羊胡子在颤动着：身体衰弱使老人经不起细微的激动。

"一封出色的信，沙斯勒先生。"待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他这样说，"您不认为这封信值得刊登在明年的《通报》上吗？

---

* 万桑·德·保罗（1581—1660），法国慈善家，曾建立慈善修女会和弃儿慈善会。

请您在适当时候提醒我有这封信。还有吗？”

“内政部。教养局。”

“啊！啊……”

“不，只是一个表格……一个表……不管它。”

赛林娜嬷嬷打开一点门缝。蒂博先生咕噜了一声：

“先让我们办完事！”

嬷嬷没有表示反对。她走到火边加上一块木柴，她在病人房里生火，是要去掉这种气味，她带着鬼脸称为“医院味”——然后走开了。

“还有吗，沙斯勒先生？”

“法兰西学院。二十七日会议……”

“大声点。还有吗？”

“教区慈善机构最高委员会。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有会。十二月……”

“您寄张明信片给博弗勒蒙神甫，对我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不能出席表示歉意……”他犹豫了一下，又说：“至于十二月，写在记事簿上……还有吗？”

“就这些，先生。最后剩下的是……教区圣事捐助……明信片……昨天都登了记：尊敬的尼塞神甫、《两大陆评论》秘书吕多维克·罗瓦先生、克里冈将军……今天早上，参议院副议长派人问候……然后是通报……教区慈善机构……报纸……”

门又陡地打开。塞林娜嬷嬷走了进来，这回捧了一只盆子，上面是冒热气的泥罨剂。

沙斯勒先生垂下眼睛，踮起脚尖，不让便靴发出声音，走到一边。

修女已经掀开盖毯。这些泥罨剂两天来成了塞林娜嬷嬷的癖好。说实在的，即使泥罨剂减轻了痛苦，对机体的怠惰却并没有产生修女所期待的作用。所以，蒂博先生尽管很厌恶，还是迫切需要进行新的试验。

敷过药以后，他感到轻松些。但护理使他衰弱无力。三点半刚敲响。白天过去，没有什么好的征兆。吗啡的作用开始减退。离五点的灌肠还有一个多小时。本来想消遣，但修女克制着没把沙斯勒先生叫过来。

小个子无聊地重新走到窗棂那边。

他忧心忡忡。刚才在走廊里他遇上肥胖的克洛蒂德，她在他耳畔悄声说："唉，您的东家这个星期变得多厉害！"沙斯勒惶惶然地盯住她，她捏住他的手臂："请相信我、沙斯勒先生，这种病没指望啦！"

蒂博先生凝然不动，喘着气，有点呻吟——这是出于习惯，因为他并不疼；他这样躺平了，甚至感到轻松。不过，他担心疼痛再起，真希望睡着。他的秘书在场妨碍了他。

他抬起一只眼皮，朝窗户投去忧伤的一瞥：

"不要浪费时间等了，沙斯勒先生。今晚不可能工作了。您瞧……"他想抬起手臂，"我这个人完啦。"

沙斯勒先生不想装假。

"已经完啦！"他惊惶地叫道。

蒂博先生吃惊地转过头来。一道揶揄的目光在他的睫毛中间闪亮着。

"您难道没有看到，每天我的力气在递减吗？"他叹了口气，"何必自欺欺人呢？如果一定要死，那就越快越好。"

"死？"沙斯勒先生合起双手重复说。

蒂博先生嘲弄地说：

“是的，死！”他的口吻咄咄逼人。他陡地睁开双眼，又闭拢起来。

沙斯勒先生惊慌地注视这张毫无生气的肿胀的脸——已经象具尸首。克洛蒂德是对的？那末他呢？……他的晚年展现在眼前：贫困……

他战栗起来，每逢他聚集起自己的全部勇气时都是这样；他无声无息地离开椅子。

“我的朋友，这一时刻总要到来：不再呼吸，永远安息。”蒂博先生喃喃地说，准备沉入梦乡，“死亡不该吓倒一个基督徒。”

他紧闭双眼，听到自己话语的回声在脑袋里鸣响。当他听到沙斯勒先生的声音贴近自己响起来时，吓了一跳：

“当然！死，这不该吓倒人！”小个子对自己的大胆有点发怵，咕噜着说，“我就是这样，妈妈的死……”戛然止住，仿佛他透不过气来。

他说话困难，因为他不久前装了口假牙：在南部牙科学院组织的一次猜字谜比赛中他获得的奖品，这个学院专门用信函治牙，根据顾主寄来的口腔形状，在远方制造假牙。沙斯勒先生心满意足，根据牙医,吃饭时或者话说多了要脱下来。因此，他已十分灵活，一下子就能取下假牙，扔在手帕里，好象要打喷嚏。他正是这样做的。

减轻负担以后，他重新活跃起来：

“我就是这样，我母亲的死并没有吓倒我。为什么害怕？大家十分平静，现在她寿终正寝；甚至在童年，这也有迷人之处……”

他又打住话头，寻找过渡。

“我刚才说：大家，因为我不是单身生活。也许您知道，先生？阿莉娜同我呆在一起……阿莉娜是我妈妈的老仆人……还有小姑娘，她的侄女黛黛特，那一夜昂图瓦纳先生给她动过手术……是的，”他微笑着说，这微笑骤然表达了最细微的柔情，“她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个小姑娘，她甚至叫我儒勒叔叔。这是习惯……不过我不是她叔叔，这很怪……”

他的笑容消失了，一道阴影展现在他脸上；他用严峻的声调说：

“三个人，当然，这要开销！”

他以不常见的随便态度再靠近床边，仿佛他有什么紧急的话要说；但他小心避免注视蒂博先生。那一位有点措手不及，没有完全闭上眼睛；他在审视沙斯勒先生。这些话好象围着一个秘密的意图打转，透过表面的不连贯，他瞥见某种不寻常和不安的东西，把他的睡意都赶跑了。

蓦地，沙斯勒先生往后退几步，开始在房里踱步。他的鞋底吱吱有声，但他没有注意到。

他冲动地又说：

“我也不怕死！归根到底，这要看上帝……可是生活！啊！生活使我害怕！现在我老了！”他用后跟旋转，喃喃地说，“什么？”神态象在询问，然后又说，“我有一万法郎积蓄。有一天夜里，在养老院，我把这些钱交给他们。这是一万法郎和我的母亲，拿去吧！这是代价。这种事不该存在……大家很平静，不错，但毕竟是一万法郎！一切都在这上面……黛黛特呢？再没有预支，什么也没有。（甚至比没有还不如，因为阿莉娜已经预借给我两千法郎。从她的钱里预借。为了开销。为了生

活……）啊，算一算吧：我每月在这儿领四百法郎，这不是一笔大款子。我们是三口人。这个小姑娘要吃要穿。她当学徒，不挣钱，要花钱……说实话，先生，什么地方都节约。甚至节约报纸钱：看旧报，扔在一边的旧报……”他的嗓音在颤抖，“我给您说看旧报，先生，请原谅我自惭形秽。这不该存在，基督教经历了二十个世纪，还有所谓的一切文明，这些不该存在……”

蒂博先生略微动了动手。但沙斯勒先生犹豫不决，不敢朝床那边看去。他继续说：

“要是我拿不到这四百法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朝窗户转了半圈，抬起头来，似乎希望听到传来声音。“除非继承遗产？”他叫道，好象刚刚有所发现。一会儿，他蹙眉皱额；“上帝给我们评评理！一年四千八百法郎，三个人不能再少了。一小笔等值的资金，如果上帝想公正无私，就会给我们弄到！是的，先生，它会给我们一小笔资金——好上帝……”

他掏出手绢，擦拭脑门，仿佛他刚才作过超人的努力。

“要有信心，总是这老一套！那些圣罗歇的先生们说什么：‘要有信心嘛：又不是没有保护人……’不是没有保护人；这我同意：我不是没有保护人。至于信心，我很想有。但我必须先有遗产……一小笔资金……”

他走到蒂博先生旁边站住了，但始终避免注视病人。

“要有信心，”他喃喃地说，“这很容易做到，先生——我一直有把握就好了！”

他的目光象一只对周围慢慢习惯的鸟儿，越来越接近老人；甚至疾速地掠过老人的脸，又停留在紧闭的眼睛上和纹丝不动的脑门上；重新躲开，又落在上面，终于完全固定下来，如同

粘附在那里。目光黯淡了。蒂博先生最后抬起眼皮，在半明半暗中瞥见沙斯勒先生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四目相遇终于使他从迷迷糊糊中震醒过来。长久以来，他早已将保证秘书的未来当作一个职责；他给秘书的遗赠非常明确地列在他过世后的安排中。但重要的是，直到打开遗嘱之前，当事人要毫无觉察。蒂博先生自认为了解人们，对什么人都不相信。他认为，如果沙斯勒先生听说这个赠与，不久就会不再办事一丝不苟，而蒂博先生却恰恰自诩要酬劳他。

“我相信明白了您的意思，沙斯勒先生。”他和蔼地说。

那一位霍地脸红了，掉开眼睛。

蒂博先生凝神默思了一会儿：

“可是——我怎么说呢？——在某些情况下，以确定无疑的原则的名义，拒绝您的建议，要比出于惊奇、盲目、假慈悲和软弱而让步，难道不需要更多的勇气？”

沙斯勒先生站在那里，点头表示同意。获得口头许诺对他总起到一种巨大影响，而且他早已习惯将东家的话当作自己的看法，今日他仍然不能表示异议。只是随后他发觉，同意这些话，他也就接受自己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忍耐着。他习惯如此。他祈祷时，难道不是常常提出一些得不到满足的合理要求吗？他没有为此起而反叛上帝。蒂博先生在他眼里也具有令人捉摸不透的至高无上的智慧，他对此只有顶礼膜拜。

他坚决表示赞同，保持沉默，想装上假牙。他将手插入兜里。他的脸变得通红。假牙不在。

“沙斯勒先生，”蒂博先生没有提高嗓门，继续说，“难道您不赞成我的看法，您将自己工作积攒的钱扔到世俗的，各个方面都很可疑的收容所，是自觉自愿成为敲诈勒索的牺牲

品？我们本来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到某个教区设施，只要是没有经济来源和得到有身分的人举荐，就可得到免费照顾？……如果我在遗嘱里给您安排您看来想得到的位置，那不是很明显，您会象我一样又落入某个骗子手的罗网，直到骗光我给您的最后一个生丁？”

沙斯勒先生没有听下去。他在回想刚才掏出过手绢，假牙大概落在地毯上。他没想这能泄露私人秘密的——或许有臭味的假牙落在别人手里的情景……他伸长脖子，圆睁双眼，目光探到每件家具底下，象只发怒的家禽在原地蹦跳。

蒂博先生看到他的动作，这回生出一点怜悯。“如果我提高遗赠呢？”他在想。

他为使秘书的不安缓和下来，又慈祥地说：

“不过，沙斯勒先生，人们往往混淆匮乏和贫困，难道不是错误吗？当然，匮乏是可怕的；这是一个坏参谋。但贫困呢？难道它不常常是天恩的乔装形式吗？”

东家的声音落到沙斯勒的耳朵里，有如传到落水者轰轰响的耳鼓里，只发出一阵阵模糊的响声。他竭力要镇静下来；他又触摸自己的礼服、背心，绝望地将手伸到下摆。突然，他压抑住快乐的叫喊。假牙在那里，卡在那串钥匙上！

“……贫困，”蒂博先生继续说，“难道永远跟基督徒的幸福不相容吗？世俗财产的不平等不是社会均衡的条件本身吗？”

“当然是！”沙斯勒先生叫道。他得意地微笑着，搓着双手，漫应道：“正是这富有魅力……”

蒂博先生的体力渐渐不支，他的目光转向秘书。看到秘书表现出这样的感情，他很感动，对有人赞成自己的观点感到欣慰。他竭力要显得和蔼可亲：

“我一直教给您良好的方法，沙斯勒先生。您这样知情达理，我认为您总会找到办法做事的……”他停顿一下，“……即令我在您之前溘然长逝。”

蒂博先生考虑那些在他身后活着的人的贫困所用的严肃态度，有一种传染性的使人平静的作用。沙斯勒先生感到莫大的轻松，一时之间消除了对未来的不安心情。一丝欢快的光芒在他的镜片后面闪烁。

他大声说：

“这样的话，先生，您可以安然离开人间：我总能摆脱困境！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我有几套办法！干零碎活，实用发明……”他笑着说：“我已经有点想法，是的……有一大堆事要着手进行——一旦您不在世上……”

病人睁开一只眼睛：沙斯勒先生不自觉地给人一击。“一旦您不在世上……”这个傻瓜究竟想说什么？

蒂博先生还想提个问题，这时嬷嬷进来了，拧了一下开关。房间骤然照亮了。沙斯勒先生象小学生听到放学的钟声一样，转手间收拾好他的信函，连连致意，溜了出去。

二

洗澡的时间到了。

嬷嬷已经掀开盖毯，如礼如仪地围着床转圈。蒂博先生在思索。他回想起沙斯勒先生的话，特别是那种语调，“一旦您不在世上……”多么自然的语调！对沙斯勒先生来说，他即将

逝去已毫无疑问。“忘恩负义的家伙！”蒂博先生忿忿地想道；而且他乐得沉湎在气愤之中，避开老纠缠着他的疑问。

“开始吧。”嬷嬷欢快地说。她已捋起袖管。

洗濯很麻烦。必须把一大块毛巾垫褥塞到病人身子下面。蒂博先生很重，自己使不上劲；他象一具尸体那样任人摆弄。但每一颤动都在他的腿上和背脊引起剧烈的疼痛，精神上的痛苦更加剧这种疼痛：每天这样受煎熬，每个细节都使他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象上酷刑一样。

等待结果时——时间越来越长，塞林娜嬷嬷喜欢亲切地坐在床脚。开初，在这种时候离得这么近使病人很恼火。如今他能容忍了；或许他不喜欢一个人呆着。

蒂博先生双眉紧蹙，双目紧闭，脑海里翻来覆去这个可怕的问题：“我真的会被人这样摆弄身子吗？”他睁开眼睛。他的目光偶然遇上了瓷的器皿，护士一伸手就放在五斗柜上，非常显眼，器皿大而可笑，好象傲慢地等待着。他掉转了目光。

嬷嬷利用这短暂的间歇数念珠。

“请为我祈祷，嬷嬷。”蒂博先生突然用他不常有的急促而低沉的声调说。

她念完圣母经，回答说：

“好的，先生，一天祈祷几遍。”

沉默了一会儿，蒂博先生蓦地打破了寂静：

“我的病很重，嬷嬷，您知道！很……很重！”他吃吃地说，就要哭出声来。

她带着一点勉强的微笑反驳：

“瞧您想到哪儿啦！”

“大家不愿对我说，”病人又开了口，“但我一清二楚，

我不会复元了！”她没有打断他，他又挑战似地添上一句："我知道我活不长了。”

他窥伺她的表情。她点点头，继续祈祷。

蒂博先生恐惧起来。他用喑哑的嗓音说：

“我必须见一见韦卡尔神甫。”

修女简单地反驳：

“噢！礼拜六那天，您领了圣体，您跟上帝都该料理妥啦。”

蒂博先生没有回答。他的双鬓挂满汗珠；他的下颚在哆嗦。满肠折磨着他的身体，恐惧也折磨着他。

“便盆。”他小声地说。

一分钟后，在两次腹泻前剧烈的肠绞痛之间，在两次呻吟之间，他对修女投去报复的一瞥，期期艾艾地说：

“我的体力日益减弱……我必须见见神甫！”

她烧热面盆里的水，没有发觉他在狂乱地窥伺自己的脸容。

“随您便。”她含含糊糊地说，把热水放下，用指头试试水温。然后没抬起眼睛，喃喃地说些什么。

蒂博先生竖起耳朵：“……用不着太小心……”

他的头俯向胸部，咬紧牙关。

片刻，他洗过下身，换过衣服，又躺在凉爽的床上，等待着疼痛袭来。

塞林娜嬷嬷已坐下，继续数念珠。天花板上那盏灯关了；地脚的一盏照亮着房间。不仅病人的烦恼、而且精神上的痛苦无法排遣；这种痛苦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抽动着大腿的底部，并向各个方向辐射，象用小刀猛戳一样，倏地在某些固定的点，在腰部、髋骨和踝骨处爆发出来。即使在暂息时，仍隐隐作

痛——焦痂发炎不让他有真正的暂息——蒂博先生睁开双眼，瞪着前面。他的思路很明晰，老转着圈子："他们大家想些什么？没有意识到危险，会处在危险中吗？怎么知道呢？"

修女看到病人的痛苦有增无已，决计不等到晚上就给他注射另一半吗啡。

他没有发觉她离开了房间。待他看到自已孑然一身，忍受在这个寂静的几乎很幽暗的房里盘旋的魔鬼折磨，不由得惧怕起来。他想叫人，但疼痛又一次猛袭而来。他摁了摁铃，铃声绝望地响起来。

阿德丽爱娜跑了过来。

他不能说话。颚部痉挛，他含糊不清地呻吟着。他想挺起身来，猛一使劲，胸侧撕裂一般疼痛。他哼哼着又倒在枕头上。

"就让我这样死去不成？"他终于叫道，"嬷嬷！快找神甫来！不，去叫昂图瓦纳！快点！"

姑娘惊慌失措，睁大眼睛盯住老人，这目光使他恐惧起来。

"快去把昂图瓦纳先生叫来！马上！"

嬷嬷带着灌满的注射器回来。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看到女仆跑了出去。蒂博先生躺在长枕上，因疼痛复发面骚动不已。他的姿势刚好便于注射。

"别动。"嬷嬷说，一面撩开他肩头的衣服。她迅疾地给他注射。

昂图瓦纳正要出门，在拱门下被阿德丽爱娜撵上。

他急匆匆上楼。

看见他进来，蒂博先生扭过头去。他在恐惧中要求昂图瓦纳赶来，却又不怎么希望能得到满足，儿子的在场给了他最初

的安慰。他顺口嘟哝说：

"啊！你来啦？"

他开始感到注射的效应。他垫坐在两个枕头上，手臂伸直，呼吸嬷嬷给他倒在手绢上的几滴以太。透过衬衫领口，昂图瓦纳看到消瘦的脖颈和两根绷紧的筋中间的喉结。下颚的哆嗦反显出脑门的阴沉和凝然不动；这宽广的头盖骨，这开阔平坦的太阳穴，这双耳朵，此刻有点象厚皮动物的长相。

"怎么啦，父亲？"昂图瓦纳问。

蒂博先生一声不吭，但他好半晌凝视着儿子；然后又闭上眼睛。他本来想大声说："把实情告诉我！大家在骗我吗？我完了吗，你说呢？说呀！救救我，昂图瓦纳！"可是，出于愈来愈增长的对儿子的胆怯心理，出于迷信的恐惧，他欲言又止，如果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担心，他怕反而猝不及防地招来不可改变的现实。

昂图瓦纳的眼睛遇上嬷嬷的目光；这目光示意着看桌上。昂图瓦纳看到桌上有体温计。他走过去，见是38°9。体温突然升高使他惊骇：至今病情的发展几乎没有伴随体温升高。他走回床边，握住病人手腕，但这不过是为了使病人放心：

"脉搏很好。"他旋即说，"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可象罪人一样受折磨！"蒂博先生大声说，"我整整一天在受罪。我……我差点死了！是吗？"他朝修女投去威严的一瞥；然后改变声调，目光变得胆怯："你不要离开我，昂图瓦纳。我怕，你看见吗？我怕……疼又要重新开始。"

昂图瓦纳感到怜悯。幸好没有什么急事非得出去。他答应呆到吃晚饭。

他说："我去打个电话，就说我有事拖住了。"

电话在书房，赛林娜尾随他来到那里。

“白天怎样？”

“不妙。我不得已在中午打了第一针，刚才又打了一针。一半剂量。”她补充一句，“是精神作用，昂图瓦纳先生！想法可怕：‘大家骗我，我要见见神甫，我快死了。’天知道怎么回事！”

昂图瓦纳不安的目光似乎提出一个准确的问题：“您认为他怀疑到了吗？……”修女点点头；她不敢回答不。

昂图瓦纳在思索。他心里想：“这不足以解释体温升高。”

“重要的是，”他作了一个有力的手势，“马上去掉一切怀疑的萌芽。”一个狂热的计划掠过他脑际；他抑制住自己。“首先让他过一个安静的晚上，”他说，“我吩咐您时，您再给他注射五十厘克……呆会我来找您。”

“直到七点我都有空。”他一回到房间，便欢快地叫道。他的嗓音尖厉，一副医生脸孔，神情坚决，不断抽搐。但他露出笑容：

事情总是接二连三！刚才和我通电话的是那个生病小姑娘的祖母。她绝望了、可怜的女人；她在电话里颤声说：‘怎么，医生，我们今晚不能去看您吗？’”他忽然装出一副不安的脸孔：“‘原谅我，太太，我刚被叫到父亲身边，他病情危急……’（蒂博先生的脸突然痉挛起来。）跟女人打交道总是没完没了！‘您的父亲？啊！我的天，他怎么啦？’”

昂图瓦纳陶醉在自己的大胆行动之中。他只斟酌了一下，便冲口而出：

“说什么呢？……猜一猜！……我连眉毛也不眨一下，便回答她：‘癌症，太太！前列腺癌！……’”他兴奋地笑着：“为

什么不是？既然我早就明白了！”

他看到嬷嬷正在往杯里倒水，一下子停住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玩弄危险的游戏。恐惧掠过他心头。但为时已晚，无路可退。

他哈哈大笑：

“可是，父亲，这个谎，我是为了你说的，你知道！”

蒂博先生挺直身子，竭力倾听。他的手开始在床单上战抖。最明确的保证也不能这样迅速和完全地消除他的不安！昂图瓦纳出奇的大胆意外地压倒了恐怖心理，一下子使病人充满希望。他睁开双眼，盯住儿子；他决意不再垂下眼皮。一种新生的感情，一种温存的火焰燃烧着他年迈的心。他想说话；但他感到的是一阵昏眩：他合上双眼，年轻人一眼抓住他刚才笑了一笑。

要不是昂图瓦纳，换一个人就会擦拭脑门，心里想：“我侥幸搪塞过去……”这时，昂图瓦纳脸色比刚才苍白一些，却对自己很满意，他仅仅这样想：“这种事重要的是下决心得到成功。”

几分钟过去了。

昂图瓦纳避开嬷嬷的目光。

蒂博先生移动一下手臂，仿佛在继续一场讨论：

“那末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越来越痛？恐怕你的血清加剧痛苦，而不是……”

“当然要加剧，”昂图瓦纳打断说，“这正是起作用的证明！”

“啊！”

蒂博先生但愿自己被说服。说实话，下午并没有象他以为的那样难过，他几乎有点遗憾，没有痛得更久。

“眼下您觉得怎样？”昂图瓦纳问。父亲发烧使他忧虑不安。

蒂博先生既想直率，就不得不回答：“好受多了。”又嘟哝说：

“腿痛……然后是腰部坠得慌……”

“三点插过一次导管。”塞林娜嬷嬷加以说明。

“然后这儿坠着……压得慌……”

昂图瓦纳点头称是。

“这很奇怪，”他对修女说。（这回他不知道怎么虚构。）“我在考虑观察一下交替用药的作用。对皮肤病来说，交替用药能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泰里维埃和我，我们连续处方，使用新血清17号，也许是错了……”

“你们肯定错了！”蒂博先生口气确定地说。

昂图瓦纳和气地打断他：

“但这是您的过错，父亲！您急着要治好！我们做得过于仓促了！”

他一本正经地叫住嬷嬷：

“前天我拿来的安瓿液D.92，您放在哪儿啦？”

她作了一个笨拙的手势；并非她不忍心欺瞒病人，她很难辨认昂图瓦纳根据病情需要研制的各种“血清”。

“您马上给我打一针D.92。不错，赶在17号的作用中止之前。我想观察混合药物在血液里的效果。”

蒂博先生注意到护士的犹豫。昂图瓦纳发现了他探索的目光，为了杜绝一切怀疑，便迅即说：

“这一针您肯定会觉得更痛，父亲。D.92流动性差些。一会儿就过去了。要么我搞错，要么您今晚会感到好受一些！”

"我变得越来越机灵了。"昂图瓦纳暗忖。这是职业方面的进步，他不无满足地取得的。在这种阴郁难受的游戏中，有一种不断增大的困难，也有一种危险，昂图瓦纳禁不住感到它的吸引力。

嬷嬷回到房里。

蒂博先生对打针惴惴不安：甚至在针插入臂膀之前，他就尖声叫唤起来。

"啊！你知道，你的血清！"一打完针他咕哝地说，"这一次更浓！象火钻入皮下！还有这股气味，你闻到吗？至少上一次没有气味！"

昂图瓦纳坐了下来。他一言不发。上一针和这一针毫无差别，一对安瓿液，同一针，同一只手；不过标签不同而已……当一切感官都在兴奋时，只要改变思路就会往谬误发展！官能真是平庸的工具，我们却从来不加怀疑！……而且至死也要满足我们理智的幼稚需要！最糟的是，即使对病人来说，也是不去理解。一旦能给现象取名，赋予它说得过去的原面，一旦我们可怜的头脑以表面的逻辑性贯穿两个思想，……"理智，理智，"昂图瓦纳心想，"这毕竟如同旋涡中固定的一点。没有理智，还剩下什么呢？"

蒂博先生早已闭上双眼。

昂图瓦纳示意赛林娜嬷嬷离去。（他们已发觉，他俩都在病人枕边，他更易发怒。）

虽然年轻人天天见父亲，但他今天看到明显的变化。肌肤有一种琥珀色的透明和坏预兆的光滑。浮肿扩大了；眼窝形成松弛的眼泡。相反，鼻子消瘦，衬出骨棱棱的鼻梁，古怪地改

变了脸容。

病人动了一动。

他的容颜逐渐兴奋起来。他不再面带愠色。睫毛常常分开，扩张、晶莹的瞳仁闪闪发光。

“这两针开始起作用了，”昂图瓦纳想道，“他又要话多起来。”

蒂博先生确实感到松快一些：需要休息，由于不伴随着疲乏而十分惬意。但是，他不停地想着自己的死；认为还不至于死，然后，可以谈论死，这对他也是快意的事。在吗啡促进兴奋之下，他忍不住要为自己和儿子即兴描绘一幅感人的临终场景。

“你在听我说话吗，昂图瓦纳？”他出其不意地问。声调庄重。然后单刀直入：“你在我死后看到的遗嘱里……”（仅仅可感到停顿一下，有如在等待反驳的演员稍停那样。）

“可是，父亲，”昂图瓦纳心情愉悦地打断说，“我不认为您这么快就死！”他在笑，“呆会儿我还要让您看到，您会急于重新生活！”

老人满意地举起了手：

“让我说下去，亲爱的。用科学的眼光看，可能我还不是一个注定要死的病人。但我有感觉……我是……不过，死嘛……我总算在这个世界上力图做过一点好事……是的……如果这一天终于到来……”（瞥了一眼，要证实昂图瓦纳令人不可相信的笑容是否消失）“……那末，你想怎样？我们要有信心……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

昂图瓦纳默默地谛听着。

“我想对你说的还不是这个，昂图瓦纳。在我的遗嘱的最

后，你会看到一份遗赠名单……老仆们……我要你注意这份追加遗嘱，亲爱的。这是好几年以前写的。或许我不够……慷慨。我想到沙斯勒先生。这个好人得过我许多好处，这是不用说的；他的一切都靠的是我。但是，这能成为理由……他的忠心耿耿……得不到报偿……即使是额外的也好？”

咳嗽不时打断他说话，使他不得不停歇一下。“病情扩展得一定很快，”昂图瓦纳心想，“咳嗽增加，呕吐也增加。瘤子大概刚刚从下部扩散到上部……肺、胃……要对付最初的复杂局面。”

蒂博先生又说起来，鸦片既使他清醒，又使他说话不能连贯：“能属于这个富裕阶级我总是很骄傲，一切时代，宗教、祖国都建立在这个阶级之上……但这种富裕带来某些责任，亲爱的……”他的思路又一次扯开了，“而你，你有一种可厌的个人主义倾向！”他猛丁说，朝昂图瓦纳投以恼怒的一瞥，“你成熟以后一定会改变的。”他纠正说：“……你老了以后，你也建立一个家庭以后……一个家庭。”他重复说。这个词他一向说得很夸张，在他心里唤起含混的回响，使他想起不久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的思路又扯开了。他提高嗓门：“实际上，亲爱的，如果可以认为家庭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首要因素，难道不应该……它难道不应该构成这个……平民化的贵族……今后精华人物都荟萃其中吗？家庭，家庭……你回答：我们难道不是轴心……今日的资产阶级国家围着我们旋转吗？”

“我同意您的意见，父亲。”昂图瓦纳柔声表示。

老人好象没有听见。他的声调不知不觉变得不那么雄辩，意图也更容易领会：

“你会改变想法，亲爱的！神甫象我一样，指望着这个。

你会改变某些想法，我希望为期不远……我但愿你已经改变，昂图瓦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际，我难道对此不觉得难受？因为我的儿子……你成长和生活在这个家庭里，不该……总要有一种宗教热诚！一种更坚实的信念，更遵守教规！”

“如果他猜到我的思想，”昂图瓦纳在想。

“谁知道上帝是不是会把我召去……对我不宽容……”蒂博先生感叹说，“唉！要完成这个基督徒的职责，你圣洁的母亲如果在世就好了……去得太早了！”

两颗眼泪夺眶而出。昂图瓦纳看到眼泪变大，然后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没有料到，禁不住激动的刺激——激动在增长，他听到父亲又用低沉、亲昵和急迫的嗓音直截了当地说起来，昂图瓦纳认不出这竟是他父亲的声音：

“我还有别的事要交代。雅克的死。可怜的孩子……我尽了一切责任吗？……我想坚决一点。我太严厉了。我的上帝，我自责对待孩子太严厉了……我从来不会取得他的信任。也没取得你的信任，昂图瓦纳……不，不要反驳，这是实话。上帝愿意这样讲实话；上帝从没让我得到孩子们的信任……我有两个儿子。他们尊敬我，害怕我；从小时候起，他们就同我隔膜……自尊心，自尊心！我的自尊心；他们的自尊心……可是，我没有做我该做的一切吗？我没有把他们从小托付给教会吗？我没有关心他们的教育成长吗？忘恩负义……我的上帝，评判我吧；是我的过错吗？……雅克总是起来反对我。直到他死，直到他死的前夕！……我能同意……这种事吗？不……不……”

他住了声。

“滚吧，不肖的儿子！”他冷丁叫道。

昂图瓦纳惊讶地注视着他。父亲没在对他说话。他在说谵

语？下颚紧绷，脑门淌汗，双臂举起，好象气愤已极。

“滚！”他又叫道，“你忘了你对父亲、他的名字和地位所欠下的一切情分！忘了灵魂得救！忘了家庭荣誉！有的行动……超过了限度！损害了一切传统！我要打得你粉碎！滚！”咳嗽打断了他的话。他久久喘气不止。然后声音变得微弱起来：“我的上帝，我不能断定会得到您的原谅……您对您的儿子怎么处置？”

“父亲。”昂图瓦纳大着胆子说。

“我不会保护他……影响！于格诺教徒的诡计！”

“啊！于格诺教徒。”昂图瓦纳想着。

（这是老人的一个执著念头，没有人深谙这个念头的起因。不消说——这是昂图瓦纳的假设——雅克不辞而别，在寻找的开头，不慎让蒂博先生发现雅克在去年夏天跟别墅区的丰塔南家保持频繁往来。打那时起，老人盲目地怨恨新教徒，可能还常常想到雅克跟达尼埃尔逃往马赛的事，或许将过去和现在混同起来，不断把出事的责任推到丰塔南家身上，谁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你到哪儿去？”他又叫道，一面想坐起来。

他睁开眼，昂图瓦纳在场使他放下心来，他朝儿子投以泪眼朦胧的目光。

“不幸的孩子，”他咕噜地说，“这些于格诺教徒勾引他，亲爱的……他们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是他们！他们把他推向自杀……”

“不，父亲。”昂图瓦纳高声说，“为什么总是设想他自……”

“他自杀了！他走了，他去自杀了……”（昂图瓦纳相信听到他很轻地说：“……该死的！”他大概搞错了。为什么说

"该死的"？这确实毫无意义。）余下的话消溶在绝望的啜泣中，这几乎是无声的啜泣，后又转成一阵咳嗽，很快便平息下来。

昂图瓦纳以为他父亲睡着了。他忍耐着一动不动。

过去了几分钟。

"你说呀！"

昂图瓦纳不寒而栗。

"姑母的儿子……嗯……你知道吗？……是的，吉尔勃夫*的玛丽姑母的儿子……但你不会认识他。他也一样，他自……出事时我还是个孩子。一个打猎的晚上，用自己的枪。谁也不知……"

蒂博先生分了心，脑子里充满回忆，露出笑容。

"……她激怒妈妈，用她的歌，总是用她的歌……嗯……马儿哟……小骏马，怎么来着？……在吉尔勃夫，放假的时候……你不知道尼格老爹的破马车……哈，哈，哈！……女仆们的箱子……摔下来那天……哈，哈，哈！……"

昂图瓦纳猛然站起来，这种快乐比呜咽更令他难受。

最近这几星期，特别在打针之后的晚上，老人时常这样缅怀起从前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它们在他空泛的记忆中突然膨胀，如同声音在涡形的贝壳里回旋。他在随后的几天里一再重复，象孩子一样独自朗笑。

他欢愉地转向昂图瓦纳，用年轻人的噪音哼了起来：

快活的马儿哟，

---

* 塞纳河上的小港口。

奥泼，吉泼……小骏马……

拉……拉……拉……拉木蕾特……

奥泼……奥泼……去赴约会！

“啊！我不会唱了。”他恼怒地说，“这首歌韦兹小姐也很熟。她小时候唱……”

他不再想自己的死，也不再想雅克的死。直到昂图瓦纳走掉，他不倦地勾起往昔吉尔勃夫的回忆和古老歌曲的片断。

三

剩下他跟赛林娜嬷嬷在一起时，他恢复了庄重。他提出吃药，一言不发地让人喂。他们俩一起念完晚祷后，他叫她关掉天花板的灯。

“嬷嬷，劳驾请小姐来一趟。将女仆们也叫来，我有话对她们讲。”

德·韦兹小姐对这个时候打扰她很不高兴，碎步疾走进入房内，停下时直喘气。她无法将目光抬高到床上；她的驼背妨碍着她；她只看得见家具脚和亮处地毯的织补。修女想给她移一张圈椅过来，但老小姐后退一步；她宁愿象一只高脚鸟一样，连续单足站上十小时，也不愿让裙子放在这张沾满微生物的坐椅上！

两个女仆忐忑不安地紧挨着，形成黑魆魆的一堆，火焰忽闪忽闪地照亮她们。

蒂博先生凝神静思了一会儿。跟昂图瓦纳的交谈未使他满足；不可抑制的欲望使他翻肠绞肚，还要添上新的一幕。

他一面小声咳嗽，一面说："我觉得我临终已经不远了……我想利用两次疼痛之间暂时平静的时机……我不得不忍受折磨……好跟你们诀别……"

嬷嬷正折叠毛巾，惊讶地停住了。老小姐和两个女仆也呆住了，默默无声。蒂博先生一时以为他宣布死亡临近引不起别人惊奇，感到痛苦不安。幸亏嬷嬷要大胆些，叫了起来：

"先生，您越来越好，何必讲到死呢？医生听到您这样说会讲什么！"

蒂博先生立即感到他的精神毅力变得坚定起来。他皱起眉头，麻木的手做了一个动作，要那个多嘴的女人别说了。

他又象背诵那样讲下去：

"在出席天上法庭的前夕，我请求原谅。请大家原谅。我对别人常常表现得毫不容情。我的严厉兴许伤害过我的……所有在我家生活过的人。我承认……有债……对你们所有的人有债；……对你们，克洛蒂德和阿德丽爱娜有债……尤其对你们的母亲有债，她如今象我一样守在病床上……她在二十五年里给你们作出了侍候人的出色榜样……最后对您，小姐有债，您……"

这当儿，阿德丽爱娜号啕大哭，蒂博先生心乱如麻，也差点大声呜咽起来。他抽噎着，但重新振作起来；一字一顿地说：

"……您牺牲了过简朴的生活，安顿到我们举丧的家里……守灯熬夜……照看我们家这盏灯。有谁比您更合适……呆在孩子们身边……代替您扶养过的那个人呢？"

在句与句之间，当他停顿时，只听见妇女们在暗处抽泣。小老太太的背越发佝偻，她的头不住地晃动，嘴唇的哆嗦在寂静中发出轻轻的吮吸声。

“亏了您，亏了您照料，我们家才能继续走下去……在上帝的注视中走下去。我公开感谢您；我最后的请求也正要向您提出。临终的一刻到来时……”他被自己的话搅得心烦意乱，为了镇静下来，不得不停顿一下，考虑自己的当前处境和打针后感到的舒服。他继续往下说：“临终的一刻敲响时，我委托您，小姐，亲自高声念诵这篇出色的祈祷，您知道，就是《善终连祷文》……我曾跟您一起……在这个房间……我可怜的妻子枕边诵读……是吧？……就在这十字架下……”

他的目光竭力在幽暗中搜索。这个用桃花心木和蓝色棱纹布装饰的房间一直是他的卧房；从前，在卢昂，若干年前，他见过父母去世的房间……他把这房间搬到巴黎，既是他年轻时的卧室，又是他的新房……在一个寒冷的三月之夜，昂图瓦纳在这里呱呱坠地。过了不到十年，在另一个冬夜，她妻子生下雅克，也死于生育。他好象又看到她的尸体躺在洒满紫罗兰的大床中间……

他的嗓音颤抖了：

“……我渴望我们圣洁的钟爱的人……在上天协助我……把她的勇气……忍让传给我……她曾经表现过这勇气……是的……”他闭起眼睛，笨拙地合十双手。

他仿佛睡着一样。

这时赛林娜嬷嬷示意两个女仆悄悄退走。

在离开主人之前，她们仔细凝望他，似乎这张床已是灵床。可以听到走廊里阿德丽爱娜的嘤嘤哭声和克洛蒂德抑制住

的涕泣，克洛蒂德让老小姐挽住手臂。她们不知往哪儿走，来到了厨房，围坐下来。三人在哭泣。克洛蒂德表示一定得注意着，一听到叫唤就可以跑去叫教士；她抓紧时间，开始磨咖啡。

修女等到只剩自己一个人时，反倒知道怎么办：她习惯了。在她看来，垂危者的安静总是一个证明，在他本能的深处——却往往是错的——病人认为没有死到临头。因此，料理好房间和封好火以后，她打开折叠床睡觉。十分钟后，在幽暗的房间里，修女没有跟病人交换一句话，象每晚那样，平静地从祈祷沉入梦乡。

蒂博先生并没有睡着。打了两针使他舒服的时间延长了，但却使他保持清醒。一动不动十分舒适，想法和计划联翩而来。在自己周围散布恐怖，终于使他排除了不安似的。护士安睡的吸呼声有点儿令他恼火；然而，他欣喜地想着这一天，他复元后用感谢辞退她——给她的修道院一大笔赠与。多少？再说吧……快了。啊！他多么急于重新生活！没有他，他的慈善机构变得怎样啦？

一根木柴在火灰里坍了下来。他瞥了一眼。一串火焰重新窜起，摇晃不定，投影在天花板上晃动。他骤然间战抖着看见自己在基尔勃夫潮湿的过道里，手擎燃烧的蜡烛；这条过道一年四季都闻得到硝石和苹果味；在他面前出现巨大的阴影，直射到天花板上晃悠……在玛丽姑母的小房间里，晚上总有这些骇人的黑蜘蛛！……（那时是胆怯的孩子，如今是老人，对他来说，两者毫无二致，他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分辨清楚。）

挂钟敲响十点。后来是半点。

吉尔勃夫……简陋的公共马车……家禽院……莱奥蒂娜……

这些回想偶然从他记忆的底层泛起，执著地漂浮在表面，不愿再沉入深处。古老歌曲的曲调给这些幼稚的忆念持续不断的伴奏。歌词他差不多忘光了，除了开首一节，慢慢重新记起，复调意外地从冥冥中冒了出来：

快活的马儿哟，
特里比，小骏马，
你做我的小情人
胜过漂亮的战马！
……
奥泼！奥泼！特里比碎步疾走！
奥泼！快点！去赴约会！

挂钟敲响十一下。

……快活的马儿哟，
特里比，小骏马……

四

翌日，将近四点，昂图瓦纳利用两次出诊之间的空隙，在恰好路过家门时，想去探听一下消息。早上他看到蒂博先生十

分羸弱。热度持续不退。是否预示病情复杂化？还是仅仅表明一般的病情加重？

昂图瓦纳不想让病人看见，这次额外的探望会使病人不安。他从走廊进入盥洗室。赛林娜嬷嬷在那里。她低声叫他放心。白天至今情况不太坏。蒂博先生刚打了针，药物正在起作用。（重复使用吗啡变得必不可少，以便让他能忍受痛苦。）

房间的门没有完全关严，传来喃喃低吟声。昂图瓦纳侧耳细听。修女耸耸肩：

“他不断催我去找小姐给他唱一首不知什么名儿的情歌。打早晨起，他就念叨这个。”

昂图瓦纳踮起脚尖走近过去。小老太太细弱的嗓音在静谧中荡漾：

快活的马儿哟，
特里比，小骏马，
你做我的小情人
胜过漂亮的战马！
可爱些，为罗齐娜，
为她安达露的眼睛。
奥泼！奥泼！特里比碎步疾走！
奥泼！快点！去赴约会！

于是昂图瓦纳听到他父亲的嗓音，象口破裂的大钟，上气不接下气地唱着复调：

奥泼！快点！去赴约会！……

然后颤抖的笛音又响起来：

你看这可爱的花儿，
在那边的草地旁。
我想给我的姑娘
装饰在额头上！
我摘下花儿，你却在吃草！
（因为人各有所好。）

“啊！就是这样！”蒂博先生以得意的声调打断说，“玛丽姑母总是这样唱：啦……啦……啦……你却在吃草！……啦……啦……啦……你却在吃草！”

他俩一起合唱：

奥泼！奥泼！特里比上路啦！
奥泼！快点！去赴约会！

“这段时间，”嬷嬷小声说，“他没叫痛。”

昂图瓦纳心里难受地走了。

经过门房小屋时，他被看门女人叫住。邮差刚送来几封信。昂图瓦纳不经意地取走了。他想着楼上：

……快活的马儿哟，
特里比，小骏马……

他很吃惊自己对病人的感情。一年前，有迹象表明蒂博先生无药可救时，他本来以为自己不爱父亲，却发现有令人困惑和不可否认的爱，好象是崭新的，但好比年深月久的温情，惟有病危才使之热烈起来。这漫长的几个月中，那种医生对注定要死的病人的关切进一步加强这种感情；只有他知道病状，必须尽量细心照顾，直至父亲病终。

昂图瓦纳已在街上走了几步，这时他的目光落在手里拿着的一个信封上。

他戛然止住脚步：

大学路四号乙

雅克·蒂博先生收

至今还不时给雅克寄来书店的目录或广告说明。但寄来一封信！这个蓝幽幽的信封，这男人的字体——兴许是女人的字体？——高雅，草体，有点傲气！……他回过身来。先是沉吟。他返回诊室。在坐下来之前，他用果断的动作拆开信封。

看了头几个字，激动便攫住了他：

先贤祠广场一号乙，

1913年11月25日。

亲爱的先生：

我看完您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雅克在写作？”马上确信：“他活着！”字在跳跃。昂图瓦纳兴奋异常，寻找签名：“雅利库。”

我怀着强烈的兴趣看完您的短篇小说。*您可以猜想到我这个年迈的大学教员可能产生的保留看法……

"啊！雅利库！瓦尔第厄·德·雅利库。教授、院士……"昂图瓦纳知道他大名鼎鼎；他的书柜里甚至有两三本雅利库的书。

您可以猜想到，触犯我的古典文化修养和我大部分个人趣味的小说形式使我这个年迈的大学教员可能产生的保留看法。我既不能真正赞同内容，也不能真正赞同形式。但我应当承认，这些篇章尽管写得过分，却有诗人气质，出自心理描写能手。在阅读您的作品时，我不止一次想到我的一个朋友、音乐大师的一句话，在这句话里，一个年轻的革命作曲家（可能跟您同属一类）表现出令人不安的大胆尝试："快拿走这一切，先生，我最终会上胃口的。"

雅利库。

昂图瓦纳双腿瑟缩发抖。他坐了下来。他的目光离不开摊在面前书桌上的信。说到底，雅克活着的消息并没使他惊愕：他没有任何理由设想过弟弟自杀。一接到这封信，他第一个反应就象猎人那样：在几秒钟内，他感到内心重新生出猎犬那样的本能，三年前，这种本能使他连续几个月追寻那个消遁的人

---

* 由于法文句子的排列与中文不同，所以紧接的译文上下不一样，下同。

的一切踪迹。与此同时他感到对弟弟的柔情，急煎煎地想再见到弟弟，竟至于茫然不知所措。最近几天——就在今天早上——他独自呆在老人枕边时，需要顶住一缕凄苦的感情；面对这样繁重的任务，逃走的弟弟此刻等于擅离岗位，怎能不对他有所怨恨呢？可是，接到了这封信！

一丝希冀掠过他脑际：同雅克联系上，通知他，叫他回来！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拿起信纸：先贤祠广场一号乙……雅利库……

瞧了一眼挂钟；再瞧一眼记事簿。

“好。今晚还有三次出诊。四点半一次，萨克斯林荫道，急诊，不能不去。然后是猩红热刚发的病人，阿尔图瓦路：也不能免去，但没有约会。第三次，一个复元病人，可以推迟。”他站起身来，“先去萨克斯林荫道。然后找雅利库。”

约莫五点，昂图瓦纳来到先贤祠广场。老房子。没有电梯。（他的激动也不允许他乘电梯。）他飞快上了楼。

“德·雅利库先生出去了。星期三……他在高师有课，五点到六点……”

“镇静，”昂图瓦纳一面下楼一面心里想，“正好有时间去看猩红热病人。”

六点不到，在高师前面他从出租汽车钻出来。

他追忆起弟弟失踪后曾去访问校长；然后想起夏日那一天，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他跟雅克和达尼埃尔一起到这幢阴沉沉的建筑里来，等候入学考试结果。

“课没有结束。请到二楼的楼梯平台上。您会看到学生出

来。”

在操场的顶棚下、楼梯上和走廊里，不断吹来穿堂风。电灯吝啬地四散分布，象油罐灯那样烟蒙蒙。石板、拱门、吱扭作声的门扇、宽阔、幽暗和破旧的楼梯，污秽不堪的墙上，撕成碎片的标语牌在秋风中飘拂，庄严、肃穆和乱糟糟，这一切令人想到外省有些永远改变用途的主教府。

几分钟过去了。昂图瓦纳一动不动地等着。方砖地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有个学生毛发蓬松，衣冠不整，拖着破鞋，手上晃着一本书，在打量昂图瓦纳，然后走了过去。

重新一片沉寂。突然响起嗡嗡声：大教室的门打开了，传出一阵议会大厅的喧哗；大学生三五成群嘻笑着，相互招呼，前推后拥，急匆匆散布到冰冷的过道里。

昂图瓦纳守候着。（教授显然最后一个出来。）待到这蜂巢似的教室走空后，他便走近前去。在装有护壁板竖着胸像、灯光暗淡的大教室尽头，一个高大的白发老人弯腰站着，倦怠地整理桌上的讲稿。这只能是德·雅利库先生。

他以为没有旁人。听到昂图瓦纳发出的响声，他挺起身来，做了个鬼脸。他身材魁梧，几乎是侧过脸来往前看，因为他只透过厚得象凹镜的单片眼镜，用一只眼看东西。他一看到有人，便离开位置，以优雅的动作示意来者走近。

昂图瓦纳原想这是个老教授。看到这个贵族穿着淡素的衣服，仿佛刚翻身下马，而不是刚下讲台，倒是吃了一惊。

他自我介绍：

“……您在学院的同事奥斯卡·蒂博的儿子……您昨天写信给他的雅克·蒂博的哥哥……”那一位扬起眉毛，和蔼而骄矜，纹丝不动，昂图瓦纳长话短说：“您知道雅克的情况吗，

先生？他在哪儿？”

雅利库的脑门狐疑地颤动一下。

“您会谅解我的，先生。”昂图瓦纳又说，“我冒昧拆开了信。我弟弟失踪了。”

“怎么，失踪？”

“已失踪了三年！”

雅利库突兀地往前探头。透过单片眼镜，他锐利的近视眼往前凑近，审视着年轻人。昂图瓦纳感到脸颊上教授的呼气。

“是的，三年了，”他重复说，“不辞而别。杳无音信，无论对父亲，对我都一样。没给任何人写过信。除了给您，先生。那么，您明白了吧，我跑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活着？他活着，既然他刚发表了这个短篇！”

“什么时候？在哪儿？”

雅利库不言声。他刮过的尖下巴陷下去一条很深的沟，假领高高的尖端傲然地耸起。狭长的手指摩挲着髭尖，髭须长而光滑、雪白，向两边下垂。他含混地咕哝着：

“说到底，我不知道。小说没签上‘蒂博’，是我以为可以猜出这个假名……”

昂图瓦纳嗫嚅说：

“什么假名？”可怕的失望情绪已经压抑着他的心头。

雅利库没放过这一点，受到感动，纠正说：

“不过，先生，我不认为自己搞错了。”

他采取守势。并非他过分担心负责任，而是他有一种天生的对不审慎的厌恶，害怕干预别人的私事。昂图瓦纳明白他要克服这种不信任；他解释说：

“尤其严重的是，一年来，我父亲卧床不起。病情在发展。再过几星期就要归天了。我们俩都没成家。所以，您的信，您明白我为什么拆开了吧？如果雅克活着，如果我能跟他联系上，告诉他发生的事，我了解他，他会回到我身边来！”

雅利库沉吟了一会儿。他的脸在不好受地抽搐。然后他自动伸出手来说：

“那就不同了。我竭力帮助您。”他显出迟疑：他的目光巡视一周大教室。“不能在这儿交谈。您愿意陪我到舍下吗，先生？”

他俩默默无言地快步穿过空无一人的学校，北风呼啸着。

当他俩来到幽静的于尔姆路时，雅利库用亲切的口吻说：

“我很想能帮您的忙。我看很明显是假名：Jack Baulthy*（雅克·博蒂）。是不是？因为我认出他的笔迹；我收到过你兄弟的一封信……我知道的一点情况我会统统告诉您。不过，请先给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出走？”

“啊！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我弟弟性格暴烈、烦躁……我不敢说，爱幻想。他的一切行为都多少令人难以应付。大家以为了解他，而每天，他都不同于昨日……先生，必须告诉您，雅克十四岁时已经离家出走过：一天早上，他带上一个同学溜走了，三天以后，在通往土伦的路上才找到了他们。在医学上——我是医生——病态的潜逃早有记载，特点分明。雅克第一次逃跑，严格说来，可能是不正常的。但这次失踪三年呢？……我们在他的生活显找不到什么能引起他出走的东西：他看来很幸福；他跟我们一起平静地度过

* 雅克·蒂博的法文是Jacques Thibault

假期；他出色地考入高师，应当在十一月初入学。他的行动不会事先策划，因为他没带行李就走了，几乎一文不名，只带走了证件。他没有通知任何朋友。但他给校长寄了一封退学信，我看过，信写在他失踪那一天……那时我出外旅行两天：我不在家时雅克失踪了。”

“可是……您兄弟对进高师十分犹豫，是吗？”雅利库问。

“您认为是这样？”

雅利库没有坚持，昂图瓦纳沉默不语。

提起这一段令人悲伤的时期，总使他激动。他刚才所说的不在家，指的是他到勒阿佛尔，拉雪尔，“罗马尼亚”号，心碎肠断……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巴黎那天，家里闹翻了天：他弟弟昨天不辞而别；他父亲怒不可遏，固执地报了警，大喊大叫：“他去自杀！”人们从他那里听不到别的话。家庭悲剧活生生插入爱情的悲剧。如今他却认为这次震动对他大有裨益。一心要找到弃家出走的人的踪迹，这个想法赶跑了他另一种烦恼。他的时间多半被医院的事占用了，他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跑警察局、太平间、私人代办处。他不得不应付一切：应付父亲讨厌的病态的激动，应付一段时间里认真地为吉丝的身体担忧，应付朋友们的访问，应付日常邮件，应付到各处甚至到国外去的警察的各种调查，而这些调查不断给人落空的希望。总之，这使人精疲力竭的生活在那时节反倒救了他。经过几个月的白费周折，只得逐渐放弃寻找，而他也习惯了没有拉雪尔也能生活。

他走得很快；这并不妨碍雅利库说话。雅利库出于礼貌，不容许沉默。他带着不拘形迹的和蔼态度说东道西。但他愈要显得和蔼，别人就愈觉得他疏远。

他俩来到先贤祠广场。雅利库爬上五层楼，脚步毫不放慢。在楼梯平台上，老贵族挺起胸，脱下帽，侧过身子，在昂图瓦纳面前推开房门，仿佛这扇门通往镜廊*似的。

前厅散发出杂烩的蔬菜味。雅利库没在这里停留，彬彬有礼地把客人让进客厅，客厅位于工作室前面。这一小套房间摆满细木镶嵌家具，铺上毯子的坐椅，小玩意和古老的肖像画。工作室很幽暗，看来狭小低矮，因为尽里的壁板全部被一块华丽的壁毯盖满，壁毯绣着萨巴女王一行来到所罗门王宫里**，同墙壁的高度全然不成比例，只得折起边角，那些比真人还大的人物腿肚被截断，他们的王冠顶到天花板的突饰上。

德·雅利库先生让昂图瓦纳坐下。他自己坐在高靠背椅压扁落色的垫子上，后边是凌乱不堪的桃花心木书桌，他就在这儿工作。椅子有两只靠枕，橄榄色的绒面，他的头仰靠着，脸孔瘦骨嶙峋，大鹰钩鼻，天庭逐渐往上发展，白色的鬈发象扑过粉一样，这副脸型颇有特色。

他一面玩弄在瘦削的手指中间滑动的镌有徽纹的戒指，一面说："让我先回忆一下……我跟您兄弟最初的联系是通信。那时——大约四、五年之前——您兄弟要准备考高师。他给我写信，因为他想起我，是关于我很早以前发表的一本书。"

"是的，"昂图瓦纳说，"《在世纪之初》"。

---

* 指凡尔赛宫中著名的镜廊，建于1678—1684年。

** 据《圣经》所载，阿拉比的萨芭女王倾慕所罗门的智慧，前往拜望。

"我大概留着他的信。口吻令我惊讶。我给他回了信；我甚至鼓励他来看我，他没有来——至少那时没来。他等待入学考试录取后再来见我：这是我们来往的第二阶段。短暂的阶段：一小时交谈。您兄弟有天深夜出乎意料来到我家，是在三年前，入学前不久，就是说十一月初。"

"恰好在他出走之前！"

"我接待了他，我总是接待年轻人。那天晚上，他的脸有毅力，很激动，近乎狂热，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觉得雅克很冲动，相当自负。）"他下不了决心，来征求我的意见：他应该入学，以优异成绩学完大学课程呢，还是走另一条道路？——他自己好象不能确定，我想，这是指放弃考试结果，随自己意愿工作，写作。"

"我一概不知。"昂图瓦纳喃喃地说。他回想起拉雪尔乘船离去之前那最后一个月自己的生活；他责备自己完全丢开雅克不管。

"不瞒您说，"雅利库带点恰到好处的优雅续续说，"我已记不清给过他什么指点。我大概——当然如此——劝他不要弃学……对他这样性格的人，我们的指点说到底并无害处：他们出自本能，善于选择；他们具有——我怎么说呢？——一种本质优秀的无拘无束，不让别人摆布。高师只对那些胆小和审慎的人才有无法抵御的诱惑力……况且，我觉得，您兄弟来征询我的意见是出于礼貌，他的决心已定。这正是有才赋的标志，这才赋要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不？他带着青春的……激烈，对我谈起大学精神，纪律，某些教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甚至还有他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这使您惊讶吗？我酷爱年轻人。他们帮助我不会老得太快。他们提摸出，在我这

个文学教授身上，有着习性不改的老诗人气质，他们可以大胆地向我交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兄弟没有放过这点……我很赞赏年轻人的偏执。一个青年出自本性反抗一切是好的预兆。我的学生中，凡是有所成就的无不是这种桀骜不驯的人，象我的老师勒南*先生所说，'骂骂咧咧地'进入生活……

"言归正传，再说您的兄弟。我记不清我们怎么分手的。因此，几天以后，或许是第三天，我接到他的一张字条，我手头还留着。一种老的编纂手法……"

他站起身，打开壁橱，拿出一个卷宗，放在桌上。

"这不是一封信：简单抄录惠特曼的一首诗，没有其他标记。您兄弟的字体不是那种过目即忘的，十分漂亮，是不？"

他一面说，一面浏览刚打开的字条。他递给昂图瓦纳，后者象挨了一击：这手字遒劲有力，笔划极为简练，十分端正，浑圆坚实！雅克的笔迹……

"不幸的是，"雅利库接着说，"我大约丢掉信封。他从哪里给我写信的呢？……另外，引用惠特曼这首诗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真正的意思。"

"我的英文不够好，不能看懂。"昂图瓦纳老实承认。

雅利库拿过字条，凑近他的单片眼镜，翻译出来：

"A foot and light-hearted.I take to the open road……我心情快活，步行踏上开阔的大路。身体健壮，自由自在，世界在我的前面！

"在我前面，褐色的路伸向不知什么地方……wherever I choose……伸向我愿去的地方！

---

* 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哲学家。

“今后我不求发财致富……我不再吁求幸运，我就是幸运儿！

“今后我不再唉声叹气，我不……postpone no more……我不再等待时机，我什么也不需要！

“内心苦衷，图书馆，讨论批评，统统一去不复返！

“矫健有力，心满意足……I travel……我奔向……I travel the open road……我大步走在大路上！”

昂图瓦纳慨叹了一声。

短暂的沉默，他先开口：

“短篇小说呢？”

雅利库从卷宗里抽出一份杂志。

“在这儿。小说发表在九月号的《卡利奥普*》上。《卡利奥普》是一本年轻人办的杂志，生动活泼，在日内瓦出版。”

昂图瓦纳抓起杂志，用哆嗦的手翻阅起来。突然，他又看到弟弟的字体。在小说的标题《小妹妹》上面，雅克手写了这几行字：

在十一月那难忘的一晚，您不是对我说过：“一切都服从两极的作用。真理总有两面性吗？”

爱有时也是这样。

雅克·博蒂

* 希腊神话中司诗歌和雄辩的缪斯。

昂图瓦纳不理解。稍停。一份日内瓦杂志。雅克在瑞士?《卡利奥普》……日内瓦罗讷河路一百六十一号。

啊!如果根据杂志找不到他的地址,那就真见鬼了!

他再也呆不住,站了起来。

“我在假期终了收到这份杂志,”雅利库解释说,“我回信拖了一下,昨天才有功夫了结。我差点将信寄往《卡利奥普》。我偶然改变了主意:给一份瑞士杂志写东西不一定离开了巴黎……”(他没说邮资影响了他的决定。)

昂图瓦纳没在谛听。他脸颊象火烧,急不可耐,这儿那儿抓住一个含糊的、谜一般的句子,一面顺手翻阅他弟弟写的这几页,雅克在其中复活了的几页。他急于能独自呆一会儿,仿佛他等着从阅读中得到启示,于是简单说了几句,表示告辞。

雅利库送他到门口,设法对他好言相慰;言语动作好象出于礼节需要。

在前厅,他站住了,食指指着昂图瓦纳夹在臂膀下的《小妹妹》说:

“您看看,您看看,我觉得富有才气。不过我承认……不!……我太老了。”昂图瓦纳做了一个礼貌的动作,“是的。对新的东西我不能理解了……要说出一个理由。停滞不前……嗨,在音乐上,我还有机会可以发展:我曾经是个狂热的瓦格纳*迷,但我理解德彪西**。那是过去的事了!您认为我不欣赏德彪西?……今天,先生,我确信我不会欣赏文学上的德彪西……”

---

*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有很多革新,使法国音乐摆脱浪漫派和瓦格纳的影响。

他挺起身来。昂图瓦纳又赞赏又好奇地注视他：老贵族确实气宇轩昂。他站在天花板那盏灯下面：额角和头发熠熠闪光；他的眉弓外突，其中一个亮晶晶的，象落日照射下的窗户，不时闪出金光。

昂图瓦纳想最后一次表示感谢。然而雅利库好似差断了一切客套的表示。他插了进来，伸出手臂，优雅地张开大手：

“请代我问候蒂博先生。亲爱的先生，请不要让我断了消息……”

五

风已停息，下起毛毛细雨，路灯在雾中只呈现一个光晕。要办事太晚了；昂图瓦纳一心想着尽快回家。

站上没有出租汽车。他只得步行沿着苏弗洛路往下走，一面夹紧《小妹妹》；但越走他越不耐烦，一会儿变得急不可耐。在大街拐角，大啤酒店灯火辉煌，如果不能提供清静，至少能马上提供一个昂图瓦纳愿意接受的场所。

在入口的转门，他遇上两个还未长胡须的小伙子，挎着肩膀大声说笑；准定在谈论爱情？昂图瓦纳听到：“不，老兄，如果人的思想能够设想出这两个词的关系……”昂图瓦纳感到自己是在拉丁区的中心。

底层的桌子都占满了人，要到达楼梯，必须穿过一道温热的烟云。假二楼专供游戏。在弹子台四周，一片呼喊、嘻笑和争吵：“13！14！15！”——“倒霉！”——“又打滑了！”——

"欧仁，来杯啤酒！"——"欧仁，来杯金鸡纳开胃酒！"闹闹嚷嚷，兴高采烈，弹子清脆的碰撞声有如莫尔斯电报机断断续续的劈啪声，不时打断一下。

人人脸上都青春焕发：脸颊在初生的胡须下面泛出玫瑰红，夹鼻眼镜后面目光充满朝气，既笨拙，又机灵，笑容蕴含抒情意味，这一切表露出在孕育、在期待一切、在生活着的欢乐。

昂图瓦纳在玩弹子的人中左右穿行，寻找一个靠边的位子。这些年轻人的喧嚷使他暂时分心，他头一遭感到自己三十来岁的份量。

"一九一三……"他思忖，"多美的一群青年……比十年前我的青年时代更健康，或许更有活力……"

他很少旅行，可以说从来不思念祖国。但今晚，他对法兰西，对民族的未来，有一种信任和骄傲的新感情。骤然渗入忧愁：雅克可能就属于这些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他在哪里？眼下他在做什么？

大厅尽头有几张桌子空着，用作放衣物的地方。他想，在大衣形成的围墙后面，在壁灯之下，倒也不坏。周遭没有人，只有一对平静的男女：男的是个顽童，叼着烟斗，在看《人道报》，对女伴漠不关心，她一面呷着热牛奶，一面独自兴致勃勃地修指甲，数钱，在小镜子里端详自己的牙齿，用眼角观察新来的人：这个满腹心事的老大学生还未挑选吃的，已经一头栽到书本子里，使她感到愕然。

昂图瓦纳开始看起来，但是他不能集中注意力。他顺手把了把脉，脉搏跳得很快；他这样失去自恃实属罕见。

小说开首有点使人摸不着头脑：

天气溽热。晒干的泥土味，尘土飞扬。道路向上伸延。马蹄下岩石迸出火星。西比尔在赶路。圣保罗教堂敲响十点。蜿蜒曲折的海岸截断在深蓝色的远方。蔚蓝与金黄。右边一望无垠，是那不勒斯海湾。左首，些许凝固不动的金光从流金泛彩中浮现出来，这是卡普里岛。

雅克在意大利？

昂图瓦纳不耐烦地翻过几页。古怪的风格……

他的父亲。乔塞普对父亲的感情。他的心灵的禁区，荆棘丛生，点燃了火。十年不知不觉的、狂热的和执著的崇敬。一切自发的冲动都遭到摒弃。二十年一直要忍受仇恨。二十年一直以为必须憎恨。恨之入骨。

昂图瓦纳停了下来，很不自在。这个乔塞普是谁？他又回到开头几页，竭力平静下来。

第一个场景是两个年轻人骑马散步，其中这个乔塞普酷似雅克，而那个少女西比尔大概是英国人，因为她说：

在英国，一旦需要，我们对临时的处境能心满意足。这能使我们下决心和行动。你们这些意大利人，你们一来就想定局。她想：在这方面，至少我宁愿做意大利人，他知道了也没用。

来到高处，两个年轻人下马休息。

她比乔塞普先跳下地来，用马鞭抽打橙黄色的草，赶走蜥蜴，然后坐下来。她直挺挺坐在发烫的地上。

"在太阳下，西比尔？"

乔塞普躺在墙边狭窄的阴影里。他将头靠在热烘烘的灰泥上，凝视着。他想，她的姿态力求优雅，可是她从来做不到。

昂图瓦纳非常兴奋，他逐段看下去，企图未看完就猜中究竟。他的目光抓住其中一个句子：

她是英国人，新教徒。

他念这一段：

在他看来，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既可爱，又可恶。不管她的出身、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如何，在一个他近乎陌生的世界里就具有魅力。西比尔的忧愁。她的纯洁。这种友情。她的笑靥。不，她用眼睛笑，从不用嘴唇笑。他对她的感情严肃，热烈，一触即怒。她伤害他。她似乎希望他属于下贱种族，她能够忍受。她说：你们这些意大利人。你们这些南部人。她是英国人，新教徒。

雅克遇到的一个女人，爱过她？……兴许现在跟她一起生活？

往下走穿过葡萄园、柠檬园。海滩。一个小孩驱赶一群牲畜，孩子目光阴沉，破衣烂衫露出肩头。他打唿哨，召唤两条白狗来到脚跟。母牛蹒行，铃铛叮叮。无边无际。太阳当空。脚印在沙砾上留下水洼。

这些描写使昂图瓦纳着恼，他翻过两页。

年轻的西比尔在家里：

吕那多罗别墅。破败的建筑，种满玫瑰。两重花坛，铺满鲜花……

文学……昂图瓦纳翻过一页，这一段使他暂时不再翻动：

玫瑰园，落英缤纷，成片花朵耷拉着头，烈日下花香沁人肺腑，潜入血管，迷人眼目，减慢或加速心跳。

这个玫瑰园使他回想起什么？花园通往大鸟笼，白鸽在笼里跳跃。拉菲特别墅区？果不其然，新教徒嘛！西比尔是……看这一段：

西比尔一身骑马服，跌坐在长凳上。双臂张开，嘴唇紧闭，目光严峻。她只身一人时，一切重又变得

明朗，她生活着只是为了使乔塞普幸福。他不在时我才爱他。我绝望地等待他回来的日子里，我深信使他痛苦。荒谬的残酷啊。羞耻。能哭泣的人是幸运的。我呢，心扉紧闭，硬化。

硬化？昂图瓦纳微笑了：一个医生用的词，断然来自他那里。

他猜中我的心思吗？我多么希望他猜中呵。一旦他好象猜中了，我倒不知如何是好，我转过身，我说假话，无论如何，我得溜掉。

现在写到母亲：

鲍威尔太太走下台阶。白发闪烁阳光。她手搭凉棚，在见到西比尔之前未语先笑。威廉的一封信，她说。多好的信。他开始两项研究。还要在帕埃斯敦*呆几个星期。

西比尔咬住嘴唇。绝望。她一直在等兄弟回来互吐积忧，相互了解？

再无疑问：丰塔南太太、贞妮、达尼埃尔，回忆凑到一起。

* 靠近那不勒斯的港口，以古代殿堂的废墟闻名。

昂图瓦纳掠过去。

他翻到下一页。他希望这一页写到塞雷诺神甫。

这就是……不，是关于塞雷诺府邸，一幢海滨旧宅：

……拱形长窗，装饰着叶饰，用壁画的方法绘成。

描写：海湾，维苏威火山。

昂图瓦纳跳过几页，抓住这儿那儿的一个句子，了解情节。

这个乔塞普在这个夏季别墅跟仆人们住在一起。他的姐妹安内塔在国外。母亲已殁——当然如此。父亲是参议员塞雷诺，因国事羁留在那不勒斯，只在星期日回来，有时一星期回来一晚上。“父亲在别墅区正是这样。”昂图瓦纳注意到了。

他下船去进晚餐。消食。抽雪茄。在宽敞的前厅踱上百来步。早起去监督马夫和园丁。他默默登上早晨第一艘船。

啊！父亲的肖像……昂图瓦纳哆嗦着看到这一段：

参议员塞雷诺。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在他身上，一切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家庭状况，财产状况，职业的睿智，组织才干。一贯一本正经、咄咄逼人的威严。正直而粗暴。最严正的品德。外貌同样严峻。自信，外形厚实。火爆性子而又压抑得住，总是气势汹

汹，又总是自我约束。寓庄于谐，使人人尊敬和畏惧。教会的机智之子，又是模范公民。在梵蒂冈和宫廷、法庭、办公室、家庭、饭桌上，处处明智，强有力，无可指摘，心满意足，一动不动。有种力量。更进一步，很有分量。并非行动的力量，而是能起作用的惯性力。尽善尽美的组合，一个完人。一座纪念碑。

啊！他轻轻的笑声多冷漠，是内心的笑……

在昂图瓦纳的眼前，片刻一切模糊起来。他很惊愕，雅克有这么大胆。当他想起变态的老人唱歌时，他觉得这报复的一页非常无情：

快活的马儿哟，
特里比，小骏马……

在他弟弟和他之间，距离突然增长。

啊！他轻轻的笑多冷漠，是内心的笑，为了产生令人难堪的静默。连续二十年，乔塞普忍受了这静默，这笑声。在反抗中。

是的，仇恨和反抗，这是乔塞普的整个过去。他一想起自己的青春，复仇的愿望便涌上心头。从儿时起，随着他的本能成形，便进入同父亲斗争。所有人。他出于反抗，公然表现出乱糟糟、大不敬和懒散。懒学生，又耻于当懒学生。正是这样他最有力地

反叛可憎的规章。干坏事不可抑制的欲望。不服从具有报复的乐趣。

他们说这是冷酷的孩子。受伤野兽的呻吟，乞丐的提琴，在教堂门廊下相遇的小姐莞尔一笑，却使他晚上倒在床上恸哭。孤独，空虚，被社会排斥的童年，成年的岁数早已到了，乔塞普却没从他小妹妹，而是从另一张嘴里得到甜蜜的话语。

"而我呢？"昂图瓦纳想道。

谈到小妹妹时，口吻略带温情：

安内塔，安内塔，小妹妹。她能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开花真是奇迹。

妹妹。他童年的绝望和反抗的姐妹。在这片黑暗和干旱中，这是唯一的亮光，清冽的泉水，唯一的泉水。

"而我呢？"在这里：往下一点，谈到一个年长的哥哥恩贝托：

有时，在他哥哥眼里，乔塞普看出同情的努力……

努力？无情无义的家伙！

……打上宽恕污点的同情。但他们之间相差十

岁，是个深渊。恩贝托对乔塞普隐瞒，而乔塞普向恩贝托说谎。

昂图瓦纳停住了。一开始他感到的不安已消失；这些篇章的内容只涉及个人，无关紧要。他在琢磨：雅克的看法究竟怎样？大致说来，这一切，甚至关于恩贝托的话，都相当正确。但有多大的怨气啊！三年的离别、孤独，三年中没有亲人的消息，这样的口吻，雅克该多么憎恨他的过去！昂图瓦纳机陧不安：即使他找到了弟弟的踪迹，他能找到通往弟弟心灵的道路吗？

他翻看小说的其余部分，想了解恩贝托……不，只简单提到他一笔。暗暗的失望……

但他的目光落在其中一段上，笔调刺激他的好奇心：

没有朋友，缩成一团，内心紊乱，精神震荡……

乔塞普的生活，单身在罗马。雅克的生活，在某个外国城市？

某几夜。在他房间里，气氛太沉闷。书滑落下来。他吹熄了灯，象头小狼闯到黑夜里。梅萨琳*的罗马，布满陷阱和诱惑的肮脏不堪的街区。在无耻地拉下的帘幕后面，是暧昧的场面。人影幢幢的暗处，诱人的暗处，淫荡地窥伺的暗处。他沿着满是埋伏孔

* 公元一世纪克洛德皇帝之妻，十分淫荡。

穴的墙边溜过去。他在逃跑？这种渴望能得到多大满足？好几小时脑子里尽是不付诸实行的疯狂行为，他在游荡，既麻木不仁，又双眼火辣辣，双手发烫，咽喉感到生涩，竟不认识自己，仿佛出卖了灵魂与肉体。苦恼得淌汗，因欲火炎炎而出汗。他在来回蹀躞，在小巷中乱窜。他在摩挲捕鸟笼。好几小时。好几小时。

太晚了。可疑的窗帘后面，灯光熄灭。街道空寂无人。只有他同魔鬼。准备任何一种堕落。太晚了。精疲力竭，因满脑子过度的欲望而汲干了精力。

黑夜已到尽头。姗姗来迟的宁静的纯洁，黎明具有宗教色彩的孤寂。太晚了。

心情沮丧，疲惫不堪，无法餍足，受人轻侮，他一直拖着身子回到房间，钻进被窝。毫无悔恨。受到愚弄。咀嚼不敢行动的苦味直到东方既白。

为何这一页昂图瓦纳看了难受？他怀疑他弟弟经历过人生艰辛，有很多艳遇而品德败坏了；他正要说："算啦！"甚至说："好呀！"可是……

他匆匆翻过几页。他不能坚持细看，马马虎虎能了解情节进展。

鲍威尔一家在海滨的别墅离塞雷诺府不远。暑假期间，乔塞普和西比尔相互为邻。骑马奔驰，夜晚划船……

乔塞普天天去吕那多罗别墅。西比尔从不拒绝相会，西比尔的谜。乔塞普郁郁寡欢地逡巡。

乔塞普的爱情贯穿全篇故事；昂图瓦纳感到讨厌。

但他不得不念其中一个相当长的场面，这紧接着两个年轻人一次表面的破裂。

傍晚六点。乔塞普来到别墅。西比尔。飘拂着醉人气息的花园在驱散一天的暑热。乔塞普如同传说中的王子，在两堵火一般的花墙中向前，繁花满枝的石榴树小径沐浴在落日之中。西比尔，西比尔。没有人。窗户紧闭，窗帘下垂。他止住脚步。在他周遭，燕子狂舞，掠过天空，呼呼有声。没有人。兴许在藤架下，屋后边？他抑制住没跑。

在别墅的角上，迎面送来一阵钢琴声。西比尔。客厅门敞开。她在弹什么曲子？令人心碎的叹息，幽怨的询问在柔和的傍晚荡漾。似人的音调变化，似口中道出的语句，这语句却又抓不住、永远无法译成明白晓畅的语言。他在倾听，走近，踏入门口。西比尔什么也没听见。大胆偷看她的脸。眼皮下垂，紧绷着嘴，一切都流露出爱情。心灵在这假面具下，心灵和爱情在这同一个假面具下。孤独坦露在外，秘密被人发现，闯进屋内，偷偷拥抱。她在弹奏。此时琴声美妙绝伦。呜咽很快压抑下去，苦恼减轻了，在奇迹般消溶于静寂之前，漂悬在空中，有如逃逸而去的鸟儿飞在半空。

西比尔举起双手。钢琴震颤，手掌按在琴键上的一刹那，可以感觉到一颗跳动的心的骚乱。她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她扭过头来。慢悠悠，他没见过的娇

媚。骤然间……

文学，文学！采用这种简短粗犷的笔触十分夸张。

雅克真的会爱上贞妮？

昂图瓦纳的想象赶过了叙述。他又看了起来。

恩贝托的名字又重新映入他的眼帘。塞雷诺府邸中短暂的场景，这一晚参议员意外地回家吃晚饭，由他的长子陪伴着。

> 宽敞的餐厅。三扇拱形窗，窗外是玫瑰色的天空，维苏威火山在冒烟。假大理石墙，绿色的半露柱托住装门面的穹顶。
>
> 祈祷。参议员的厚嘴唇在翕动。他朝大厅划十字。恩贝托适度地划十字。乔塞普挺直身板，没划十字。大家坐下。白色的大桌布十分庄严。三副餐具隔得太开。菲力波穿着毡鞋，他的银碟。

往下一点：

> 当着父亲，从来不说鲍威尔家的名字。他拒绝认识威廉。这个外国人。一个画家。可怜的意大利，十字街头，游荡者的地盘。去年，采取断然措施：我禁止你去看这些异教徒。
>
> 他怀疑到别人不服从他吗？

昂图瓦纳不耐烦了，翻过几页。

重新写到哥哥：

恩贝托抛出几条无伤大雅的消息。重又噤若寒蝉。恩贝托脸孔俊美。目光沉思，骄矜。无疑还很年轻，热烈。他经过深造。前途似锦。乔塞普爱他哥哥。恩贝托不象一个哥哥。象个叔叔，又能成为一个朋友。如果他俩相处得久些，也许乔塞普会这样说。他们促膝谈心的时候很少，都是事先准备好。同恩贝托不可能有亲密关系。

“很显然，”昂图瓦纳心想，回忆起一九一〇年夏天，“都是由于拉雪尔，是我的过错。”

他停止看下去，凝思默想，厌倦地将头靠在椅背上。他大失所望：这种罗唆的文学描写不会有什么透露，出走的秘密依然包紧了。

乐队在演奏维也纳小歌剧的复调，人人嘴里都轻轻哼着，这里那里看不见的吹口哨的人在伴和着。那平静的一对青年没有动窝：女的喝光了牛奶，正在吸烟，百无聊赖；她不时将赤裸的手臂搁在朋友肩上，他打开《人权报》，而她不经意地抚摸他的耳垂，象只牝猫一样打呵欠。

“女人很少。”昂图瓦纳注意到这一点，“不过都很年轻……降到次要地位……娱乐的普通合作者。”

有两张桌子的大学生在展开一场讨论；贝吉和若莱士*的名字象爆竹一样爆响着。

一个下巴发蓝的年轻以色列人过来坐在“人权”和“牝

---

* 贝吉（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民族主义者；若莱士（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人道报》创办人。

猫”之间，她不再无聊了。

昂图瓦纳竭力再阅读下去。他不知刚才看到哪一页。翻阅杂志，他的目光落在《小妹妹》的最后几行上：

……这儿，生活和爱情都不可能。再见了。

……陌生人的魅力，崭新的明天的魅力，陶醉。忘却以往，重新开始一切。

第一班开往罗马的火车。罗马，第一班开往热那亚的火车。热那亚，第一班邮船。

……

不需要更多的描写，一下子又重新引起昂图瓦纳的兴趣。耐心些，雅克的秘密就在这里，藏在字里行间！必须看到最后，一页一页平心静气地看下去。

他又倒回来，双手捧住额角，专心一致看起来。

小妹妹安内塔回来了，她在瑞士一个修道院结束了学业：

安内塔有点改变。从前，女仆们为她骄傲。E 'una vera napóletana（一个真正的那不勒斯姑娘）。那不勒斯小姑娘。肩膀浑圆。皮肤黝黑。嘴巴肉感。不管什么事，芥蒂一般的小事，她的眼睛也会爆发出笑来。

为什么把吉丝插入这个故事？为什么把她写作乔塞普的同胞姐妹？……从兄妹之间的第一个场景起，昂图瓦纳就感到有

点别扭。乔塞普去迎接安内塔，他俩坐车回到塞雷诺府：

太阳消失在山脊后。老旧的敞篷四轮马车在颤动的阳伞下摇晃。天色转暗。突然凉爽。

安内塔喋喋不休。她的手臂挽住乔塞普的手臂。闲谈。他在笑。他一直孤零零，直到今天傍晚。西比尔没有消除他的孤独。西比尔，西比尔，永远明澈而又幽暗的水波，纯洁得使人眼花缭乱，西比尔。

马车上看到的景色范围在缩小。从暮色转入夜晚。

安内塔象从前那样蜷成一团。飞快的接吻。灼热、有弹性、因沾上尘埃而变得粗糙的嘴唇。象过去一样。在修道院也有嬉笑、闲扯、接吻。象从前那样，他们是兄妹。乔塞普爱西比尔，他在小妹妹的抚摸下感到多么热烈温柔。他还给她几个吻。不管什么地方，眼睛上，头发上。兄弟般的吻，啧啧有声。车夫笑了。她啾啾不休，修道院，是不，考试。乔塞普也断断续续谈起父亲，即将到来的秋天，未来。他约束住自己，没有提到鲍威尔家的名字。安内塔很虔诚。在她的房里，圣母祭坛有六支蓝蜡烛。犹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没看出这是上帝的儿子。但异教徒知道。他们骄傲地否认真理。

父亲不在家，兄妹住在塞雷诺府。

有几页从头到尾令昂图瓦纳不快：

翌日，乔塞普还在睡觉，安内塔进来了。安内塔毕竟有点改变。这目光总是宽厚纯真，隐含惊奇，但更热烈，一点小事就会使它惶乱许久。她来到他床边。仍然懒洋洋，身子暖烘烘。头发散乱，没有打扮，孩子气十足。象从前一样。她已从箱子里取出从瑞士带回来的纪念品、画片。她的嘴唇在整齐的牙齿上来回移动。她滑雪飞降而下。雪中突出一块巉岩。膝盖上的疤痕，瞧。小腿，大腿，穿着梳装衣。大腿赤裸着。她轻拍伤疤，在褐色的皮肤上呈现出白点。漫不经心。她喜欢抚摸自己。一早一晚她都爱照镜子，对着自己的身体微笑。她喋喋不休地说话。她想到千百种事。学骑马。我宁愿同你一起骑马，或者骑小种马，穿上骑马服，奔驰在海滩上。她一直在抚摸。她屈伸着闪光的膝盖。乔塞普眨巴着眼，躺在床上。梳装衣终于放下来。她奔向窗户。海湾一片清晨的闪光。九点钟，我们懒洋洋地跑去游泳。

这种亲密关系延续了几天。乔塞普分别同小妹妹和不可捉摸的英国姑娘度过这段日子。

昂图瓦纳不停地翻了好几页。

有一天，乔塞普去找西比尔，想到海湾散步，发生了看来是决定性的一幕。昂图瓦纳全都看了，尽管有许多不能忍受的“修饰”。

西比尔站在藤架下的阳光边上。沉思凝想。她的手沐浴在阳光里，扶住白柱子。她在候人？——我昨

天一直在等您——我在安内塔那里。——为什么您不把她带来？口吻令乔塞普不高兴。

昂图瓦纳跳开一点：

……乔塞普停止划桨。空气在他们四周静止不动。轻松的沉默。海湾象一片水银。晴光滟潋。水波缓缓撞击小船。——您在想什么？——您呢？沉默。——我们在想同一件事，西比尔。沉默。他们的嗓音改变了。——我在想您，西比尔。沉默，长时间沉默。——我也在想您。他哆嗦起来。——一辈子，西比尔？啊！她仰起头。他看见她的嘴唇痛苦地张开，手抓住船帮。几乎是忧郁的默认。海湾在直射的烈日下闪烁。反光，水花。炎热。一动也不动。时间、生命都中止不前。难以忍受的压抑。幸亏一群海鸥飞过，在他们周围带来响动。海鸥忽上忽下，掠过水面，将嘴插入水中，又飞腾而起。翅膀在阳光下闪烁，发出击剑似的声音。我们想着同一件事，西比尔。

那年夏天，雅克确实常去丰塔南家。兴许雅克为贞妮而失恋，引起出走？

再过去几页，突然，情节好象急转直下。

日常生活的场面使昂图瓦纳想起雅克和吉丝在别墅区的生活，他注视着这两兄妹之间的柔情令人不安的发展。他俩意识到这种亲密关系的性质吗？安内塔知道，她的生活整个涌向乔

塞普，她非常朴实，真心诚意地使自己的热情戴上自然的可以允许的感情的假面。对乔塞普来说，他对西比尔吐露的爱情一开始好象占据他的心灵，使他盲目行动，他分辨不清他妹妹在肉体上对他的吸引力。他有多长时间搞不清她的爱的性质呢？

一个下午的末了，乔塞普向小妹妹提议：

你想到阴凉处去散步，在旅店吃晚饭，一直逛到夜晚吗？她拍着巴掌。我喜欢您，贝皮诺，在你快活的时候。

乔塞普事先想好了他要做的事吗？

在渔村里就餐后，他拉着少女来到她不熟识的大路上。

他走得很快。穿过柠檬树和石径，这些地方他跟西比尔已经走过多少回。安内塔很惊诧。你对路有把握？他转向左边。一道坡。一堵旧墙，一扇圆圆的矮门。乔塞普停下来笑了。来看看。她放心地走过来。他推门，铃响了。你疯啦。他朗笑着把她拖到枞树下。花园漆黑。她心里害怕，不明白怎么回事，乔塞普。

她走进了吕那多罗别墅。

圆形的矮门，小铃，枞树林，这回，细节非常忠实……

鲍威尔太太和西比尔在绿廊下。我给你们介绍我的小妹妹。让她坐下，问她情况，热情招待。安内塔

以为在做梦。安内塔在两个异教徒中间。母亲的欢迎，她的白发、微笑。跟我来，我给您摘几朵玫瑰，我的孩子。玫瑰园，幽暗的圆顶，四周弥漫着浓香、温馨。

西比尔和乔塞普留下来。捏住她的手？她躲开。这种刻板胜过他的意志和爱情。他在想：她堕入情网多不容易啊。

鲍威尔太太为安内塔采摘玫瑰花。鲜红的，小朵花。花瓣密，没有刺，黑蕊红瓣。要再来呀，my dear（亲爱的），西比尔孤零零的，安内塔以为在做梦。这就是那该诅咒的一家？她会象害怕妖术一样害怕这家人吗？

昂图瓦纳跳过一页。
安内塔和乔塞普在回来的路上。

月亮躲进云层。夜格外黑。安内塔感到轻松、陶醉。鲍威尔这家人。安内塔青春焕发的身体全倚在乔塞普臂膀上，乔塞普仰起头，心在远方，在梦想之中，拖着她走。他说出知心话？他不再想下去，俯下身。你明白，我到那儿不仅是为了威廉。

她看不清他的脸，却感到他的声音隐约的抒情意味。不仅是为了威廉？血液在她的血管里奔腾。她什么也猜不透。西比尔？西比尔和乔塞普？她感到窒息，她抽出手来，想逃走，仿佛腰部中箭受伤。没有力气。牙齿格格作响。走了几步。她瘫软了，踉踉跄

跄，往后一扬脖子，跌坐在高高的菩提树下的草地上。

他跪下来，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啦？她伸出手，象伸出触手一样。啊！这回他明白了。她抓住他，挺起身，靠在他身上，嘤嘤哭泣。乔塞普，乔塞普。

爱情的呼喊。他从来没听到过。从来没有。西比尔躲在谜一样的厚墙内。西比尔格格不入。安内塔这样苦恼地靠着他。这个年轻的、丰满的、充满欲望的身体舍弃地靠着他。成千个想法齐集在他脑海里，他们友爱的童年，多么信任，多么温柔，他可以爱她，她同他一样气质，他想安慰她，改变她的想法。这野兽一样的暖烘烘围住他，突然裹住腿。急遽的浪潮席卷一切，包括意识。他鼻孔下有头发熟悉而又崭新的香味，嘴唇下是泪水阑干的脸，骚动的嘴唇。黑夜、香气、血的合谋，抑制不住的冲动。他把情人的嘴附向这张潮润的半启半闭的嘴，这张不知所以然地等待着的嘴。她受到一吻，却没有还吻，但她沉浸在吻中，又回到吻中。这两张嘴接触多么狂热冲动。具有悲剧性的危险。甜蜜。气息、四肢、欲望的溶合。他们头顶上的树木在旋转，星星消失了。衣服撩起，凌乱不堪，不可抗拒的诱惑，发现，陌生肉体的接触，挤压，接触，男性的挤压，狂乱的顺从……新婚痛苦的陶醉。

啊，一刹那间，时间停止了。

沉寂中鸣响着回声，嗡嗡响，不安扩散，一动不

动。男的那张脸气喘吁吁，倒在酥胸上，心房跳动的声音，他们两颗心不能结合的不悦的声音。

蓦地，一道强烈的月光象冒失闯进来的目光，一鞭分开了他们。

他们很快爬起来。迷乱。嘴巴歪扭。他们在哆嗦。不是出于羞耻，是出于快乐。快乐而惊讶。快乐和欲望未尽。

在草床中，玫瑰花瓣散落在月光下。浪漫的动作。安内塔抓住花束，摇晃着。飘飞的花瓣盖住留下一人身体印痕的草地。

昂图瓦纳停住了，索索抖动，气愤难平。

愚蠢！吉丝？可信吗？

但是，这一整段都有凭有据：不仅旧墙、小铃、玫瑰园，而且他们滚在一起，拥抱，去掉想象，这就不是在意大利的石子路上，也不是在柠檬树荫下，而是在别墅区茂密的草丛中，昂图瓦纳发挥想象，是在林荫道的百年老菩提树下。是的，雅克一定将吉丝带往丰塔南家，在这样一个夏夜，回来的路上……太幼稚了！住得离他们、离吉丝这么近，居然毫无觉察！吉丝？这个圣洁的、洁身自好的小家伙会隐瞒住这样一个秘密？不！不……

在内心深处，昂图瓦纳抗拒着，不予相信。

可是有那么多细节！玫瑰花……红玫瑰花！哦！现在他明白了，吉丝收到从伦敦花店老板寄来的匿名包裹时为何兴奋不安了，根据这看来毫无意义的迹象，为何她这样迫切要求在英国进行紧急调查！不消说，只有她一个人明瞭，在菩提树下堕

落以后，一年来也许日日盼望这些红玫瑰的信息！

雅克就住在伦敦？意大利呢？瑞士呢？……他可能还在英国？……在那儿完全可以同这家日内瓦的杂志合作……

突然，其他部分也清楚了，仿佛在模糊的亮点周围，一大片暗影逐渐消失一样。吉丝要离开，她坚持要到那个英国修道院！当然是为了去寻找雅克！（昂图瓦纳如今责备自己一碰到失败便放弃寻找伦敦花店老板的踪迹！）

他想连贯起来思索，但无数设想和回忆都涌进他脑海。今晚从新的角度向他显现出整个过去。他现在能解释清楚吉丝在雅克失踪后的绝望了！他过去猜不出绝望的全部意义，但他曾竭力要减轻这绝望。他回忆自己同吉丝的关系，他的同情。他对吉丝的感情不正是逐渐从这种同情中产生的吗？那时节，他父亲固执地假设是自杀，老小姐一直在祈祷和念九日经，昂图瓦纳不能跟他们谈论雅克的事。相反，他感到吉丝这样亲近，这样热诚！每天，吃过晚饭，她就下楼打听消息。他乐意告诉她自己的期望和行动。不正是经过这些亲密接触的夜晚，他对这个活泼泼的，怀着爱情秘密的少女产生兴趣吗？谁知道他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个已经献身的少女勾人心魄的迷惑呢？他回想起姑娘多情的姿态，她孩子般的娇媚，而同时在忍受痛苦。安内塔……她真把他骗了！拉雪尔走后使他处在感情完全空白之中，很快，他自以为……可怜啊！他耸耸肩。他爱上了吉丝。仅仅因为他无处发泄情感；他以为吉丝喜欢他，因为在情感受到损伤和惶乱的情况下，她会爱上唯一能给她重新找到情人的人！

昂图瓦纳竭力排除这些想法。“直到如今，”他心里思忖，“还没有什么原因能给我解释雅克的突然出走。”

他力图阅读下去。

两兄妹让玫瑰花瓣散落在草地上以后，回到塞雷诺府。

返回。乔塞普扶着安内塔走路。他们走向何处？短暂的拥抱只是序幕。他们走向这漫长的夜，他们的房间，这一夜怎么度过呢？

昂图瓦纳停顿在这几行上。又一阵血涌上他的脸孔。说真的，他的感觉并不象责备。面对得到证实的激情，他的看法很快缓和下来。但他控制不住又惊讶又气恼，还夹杂一点怨恨：他没忘记那天吉丝面对他胆怯的提议暴跳如雷。看这篇小说几乎唤醒他对她的欲望：完全是肉体的欲望，无羁无绊的欲望。他为了重新提起注意力，不得不使劲赶跑那灵活的褐色的年轻肉体的幻觉。

……他们走向这漫长的夜，他们的房间，这一夜怎么度过呢？

爱情迫使他们屈服于它的气息之下。他们默默向前，象巫术上身，麻木了一样。月亮忽闪忽现，伴随着他们。塞雷诺府月色溶溶，仿大理石柱子从黑暗中突现出来。他们穿过第一个平台。往前走时脸颊接触了一下。安内塔的脸热烘烘。在这个孩子般的身体里，已经有一种大胆，自发地朝犯罪发展。

突然，他们分开了。一个阴影出现在柱子之间。

父亲在那里。

父亲等候着。他出其不意乘船回来。孩子们在哪

里？他独自在大厅里吃晚饭。然后，他在游廊的大理石上踯躅。孩子们没回家。

寂静中爆出声音。

——你们从哪里来？

来不及扯谎。反抗的闪电。乔塞普大声说：

——从鲍威尔太太家里回来。

昂图瓦纳吓了一跳：蒂博先生会……

乔塞普大声说：

——从鲍威尔太太家里回来。

安内塔在柱子间奔逃而去，她穿过前厅，来到楼梯，她的房间，插上门栓，扑倒在黑暗中自己狭窄的处女床上。

楼下，儿子破天荒头一遭顶撞父亲。最奇怪的是，出于冒犯的快乐，他宣布了那苍白无力的爱情，其实他已不再相信存在。——我把安内塔带到鲍威尔太太家。他停顿一下，把句子分开——我同西比尔订婚了。

父亲哈哈大笑。骇人的笑。他挺身站着，因身影拖长而显得高大，活象披上月华的巨大戏台上的提坦。他在笑。乔塞普磨拳擦掌。笑声停止。沉默。——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回那不勒斯去。——不。——明天。——不。——乔塞普。——我不属于您。我已同西比尔·鲍威尔订了婚。

父亲从未遇到过摧毁不了的抵抗。他假装镇

静。——住嘴。他们到这里来吃我们的面包，买下我们的土地。夺走我们的儿子，太过分了。想想看，一个异教徒女人要叫我们的姓！——我的名字。——傻瓜。绝对不行。于格诺教徒的诡计。一个灵魂的得救，塞雷诺家的声誉。他们没算计到有我在。我在守护着。——父亲。——我要粉碎你的意志。我要切断你的生路。我要让你入伍，到皮埃蒙的一个团队里。——父亲。——我要打得你粉碎。上楼到你的房里去。明天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乔塞普伸直了两只拳头。他希望……

昂图瓦纳屏住呼吸：

……他希望……父亲死去。

为了大逆不道，他找到力气笑出来。他迸出一句：——您真是滑稽可笑。

他从父亲面前走过。头颅高昂，嘴唇痉挛，冷笑着走下台阶。

——你上哪儿去？

孩子站住了。他出走之前要发出怎样的毒箭？内心给他提示最刻毒的一句：——我去自杀。

他一纵跳下台阶。父亲举起了手。

——滚，坏儿子。乔塞普没有回头。父亲的声音最后一次响起来：——该诅咒的。

乔塞普跑着穿过平台，消失在黑夜中。

昂图瓦纳又想歇一歇，思索一下。但只剩下四页，他急于要看完。

乔塞普漫无目的地朝前跑。他停下来气喘吁吁，十分惊讶，若有所失。远方，在某个旅馆的游廊下，有几把合奏的曼陀铃送来甜蜜的、思乡的乐曲。令人心碎的颓丧。在舒适的浴缸中切开血管。

西比尔不喜欢那不勒斯的曼陀铃。西比尔是个外国人。西比尔不真实，很遥远，如同他喜欢的一本书里的女主人公。

安内塔。只有手掌下捏住赤臂的回忆。耳朵在嗡嗡响。干渴。

乔塞普有自己的计划。天蒙蒙亮，回到家里，劫走安内塔，一起逃走。他要一直溜到房里。她会跳下床来，光着腿迎接他。重新接触到她，接触到她平滑温热的肌肤，她热烘烘的香味。安内塔。他已经感到她向他扑来。她的嘴半张半闭，她湿润的嘴，她的嘴。

乔塞普踅入一条捷径。他的脉管在跳动。他一口气爬上一道岩石嶙峋的斜坡。月亮下田野使人振奋的清新气息。

他靠在斜坡边上，抱住手臂。手插入敞开一点的衬衫，慢慢抚摸拍打自己健壮的胸脯。头上是星河灿烂的天穹。平静，纯净。

纯净。西比尔。西比尔，象深邃的冷泉水和纯净寒冷的北方之夜的心灵。

西比尔？

乔塞普站起身。他大步走下小丘。西比尔。天亮前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吕那多罗。围墙，圆门。在重抹灰泥的墙上，正吻在这个地方。他第一次表露爱情。是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月夜。西比尔送他出来。她的身影清晰地投射在白灰泥上。他胆子壮起来，突然俯下头，吻了墙上的侧影，她逃走了。也是这样一个夜晚。

安内塔，为什么我又来到小门旁边？西比尔苍白的脸，刚毅的脸。西比尔，并不遥远，这么贴近，这么真实，而又完全陌生。与西比尔断绝关系？啊！不，用温情来解开，解开这个结。打开这个封闭的心灵。守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纯洁的摆脱本能的梦想：真正的爱情。爱西比尔。爱。

安内塔，为什么目光默许，为什么这张嘴过于顺从？献身中太多的热情。欲望，太短暂的欲望。没有秘密，没有深度，没有边际的爱情。没有明天的爱情。

安内塔，安内塔，忘掉这些轻易作出的抚摸，回复到往昔，重新变成孩子。安内塔，柔顺的姑娘，被爱的姐妹。小妹妹。

嘴唇顺从，嘴唇微启，嘴唇湿润、酥软，作为同谋的嘴唇。啊！乱伦的欲望，讨厌的欲望，这会解脱我们吗？

安内塔，西比尔。从这一个分身到那一个。要哪个？为什么要选择？我不愿做丑事。双重诱惑，基本

的神圣的平衡。成双的冲动，既然都发自我的内心，就同样合理吗？为什么实际上不可调和？一切都可能是纯洁的，在光天化日之下都会得到同意。如果一切在我心里都很协调，为什么要禁止这样？

唯一的出路，三个之中有一个是多余的。是哪个？

西比尔？啊！受伤害的西比尔，不能忍受的幻觉，不是西比尔。而是安内塔。

安内塔，小妹妹，请原谅，我吻你的眼睛，你的眼皮，请原谅。

没有这个便没有那个，那末既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摒弃，遗忘，死去。不是死去，已经死了。消失。这儿有魔法，不可逾越的障碍，禁地。

这儿，生活和爱情都不可能。

永别了。

未知数的魅力，崭新的明天的魅力，陶醉。忘却过去，重新开始一切。

转过身。走到车站。第一班开往罗马的火车。罗马，第一班开往热那亚的火车。热那亚，第一班邮船。开往美洲。或者开往澳大利亚。

骤然间他笑了。

爱情？不，我爱的是生活。

向前。

雅克·博蒂

昂图瓦纳猛地合上杂志，塞进兜里，站起身来，昏昏沉

沉。他站了一会儿，在亮光中眨巴眼睛；随后发觉自己走了神，又重新坐下。

假二楼的人在他看小说时都走空了：玩弹子的人早吃完晚饭；乐队没了声。只有角落里以色列人和“人权”在“牝猫”兴奋的目光注视下结束一盘掷骰子跳棋。她的朋友在用力吸灭了的烟斗，他每次掷骰子，牝猫就带着帮衬的笑声倚倒在犹太人的肩上。

昂图瓦纳伸直腿，点燃一根烟，竭力集中思路。但有几分钟之久他纷乱的思路和他的目光一直在转悠，他不能固定在一点上。最后他终于排除了雅克和吉丝的影象，镇静了些。

重要的是，要能分清真实情况和小说的想象。真实情况，不用说，就是父与子之间那场暴风雨般的抢白。在参议员塞雷诺的话里，有几句无可否认正是那样训斥的：于格诺教徒的诡计！我要打得你粉碎！我要切断你的生路！我要让你入伍！……还有这个：一个异教徒女人，用我的姓名？……昂图瓦纳仿佛听到父亲狂怒的声音，父亲挺身站着，在黑夜里训斥着。乔塞普的喊声也断定是真实的：我去自杀！这句话终于证明了蒂博先生的固定想法。从第一天寻找开始，他从不愿设想雅克活着：他每天四次亲自打电话问停尸所。这喊声也表明了他含混地吐露的内疚，他造成了雅克的失踪。或许这默默的悔恨跟他患蛋白尿不是完全无关，在动手术前夕，这病使老人极度衰弱。从这个角度看，三年中的许多事便具有不同面貌。

昂图瓦纳又拿起杂志，寻找手写的题献：

在十一月那难忘的夜晚，您不是对我说过：“一切都服从两极的作用。真理总有两面性吗？”

有时爱情也是这样。

"显然，"他心想，"这双重的爱情是共处的……很显然……如果吉丝是雅克的情人，另外，雅克又硬是爱着贞妮，对他来说，生活的确不容易。可是……"

昂图瓦纳继续碰到捉摸不透的东西。不管怎样，他不能承认，出走可以完全用他刚了解的雅克情感生活的秘密来解释。其他深不可测和骤然增加的因素，硬是卷走了过分的推想。是什么因素呢？

他突然发觉，这些思索并不急迫。要紧的是，充分利用这些迹象，尽早找到弟弟的踪迹。

同杂志编辑部联系很不谨慎。倘若雅克不给人活着的信息，那末他是坚持不肯露面的。冒险让他知道他的隐蔽企图被拆穿了，那就等于让他逃往别处，逃到更远的地方，毫无挽回地失去了他。唯一能成功的方法，是突然行动——而且单枪匹马。（昂图瓦纳从来只相信自己。）他马上设想到日内瓦去。但到那儿做什么？如果雅克住在伦敦呢？不，先派一个内行的人到瑞士，设法搞到雅克的地址，这样较为合适。"他在哪儿，我去那儿。"他站起身说，"我只要发现他，看他还能否从我手里逃脱！"

当晚，他给一个私家侦探下达指示。

三天后，他收到最初的情报：

（机密。）

雅克·博蒂先生确实住在瑞士。他的住处不在日

内瓦，而在洛桑，据悉，他在这个城市里住过几处地方。四月份以来他住在市场楼梯路十号卡梅辛公寓。

我们还没有获悉他到瑞士的日期。但我们尽力了解到他要应征入伍的情况。

根据法国领事馆提供的秘密材料，博蒂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到领事馆武官处报到，持有身份证和别的证件，名字是雅克—让—保尔·奥斯卡·蒂博，法国籍，一八九〇年生于巴黎。我们还没能抄下卡片上的相貌特征（同我们另外掌握的相貌特征是符合的）。卡片上写明，他可能因为二尖瓣关闭不全，巴黎第七区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一〇年审定，首次体检未及格延斯应征，由于一九一一年向维也纳（奥地利）的法国领事馆呈递的医疗报告，准予第二次体检未及格延期应征。一九一二年二月他在洛桑又作过检查，并由行政渠道转送塞纳征兵体检委员会主管办公室，获准第三次和最后一次体检未及格延期应征，终于同出生国当局办妥手续，因身体原因免除服役。

博蒂先生似乎过着值得称道的生活，主要跟大学生和新闻记者交往。他是爱尔维修报业联谊会记录在案的会员。据闻，他同若干报刊的合作和其他来往，足以保证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们又获悉，博蒂先生用好几个笔名写作，如果我们今后取得这方面的情况，有可能弄清是哪几个笔名。

侦缉处的一个职员星期日晚上十点撂下手边工作，紧急带来这份材料。

星期一早上无法动身。然而，蒂博先生的状况不允许再延误。

昂图瓦纳查了查记事簿，然后是时刻表，决计搭乘明晚开往洛桑的快车。他通宵无法合眼。

六

第二天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为了动身，昂图瓦纳不得不再插入几次出诊。他一早上医院，整个白天跑遍巴黎，甚至不回家吃午饭。他直到晚上七点才回家。火车是八点半的。

莱翁在准备旅行提包时，昂图瓦纳急促地上楼到他父亲房里，从昨天以来他未见父亲一面。

总的情况肯定已恶化。蒂博先生不再进食，身体虚弱，不停地疼痛。

昂图瓦纳好不容易才象往常一样，吐出一句："你好，父亲！"对病人来说，这是每天的一口补药。昂图瓦纳坐在他惯常坐的位子上，聚精会神地开始每日的询问，象回避陷阱一样躲开任何沉默。他微笑着注视父亲，虽然今晚他不能排除这个固定想法："他快要死了。"

好几次他惊讶地看到父亲投向他深沉的目光；这目光好象在提出一个问题。

"他对自已的身体担心到什么程度呢？"昂图瓦纳想着。蒂博先生常常对自己的死发表隐忍和庄严的话。但在他内心，他想些什么？

有好儿分钟，父与子彼此守住自己的秘密——或许是一样的秘密——对病和最新的药物交换几句毫无意义的话。然后昂图瓦纳站起来，推说晚饭前有一个急诊。蒂博先生身上很难受，并不想挽留他。

昂图瓦纳还没告诉任何人他要动身。他只想通知修女，他要走开三十六小时。但他离开房间时，她不巧正忙着照顾病人。

时间紧迫。他在走廊里等了几分钟；嬷嬷没出来，他便去找韦兹小姐，她在房里写信。

“啊！”她对他说：“你快来帮我，昂图瓦纳，我有一篮蔬菜没收到……”

他好不容易才让她明白，今晚他要到外省，有一个重病号，明天他不可能回来，但不必担心什么；泰里维埃医生知道他不在，已准备好一叫就赶到。

八点过了。昂图瓦纳刚来得及赶上火车。

出租汽车飞速驶往车站；码头已经空无一人，黑色发亮的桥，卡鲁塞尔广场，象惊险片里那样高速掠过；昂图瓦纳很少出远门，晚上这样急驰的兴奋，担心误点，成百上千个思绪困扰着他，他要冒险去尝试一下，这一切使他不由自主地变得勇敢大胆。

他的坐位所处的隔间几乎坐满了人。他想睡一会儿。可是徒劳。他神经兴奋，数着站头。直到黑夜快要过去，他才打着盹儿，火车头嘶鸣着，列车减慢速度进入瓦洛布* 车站。过海

* 靠近法国边境的瑞士小城。

关的各种手续，冰冷的大厅人来人往，又喝过瑞士的牛奶咖啡，怎么还有睡意呢？

十二月的黎明姗姗来迟，外边的世界开始隐约可见了。铁路沿着山谷深处远去，已能分辨两边的山丘。没有色彩：在晨光熹微中，还仅仅是一幅黑白木炭风景画。

昂图瓦纳无心观看迎面而来的景物。白雪盖满山头，在白垩土的深凹处，冰雪半溶。枞树树影衬托在泛白的背景中。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列车在烟雾中驶行。田野展现出来；浓雾中闪现出小点黄光，到处透露出人口稠密地区清晨的生活气息。岛状住房群已经变得更加清晰可辨，在不那么幽暗的建筑群中，苍白的灯光更加稀少。不知不觉中，土地由黑变绿；一会儿，平原成了一片丰茂的牧场，白雪皑皑的犁沟显出每条褶缝，沟渠，田垅。低矮的农舍象孵蛋的母鸡趴伏着，同园圃紧密相连，所有小窗户的百叶窗都打开了。天亮了。

受到这片异国风光忧郁情调的感染，昂图瓦纳额头靠在窗玻璃上，心不在焉，感到完全没底。此行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压抑着他，一夜未眠使他心情沮丧，愈加不安。

快到洛桑了。已经在穿越郊区。他注视着这些高楼依然门户紧闭的正面；这些楼房有阳台，彼此隔开，象小摩天楼。谁知道在某扇金黄色枞木百叶窗后面，雅克这时是否睡醒了？

列车停下。冷风席卷月台。昂图瓦纳瑟缩发抖。人流涌向地下通道。他既兴奋又麻木，一下子失去主宰头脑和意志的能力，拎着提包，随着人流向前走，对要做的事游移不决。“盥洗间。”“浴室。”“淋浴。”热水澡可以放松，洗冷水澡能振作吗？刮胡子，换衣服？这是最后一次恢复精力的机会。

想法很好；洗过澡后仿佛从能显灵的泉水里出来，精神焕

发。*他赶到寄存行李处，去掉提包的负担，坚定地要去碰碰运气。

天下着骤雨。他跳上一辆有轨电车到城里去。虽然还不到八点，店铺已经开门；默默无声忙于赶路的人穿着雨衣雨鞋，已经川流不息，挤满人行道，但很小心不踩上马路，虽然马路上没有车辆。“繁忙的不尚空谈的城市。”昂图瓦纳这样想，很快作了一个概括。他靠地图找到了直达市政厅小广场的路。他抬头看了看钟楼的大钟，因为刚敲响半点。雅克住处那条路在广场尽头。

市场楼梯路大约是洛桑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不能算一条路，只能说是一段小巷，要拾级而上，只在左边有房子。“街道”由一个个小平台组成，在房子面前越升越高；房子正对面起着一道墙，沿墙曲曲折折是一道古老的木头楼梯，中世纪时代的结构，漆成酒红色。有遮檐的梯级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观察位置。昂图瓦纳于是观察起来。这条小巷有几幢房子很狭小，排列不整齐，从十六世纪以来，底层便大概用作店铺。从一道矮门进入十号，矮门已被有线脚装饰的过梁压坏。敞开的门扇上勉强可以看到门牌。昂面瓦纳辨认出：J.H.卡梅辛公寓。是在这儿。

三年杳无音信，望眼欲穿，他感到自己和弟弟之间隔开一个天地，如今离雅克近在咫尺，几分钟后，他就能见到弟弟……昂图瓦纳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职业把他训练出来了：他越集中毅力，就越变得冷静清醒。“八点半，”他在想，“他应该在

* 欧洲的火车站内多半有洗澡的地方。

家。兴许在床上。抓人屡试不爽的时刻。如果他在家，我便提出有约会，不用禀报径直上他房间，敲门进去。”他用雨伞遮住自己，迈着坚定的步子穿过马路，跨过两块石阶。

一条石板过道，然后是一道有扶手的旧楼梯，宽而干净，但光线幽暗。没有门。昂图瓦纳开始上楼梯。他隐约听到说话声。他的头越过楼梯平台时，透过一间餐室的玻璃门，看到十几个人围坐一桌。他旋即想道：“幸亏楼梯很暗，他们没看到我。”然后又想：“一起吃早餐。他不在。他下楼去了。”突然……雅克……他的嗓音！……刚才是雅克说话！雅克在那里，他活着，象事实一样无可争辩！

昂图瓦纳摇摇晃晃，霎时昏昏沉沉，他急忙退下几级，使劲呼吸：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柔情，猛然在胸中扩张，使他感到窒息。所有这些陌生人……怎么办？走开？他镇定下来，斗争的兴味促使他向前：不要拖延，要行动。他谨慎地抬起头。他看到雅克的侧面，由于邻座，忽隐忽现。一个白胡子小老头在主持会议；五六个不同年龄的人坐在桌旁；在老头对面，一个还很年轻，十分漂亮的金发女人坐在两个姑娘中间。雅克俯身向前；他说话很快，热烈奔放；昂图瓦纳的出现，象固有的威胁，笼罩在他弟弟头上；他惊讶地看到，人能够多么安定，不用担心即将到来的一刻，生活在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里。全桌的人专注于讨论：老头笑着；雅克好象要对付那两个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他没转向昂图瓦纳这一边。连续两次，他用右手作出斩钉截铁的手势，强调他的话，昂图瓦纳已经忘了他这个动作；交换了几句更激烈的话以后，他蓦地微笑。雅克的微笑！

于是，昂图瓦纳不再考虑，登上楼梯，来到玻璃门前，轻

轻打开门，出现在房间里。

十张脸转向了他，但他不看这些脸；他没发觉小老头离开位子，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小老头的眼光大胆愉快，盯住雅克；而雅克瞳孔扩大，嘴唇半张，也在注视他的哥哥。他戛然止住半句话，惊呆的脸上保留着快乐的表情，然后快乐变成了怪相。这只延续了十几秒钟。雅克早已站起身来，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首先要遮掩过去，不要引起轰动。

他笨拙的和蔼能使人相信，他一直等着来访者，同时他迈着急促、僵硬的步子，径直向昂图瓦纳走去；昂图瓦纳也准备好装假，退到楼梯台。雅克赶到他身边，关上身后的玻璃门。不得不握握手，他们俩都没意识到，但嘴里说不出话来。

雅克显出很犹豫，隐约做了个慌张的手势，似乎邀请昂图瓦纳陪他离开，然后开始上楼。

七

上了一层、二层、三层。

雅克步履沉重，攀着扶手，没有回身。昂图瓦纳跟随在后，重又变得很镇静；他很惊奇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怎么激动。好几次他不安地自问："这样容易镇静意味着什么？是意志坚强——还是缺乏感情，变得冷漠？"

在四楼的小平台上只有一扇门，雅克打开了它。他俩一进房间，他便锁上门，末了，抬眼瞧着哥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他用沙哑的嗓音轻轻说。

但他咄咄逼人的目光遇到昂图瓦纳友好的微笑，昂图瓦纳在柔弱的假面具下审慎地察看着，决心等待时机，准备好应付一切局势。

雅克垂下了头：

"怎么？你找我有什么事？"他重复说。音调很可怜，因怨恨而变得沉滞，因不安而颤抖；昂图瓦纳的心奇怪地无动于衷，他不得不装作激动。

他挨近一些轻轻地说："雅克。"他一面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一面用活跃明晰的目光观察弟弟，他惊愕地发现弟弟的肩膀、脸容和目光与从前迥然不同，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

雅克拧紧眉毛；他竭力挺直身子，但是徒劳；他的嘴缩紧，终于压抑住呜咽；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发泄愤怒，突然他象因软弱而失去勇气一样，瘫倒下去，脑门落在昂图瓦纳肩上，从牙缝里重复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找我有什么事？"

昂图瓦纳感到，必须马上回答；单刀直入说：

"父亲病危。快要死了。"他停顿一下，添上说："我是来找你的，弟弟。"

雅克没有动弹。父亲？父亲的死能影响到他自己建立的新生活，把他从隐蔽的地方拖走，不管怎样。动摇要求他隐身的理由，对此别人会怎么想？在昂图瓦纳的话里，只有一样东西深深使他心潮起伏，就是最后的两个字："弟弟"，他多年没有听到了。

沉默很难堪，昂图瓦纳继续说：

"我身边没有亲人……"他蓦地灵机一动："老小姐不算，"他解释说，"吉丝在英国。"

雅克抬起头来。

“在英国？”

“是的，她在伦敦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准备取得毕业文凭，不能回家。我孤零零一个。我需要你。”

在雅克固执的心灵里，有点东西不知不觉动摇了，它还未在脑子里固定下来，回去的念头已经不再是彻底不能接受的了。他放开哥哥，趔趄了两步，仿佛他愿意陷入痛苦之中，跌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里。他没感觉到昂图瓦纳过来搁在他肩上的手，他的头埋在手臂里，呜咽起来。他好象看到这个隐蔽所倒坍了，这是他三年来亲手用一块块石头，在困苦、骄傲和寂寥中建造起来的；在惶乱中他还保留足够的清醒，正视命运，明白一切反抗归于失败，家里人迟早能让他回去，他的寂寞，不如说他的自由已经结束，最好同无可挽回的想法妥协；但这种软弱使他痛苦和悔恨得透不过气来。

昂图瓦纳站在那里，不断观察、思索，好象他的温情暂时贮存起来。他在注视这脖颈由于呜咽而抖动；他回想起雅克在孩子时的绝望；但他平静地在估量自己的机会。感情危机越是延长，他越确信雅克能够顺从。

他已抽回了手。他环视四周，思绪纷呈。这个房间干净之外还很舒适。天花板很低；房间大概设在阁楼；不过大而明亮，呈现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金黄色彩。地板上蜡闪光，自动爆裂，断然是由于白瓷小炉子的热量烘烤的结果，炉子里木柴冒出熊熊火焰。两张蒙上提花装饰布的扶手椅；几张摆满纸张、报纸的桌子。很少书籍：大约五十来本，搁在床头上方的搁板上；没有铺床。一张照片也没有：毫无对往昔的回忆。自由，单身，甚至不作回想！——昂图瓦纳在责备中掺杂了一点

羡慕。

他发觉雅克平静下来。取得成功了吗？他能把弟弟带回巴黎？他内心从不怀疑他会成功。如同决堤一样，这时温情象潮水般吞没他，这是爱和怜悯的巨大冲动；他真想紧抱住这个不幸的人。他俯向这耷拉的脖子，低声唤道：

"雅克……"

那一位一挺腰站直了。他狂怒地擦拭眼睛，打量哥哥。

"你在恨我。"昂图瓦纳说。

没有回答。

"父亲快要死了。"昂图瓦纳给他转圜说。

雅克扭过头去。

"什么时候？"他问。声音急促，若有所思；脸容痛苦。他遇到昂图瓦纳的目光时，意识到自己刚说出口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低下头，纠正说：

"你想什么时候……动身？"

"越早越好。一切很令人担心……"

"明天？"

昂图瓦纳在迟疑。

"今晚，如果可能的话。"

他俩相对而视了半晌。雅克略微耸耸肩。今晚，明天，眼下有什么关系？

"晚班快车吧。"他用木然的声音说。

昂图瓦纳明白，他俩动身已经确定。但他一直料到他强烈希望的结果，实际上既不惊奇，也不快乐。

他俩都站在房间中央。街上没有任何声响传来；真有在田野里的感觉。水潺潺地流在屋顶下斜面的边角上，阵风不时怒

吼着从阁楼的瓦片之下掠过。他们之间的窘困逐渐增长。

昂图瓦纳以为雅克希望独自呆一会儿。

他说："你大概还有事要办。我要走了。"

那一位陡地红了脸：

"我吗？不！为什么？"他急忙坐下。

"当真？"

雅克点点头。

"那么，"昂图瓦纳说，竭力要表现出热情，却显得有点假惺惺，"我就坐下……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

他确实想打听一下。但他不敢。为了争取时间，他详细叙述起来，而且不由自主是技术性的，讲到父亲的病分几个阶段。对他来说，这些细节不仅使人想象出一个绝症，还能使人想象出房间本身，病床，肿胀、苍白、疼痛的身体，抽搐的脸容，叫喊，很难平息的痛苦。他的嗓音颤抖，而雅克缩在扶手椅里，面朝炉子，气鼓鼓的脸容好象在说："父亲快要死了，你来把我从这里拖走，很好，我即将动身，但大家会看不起我。"有一刻昂图瓦纳以为看到这种无动于衷软下来了：他正讲到那天，他隔着门听到病人和老小姐一起吟唱古老的歌曲，雅克想起了叠唱，他的眼睛不慌不忙盯住炉子，露出微笑。这是苦笑，十分阴沉……这正是小雅克的微笑！

昂图瓦纳马上下结论："他这样痛苦，死倒是解脱。"雅克一直不吭声，这时生硬地提高嗓门：

"不用说，是对我们而言。"

昂图瓦纳很不高兴，沉默不语。这样不讲情理他看出是表示挑战，但也从中可以看到怨恨，并且不肯缓和，这种对病人、对快死的人的怨恨，昂图瓦纳不能忍受。他觉得不合情

理。起码说，这怨恨落在事实后面。他想起那晚，蒂博先生哭泣着，责备自己引起儿子自杀。他也不能忘记雅克失踪对蒂博先生的身体所起的影响：烦恼悔恨最初是引起精神抑郁，助长了机能紊乱，否则目前的病情也许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雅克好象不耐烦地等待哥哥说完，他猛地站起来，问道：

"你怎么发现我在这里？"

无法回避。

"通过……雅利库。"

"雅利库？"这个名字看来使他非常惊讶。他一字一顿地重复："雅—利—库？"

昂图瓦纳抽出皮夹，取出雅利库的信，他不久前拆开的那一封，递给弟弟。这是最简单的办法，这样做可以去掉一切解释。

雅克抓住信，浏览了一遍，然后走近窗户，开始从容不迫地看起来，眼皮低垂，嘴巴紧闭，不可捉摸。

昂图瓦纳审视着他。三年前，这张脸孔还显示出青年人的犹豫神态，今日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本不该显得跟从前大不相同，这时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却不能说清在脸上发现的新东西；更有活力，少些傲气，也少些不安；或许少些固执，更加坚毅。雅克肯定早已失去可爱的神态，但获得了毅力。眼下是个几乎矮壮的小伙子。头很大，在宽阔的双肩之上不怎么自在。雅克习惯头往后仰，姿态有点狂妄，至少好斗。下颚很宽；嘴巴有力，肌肉发达，但神情忧郁。这张嘴变化很大。依然保留苍白的肤色，面颊有些雀斑。头发浓密，褐得呈栗色，在强有力的面庞周围形成乱蓬蓬的一堆，显得头发更多；有一绺闪金光的褐发，他不断用手不耐烦地往上拢一下，却总是又

落到两鬓，遮住一部分额角。

昂图瓦纳看到这额角在哆嗦，眉毛之间蹙起两道沟痕。他看出念信可能使雅克的思想展开斗争，他并不感到意外，这时，雅克拿着信的手垂落下来，朝昂图瓦纳转过身：

“那末，你也，你……你看过我的短篇？”

昂图瓦纳只垂下、又抬起眼皮。他不是用嘴在微笑，而更多的是眼露笑意，友好的目光使得弟弟息怒，雅克只说了一句，不太咄咄逼人：

“还……有谁看过？”

“没有别人看过。”

雅克的目光表示不信。

“我这是实话。”昂图瓦纳说。

雅克将手插入兜里，不吱声了。说实在的，他很快习惯了他哥哥看过他的《小妹妹》。他甚至很想了解哥哥的意见。至于他自己，他对这篇一年半以前怀着激情写出的小说态度严厉。打那时以来，他认为自己有了长足进步，今天觉得这些探索、这种诗意、这些青年时代的夸张是不可容忍的。最古怪的是，关于这个主题与自己的身世关系，他根本不去考虑；他给自己的过去以艺术表现以后，便认为这已同自身脱离；他有时也想到这些痛苦经历，但马上断定：“这一切我早已克服了。”因此，昂图瓦纳对他说：“我是来找你的。”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无论如何，我早已克服了。”稍后，他又想：“吉丝在英国。”（必要时他能忍受对吉丝和她的名字的追念；但他粗暴地拒绝哪怕是稍稍提到贞妮。）

沉默良久，他走到窗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望着远方，然后回过身来：

“有谁知道你来这儿？”

“没有人。”

这回他坚持又问：

“父亲呢？”

“不知道！”

“吉丝呢？”

“不，没有人知道。”昂图瓦纳迟疑了一下，然后想使弟弟完全放心：“既然你是出走，吉丝又在伦敦，最好还是不让她知道。”

雅克注视他哥哥；眼里掠过一丝狐疑的闪光，随即消失。

重新沉默。

昂图瓦纳害怕这沉默；他越想打破它，就越找不到机会。很明显，多少个问题纷至沓来；但他不敢贸然询问。他寻找几个普通的、没有危险的题目，能使他俩趋于更加亲密；可是想不出有这样的题目。

局面变得有点难堪了，这时，雅克突然打开窗户，再退回房内。一只漂亮的暹罗雅，厚厚的灰毛，嘴巴墨黑，柔软地跳到地板上。

“别人家的？”昂图瓦纳问，对这种消遣感到高兴。

雅克微笑说：

“一个朋友。”又说：“而且属于很宝贵的一种：间隔来往的朋友。”

“哪儿来的？”

“谁也无法告诉我。当然从很远的地方：本区的人不认识它。”

漂亮的雄猫好象德国陀螺一样发出哼哼声，象模象样地在

房里转了一圈。

"它湿透了，你的朋友。"昂图瓦纳说，他感到四周又笼罩着沉默。

"一般下雨时，我总接待它来访，"雅克说，"有时很晚，在半夜。它抓玻璃，进来后在炉前舐自己的身子，身子干后，又要离开。我从来不能抚摸它，更无法让它吃点东西。"

雄猫视察过以后，又回到打开的窗旁。

"瞧，"雅克近乎快活地说，"它没料到你在，它要走了。"猫果然跳上锌皮边缘，头也不回地爬上屋顶。

"它让我难受地感到，我是一个闯进来的人。"昂图瓦纳半严肃地说。

雅克利用关窗的机会，没有回答。但他回过身来时，脸上通红。他开始轻轻地左右来回踱步。

沉默给人以压力。

昂图瓦纳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当然希望改变雅克的感情，而且他也总是想到病人——又谈起父亲；他强调蒂博先生动手术后性格改变，甚至于大着胆子说：

"你兴许会认为他大不相同了，如果你象我一样三年来看到他变老的话。"

"兴许会。"雅克模棱两可地说。

昂图瓦纳不能轻易泄气，又说：

"不过，我有时纳闷，我们以前是否了解他的内心……"他抓住这个题目，想到告诉雅克最近的一件小事。"你知道，我家对面，不到普雷—奥—克莱克路，靠近木工家那个理发师福博瓦……"

雅克耷拉着头来回踱步，这时站定了。福博瓦……普雷-…

奥一克莱克路……在他隐居的这片有意选择的黑暗中，霍地照出他以为遗忘了的整个世界。他又准确地重新看到每一个细节，每一块人行道的石板，每一面橱窗，手指染成褐色的老木工，脸色苍白的古玩店老板和他的女儿，然后是“家”，他的过去的环境本身，那道半开半掩的大门，门房小屋，不大的底层，李斯贝特，更早一些，他弃之脑后的整个童年……李斯贝特，他第一次经验……在维也纳，他认识另一个李斯贝特。她的丈夫因嫉妒而自杀……他突然考虑是否要通知卡梅辛老爹的女儿索菲亚，自己即将动身……

昂图瓦纳继续讲下去。

有一天，他很忙，来到福博瓦的店里，雅克和他一直不愿到这个理发师那里去理发，因为二十年来，这个福博瓦每星期二要给他们的父亲修胡子。老理发师一见是昂图瓦纳，便马上对他谈起蒂博先生。昂图瓦纳懒洋洋的，脖子上围上兜布，慢慢地看到理发师的话勾画出他料想不到的父亲形象，十分吃惊。“因此，”他解释说，“父亲对福博瓦不断谈到我们。特别是谈到你……福博瓦记得很清楚，夏天那一天，‘蒂博先生的顽童’——就是你——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父亲打开一点店门，简单地招呼一声：‘福博瓦先生，小家伙考上了’。福博瓦说：‘他神气活现，这好爸爸，看了令人高兴！’没想到，是吧？……但最使我狼狈的是，三年来发生的事……”

雅克的脸略微抽搐了一下，昂图瓦纳在捉摸，他是否该继续讲下去。

他又开了口：

“是的。从你走后。我终于明白，父亲没说出真相，他甚至编了一大套，骗过区里的人。比如，福博瓦告诉我这样的

话：‘旅行，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您的父亲既然能给孩子付国外的学费，他把孩子送到那儿去做得很对。首先，有了邮局，眼下可以到处通信；因此，他告诉我，你们不出一星期总收到小家伙的消息……’”

昂图瓦纳不看雅克，离开一点这个太确切的题目：

“父亲也对他谈起我：‘我的长子，有朝一日他会成为医学院教授。’还谈到老小姐和女仆。福博瓦了解我们全家情况。还谈起吉丝。唔，这很奇怪：父亲好象常常谈到吉丝！（福博瓦的女儿也该有这么大：我明白她已经死了。）他对父亲说：‘我的女儿做这件事。’父亲对他说：‘我的女儿做那件事。’你信吗？福博瓦让我想起一大堆淘气的事、孩子的话，是父亲告诉他的，而我已经都忘了。谁能相信父亲那时会注意到这些孩子的事？福博瓦一字不差地对我说：‘您爸爸没有女儿深以为憾。但他常对我说：这个小姑娘，福博瓦先生，现在就象我有了一个女儿。’一字不差。这使我很惊讶，我对你说实话。多敏感哪，总的说粗暴了点，或许胆小了点，容易感到痛苦——却没有人看出来！”

雅克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继续来回踱步；虽然他几乎不看哥哥，但昂图瓦纳的任何动作都没逃过他的眼睛。他并不激动，却受到强烈而矛盾的冲动震撼。最使他难受的是，他感到过去那一段不知不觉闯入他的生活。

而对雅克的缄默，昂图瓦纳泄了气：不能引起任何谈话。他紧盯住弟弟，竭力在弟弟只表现出阴沉的无动于衷的脸容上，辨别出某些思想表记。然而，他不能怨弟弟。他喜欢这张久别重逢的脸，即使脸板着，背着他。世界上任何脸孔都不能使他感到这样亲切。他不敢脱口而出或从动作中流露出这种感

情，尽管一股清新的柔情涌上心间。

依然是沉默——胜利的、赞同的、压抑人的沉默。只听到檐槽里的流水声，火苗声，有时是雅克走路使地板发出的声音。

一会儿，他走近火炉，打开炉门，投入两根木柴；他一条腿跪着，转向哥哥，昂图瓦纳正注视着他；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对我的看法很严厉。我无所谓。我不是这种情况。"

"不。"昂图瓦纳赶紧纠正说。

"我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取得幸福。"雅克又说。他猛地站起来，停顿一下，从牙缝里挤出："我在这儿非常幸福。"

昂图瓦纳身子前倾：

"真的？"

"非常幸福！"

他俩每说一句都互相打量一下，带着深深的好奇和公开的若有所思的保留。

"我相信你的话。"昂图瓦纳说，"不过，你出走……还有许多事……我解释不清楚……噢！"他审慎地提高声音，"我来这儿不是要责备你，弟弟……"

只有这时雅克才看到哥哥的微笑。他想起当年果断有力、神情紧张的昂图瓦纳；这微笑对他来说具有令人感动的新东西。他担心突然软下来。他拳头痉挛，摇晃双臂：

"别说了，昂图瓦纳，这一切都扔到一边吧……"他又添了一句，好象纠正似的："现在不要说。"真正痛苦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孔；他将头扭向暗处，垂下眼皮，咕噜着说："你不能理解。"

然后又是静悄悄的一片。但气氛变得轻松多了。

昂图瓦纳站起身，自然地说：

“你不吸烟？我很想点燃一根，行吗？”他认为主要是避免把事情复杂化，逐渐用热情和随和驯服这种野性。

他抽了几口烟，然后走向窗口。所有洛桑旧屋的房顶都向湖边倾斜，发黑的屋脊杂乱无章地拥挤在一起，水汽消溶了房屋轮廓；瓦片排成地衣那样，象毛毯似的吸足了水。天际由一片山脉封住，背光而立。山峰的白雪插入混沌一片灰色的天空，铅青色的山坡上东一块西一块是发亮的融雪。简直可以说这是吐出奶油的阴沉沉的火山。

雅克走过来。

“这是奥什山的险峰。”他伸臂指点着说。

层层迭迭的城市遮住了近处的湖岸；背光的另一边在雨帘下是暗影幢幢的悬崖。

“你这美丽的湖，今天象浊浪排空的大海一样滔滔滚滚。”昂图瓦纳说。

雅克满意地一笑。他一动不动，不愿走开，眼睛离不开这片湖岸，他在梦中见到那里绿盖叠翠，村庄，小船系在浮桥旁，小径象带子般伸向山间旅店……这是流浪和历险的天地，但他必须离开——多少时间？

昂图瓦纳想转移他的注意力，说道：

“我有把握，今天早上你有些事要处理，尤其是……”他想说“尤其是我们今晚动身的话，”但他没有说完。

雅克不快地摇摇头：

“不，这是实话。我爱干就干。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个人

生活就是这样——自己管自己……自由。”话声在静寂中颤响。然后又用另一种忧郁的声调，并且辅以目光，喟叹道：“你不会明白。”

“他在这里究竟过的什么生活？”昂图瓦纳在想，“他有工作，不错……但他靠什么生活？”他作了各种假设，半晌沉浸在思索之中，终于小声说道：

“你成年后本来可以取得妈妈给你那部分遗产……”

一道谑笑的闪光掠过雅克的眼睛。他差点提出一个问题。他感到悔恨的刺激：他在想，那时，他本来可以避免做某些事……突尼斯的码头……在特里埃斯特，“阿德里亚蒂卡”号的煤舱……因斯布鲁克的Deutsche Buchdruckerei（德国活版印刷术）……这只延续了一刹那；蒂博先生的死将最终使他自由自在，这个想法并没有来到他脑子里。不！不要他们的钱，不要他们！独身一个人！

“你怎么维持的？”昂图瓦纳大胆地问，“你很容易挣到生活所必需的吗？”

雅克环顾四周：

“你看得很清楚嘛。”

昂图瓦纳禁不住坚持问：

“怎么？你做什么工作？”

雅克的脸又罩上固执的阴影。脑门上出现一道皱折，随后消失。

昂图瓦纳急忙辩解：“我这样问你不是想介入你的事。我只有一个愿望，弟弟，就是让你能尽量好地安排生活，过得幸福！”

“这个嘛！……”雅克轻轻地吐出一句。不用怀疑，声调

意味着："这个嘛——我幸福不可能！"他耸耸肩，立即又用厌烦的声音说："别管了，昂图瓦纳，别管了……你不会明白我的生活。"他竭力微笑。他摇晃了几步，又走回窗旁，眼睛若有所思，好象没注意到自己说话矛盾，他又重新肯定："我在这儿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然后看看表，转向昂图瓦纳，不容他继续接上刚才的话头：

"我必须把你介绍给卡梅辛老爹。如果她在，也介绍给她。随后我们去吃午饭。不在这儿，在外边。"他已打开炉门，往里添上木柴，一面说："……他过去是裁缝……现在是市参议员……也是一个热烈的工会活动家……他创办了一份周报，几乎独自写文章……一个很正直的人，你会看到的。"

老卡梅辛没穿外衣，在热烘烘的办公室里，戴着古怪的长方形眼镜，金丝眼镜腿象头发一样柔软，箍住他瘦削的小耳朵；他在改校样。他的模样天真中含有狡猾，他的话斩钉截铁，而他的举止诙谐，他随时在笑，越过眼镜上面，专注地盯着别人。他叫人端来啤酒，招呼昂图瓦纳："我亲爱的先生。"马上又说："我亲爱的小伙子。"

雅克冷冷地说，父亲的身体使他不得不离开"一段日子"，他今晚动身，但保留房间，他预先付了一个月房租，"一切东西"都留在房里。昂图瓦纳没有眨眼。

小老头举起他面前的校样，滔滔不绝地谈论为"党"报而共同合作的印刷计划。雅克看来对此很关心，但给以反驳。昂图瓦纳在倾听。雅克好象不急于他俩再呆在一起。他在等某个还未露面的人？

他终于作了要离开的表示。

八

外边刮起了尖厉呼号的北风，将融雪席卷而去。

“象飞花一样。”雅克说。

他竭力显得不那么沉默寡言。走下从一座公共建筑环腰而过的宽阔石阶时，他自动解释说，这是大学。声调中透露出对他选择的城市的骄傲。昂图瓦纳很赞赏。但是，一阵阵刮来的雨雪迫使他俩尽快找个躲避的地方。

到了在自行车和行人川流不息的两条狭窄街道的拐角，雅克径直走向一个有玻璃门的底层，这爿店的招牌用白色大写字母写在门玻璃上：

美 食 店

大厅镶嵌老橡木护壁板，地板打蜡。饭馆老板是个大块头，活跃，脸色红润，气喘吁吁，踌躇满志，对自己的身体、职工、菜单都得意洋洋，在顾客周围殷勤招呼，象稀客一样对待。墙上这里那里用哥特字体写着：在美食店，烹调不是化学！或者：在美食店，芥末罐边不沾干芥末！

见过卡梅辛和在雨中行走之后，雅克不那么拘谨了，看到哥哥高兴，也会心地微笑。昂图瓦纳对外界的好奇，这讲究饮食的目光，这抓住和品味掠过的每一个有意义的特点的神态，

他真是意料不到。以前，两兄弟有机会在拉丁区一起吃午饭，在闹哄哄中，昂图瓦纳什么也不观看，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在面前摆好一本医学杂志，靠在水瓶上。

昂图瓦纳觉得雅克在观察他。

他问："你发现我变了吗？"

雅克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是的，他觉得昂图瓦纳变了，变得很多。什么地方变了？雅克在这三年里不是忘却哥哥的许多特点了吗？他现在一个个又找到了。昂图瓦纳的动作——摇肩膀，眨眼睛，解释时摊开手的样子——不时倏地映入他的眼帘，如同遇到一个从前熟悉的，早已完全忘记的影像。但其他特点只使他局促不安，却不能使他回想起他遗忘了的印象：脸上的表情，姿态，自然镇静，随和的性情，目光柔和，毫不严峻。这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想闪烁其词地说出来。昂图瓦纳在微笑。他知道这是拉雪尔造成的。在几个月里，取得胜利的激情在他一直不肯流露幸福心情的脸上刻印下一种乐观的自信、甚至是幸运的情人的满意心情——这道痕迹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午餐不错；有啤酒，饮料，清淡，冰镇；大厅舒适自在。昂图瓦纳很高兴，对地方风味感到惊奇；他看出，在这儿，弟弟的沉默寡言自然而然改变了。（虽然雅克每次张开嘴，都象绝望地投入谈话之中。他的话犹豫不决，断断续续，有时变得没有理智，杂乱无章，十分激动，突然停顿；他一面说一面注视哥哥的眼睛。）

"不，昂图瓦纳，"他反驳哥哥的一句俏皮话，"你不该认为……不能说，在瑞士……我见过其他许多国家；我向你保证……"

他在昂图瓦纳脸上看到不由自主的好奇，于是停了下来。隔了一会儿，也许后悔这阴郁的情绪，他又说下去：

“瞧，这一位可以作为典范：在我们右边这位先生是独自一人，在向老板说话。一个很好的瑞士人的典型。面孔、举止……音调……”

“这瓮声瓮气的音调？”

“不，”雅克审慎地皱皱眉，纠正说，“一种加强的音调，有点拖长，表示思索。你看，尤其是这种反省的神态，对周围发生的事无动于衷。这是很典型的瑞士性格。还有这种总处于安全状态的神情……”

“眼神很聪明。”昂图瓦纳承认说，“但缺乏生气，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在洛桑，这样的人千千万万。从早到晚既不你拥我挤，也不丢失一分钟，他们在做要做的工作。他们同别人的生活相遇，而不介入。他们不越出自己的边界；他们在生活的每一刻，都完全专注于所做的事或即将要做的事。”

昂图瓦纳倾听着，没有打断他；这样专心倒有点使雅克害怕，但也使他得到鼓舞，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暗暗自豪的感情，使他更加滔滔不绝。

“你刚才说‘生气’这个词……认为瑞士人沉闷。说得过早了，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跟你属于不同的性格……或许感情更集中。必要时几乎更灵活……不是沉闷，是平稳。完全不是一回事。”

“使我惊讶的是，”昂图瓦纳从兜里抽出一根烟说，“看到你在这么多人中安然自在……”

“不错！”雅克大声说，将空杯子一推，几乎打翻了，

“我四海为家，到过意大利、德国、奥地利……”

昂图瓦纳看着火柴，没有抬头，大胆地说：

“还有英国……”

“英国？不。为什么有英国？”

停顿片刻，他俩的思想在互相探索。昂图瓦纳没有抬头。雅克虽然被打断话头，还是说下去：

“他相信我不会在这些国家定居。不能在那些地方工作！等于自杀！我只在这儿找到平静……”

确实，这时他的神态已达到某种平静状态。他斜坐着，好象是他习惯的姿势，头朝不服贴的头发那边倾侧，仿佛头发的重量使头不胜重压。右肩往前。整个胸部由右臂支撑，手指分开，牢牢地支在大腿上。左肘则轻轻搁在桌上，左手手指玩弄着桌布上的细屑。他的手已是大人的手，青筋凸露，能表现感情。

他在思索刚才说的话。

“这儿的人很闲适。”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显然，这种缺乏激情只是表面的……这儿的人神态里有的是激情，象别地方的人一样。你明白，这些激情日常被封闭起来，不显得危险……也没有什么传染性……”他又停下来，蓦地脸红，然后小声说：“三年来，你知道……”

他没看昂图瓦纳，手一撩把头发甩到后面，改变姿势，沉默不语。

这是迈向说知心话的第一步？昂图瓦纳在等待，纹丝不动，用鼓励的目光注视弟弟。

但雅克断然地中止了谈话，他站起来说：

“雨下个不停，不如回去吧，好吗？”

他们走出餐厅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从他们面前经过，跳下车来，冲雅克说：

“您看到那边过去一个人吗？”他气喘吁吁，也不问好。他抱住手臂，在风中按住山区斗篷，斗篷被雨水湿透了。

“没有。”雅克回答，并不显得惊讶。他看准有幢大门敞开的房子入口，提议说：“我们到那边去。”昂图瓦纳出于谨慎，好象缩在一边，他便回身叫他哥哥。他们三个躲在那入口处时，他也不作任何介绍。

来者头一晃就让遮住眼睛的斗篷落在肩上。这个人已过三十。尽管他一见面说话有点粗鲁，但他的目光和善，几乎是柔媚的。脸孔因寒气而冻得通红，有一块旧伤疤，苍白的印痕使右眼半闭，斜切开眉毛，一直没入帽子里。

“他们纷纷责备我。”他用激动的声音说，不在乎昂图瓦纳在场，“但我不该挨骂，是吗？”他好象特别重视雅克的看法，雅克作了个缓和的手势。“他们想干什么？他们说这些人是雇佣的。这是我的过错吗？现在他们走远了，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揭发他们。”

“他们的诡计不会成功。”雅克沉吟了一下说，“二者必居其一……”

“是的，可以这样说！”那一个立即以意料不及的感激和热烈高声说，“政治报刊不至于先戳穿我们吧。”

“萨巴金一嗅到什么东西，就会失去踪影。”雅克降低声音说，“比松也是，您瞧着吧。”

“比松？也许是。”

“那些手枪呢？”

“不，这很容易证实。她以前的情人在巴尔买来的，死后

卖给了一家武器商店。”

“听着，雷伊埃，”雅克说，“这几天别指望我，我从现在起有一段时间不能写东西。您去找里沙德莱吧。让他将证件交给您。您对他说是替我办事。如果他需要签名，就打电话给马克·拉埃尔。行吧？”

雷伊埃抓住雅克的手，默默地捏紧。

“卢特呢？”雅克捏住雷伊埃的手，一面说。

那一位垂下了头。

“我无法可想。”他胆怯地笑了笑说。他抬起头，热烈地重复：“我无法可想，我爱她。”

雅克松开雷伊埃的手。停了一下，他小声说：

“他要把你们俩引到何处？”

雷伊埃叹了一口气。

“她难产，身体永远不会恢复过来；总之，身体不够好，就没法工作……”

雅克打断他：

“她对我说过：‘如果我有勇气，会有办法了结的。’”

“您看呢？那么您要我怎么办？”

“施尼巴赫呢？”

雷伊埃作了个凶狠的手势。他的眼里闪出仇恨的目光。

雅克伸出手捏住雷伊埃的臂膀：友好、坚定、几乎是命令似的一捏。他严厉地重复说：

“他要把你们引到何处呢，雷伊埃？”

那一位恼恨地耸耸肩。雅克缩回自己的手。片刻，雷伊埃庄重地举起手臂：

“为了我们也为了他们，死就在尽头，可以这样说。”他

小声下结论，他无声地笑着，仿佛他要说的话显而易见，“否则，活着的人就会是死人，而死人反倒活着……”

他捏住自行车的坐垫，一只手提起自行车。他的伤疤变成凸出的紫酱色的肉。然后他拉低风帽，伸出手来。

“谢谢。我上里沙德莱那里。您是一个高尚、真正的好伙伴。”他的嗓音又变得快活，有信心，“只要看到您，博蒂，我就能同这个世界——同人、同文学和谐相处……甚至能同报界和谐相处，是的……再见！”

昂图瓦纳根本不懂他们说话的意思，但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没有放过。他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人的态度：年龄明显比雅克大，却对雅克表现出友好的尊敬，只给予某些公认的长者的尊敬。在他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尤其使他不断惊讶和激动的是，雅克的笑脸相迎，额角松弛，在思索之中，目光成熟，特有的意想不到的威严。对昂图瓦纳来说，这是新发现。在几分钟之内他看到一个他绝对不认识的雅克，至今他不可能想到会存在的雅克，不用说，对所有人都是真正的雅克，今日的雅克。

雷伊埃已跨上自行车；他没想到向昂图瓦纳致意，已经走远了，车轮下溅出两股泥浆。

九

两兄弟重新上路，雅克对这次相会不发表任何评论。风直往他们的衣服里钻，好象特意在为难昂图瓦纳的雨伞，使谈话

难以进行。

正当他们艰难地穿越里波纳广场时——狂风好象都集中到这广阔的空场上——雅克对迎面劈来的雨毫不在乎，突然放慢脚步问：

“刚才吃饭时你为什么问：……还有英国？”

昂图瓦纳感到这是有进攻性的意图。他窘迫地应付了几个含混的字，被风刮跑了。

“你说什么？”雅克什么也没听见。他挨近一些，侧着身子走路，肩膀顶着风，用疑问的目光盯住哥哥，非常执著，昂图瓦纳一时受困，不便于扯谎，承认说：

“是由于……红玫瑰！”

他的音调比他希望的更刺耳。乔塞普和安内塔的乱伦，他们滚倒在草地上，这些再一次出现在眼前，这一系列幻觉变得非常熟悉，他的难受没有停止过。他满脸不高兴，神经过敏，归咎于吹打着他的狂风，骂了一句，狂怒地收起了雨伞。

雅克站在原地，呆住了：显然，他远远没料想到这句回答。他咬住嘴唇，一言不发地走了几步。（多少回他对这不可想象的软弱时刻感到遗憾，惋惜这篮玫瑰花，这是通过一个朋友从远方买来的——这篮玫瑰花是一个于己不利的口信，表示着：“我活着，并且想念你。”那时他却想为亲人而死！至今他还认为，这个不谨慎的行动仍然秘而不宣。吉丝的不慎他没想到，也不可理解，这使他不快。）他不善于忍住自己的不满：

“你错过了自己的天赋，”他挖苦说，“你天生是个警探！”

昂图瓦纳被这声调激怒了，反驳说：

“老弟，要是看重掩盖自己的私生活，就不会坦露在一本杂志上！”

雅克伤了面子，冲哥哥大声说：

“啊？或许是我的小说使你知道我送过花？”

昂图瓦纳抑制不住自己：

“不！”他假装平静，嗓音尖厉，“但你的小说至少让我领会送花的全部意义！”迸出这一句之后，他顶着风加快步子。

然而，他旋即感到犯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这种想法鲜明地出现在眼前，他的呼吸都停止了。再多说几句，一切就毁了：雅克会永远躲开他……为什么他突然失去清醒，发起脾气来呢？是因为吉丝的缘故？现在怎么办？解释，道歉？还来得及吗？啊！他准备设法弥补！……

他正要向弟弟转过身去，尽可能随和地承认自己的过错，这当儿他忽然感到雅克抓住他的臂膀，使劲拽住他：非常激动，绝对意料不到，有点痉挛，但很友好，一霎时不仅消除了刚才的龃龉，而且消除了三年分离的隔膜。一张哆嗦的嘴凑在他耳畔，用变了的嗓音小声说：

“昂图瓦纳，怎么啦？你想到哪儿啦？你以为吉丝……以为我？……你认为可能？……你疯了！”

他们相对面视。雅克的目光是痛苦的，可是纯洁、富有朝气，在他脸上，受伤害的廉耻心夹杂着痛苦和愤怒。对昂图瓦纳来说，这不啻是一束令人欣慰的闪光。他喜形于色，抱紧弟弟的手臂。他真的怀疑这两个小家伙吗？他说不清楚。他激动异常地想到吉丝。他突然感到轻松、解脱、非常幸福。他终于重新找到了从前的弟弟。

雅克沉默不语。他眼前掠过令人难过的回忆：在拉菲特别墅区那个夜晚，他同时发现了吉丝的爱情和她在自己身上唤起的不可压抑的肉体吸引力；他俩的惶乱，夜晚在菩提树下短促的接吻；然后是吉丝浪漫的动作，在他俩胆怯地许下爱情保证的地方，摘下玫瑰花瓣……

昂图瓦纳也一声不响。他很想打破沉默，但他胆怯地不吱声。在他抱紧弟弟的臂膀时，至少他想对雅克说："是的，我疯了，现在我相信你，我多么幸福啊！"弟弟也抱紧他的手臂。他俩此时无声胜有声，互相更加理解。

他们继续在雨中向前走去，彼此抱紧臂膀，因这长时间和过于温柔的接触而心里乱纷纷；他俩彼此都不敢先分开。他们沿着一堵挡风的墙走去，昂图瓦纳撑开伞，他们这样挨近好象是为了躲雨。

他俩回到公寓也没再说过一句话。昂图瓦纳在门口站住，抽回手臂，用自然的嗓音说：

"你傍晚前一定有事要忙吧？我走开好吗？我去游览城市……"

"赶这种天气？"雅克微笑着，但昂图瓦纳看出一丝犹豫的闪光。(他们确实都担心漫长的下午相对而坐。)雅克又说："我有两三封信要写，这只要二十分钟；或许五点之前要出去跑一趟。"这些事好象在他的脸上投下阴影。然而他振作起来："现在我有空。上楼吧。"

他们不在时，房间整理过了。火炉又添上了柴，呼呼地响。他俩把湿漉漉的外套挂在炉火前，以全新的亲密关系互相帮忙。

有一扇窗敞开着。昂图瓦纳走了过去。在这片往湖边倾斜的鳞次栉比的屋顶中，高耸着一座塔楼，上面是个小钟楼，青灰色的尖端在雨中闪光。他用手指点着那里。

“圣弗朗索瓦教堂，”雅克说，“你看到几点？”

钟楼的一面现出一个彩绘大钟，是金黄和淡红两色。

“两点一刻。”

“你运气好。我的眼力大大减弱。我不习惯戴眼镜，我有偏头痛。”

“你有偏头痛？”昂图瓦纳大声说，关上了窗。他灵活地转过身来。他带上疑问的脸使雅克笑了。

“是的，大夫。我有过可怕的头痛，没有完全好。”

“是哪一类的痛？”

“这儿痛。”

“总是在左边？”

“不……”

“头晕吗？眼花吗？”

“放心吧，”雅克说，这场谈话开始使他难堪，“我现在好多了。”

“啧，啧，啧！”昂图瓦纳并不在开玩笑，“必须给你认真检查一下，观察观察消化现象……”

虽然他明显地并不想开始检查，但还是向雅克机械地迈了一步，雅克禁不住往后退了一退。他早已不习惯别人照顾他；微小的关切他看来都是对他独立的损害。不过他马上理智起来；这种关心毕竟给他温暖的印象，他内心仿佛有一阵和风吹拂长久麻木的纤维。

“你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昂图瓦纳继续说，“怎么得

的？”

雅克后悔后退的动作，想给以回答，说明一下。可是他能说出真实情况吗？

“病过一次以后得的……象挨了一击……得了流感似的，我不知道……也许是疟疾……我在医院躺了将近一个月。”

“在医院？哪儿？”

“在……加贝斯*。”

“加贝斯？在突尼斯？”

“是的。我好象得了谵妄。过后好几个月，我头痛得厉害。”

昂图瓦纳没说什么，但很明显，他在思索：“巴黎有一个舒适的家庭，是一个医生的兄弟，却险些死在非洲的一所医院里……”

“救了我性命的，”雅克又说，想谈别的事，“是害怕心理。害怕死在那儿，这个火炉一样的地方。我向往意大利，象一个遇难的人坐在木筏上，向往陆地和淡水井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死活，乘船到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昂图瓦纳想起吕那多罗、西比尔、乔塞普在海滩上的散步。他大胆问：

“为什么是那不勒斯？”

雅克的脸涨红了。他显得内心在斗争，为了作解释，他的蓝眼珠怔怔的。

昂图瓦纳赶紧打破沉默：

“我相信你需要休息，不过要在生机勃勃的气候下。”

---

* 突尼斯的港口。

“首先，”雅克又说起来——显然，他不在听人说话——“在那不勒斯，我有一份推荐书，去找领事馆的一个人。在国外，体检不合格下次再应征更容易办到。我喜欢合乎手续。”他耸耸肩，“不过，我宁愿背个逃兵的名也不愿回法国关在兵营里！”

昂图瓦纳一动不动。他改变话题：

“这样旅行，你……可有钱？”

“瞧你问的！也确实象你问的！”他开始来回踱步，双手插在兜里，“我从未有过长时间没有钱——必要的钱。开初，在那儿，显然必须什么事都做……”他又红了脸，目光在回避，“噢！只有几天……很快就有办法了，你知道。”

“什么办法？怎样有办法？”

“比如说……在初级学校教法语课……晚上在《突尼斯邮报》、《巴黎—突尼斯报》改校样……这常常能使我学会象写法语一样流畅地用意大利语写作……不久以后，我能给这些报纸写文章，给一份周刊写报刊评论摘要，然后产生回响，有大量工作……只要可能，我就采访！”他的眼睛放光，“啊！如果我身体许可，我还要干下去！……多吸引人的生活！……我记得在维泰尔布*……（请坐。不，我更喜欢踱步）……他们派我到维泰尔布，没有人敢去报道卡莫拉**那异乎寻常的案件，你记得吗？一九一一年三月……多么惊心动魄！我住在一伙那不勒斯人家里。一个真正的匪巢。十三日至十四日夜里，他们全都溜了：警探来到时，我还睡着，只剩我一个，我本该……”

* 靠近罗马的城市。

** 那不勒斯的歹徒集团。

即使昂图瓦纳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到一半却停了下来——或许由于她的缘故。怎能用语言来透露几个月内这令人头昏目眩的生活呢！虽然他哥哥的目光在催促，他还是改变话题："这一切已经很遥远了！算了……不去想这些事啦。"

为了逃避这些回忆的诱惑，他竭力又讲起来，但声音平静：

"你刚才对我说……怎么头痛？咦，我从来忍受不了意大利的春天。只要可能，只要我有自由，"他皱紧眉头，不用说，又遇到难以忍受的回忆，"只要我能避开这一切，"他的手臂做了一个激烈的动作，"我就回到北方去。"

他止住脚步，站在那里，双手插入兜内，目光往下对着火炉。

昂图瓦纳问道：

"意大利的北部？"

"不！"雅克哆嗦着高声说。"是维也纳，佩斯特……然后是萨克森，德累斯顿。再然后是慕尼黑。"他的脸孔突然阴沉下来；这回，他朝哥哥投以锐利的一瞥，好象真的在犹豫：他的嘴唇在颤抖。过了几秒钟，他咬牙努嘴，嘟嘟囔囔，字音勉强能听清：

"啊！慕尼黑……慕尼黑也是一个可怕的城市。"

昂图瓦纳急促地打断说：

"无论如何，你应该……只要没找到病因……偏头痛不是痛，而是一种症象……"

雅克没听他说话，昂图瓦纳住了口。已经有好几次出现了同一现象：可以说，雅克猛然间感到需要吐出纠缠不休的秘密；他的嘴在翕动，仿佛话到嘴边；突然，好似话困在咽喉里，戛然而止。每次昂图瓦纳都因莫名的恐惧而不知所措，不仅帮

不了弟弟摆脱困境，反而昏头转向，躲躲闪闪，慌里慌张。

他在捉摸怎样让雅克说下去，这当儿从楼梯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有人敲门，门几乎立即打开了一点，昂图瓦纳瞥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男孩的小脸蛋。

“噢，对不起。我打扰你们吗？”

“进来吧。”雅克穿过房间说。

这可不是一个男孩，而是一个小矮个男人，年纪说不准，下巴刮得溜光，肤色奶白，散乱的头发呈干亚麻色。他站在门口迟疑不定，朝昂图瓦纳投以不安的目光；但他的眼睛镶着一圈厚密的无色睫毛，令人分辨不清眼珠的转动。

“你走近炉子。”雅克说，一面脱下不速之客水淋淋的大衣。

他好象再一次决定不介绍自己的哥哥。不过他落落大方地微笑着，对昂图瓦纳的在场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快。

“我来告诉你，米托格已经到了，他带来一封信。”来者解释说。他说话带摩擦音，快而低沉，近乎胆怯。

“一封信？”

“弗拉基米尔·克尼亚布罗夫斯基的信！”

“克尼亚布罗夫斯基的信？”雅克大声说，容光焕发，“你坐下，你看来累了。想喝啤酒吗？茶呢？”

“不，谢谢，什么也不要。米托格是今晚到的。他从那边来……我该干什么？您对我有什么建议？需要尝试吗？”

雅克沉吟许久才回答。

“是的。眼下要了解情况，这是唯一的方法。”

另一个激动起来。

“好极了！我早就料到了！伊涅斯让我泄气，谢纳冯也让我泄气。而您不是！好极了！”他转向雅克，小脸蛋放射出信赖的光彩。

“不过！……”雅克竖起指头，庄重地说。

白化病患者点点头，表示同意。

“慢慢地，缓和地。”他严肃地说。从这脆弱的身体，可以看出铁一样的坚韧。

雅克在审视他。

“你不难受吗，范赫德？”

“不，不……有点儿累。”他添上一句，苦笑着，“您知道，在他们那间大破屋子里，我非常不舒服！”

“普勒泽尔还在这里吗？”

“是的。”

“基勒夫呢？……你替我对基勒夫说，他讲话太多了。是不是？他会明白的。”

“噢，基勒夫，我已经干脆对他说：‘您的所作所为，就象是坏人一样！’他连看也不看，就撕掉罗藏加德宣言！里面统统腐烂了。”他重复说：“统统腐烂了。”声音低沉愤慨；同时，一丝天使般宽容的微笑照亮他小姑娘一样的嘴唇。

他又用尖锐的带摩擦音的嗓门说：

“萨弗里奥！杜尔赛！帕泰尔松！甚至还有苏珊娜！有腐烂的气味！”

雅克摇摇头：

“玉才华也许是这样。但苏珊娜不会。玉才华，你看，她是一个贱货。娘把你们大家都搅得不和。”

范赫德默默地观察他，木偶般的双手在小小的膝头上扭

动，只见他的手腕令人难以相信地细弱和苍白。

“我一清二楚。怎么？眼下可以把她扔到河里吗？您会这样做吗，说呀？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是个人，从根本上说不坏……况且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监视之下。那么怎样？缓和点，也许可以缓和点……”他慨叹一声，“我已经多少次碰到过象她那样的女人！……统统都腐烂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用别人看不见的目光瞥了昂图瓦纳一眼，然后站起来，走近雅克，带着突发的热情说：

“弗拉基来尔·克尼亚布罗夫斯基的信，这是一封出色的信，您知道……”

“那末，”雅克问，“他眼下打算干什么？”

“他在料理自己。他找到了妻子、母亲和孩子。他准备再生活下去。”

范赫德在火炉前踱起步来；他不时神经质地捏紧双手。然后带着凝思的表情，仿佛在自言自语：

“一颗很纯粹的心，克尼亚布罗夫斯基。”

“很纯粹。”雅克马上用同样的声调重复说。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

“他打算什么时候出版他的书？”

“他没说。”

“卢斯基诺夫认为这会轰动一时的，你知道。”

“怎会不这样呢？这本书他全部在狱中写成的！”他走了几步，“今天我没将他的信带给您：我先给了奥尔加，让她带去给团体里面的人看。今晚信再回到我手里。”他不看雅克，象鬼火一样轻灵，高昂起头，来回踱步；他的神情象在对天使微笑。“弗拉基米尔说，他只有在监狱里才真正是自己。一个

人处在孤独中。”嗓音越来越变得和谐，但也越来越低哑：“他说，他的单身牢房漂亮，光线明亮，在最顶层，他爬上睡铺的木板，额角就碰到铁栅窗的下边。他说他在那里一呆几小时，沉思默想，瞧着雪花在空中飞舞。他说他看不见别的，看不见屋顶、树顶，一无所见，永远一无所见。从春天起，整个夏天，接近傍晚，有一小时，少许太阳落在他脸上。他说他整天等待这一时刻。您会看到他的信。他说，有一次他听到远处有个小孩子在哭泣……还有一次，他听到爆炸声……”范赫德睃了昂图瓦纳一眼，昂图瓦纳在倾听，禁不住好奇地注视他的动作。“明天我将信给您拿来。”他说完又回去坐下。

“明天不成，”雅克说，“明天我不在这儿了。”

范赫德没显出任何惊奇。他又把头转向昂图瓦纳，稍停，他重新站起来。

“请原谅。我一定打扰了您。我只是想马上将弗拉基米尔的消息告诉您。”

雅克也站起身。

“眼下你工作得太累了，范赫德；你应该歇着点。”

“不行。”

“你一直在熊贝格和里厄特那儿做事吗？”

“一直在那儿。”他狡黠地微笑说，“我打字。我说：‘是，先生，’从早到晚如此，我打字。还能干什么呢？夜幕降临，我就回家。于是我自由自在地想：‘不，先生’；整夜如此，直到第二天早上。”

小个子范赫德这时高昂起他的小脑袋，他乱蓬蓬的亚麻色额发使他看来身子更加挺直。他做了一个动作，这回仿佛在对昂图瓦纳说话：

“我挨了十年饿，先生们，就因为这些想法：我挺住了。”

然后他又回到雅克身边，伸出手去，突然，犹如笛声的噪音变得混浊起来：

“也许您要走？……也罢。到这儿来一次我心里舒服。您明白吗？”

雅克很激动，一声没吭；他亲切地握住白化病患者的手臂。昂图瓦纳想起那个带伤疤的人。雅克已经做过这样的动作，友好，使人兴奋，有点保护意味。他看来在这些古怪的人们当中，真正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大家征求他的意见，要得到他的赞同，生怕遭到他申斥；同时很明显，来到他身边心灵能重新得到温暖。

“这是一个带博家的人！……”昂图瓦纳满意地想。但随即一丝忧愁袭上心头。“雅克不会在巴黎呆久的，”他想，“他会回到瑞士生活，这是不容怀疑的。”他徒然地想：“我们互相通信，我会来看他，跟过去这三年的情况不同了……”他感到揪心的烦恼：“在这些人当中，他从事什么事业，他过的什么生活呢？他的精力用来干什么呢？这儿是我想象的他美好的未来所在吗？”

雅克已经抓住朋友的手臂，迈着小步把他带到门口。范赫德回过身来，朝昂图瓦纳胆怯地点头致意，消失在楼梯平台上，雅克紧随在后。

昂图瓦纳最后一次听到那低沉的带摩擦声的噪音：

“……统统都腐烂了……他们周围都是奴颜卑膝的人，餵饱的狗，他们在活受罪……”

十

雅克回到房里。同对穿斗篷骑自行车的人相遇那样，他没有对这次来访多作解释。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小口喝起来。

昂图瓦纳泰然自若地点燃一根香烟，站起身把火柴扔进炉子，走到窗口溜了一眼，然后回身坐下。

沉默了好几分钟。雅克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你想怎么办，”他猛地说，甚至没停止踱步，“必须努力了解我，昂图瓦纳！我怎能在高师花上三年，我生命中的三年，嗯？”

昂图瓦纳很狼狈，他的神态十分专注，早就是和解的。

“这是中学生活改头换面的延长！……”雅克又说，“课程、功课、无休无止的文章注释！样样要遵守！……那种杂乱！在这些空气闭塞的破房子里，一切观念都揉在一起，受到人们的践踏！只有老师这一类词汇！运气，辅导老师！不，决不，我不能这样过！

“你要了解我，昂图瓦纳……我没说……当然，我尊敬他们……教师的职业，只能正直地出于信念去做。当然，由于他们的尊严、他们在精神方面的努力、他们的忠诚，——虽然收入极不公平，他们是令人感动的。不错，但是……”

过了一会儿，他又喃喃地说：“不，你不能理解我。这不仅是为了逃脱这种集中，也不仅是出于厌倦这种学校机构，不是的……而是因为这种生活微不足道，昂图瓦纳！”

他停了一下，又重复说，“微不足道！”执著的目光盯住地板。

昂图瓦纳问，“你去看雅利库时，已经决定……”

“还没有！”他站着一动不动，眉毛耸起，看着地下，一心一意在竭力回忆过去。“啊，那个十月！我从拉菲特别墅区回来，情绪……情绪恶劣！”他的双肩下斜，仿佛重负在压；他咕噜说：“多少东西无法调和……”

“是的，十月。”昂图瓦纳说，心里想到拉雪尔。

“于是在开学前夕要面对这新添的情况：高师的威胁——我非常恐惧……你看多么古怪！今天，我非常明瞭，直到访问雅利库，我还只是心怀恐惧，如此而已。除此以外，我肯定好几次想过放弃上学，甚至离家出走……是的……但这只是模糊的想法，不能实现。仅仅在雅利库家过了那晚之后，一切才决定下来。——这使你惊讶吗？”他终于抬起眼睛，看到哥哥惊呆的脸，“我这就给你看那晚我回家后所写的札记；有一天我刚巧翻了出来。”

他又开始阴郁地踱起步来；回忆起这次拜访，好象过后还使他心情纷乱。

“当我想起这次访问……”他摇晃着头说，“而你呢，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们互相通过信吗？你可能去看过他吧？你有什么印象？”

昂图瓦纳仅仅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

“是的，”雅克说，心里想，哥哥对他的看法不会好，“你大概很难理解他在我这一代人的眼里所代表的东西！”他改变态度，过去坐在昂图瓦纳对面，靠近火炉的那把扶手椅里。“这个雅利库呀！”他突然微笑说，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

他惬意地将双腿伸向发热的炉边。“昂图瓦纳，我们好几年都在说：‘成了雅利库的学生之后……’我们甚至想：‘当他的弟子。’我呢，每当我对高师产生犹豫时，心里就想：‘是的，不过有雅利库。’只有他，在我们看来还有份量，你明白吗？我们背得出他的诗，到处传播他的俏皮话，引用他的语句。据说他的同事嫉妒他。他不仅善于让大学生接受他的课程；长时间抒情的即兴讲话，充满大胆的见解、离题发挥、突然说出的心里话和粗俗的词句——还善于让大学生接受他的俏皮话、他的老贵族的风雅，他的单眼镜，直至他趾高气扬的毡帽！一个热情洋溢、脾气古怪、言语怪诞的人，有钱而慷慨，拥有杰出的现代意识，对我们来说，他善于触摸到所有敏感的点上！我给他写过信。我收到他五封信；这是我的骄傲，这是一份财宝；在这五封信中，有三封，甚至四封，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很出色的。

“瞧：一个春日的早晨，约莫十一点，我们遇上了他……一个朋友和我。怎能忘记这个呢？他朝苏弗洛路往上走，迈着大步，富有弹性。我记忆犹新，他的襟饰在风中飘拂，穿着淡色的护腿套，宽大的帽沿下露出白发。身板挺直，摘掉单眼镜，鹰勾鼻向前突出，高卢式的白髭须……侧面象老鹰准备啄食一样。一头猛禽，但与涉禽杂交过。也有老爵爷的气派。令人难忘！”

“他就在我眼前一样。”昂图瓦纳大声说。

“我们尾随他直到他家门口。我们被迷住了。我们跑了十个店，寻找他的照片！”雅克突然缩回自己的腿，“啊，想起这，我就恨他！”然后身子前倾，双手伸向火炉，若有所思地添上说：“不过，我有勇气离家出走，全靠的是他！”

“我相信他没有意识到。”昂图瓦纳说。

雅克没听他说话。他转向炉火，唇边浮上一丝不经意的微笑，用心不在焉的声音说：

“你想让我给你说说？……这是一天晚上，饭后我临时决定去找他。给他解释……一切！我毫不犹豫、不加思索地出了门……九点，我在先贤祠广场按他家的铃。你知道地方？黑漆漆的前厅，一个呆头呆脑的布列塔尼女人，餐室，裙子一闪而过。餐具已经撤去，但桌上摊开一个针线篮和要缝补的衣服。一股饭菜味和烟味，闷热。门打开了：雅利库。跟苏弗洛路的老鹰毫无相似之处。跟写信那个人、跟诗人、跟杰出的思想、跟人所共知的雅利库毫不相象。截然相反。雅利库伛偻，没戴单眼镜，落满头皮屑的穿旧的宽大男式短上装，烟斗熄灭，嘴唇阴沉沉的。他大概为了消化白菜，大鼻子对着蝾螈炉呼哧呼哧吸气！他准定不会接待我，如果女仆……他冷淡地临时将我让进他的书房。

“我呢，一下子兴奋起来：‘我来找您，等等……’他呢，挺直身子，振作了一点；我看到那头老鹰显现出来了。他戴上单眼镜，指给我一个座椅；我看到老爵爷显现出来了。他惊讶地问我：‘出主意？’言下之意是：‘您没有人可以征求意见？’确实如此。我从没考虑过这点。你想怎样，昂图瓦纳？我们毫无办法：我几乎从来不能听从你的主意……也不能听从任何人的主意……我独自驾驭自己，我生来如此。我是这样回答雅利库的。他的看重鼓励了我。我完全豁出去了：‘我想成为小说家；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必须打这儿开始。他没有皱眉。我继续直言不讳，给他解释……一切！我一直感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力量，有某种内在的凝聚的东西，是属于我的，一直存在

着！多年来，所有接受教养的努力几乎总是有损于这种深沉的素质！我多么厌恶学习、学校、博学、议论、闲谈，而这种厌恶出于自卫和自我保存的本能，来势汹汹！我摆脱了约束！我对他说：‘这一切压抑着我，先生，这一切使我窒息，这一切使我真正的飞跃偏离方向！’”

雅克盯住昂图瓦纳，他的目光不停地变幻，刹那间既严酷又热情，忽又变得痛苦、温柔，近乎娇媚。他大声说：

“这是真的，昂图瓦纳，你知道！”

“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弟弟。”

“啊，这确实不是傲慢，”雅克接着说，“没有任何想主宰的意愿，没有任何所谓野心。证明是：我在这里的生活！我对你起誓，昂图瓦纳：我在这里美满幸福！”

停了一忽儿。昂图瓦纳插进来说：

“给我讲下去。他怎么回答你？”

“等一等。他什么也没回答，如果我记清的话。是的，是这样：最后，我给他念了一节《源泉》……是我刚开始的对一首散文诗的意译。一件蠢事。”他红了脸说，“终于能俯身对着自己内心，如同在泉水边那样……分开草丛，显现出这只纯洁的酒杯，水从它的深处喷涌而出……他在这里打断了我：‘您的意象很美……’这就是他感受到的！这个老家伙！我寻找他的目光。他避开我的目光。他在摩挲戒指……”

“他仿佛就在我面前。”昂图瓦纳说。

“……他开始议论一通：‘不要太轻视现成的道路……受纪律约束会得到好处，变得温顺，等等……’啊，他跟别人一样：他什么也不明白！他要给我的只是别人咀嚼过的思想！我对自己来拜访，说了一通，感到气恼！好一会儿他继续用这种调

子说话。他好象只有一个考虑：说出我的特点。他对我说：'您属于……您那样年纪的年轻人是……可以将你们归于本性……'我生气了：'我厌恶归类，我厌恶爱归类的人！他们在将你归类的借口下，限制住你，将你修修削削，从他们的魔爪下出来会变得渺小，断肢缺臂！'他微笑着，大概决心将一切都箍住！这时我冲他大声叫道：'我厌恶教授，先生！我正是为这个来看您！'他一直在微笑，神态象受到恭维。为了显得和蔼，他向我提出问题。惹人生气的问题！我干过什么？'什么也没干过！'我想干什么？'什么都想干！'他连冷笑都不敢，这个学究先生，他过分担心受一个年轻人评论！因为他的思想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年轻人的见解！我进门之后，他内心只想着一件事：他正在写作的那本书：《我的经验》。（大概后来出版了，但我没有读到！）想到他可能写不好他的书，他怕得都冒汗，他一旦看到一个年轻人老想到失败，心里便想：'这一位，他对我的书有什么想法?'"

"可怜的家伙！"昂图瓦纳说。

"是的，我知道，这或许令人哀怜！不过我不是为了看他发抖才去拜访他的！我还抱着希望，等待我的雅利库。我的许多雅利库当中的一个，不管是哪个，诗人、哲学家、人，无论哪一个，就是不要这一个！最后，我站起身来。这一时刻很滑稽。他对我自吹自擂：'对年轻人出主意很难……没有适合所有人的真理，每个人都应当自我寻找真理，等等……'我呢，我默默地愤怒地往前直走，你可以想象！客厅、餐室、前厅，我自己在黑暗中打开每个门，我撞在他的旧家具上，他刚来得及找到电钮！"

昂图瓦纳露出微笑；他想起屋里的摆设、镶嵌家具、壁毯、

小玩意。雅克继续讲下去，他的脸孔呈现惶惑的神色：

"等一等……我不知道这怎么发生的。他突然明白我溜走的原因吗？我听到身后他嘶哑的声音：'您还想要什么？您看得很清楚，我身心交瘁，行将就木了！'我们来到前厅。我愕然地回转身。多么可怜的面孔啊！他重复说：'身心交瘁！行将就木！而什么也没做！'于是我表示不同意。不错。我是真诚的。我不再怨恨他。但他坚持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只有我明白这点！'由于我笨拙地坚持，他象是发了狂似的：'是什么使你们大家产生幻觉？是我的书？等于零！我什么也没写进去，我能写的什么也没写进去！那么是什么？说呀？我的称号？我的课？科学院？到底是什么？这个？'他已抓住翻领，上面别着玫瑰花状徽章，他激烈地摇着翻领说：'这个？说呀？这个？'"

（雅克讲得激动起来，站起了身；他带着越来越增长的激情，模仿那个场面。而昂图瓦纳回想起他在同一个地方见到的雅利库，胸部挺直，在天花板的灯光下容光焕发。）

"他一下子镇定下来，"雅克继续说，"我相信他担心被旁人听见。他打开一扇门，把我推到一间配膳室，里面有凳子和地板蜡的气味。他象一个冷笑的人那样咧着嘴，但在单眼镜后面目光严峻，眼球充血。他倚着一块板，板上有几只杯子和一只高脚盘，我不明白他怎么没把东西摔到地上。三年后我仍然记得他的声调，言犹在耳。他开始说话，用低沉的声音说话：'唔，真理就在这儿。在您的年龄我也是这样。或许更年长一些：在高师毕业后。我也有当小说家的志愿。我也有需要自由、获得成功的力量！我也有走上了错路的直觉。等一下。我也有征求意见的想法。不过，我找过一个小说家。猜一猜是谁？

不，您不明白，您不能想象对一八八〇年代的年轻人来说他所代表的东西！我到了他的家，他让我说话，用活跃的目光观察我，乱揉着胡子；他总是不等结束便匆匆站起。啊，他不吞吞吐吐，他跟我说话发前颚擦音，S变成F：'对我们来说，只有一种最初的尝试：新闻事业！'是的，他对我这样说来着。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怎样来就怎样走，先生：象一个笨蛋！我又找回我的旧书，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竞争，先锋派杂志，辩论会——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啪！雅利库的手落在我的肩上。我总是看到这种目光，独眼巨人的目光，在眼镜片后面灼灼闪光。他挺起身，唾沫溅在我的脸上：'您想要我干什么，先生？出个主意？留神，这就是！扔下书本，按您的本能发展！记住这个，先生：如果您有一点天才，就要在您自己的力量推动下，从内部发展！……或许这对您还来得及？赶快这样做！去生活！不管怎样，不管什么地方！您现在二十岁，有眼力有脚力吧？请听雅利库的话。到报馆去，采访社会新闻。您听明白我的话吗？我不是疯子。社会新闻！跳进公共墓穴！别的都不能使您获得教养。从早到晚东奔西跑，不要错过一件事故、一次自杀、一个案件、一个社交界的惨剧、一件妓院罪行！睁开眼睛，瞧瞧文明席卷而去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想不到的、不可想象的！兴许此后您才能对人、对社会、对您自己说出点见解！'

"老兄，我已不是瞧着他，简直要把他吞下去，我完全通了电似的。但这一切一下子过去了。他一言不发地开了门，几乎是把我赶着，穿过前厅，来到楼梯平台。我从来解释不了这个。他振作起来了？……他后悔这样冲动？……他担心我讲出去？……我仍然记得他宽长的下颚在抖动。他咕哝着，几乎听不

见声音：‘得了……得了……得了！……回到您的图书馆去，先生！’

“房门啪的一声关上。我拔腿就走，快步下了五层楼，来到街上，象刚被赶到草地上的小马一样，在黑夜中奔跑起来！”

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他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他的手在哆嗦；放下杯子时，碰在长颈瓶上。寂静中，这清脆的声音绵延不绝。

昂图瓦纳还在激动，但他竭力将出走前的事情串起来。他缺少许多因素。他本想逗出某些知心话，弄清乔塞普双重的爱情。可是这个话题……“不可调和的事太多了”，刚才雅克这样感叹；到此为止；这回避人的沉默足以证明，感情的复杂在出走的人下决心时占有多大地位。“现在，”昂图瓦纳心想，“在他心里又占有什么地位呢？”

他竭力将事实简单地归纳起来。十月，雅克从别墅区回来。当时，他跟吉丝是什么关系，同贞妮见过几次面？他想断绝联系吗？或者许下了不能履行的诺言？昂图瓦纳想象他弟弟在巴黎的情景：没有学习的约束，独自一人，过分自由，心里反复思量不可解决的问题，恐怕生活在激动和难以忍受的烦恼中。学年就要开始，高师的寄宿生活，这是唯一的前景，使他感到恶心。因此他拜访雅利库：骤然间有了出路，天际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一走了之，扔开难以实现的事，出去冒险、生活！重新开始一切！为了能重新开始，忘掉一切——被大家忘掉！“是的，”昂图瓦纳思忖，“这不仅能解释他的出走，而且能解释他保持了三年死一样的沉默。”

他又想：“毕竟是正好利用我到勒阿佛尔之行，甚至不肯

等上二十四小时同我再见面，跟我说句话！”他的怨恨就要苏醒；他作了努力，赶跑一切责备，竭力再接上谈话，了解下文，他又开口说：

“就在这一晚的第二天？……”

雅克走回去坐在火炉边；双肘支在膝盖上，双肩下垂，脑袋耷拉，他轻轻地吹口哨。

他抬起眼来：

“是在第二天。”然后又用迟疑不决的声调加上说，“紧接在那个场面之后……”

跟父亲斗嘴那个场面，塞雷诺府那个场面！昂图瓦纳已经忘了这个细节。

“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他急促地说。

雅克神情愕然。他转过眼去，这个动作仿佛在说：“那就算了……我没心思再回到这上头。”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等我从勒阿佛尔回来！”昂图瓦纳近于快乐地想。

雅克又恢复沉思神态，重新轻轻吹起口哨。眉宇间拧起一道神经质的皱纹。一时之间他不由自主地重温这悲剧性的几分钟：父与子单独在餐室，午餐就要吃完；蒂博先生对学校开学提了一个问题，雅克粗鲁地宣布放弃上学；彼此你一言我一句，越来越恶语伤人；父亲的拳头猛敲桌子……雅克被逼到尽头，听任不可理解的疯狂举动，象挑战似地迸出贞妮的名字；然后甘冒一切威胁，自己也作出威胁，气昏了头，说出一连串不可弥补的话语，直至切断身后的一切桥梁，使返回成为不可能的事；他陶醉在反抗和绝望中，一面大声叫喊一面走了出

去：“我去自杀！”

回忆非常准确，使人心碎，他站了起来，好似刚被螫了一下。昂图瓦纳刚来得及抓住弟弟眼里迷乱的闪光。但雅克一霎眼间又振作起来。

“四点过了，”他说，“如果我想跑这一趟……”他已经穿上外套；他好象急于溜掉。“你留在这里，是吗？我五点前赶回来。我的手提箱很快就整理好。我们到车站餐厅吃晚饭，这样更好。”他已将好几叠案卷放在桌上。“瞧，”他又说，“如果你对这有兴趣……一些文章，小小说……这几年我写的蹩脚东西……”

他已经跨过门口，这时，他笨拙地回过身，用轻快的语调说：

“你始终没对我谈起……达尼埃尔？”

昂图瓦纳有个印象，他差点儿说：“……丰塔南家？”

“达尼埃尔？想一想，我们成了好朋友！你走后，他表现得非常忠诚友好……”

雅克为了掩盖自己的惶乱，显出极其惊讶，昂图瓦纳假装相信。

“这使你惊讶？”他笑着说，“他和我，我们俩很不相同，这倒是真的。但我终于接受了他的人生观：象他那样是个艺术家，这种人生观可能是合理的。你知道，他的成功超出了一切预料！一九一一年他在吕德韦格松那里开的画展使他一举成名。他要愿意，可以卖出很多画；可是他画得极少……我们俩不一样——我们尤其以前不一样，”他特别说明，很高兴找到机会谈谈自己，对雅克表明，恩贝托的肖像早就没有相似之处，“我已不完全呆在主任室里，你知道！我认为已不必……”

"他在巴黎？"雅克粗鲁地打断说，"他知道……"

昂图瓦纳不得不忍住一个气恼的动作：

"不，他在服役。他在吕内维尔*当班长。还有十来个月：到一九一四年十月。一年来我只见过他一面。"

他住了声，被他弟弟盯住他的阴郁而心不在焉的目光弄得心里冰凉。

待到雅克觉得自己的声音不会流露出纷乱的心情，他说：

"别让炉子灭掉，昂图瓦纳。"

然后他走了出去。

十一

独自一人时，昂图瓦纳走近桌子，好奇地打开卷宗。

各种各样的材料凌乱地堆积在一起。先是一部分挑选出来的关于时事的文章，都从报纸上剪下来，署名：宿命论者雅克**。然后是一组诗歌，好象描写山岳，发表在一份比利时杂志上，用假名丁．穆赫仑贝格。最后是一组小小说，题为《黑皮笔记本篇什》，无疑是在采访之余速写一类的东西，署名：雅克·博蒂。昂图瓦纳看了几篇：《八十岁老人》、《孩子的自杀》、《瞎子的嫉妒》、《愤怒》。人物取自日常生活，轮廓鲜明，生动突出；没有《小妹妹》那种抒情意味，但这篇小说的粗

---

* 法德边界上的城市。

** 与狄德罗（1713—1784）的小说同名。

犷、忽断忽续的风格却保留着，给这些速写的笔调带来一种真实性，富有魅力。

尽管这些篇章饶有趣味，昂图瓦纳的注意力还是不能集中。从早晨以来，他碰到过多意料不及的事。尤其剩下他一个人时，他的思想不可抑制地转向昨天离开的那个病人房间，那里或许出现了可怕的事情。他跑这趟错了吗？不，既然他要把雅克带回家……

门上敲了轻轻的、谨慎而果断的一下，扯开了他的思路。

“进来。”他说。

他惊诧地看到，在楼梯幽暗的背景中出现了一个女人身影。他相信认出了这个年轻女人就是早上吃早饭时看见的那一个。她挽着一篮木柴。他赶快帮她卸下来。

“我兄弟刚出去。”他说。

她点了一下头，意思说：“我知道。”甚至也许是：“我正是为此上楼的。”她在打量昂图瓦纳，毫不掩饰好奇心；但她的态度并不躲躲闪闪，这种大胆好象深思熟虑过，而且出于严肃的理由。昂图瓦纳有个印象：这对眼睛刚刚哭过。她的睫毛骤然眨了几下；她单刀直入，用颤抖的责备的语调问：

“您把他带走吗？”

“是的……我父亲病重。”

她仿佛没有听见。

“为什么?”她冲动地说。她的脚踩着地板。“我不愿意!”

昂图瓦纳重复说：

“我父亲马上要死了。”

然而她不需要解释。她的眼睛慢慢充满了泪水。她把胸部

转向窗户，交叉双手，互相拧着，然后又垂下双臂。

“他不会回来了！”她低沉地说。

她身材高大，阔肩，有点儿胖，而动作又很羸弱，举止冷漠。两条光滑、沉甸甸的辫子呈灰黄色，沿低额角而下，成螺旋形，在颈背打上了结。在这金冠一样的头发下面，端正厚实的脸容具有皇后的模样，古典式的嘴象有折边，曲折有致，十分倔强，由两道肉感的皱折挡住，越发增加华贵气息。

她又转向昂图瓦纳：

“给我起誓，对着基督给我起誓，您不阻止他回来！”

“不阻止，为什么？”他带着缓和的笑容说。

她不理会这微笑。她透过晶莹的泪花，盯住年轻人。在紧裹着身子的衣服下，她的胸脯剧烈地呼吸着。她厚着脸皮让人观察。她从胸凹处取出团在一起的小手帕，拿来擦眼泪，然后大声擤鼻涕。她的眼珠无聊地在眼皮之间滑动，情态柔和，温情脉脉。一汪沉睡的水：其中不时翻起不可捉摸的思想。她随即身子前倾，不如说转过头来。

“他对您谈起过我吗？索菲亚？”

“没有。”

一道蓝色的闪光在她睫毛间掠过。

“您不要告诉他，我统统对您说了……”

昂图瓦纳又露出微笑：

“可您什么也没对我说，太太。”

“噢，说了。”她头往后仰，眼皮半闭。

她的目光在寻找一张便椅，她推近昂图瓦纳，急匆匆坐下，好象她只有一分钟可利用。

她开口说：“您一定演过戏。”他做了一个否定的表示。

“演过。您活象我手头一张明信片里的人……巴黎一个伟大的悲剧演员。”她如今微笑了；充满倦怠的微笑。

“您喜欢戏剧？”他不失时机地让她明白搞错了。

“电影！戏剧！是的！”

一种意料不及的紊乱时而扭曲了这冷漠的脸容；每说一句话嘴就张大，好象扩展了，露出白闪闪的一排牙齿和珊瑚般的牙床。

他态度谨慎：

“你们这儿大概有好剧团吧？”

她欠身说：

“您以前来过洛桑？”（当她这样身子前倾，说话很快，克制住声音时，好象在要求更亲密，也表现得如此。）

“从没来过。”他说。

“您还要来吗？”

“一定要来！”

她凝视着他，目光一时变得严峻起来；她摇了几下头，末了说：

“不会。”

然后她走向火炉，打开炉门添柴。

“噢，”昂图瓦纳表示异议，“房间这么热……”

“不错。”她说，用手背擦擦脸。但她拿起一很木柴，扔到炭火上，然后第二根、第三根。“雅克喜欢这样。”她用顶撞的声调说。

她跪在地上，背对昂图瓦纳，注视炉火，炉火烤炙着她的脸。天色晦暗了。昂图瓦纳的目光扫视着这健美的双肩，这颈背，这长发，它们统统罩上了火的光晕。她等待什么？很明显，

她感到自己受到凝视。他相信从一览即逝的侧面轮廓中看到一丝笑意。她只一扭腰便站了起来。她用脚将炉门关上，在房里踱了几步，看到桌上的糖缸，用贪婪的动作拿起一块，咀嚼起来，然后又拿起一块，从老远递给他。

“不，谢谢。”他笑着说。

“要不然会倒霉的。”她叫着说，一面扔给他糖，他在半空中接住。

他俩目光相遇。索菲亚的目光似乎在问：“您是谁？”甚至在问：“您我之间会怎样？”她的眼珠无精打采而又充满热望，由于睫毛的透明而幻成金色，令人想起夏日雨前的沙砾；然而它们包含的烦恼多于愿望。“这样的女性，”昂图瓦纳想，“只要一接触她们……她们就会咬住你。然后憎恨你。给你最卑鄙的报复……”

她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对他转过身去，走近窗户。

日暮时雨越发下大了。

良久，昂图瓦纳惶乱地问：

“您在想什么？”

“噢，我常常并不在沉思。”她一动不动地回答。

他坚持问：

“但您沉思时，想的什么？”

“什么也不想。”

听到他笑，她离开窗口，温柔地微笑着。她看来已经完全不着急了。她随便走了几步，双臂下垂，来到门口，她的手不经意地触到锁。

昂图瓦纳以为她转动钥匙，血直往脸上涌。

“再见。”她小声说，没有抬起眼睛。

她已经打开了门。

昂图瓦纳吃了一惊，隐约有点失望，俯身准备攫住她的目光。他象回声一样，也有点出于作弄，用召唤一般温柔的音调小声说：

“再见……”

门重新关上。她消失了，没有回过身来。

他听见裙边拂拭楼梯栏杆的窸窣声，还有她下楼时竭力哼哼的情歌。

十二

黑夜渐渐笼罩了房间。

昂图瓦纳在沉思凝想，无力离开座位去开灯。雅克走开已经不止一个半小时。他竭力避开不自觉的疑惑，疑惑却占据了他的思路。不安越来越增长，压抑着他的心；当他认出弟弟在楼梯平台的脚步声时，不安一下子又消失了。

雅克走了进来，一声不吱，甚至好象没注意到房间处在黑暗中，跌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里。借着炉火的光，隐约可以分辨他的脸容。他的脑门被帽子遮住，手臂挽着外套。

他突然嘟囔说：

“让我留在这儿，昂图瓦纳，你走吧，让我留下！我差点回不来……”不等昂图瓦纳说话，他又大声说：“别说，别说，我知道，别吭声。我跟你走。”

然后他站起身，开了灯。

昂图瓦纳避免看他。他谨慎地装作继续看书。

雅克脚步疲惫地在房里踱步。他扔了几件东西在床上，打开手提箱，放进衣服和别的物品。他不时轻轻吹口哨；老是同一个曲调。昂图瓦纳看到他将一捆信扔进炉火里，打开一个他揣着钥匙的壁橱，放上摊在桌上的所有文件。然后他坐在角落里，缩成一团，头埋进胁间，神经质地将头发擦到后边，就着膝头乱涂了几张明信片。

昂图瓦纳激动异常。倘若雅克对他说："我求求你，别带我走。"他会默默地搂住弟弟，马上独自离开。

雅克先打破沉默。他换了鞋，扣上行李箱，走近哥哥：

"七点了，你知道。得赶紧下楼。"

昂图瓦纳没有回答，料理一下东西。他准备停当后，问道：

"要我帮你吗？"

"谢谢。"

他俩说话声音比白天低。

"你的手提箱给我拿吧。"

"箱子不重……走吧。"

他们几乎默默无声地穿过房间。昂图瓦纳先出去。他听到身后的雅克在按电钮和轻轻关门。

在车站餐厅，晚饭吃得很快。雅克一言不发，勉强吃了点；昂图瓦纳跟他弟弟一样忧心忡忡，尊重这沉默，不想掩饰自己的心情。

火车停在月台旁。他们踱着步，等候时间。从地下通道不停地涌出如潮的旅客。

“火车快要挤满人了。”昂图瓦纳说。

雅克没有答话。他骤地说了句私房话：

“我来到这里已经两年零七个月。”

“在洛桑？”

“不……来到瑞士。”走了几步，他小声说：“一九一一年美好的春天……”

他们又一次默默无言地走完整列火车的距离。雅克还在想同一件事，他自动解释说：

“我在德国有厉害的偏头痛，不得不攒下钱跑到瑞士，呼吸新鲜空气。我是五月底到的，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在山里。在穆赫仑贝格，吕赛纳州。”

“哦，穆赫仑贝格……”

“是的，所有这些诗我几乎都在那儿写的，我署名穆赫仑贝格。那时我工作勤奋。”

“你在那里呆了很久？”

“半年。在农民家里。两个老人，没有孩子。美好的半年。多好的春天，多好的夏天！我到那天，从窗口远眺，多么迷人！景色广阔，起伏不平，线条简单——崇高壮美！我从早到晚呆在外边。草场开满鲜花，野蜂成群，山坡是宽广的牧场，牧场上有母牛、溪水上架木桥……我漫步，一面漫步一面工作，整个白天在漫步，有时在晚上，那儿的夜晚……夜晚……”他的手臂慢慢抬起，划了个弧形，又落了下来。

“你的偏头痛呢？”

“噢，一安顿下来，我就感觉好多了！是穆赫仑贝格这个地方治好了我的病。我甚至可以说，我的脑子从没有这样自在灵巧！”他一面回忆一面微笑，“灵巧，不过充满思想、计划和

疯狂的行动……我相信，我一生能够写下的东西都在那个夏天纯净的空气中孕育的。我记忆犹新，那些日子我激动异常……啊，那时候，我当真经历了幸福的陶醉！……有时——我只肯这样说——有时我跳起来，无缘无故地奔跑，然后扑倒在草地上……呜咽，快乐地呜咽。你认为我过分夸大？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记得有时候我哭得太多，转了一大圈，到小泉边洗洗眼睛；我在山里发现了这个小泉……”他低下头，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没有抬起胸：“是的，两年半以前。”

随后他一直沉默到火车开动。

列车启动时没拉汽笛，安安稳稳，带着机器按时发动的盲目威力。雅克用冷淡的目光瞧着空荡荡的月台逝去，瞧着华灯初上的郊区渐渐加速地退走；然后一切变得黑漆漆，他感到自己毫无防卫地被带往黑夜之中。

在这些紧挤着他的外国人当中，他的目光在寻找昂图瓦纳。昂图瓦纳站在过道，离他几步远，半侧身背对着他，也好象在远眺幽暗的田野。一种想亲近的愿望攫住了雅克，他重新涌上这种不可抑制的倾吐衷肠的需要。

他终于挤到哥哥那里，用肩膀急速地顶一顶哥哥。

昂图瓦纳夹在旅客和摆满过道的行李中间，以为雅克只想对他说一句话，便不想转过身来，只扭过脖颈，低下了头。他们象牲畜一样挤在这过道里，在列车的颠簸和嘈杂声中，雅克的嘴挨近昂图瓦纳耳畔，轻声说：

“昂图瓦纳，听我说，你必须知道……开始，我过的……我过的……”

他想大声说：“我过的生活难以启齿……我糟践自己……翻

译……向导……我得过且过……阿什梅……更糟一些，底层，犹太人路……跟坏蛋为伍，克卢杰尔老爹，卡拉多尼奥，卡罗利娜……有一夜在港口，他们打了我一棍，后来进了医院，我的头痛就因为这个……在那不勒斯……在德国，是佩特和小萝莎，这对夫妇……在慕尼黑，由于维尔弗里德，我进过……我进过拘留所……”可是，要倾吐的话越涌上唇边，回忆纷至沓来，他觉得这难于启齿的往昔就越是说不出口——不可能用言语叙述出来。

于是他泄了气，只支支吾吾地说：

“我过的生活难以开口，昂图瓦纳……难以开口……难以开口！”（这个词在他包含了世间的一切耻辱，这个词沉重而软绵绵，他以绝望的声音重复，逐渐象忏悔一样使他平静下来。）

昂图瓦纳已完全转过身来。他很不自在，周围的人妨碍着他，他生怕雅克提高嗓门，对自己就要听到的事感到发抖，但他竭力保持不动声色。

雅克的肩倚在隔板上，他好象不再想解释下去。

旅客离开过道，挤到车厢里去。不久，昂图瓦纳和雅克周围几乎没有人，谈话不会有人听见。

雅克沉默了好久，这时好象不急于拣起话头，他突然欠身对着哥哥：

“你看，昂图瓦纳，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不，不正常地生活是愚蠢的……怎么说呢？……不知道是否人们具有的感情……不如说本能……而你作为医生，你是知道的……”他紧蹙双眉，目光消失在黑夜中，用低沉的声音说话，

一字一顿。“听着，”他又说，“人们有时感受到某些东西……对这样或那样东西有种种冲动……从内心深处迸发的冲动……是不是？……他们不知道别人是否感受到同样的东西，否则这样的人就是……魔鬼！……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吗，昂图瓦纳？你见过许多人，许多病例，你一定知道什么是……假如说……一般，什么是特殊。对我们这些不清楚的人来说，这真是苦恼极了，你明白……因此，比如说：到了十三、四岁，那种不曾有过的愿望不断上涌，那种纷乱的思绪袭上心头，无法抵御，只感到羞耻，象对缺陷一样痛苦地掩盖起来……然后有一天，发现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更美的了，甚至……大家也象我们一样……你明白吗？……同样，有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本能……萌发出来……甚至在我的年纪，昂图瓦纳，甚至在我的年纪……还要纳闷……不知道……”

他的脸容陡然痉挛起来。别的想法突然袭上他心头：他刚看出自己多么快就不由自主跟他哥哥、这个长久的朋友联结在一起；而且通过哥哥，跟整个过去联结在一起！昨天还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半天就足以……

他攥起拳头，耷拉脑袋，沉默不语。

几分钟之后，他没张开过口，也没抬起头，便回到车厢中自己的位子上。

昂图瓦纳对这突然的退走十分惊异，想赶上他，只见雅克在昏暗中纹丝不动：眼睛紧闭，溢出泪水，佯装睡觉。

第　六　卷

父亲的死

一

那天晚上，昂图瓦纳在搭乘到瑞士去的火车之前，去给韦兹小姐打招呼，他要走开二十四小时，年迈的老小姐先是不大在意；她坐在小书桌前，已花了一小时，好不容易起草一个要求，找回在拉菲特别墅区与巴黎之间丢失的一篮蔬菜；她气恼得很，想不到别的事。只是过后，等她马马虎虎写完信，结束晚间梳洗，开始祈祷时，她骤然想起昂图瓦纳的一句话："……您告诉赛林娜嬷嬷，泰里维埃医生已得到通知，准备好一叫就到。"于是她不顾时间已晚，连祈祷也没做完，急于当晚就办妥这件事，穿过房间，要去告诉修女。

已经快十点了。

蒂博先生的房里，电灯灭了；房间只有炭火光映亮，壁炉里燃着木柴，为的是使空气新鲜些——这样小心变得日益必不可少，但是既不能消除糊剂的酸味，也不能消除以太、碘酒或酚味、止痛膏的薄荷味，尤其是病体的臭味。

病人暂时不痛了；他半睡半醒，发出鼾声和呻吟。几个月来，他不知道什么是睡眠和人体在休息中得到的平静。对他来说，睡眠不仅是不再有意识，而且可以不再在短暂的间隔里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的流逝；睡眠是任凭四肢处于半麻木状

态中，而他的脑子却仍然一刻不停地产生图像，映出不连贯的影片，他往昔生活的片断乱七八糟地相继出现：这幅景象从一连串回忆的角度来说是动人的，而作为恶梦又使人疲倦。

今晚，睡眠不能使入睡者解脱压抑着他的不适感，这种不适跟他的幻觉交错一起，越来越增长，使他象受到追赶似的从中学的走廊、风雨操场、小教堂、大操场，一直逃进楼里……他抱着头瘫在体育馆入口的圣约瑟夫塑像前：这可怕的无名的东西几天来翱翔在他头上，现在从黑暗中猛然向他扑来，好象要压碎他，他惊醒过来。

屏风后面，一盏古怪的灯照亮了房间平时幽暗的角落，两条阴影拖长到天花板的突饰。他听见窃窃私语声。这是老小姐在说话。已经有过一次，也是类似的一个晚上，她跑来叫他……雅克，他痉挛……孩子病了？……几点啦？……

赛林娜嬷嬷的声音使蒂博先生醒悟过来。话语声不能清晰地传到他耳里。他屏住呼吸，尖起耳朵。

几个清楚一些的音节传到他耳里：“……昂图瓦纳说，医生已得到通知。他马上会到……”

不，病人是他！为什么叫医生？

那可怕的东西又开始盘旋。他病情加重？出现什么情况？他睡着了？他意识到病情恶化。医生叫来了。在深夜。他完了！他快要死了！

于是，他庄严宣布自己死期已定的话——他并不相信——回到他脑中，他身上出遍了汗。

他想叫：“救救我！救命！昂图瓦纳！”他的喉咙刚发出几声，但非常悲惨，赛林娜嬷嬷撞在屏风上，跑去开灯。

她立即认为发病了。病人的脸通常象蜡一样，现在通红；

眼睛张大、睁圆；嘴不能咬清字音。

蒂博先生根本没注意他周围发生的事。他的脑子集中在固定想法上，思路极其明晰。在几秒钟之内，他过了一遍他的病史：手术、缓解的几个月、再次病发；然后逐步加重，疼痛日益超过药力。所有细节联结起来，终于获得了意义。这回，这回，毫无疑问了！几分钟之前安全感统治的地方，骤然出现了空缺；没有这安全感，生活下去便变得不可能；这空缺来得如此突然，一切平衡都失去了。连明晰也消失了：他再也不能思索。人的智慧基本上由对未来的希望所孕育，一旦所有未来的可能性都消除了，每个思路都清晰地撞上死亡，那就不可能再有思想。

病人的手在被子上痉挛。他周身恐惧。他想叫喊；他做不到。他感到自己象根麦秆一样卷进雪崩之中：什么也抓不住：一切席卷而去，一切同他一起沉入深渊……他的咽喉终于放松，恐惧获得通道，迸发出一声恐怖的呼喊，喊声随即遏止。

老小姐无法挺直伛偻的背，去看发生的事，她尖声喊道：

"上帝，怎么啦？怎么啦？嬷嬷？"

由于修女不回答，她跑开了。

怎么办？去叫谁？昂图瓦纳不在。神甫！韦卡尔神甫！

女仆们还在厨房里。她们什么也没听见。一听到老小姐的头几个字，阿德丽爱娜就划十字；但克洛蒂德别好披巾，抓起钱包和钥匙，跑了出去。

二

韦卡尔神甫住在格勒内尔路，靠近大主教府，眼下他在那里主持教区、慈善机构处。他还坐在书桌前。

几分钟内，克洛蒂德叫来的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大学路。

老小姐歇在前厅的一张椅子里等候他们。教士开始没认出她，她脑门上没扎束带，头发散披在后，落到短睡衣上。

"啊，"她叫了一声，"快，神甫先生……让他别害怕……"

他向她致意，没有停步，径直走进房间。

蒂博先生掀开被子，想从床上下来，离开这个家，逃到黑夜中，避开无情的威胁。他能说话了，满口粗话：

"坏女人！母狗！婊子！……啊，母牛！妓女！"

他的目光忽地落在神甫身上，房门敞开，灯火通明。病人没有任何惊诧的表示，只停了一下，又叫道：

"不要你！……要昂图瓦纳！……昂图瓦纳在哪儿？"

神甫将帽子扔在椅子上，急促地走上前去。他的脸容象平日那样凝然不动，显不出他是如何激动；但他的双臂略微举起，手掌半张，表明他来搭救的愿望。他走到床边，一言不发，简单地给蒂博先生祝福，病人注视着他。

然后神甫在静寂中高声说：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sanctificetur nomen tuum（天国的主呀，愿您的名字变得神圣）……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aelo et in terra（愿您的意志广被天上人间）……”

蒂博先生不停地骚动。他的目光从教士转到嬷嬷身上。他的嘴唇松弛下来，脸孔显出古怪的表情，犹如孩子就要号啕大哭的怪脸；他的头左右晃动，终于倒在枕上。他的呜咽活象冷笑，慢慢变得时断时续。随后他住了声。

神甫走近修女。

“眼下他难受？”他问，没有提高声音。

“不太难受。我刚给他打过一针。一般说，半夜以后才恢复疼痛。”

“好。您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不过，”他加上说，“给医生打个电话。”他的手势好象在说：“我不是万能的。”

赛林娜嬷嬷和阿德丽爱娜无声无息地退了出去。

蒂博先生看来睡着过。韦卡尔神甫未到之前，他几次堕入无意识的动作中。但这些突发的丧失意识是短暂的；他一下子又回升上来，重新感到恐惧，以新的精力开始骚动不安。

神甫凭直觉感到，疼痛停歇时间很短，必须好好利用。一股热气冒上他的脸孔：在他所有的圣职事务中，救助垂死的人总是他最惶恐的事。

他走近床边：

“您在难受，我的朋友……您在度过痛苦的时刻……不要封闭自己，对上帝打开您的心灵……”

蒂博先生侧过身来，对他的忏悔师投以非常不安的目光，教士不禁眨了眨眼。病人的目光已经充满愤怒、仇恨、蔑视。只一刹那间：惊惧不安又立即出现。这回，不安的表情令人难

以忍受，神甫不得不垂下眼皮，半侧转身。

垂危者牙齿格格作响，期期艾艾地说：

“噢啦啦……噢啦啦……我怕……”

神甫振作起来。他温和地说：

“我是来帮助您的。我们先祈祷吧……召唤上帝出现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祈祷吧，我的朋友。”

蒂博先生打断他的话头：

“可是！瞧！我……我是……我要……”

（他没有勇气用准确的词面对死亡。）

他狂乱的目光投入房间幽暗的角落。来救他的人在什么地方？他周围的黑暗在加深。他发出一声叫喊，在寂静中炸响，在神甫看来，这几乎象减轻压抑。然后病人又全力喊道：

“昂图瓦纳！昂图瓦纳在哪儿？”神甫做了一个手势，“您走开！……昂图瓦纳！”

于是神甫改变策略。他挺起身，痛苦地注视着他的忏悔者，手臂猛挥一下，好象在给魔鬼附身者驱魔，第二次给病人祝福。

这镇定终于激怒了蒂博先生。他不顾撕裂着腰部的疼痛，用手肘支起身子，而另一只手伸出拳头：

“罪人！混蛋！……而您，都是捏造！……够了！”又绝望地说：“我要……我要死了，我对您说！救命！”

神甫站在那里凝视他，没有顶撞；老人这回深信自己处于生命垂危之际，这沉默给了他最后一击。他浑身战栗，感到气力衰竭，甚至不能留住唾液，竟然濡湿了下巴，他用哀求的声调重复，好象神甫可能没有听清，或者没有明白过来：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神甫叹息一声，但他没做否定的手势。他思量，真正的仁慈不一定总是给垂危者以靠不住的幻想，最后一刻真正来临之际，唯一医治人们恐惧的药，不是否认已然来临的死亡；机体得到暗示，已经在反抗死亡；相反，是要正视死亡，忍耐着迎接它。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集中勇气，清晰地说：

“要是这样，我的朋友，难道有理由这么害怕吗？”

老人仿佛脸上挨了一击，呻吟着倒在枕头上：

“哎哟……哎哟……”

他已经支持不住了：他感到被旋风无情地卷走，最终地陷入没顶之灾，他最后的意识只能用于衡量虚无的深广！对别人来说，死亡是一般的、关系到他人的想法：许多词当中的一个词而已。而对他，这是整个存在，这是现实！这是他自己的事！他的眼睛向深渊睁开，因晕眩而变大，他看到隔开深渊，神甫在远方的面孔，活泼泼的面孔，——别人的面孔。他孑然一身，被世界摈弃。独自怀着恐惧。触到绝对孤独的底层。

神甫的嗓音在静谧中升起：

“瞧：上帝不想让死亡突然落在您身上，Sicut latro，象小偷一样。那末必须对得起这恩典；因为预告来到永生的门坎上是一种恩典——上帝肯给予我们这些罪人最大的恩典……”

蒂博先生听到这些话从老远传来，如同浪击悬崖，徒劳地打在他吓木了的脑袋上。他的思想有一会儿按常规企图记起上帝的概念，以便找到藏身的地方；但这种冲动一开始就破灭了。永生、恩典、上帝——变得不可理解：空泛的词汇，同可怕的现实无法合到一起！

“感谢上帝，”神甫继续说，“被上帝不由人的意志拉回

到自己身边的人是幸福的。祈祷吧。我们一起祈祷，我的朋友……全心全意地祈祷，上帝会来帮助您。”

蒂博先生转过头去。在他恐惧的心底，剩下的一点粗暴气质沸腾起来。他真想痛殴神甫，如果他可能的话。渎神的话涌上他的嘴唇：

“上帝？什么？什么帮助？说到底，真蠢！难道不正是它？难道不正是它想这样……”他冲动得语塞。“那么是什么帮助？”他发狂地叫道。

他又有争执的兴头，他忘了一分钟之前，恐惧不安使他否认上帝。他发出一声呻吟：

“啊，上帝怎么会要我变成这样！”

神甫点点头：

“《仿效耶稣·基督》上说：你以为离我很远之际，往往我就近在咫尺……”

蒂博先生听到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向忏悔师，这回带着困恼的手势：

“神甫，神甫，”他哀求道，“做点事，您祈祷吧！……这不会吧，您说呀？……别让我死！”

神甫拉过来一张椅子，坐下后，捏住那只肿胀的手；在上面稍为一按，就留下一道白印。

“啊，”老人叫道，“您会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神甫，您会看到也轮到您的！”

神甫叹息一声。

“谁也不能说：‘我会免去这个诱惑。’……我恳求上帝在我临终时给我派一个朋友来，帮助我及时振作起来。”

蒂博先生闭上双眼。他刚才乱动在他的背凹处掀动了焦痂，象烧红的烙铁一样灼痛他。他躺直了，一动不动，间歇地在牙缝里重复说："哎哟……哎哟……"

"您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甫用谨慎、难过的声调说，"您知道人生要结束了。Pulvis es（你是尘埃）……您忘了今生不属于我们吗？您反抗，好象您就要被剥夺您获得的财产！您知道今生只不过是上帝借给我们的。正当您或许必须还债之际，我的朋友，讨价还价是多么忘恩负义……"

蒂博先生半张开眼睛，对神甫睃了充满怨恨的一眼。随后，他的目光缓慢地环视房间一周，落在每件东西上，尽管光线昏暗，东西他都看得很分明，这是属于他的，多少年来，他每天都看在眼里，归他所有。

"离开这一切，"他喃喃地说，"我不愿意！"他混身突然一阵战栗。他重复说："我害怕！"

神甫心生怜悯，愈加俯下身去：

"神圣的主也经历过临终的折磨，流血如注。主也有一刻，短暂的一刻，怀疑天父的仁慈。Eli, Eli, lamma Sabacthani！上帝，上帝，你难道抛弃了我？……想一想，我的朋友：在您的痛苦和主的痛苦之间，难道没有令人感动的一致？但耶稣马上重新沉浸在祈祷之中，他怀着热爱的激情喊道：天父，我在这里！天父，我信仰你！天父，我捐弃自己！愿你的意愿实现，而不是我的意愿实现！"

神甫感到那只胖乎乎的手在自己的手指间哆嗦。他停顿一下，没有提高声音，又接着说：

"多少世纪以来，几十万年以来，我们可怜的人类在履行世间的命运，这您想过吗？……"他明白这样过于模糊的议论

达不到目的。"只要想想您的家，"他明确地说，"想想您的父亲、祖父、祖先，所有象您一样，在您之前生活过、斗争过、受过苦，象您一样希望过的人，他们从出生到最终一刻都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回到出发点……Reverti unde veneris, quid grave est？（回到那里，就是你来的地方，有什么可不安的呢？）……我的朋友，普天下的人都要回到万能的天主的怀抱里，这难道不令人宽慰吗？"

"不错……可是……还不到时候！"蒂博先生叹息说。

"您还抱怨呢！然而有多少人没有您的福气！您有福活到许多人活不到的年纪。上帝给了您长寿来拯救您，是厚待了您。"

蒂博先生瑟缩发抖。

"神甫，"他咕噜说，"正是这可怕……"

"可怕，是的。但您不象别人这样有权害怕……"

病人霍地抽回他的手说：

"不。"

"是这样，是这样。"神甫和蔼地坚持，"我见过您工作。您总是竭力将目的置于人间利益之上。您以热爱他人去反对贫困和道德沦落。我的朋友，象您的一生是做善事人的一生。这样的一生应当使您宽慰地走向死亡。"

"不！"病人轻声地重复。神甫想重新捏住他的手，他冲动地抽开。

这些话伤害了他。不，他没有置身于人间利益之上！这方面他欺骗了大家。包括神甫、包括他自己，几乎一直如此。实际上，他牺牲一切，看重的是人。他只有庸俗而又庸俗的感情——他掩盖了起来！自私，虚荣！渴望有钱，渴望主宰！炫耀

仁慈是为了受到尊敬，扮演重要角色！不纯、假装、欺骗——欺骗！……他多么想抹去这一切，从头开始！啊！他作为做善事者的一生多么使他羞愧！他终于如实地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太晚了！算账的一天来到了。

“象您那样的基督徒……”

蒂博先生叫道：

“别说了！基督徒？不。我不是基督徒。整个一生，我……我曾想……热爱他人？别说了！我从来不知道爱！爱别人，不，从来不知道！”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神甫说。

他等待蒂博先生再一次责备自己促使雅克自杀。不：这几天做父亲的一次都没想到失踪的儿子。眼下他能回忆起来的仅仅是最遥远的时期：他野心勃勃的青年时代，进入社会，最初的斗争，最初的显赫；有时获得成熟的美誉；但最后十年消失在暮色的幽暗中。

蒂博先生不顾疼痛，抬起手臂。

“是您的过错！”他蓦地吐出一句，“为什么您不及时对我提起？”

随即，困恼不安压倒了气忿，他热泪盈眶。呜咽象笑一样震撼他全身。

神甫俯下身：

“人的一生总有一天、一小时、短暂的一刻，上帝突然显现，向我们伸出手。有时是一辈子不信教之后，有时是在漫长的岁月结束时，人们才明白过的是基督徒的一生……谁知道呢，我的朋友？也许正是今晚上帝的手第一次伸向您呢？”

蒂博先生睁开眼。他疲乏的脑子里上帝的手和身边神甫活

生生的手混在一起。他抬起手臂想抓住它，上气不接下气地小声说：

"怎么办？怎么办？"

声调不同以前：不再是在死亡面前感到惶悚不安；而是在询问，想得到回答，是已经充满悔恨的恐惧，而赦罪可以消除这恐惧。

信仰上帝的时刻接近了。

对神甫来说，这是最困难的时刻。他凝神静思一会儿，就象他在布道开始时在经台上所做的那样。蒂博先生的责备打中他的痛处，但他不让蒂博先生看出来。这个性格傲慢的人多少年来信赖他，他的影响有多大呢？他怎样完成自己的职责？还来得及弥补欠缺：忏悔者的欠缺，良心导师的欠缺。必须攫住这个如今颤抖的灵魂，将它带到基督脚下。

于是，他做人的经验给他提供虔诚而灵巧的办法，他说：

"需要可怜的，倒不在于您的人生结束，而在于这一生不象应该的那样度过……如果您一生并没有始终受到感化，那么，临终是个真正的基督徒，至少可以在您身后留下一个出色的榜样！但愿您在临终时的态度对所有认识您的人是个楷模，得到教益！"

病人激动起来，抽出他的手。这个想法打动他的心。是的！让人们可以说："奥斯卡·蒂博死得象圣人。"他好歹合拢双手，闭上眼睛。神甫看到他的下巴在翕动：他请求上帝给他恩典，使他的死能给人教益。

他所感到的已不再是恐惧万分，而是一种衰竭：他觉得自己是一切要死的东西中可怜的一个；这自我怜悯紧接在惊吓之后，自有甜美之处。

神甫抬起了头：

“圣保罗说过：不要象绝望的人那样难过。您就属于这一类人，我可怜的朋友。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我看到您完全绝望！您忘了上帝首先是天父，然后才是法官；而您对天父发出不接受他的仁慈的诅咒！”

病人朝神甫投以惶乱的目光，感叹一声。

神甫接着说：“振作起来吧！要深信上天的宽容。想一想，面对真诚全面的忏悔，上帝在最后一刻给以宽容，就足以抹去一生的罪孽。您是上帝的创造物：他难道不是比我们更清楚，他在我们身上套上什么辕木？他爱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信念应该成为我们具有勇气和信心的基本原则。是的，信心，善终的全部秘密，也就在这个词里，我的朋友。In te,Domine, Speravi（主啊，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信仰上帝，相信他的仁慈和无限的善心！”

神甫自有一套沉重而平静的方式，加重每一个字；此时，他的手半举，执著而有说服力。在这单调的议论中，这冷漠长鼻子的脸上只显露少许的热烈。这番神圣的话语当然富有效力，并积累了许多世纪的经验，它们该当严格适合临终的恐惧，才能这样迅速、直接地对惶乱不安和这样的抗拒产生作用。

蒂博先生垂下了头；他的胡子触到胸部。一种新的感情，不象自我怜悯或绝望那样使人消沉，悄然渗入他内心。泪水又淌满他双颊。他冲动地面向这安慰之神；他一心渴望恢复健康，让位……

他忽然咬紧牙齿：他十分熟悉的疼痛出现在他的腿部，从臀部直到小腿肚。他停止听下去，挺直身子：过了一会儿，疼

痛减轻。

神甫继续说：

"……象旅行者来到峰顶，回身察看走过的路那样。人生是多么可悲可怜的景象呀！总在一个狭窄得可笑的行动范围内重新开始同一努力！幻想的激动，庸俗的欢乐，渴望幸福，而幸福徒然更新，永远不能餍足！我说得夸张？这就是你的一生，我的朋友。我可以说，人生莫不如此。人生能不能满足上帝的创造物呢？这一切有没有值得留恋的呢？那么怎样？您能珍视什么？您说吧！珍视您疼痛的躯体，不断衰弱的可怜可悲的躯体，不断地逃避职责、无法防卫疼痛和憔悴的躯体？啊，要承认这一点：它要灭亡是种恩惠！我们长期做它的奴隶、囚徒，终于能够抛弃它，摈斥它，离开它，象破衣烂衫一样弃于路旁，这是一种恩惠！"

对垂危的人来说，这些话充满直接的现实性，这种离弃的概念突然象诺言一样对他微笑……这种已经深入他内心的柔和感是什么？要不然，这是生的欲望，唯一而执著的生的欲望以另一种面目出现？这个想法掠过神甫脑际。来生的希望，寄永生于上帝的希望，在临终时跟在世时想活下去一样必需的希望……

稍停，神甫又说：

"现在将目光朝向天国吧，我的朋友！衡量过您即将离开的一点点东西，那就正视等待着您的未来吧。卑劣、不平等、非正义都结束了！考验、责任都结束了！每日的过错和一连串的悔恨都结束了！罪人在善与恶之间的无所适从结束了！您就要找到平静、稳定、最高存在、天国！您就要离开短暂脆弱的人生，最终达到永生！您明白吗，我的朋友？Dimitte transito-

ria, et quaere aeterna（放弃转瞬即逝的东西，寻找永恒的东西）……死使您害怕：您的想象给您呈现可怕的黑暗的东西；恰恰相反，基督徒的死是灿烂的远景！是清静，能休息的清静，能永远休息的清静。我说什么来着？更有甚者，是生活充分展现，是结合的完成！Ego sum resurrectio et vita（我是复活和生命）……不仅是解脱、沉睡、遗忘，而且是醒悟、诞生！死是再生！死是在新生中、在全知和选民的幸福中复活。我的朋友，死不仅是一天工作之后有晚上作为报偿，而且是向光明和永恒的黎明的飞跃！”

蒂博先生耷拉着眼皮，好几次表示同意。他脸上徜徉着微笑。昔日某些特别辉煌的时刻清晰地呈现出来。他看到自己孩提时候，跪在母亲床边——他如今就岌岌可危地躺在这张床上——用孩子的手攥住母亲的手；在一个夏日值得纪念的早晨，他背诵最初几句祷告文，这些祷告文给他打开了天国之门：“在天国的耶稣……”他看见自己第一次在教堂领圣体，面对第一次端近他的圣餐面饼吓得发抖……他甚至看见自己在圣灵降临节早上作过弥撒，在达纳塔尔*花园的牡丹小径中订婚……他对着这些鲜明的景象微笑。他忘了自己的身体。

他不再担心死，但此时使他不安的依然是想活下去，哪怕多活一点时间。他不再需要呼吸世界上的空气。再耐心一点，他就什么都结束了。他好象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重心，如今他好象占据着自己的心灵，终于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由此产生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舒适感。他的精力好象解体、分散，可以说处于他的四周。有什么关系？精力已不再属于他，只是一个凡人的

* 在卢昂郊区。

残余，他最终感到与之分离；看到更加完全的崩溃近在眼前，引起他的欣喜，只有这种欣喜他还能领略。

圣灵在翱翔。神甫站起身来。他想感谢上帝。他行善的行动中掺杂了人的骄傲和律师胜诉的满足。他意识到而觉得内疚。但这不是内省的时候：一个罪人马上要在上帝面前受审。

他低下头，在下巴底下合十双手，一心一意开始高声祈祷：

“噢，上帝，是时候了！我跪在您面前，仁慈的主，善心之父，我要恳求您给以最后的恩惠。噢，上帝，是时候了！让我在您的爱中死去。

“De Profundis（从深渊之底）……从黑暗深处，从我吓得发抖的深渊之底，Clamavi ad te, Domine（我向你呼喊，上帝）！主啊，我向你呼喊！……是时候了！我在你的永恒的边缘，我就要最后正面瞻仰你，全能的上帝！倾听我的忏悔，接受我的祷告，不要把我弃于卑污之中！请注视一下我，当作原谅！In te, Domine, commendo（主啊，我将灵魂重新交回你手里）！我信赖你，我求你保护……是时候了！……天父，天父，别抛弃我……”

垂危者象回声一样重复：

“别抛弃我！”

沉默良久。随后神甫俯向床边：

“明天早上我给您带圣油来……今晚，我的朋友，忏悔吧，好让我能给您赦罪。”

蒂博先生翕动肿胀的嘴唇，用从未有过的热忱嘟囔了几句，而认错的话少于胡乱忏悔，神甫马上欠身对着他，举起手，喃喃说了模糊不清的几个字：

“Ego te absolvo a peccatis tuis……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我给你赦罪……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病人沉默不语。他的眼睛睁大——仿佛始终如此——稍带一点疑问，不如说惊讶，透出天真，使这个垂危的老人忽地酷似挂在墙上电灯上面小雅克的粉画。

他感到大大放松了联结自己心灵和世界的最后关系，他欣然地回味这种衰竭、脆弱。在昏厥之前他只有一口气在回荡。生命继续着，但又离开了他，好似沐浴的人爬上岸边，河流继续流淌一样。他不仅处于生命之外，而且几乎处于死亡之外；他在上升，上升到光辉灿烂的天空中，有如夏日的苍穹里。

有人敲门。

神甫在祈祷，这时划了个十字，走向门去。

是赛林娜嬷嬷；医生刚到，跟随在后。泰里维埃看到教士以后，说道：

“祷告吧，祷告吧，神甫先生。”

神甫瞧着赛林娜嬷嬷，边退走边小声说：

“请进，大夫。我做完了。”

泰里维埃走向病人。他认为应该象往常一样，采取令人信任的神态和热诚的声调：

“怎么啦？今晚哪儿不舒服？……有点热度？新血清的效果嘛！……”他搓搓手，抓抓胡子，让修女作证，“昂图瓦纳不久就会回来。什么也别担心。我马上给您减轻痛苦……这血清，您瞧……”

蒂博先生眼珠定定地默默注视这个人在扯谎。

多少次他心甘情愿地受骗，这些解释的幼稚，这样随随便便，这样虚晃一枪，一切他都洞若观火。他用手指触到假面；他终于看穿几个月来给他玩弄的把戏。昂图瓦纳果真就要来吗？不能什么都信……再说，这对他有什么关系？一切对他都是一样的：最终、彻底地毫无作用。

这样看人一目了然，他甚至都不感到惊奇。世界构成一个与他格格不入的密封的整体，他行将就木，已没有他的位子。他孤独一人。只身同神秘在一起。只身同上帝在一起。如此孤独，连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克服！

他的眼皮不知不觉耷拉下来。他不再关心分辨现实和梦幻。他沉浸在音乐悦耳的恬静中。他让人检查，触摸，没有任何不耐烦，毫无生气，平静，心不在焉——在别的地方。

三

两兄弟呆在开往巴黎的火车车厢里，埋在角落中，被幽暗的隔间的气氛弄得麻木了，好久不想睡觉，随后又竭力引起睡意，保护和延长自身的孤独状态。

昂图瓦纳不能合眼。一旦感到是在归途上，而且在黑夜的几小时内，在火车的隆隆声中，又乏又睡不着使他不可抵御地沉浸在胡思乱想里，担心留下父亲遭罪使他神经兴奋。然而，随着接近病人，他的眼泪消失了；不久他就可以重新当场察看、行动。别的困难又摆在眼前。怎么告诉蒂博先生，失踪的

人回来了呢？怎么通知吉丝呢？他打算当天发往伦敦的信不太好写：必须告诉吉丝，雅克活着，找到了，回到了巴黎，但要阻止姑娘跑回来。

别的旅客活动身子，取下蒙灯的东西，这骚动使他俩睁开眼睛。他们的目光相遇。雅克的脸十分激动，同时又表现出忍耐、不安，昂图瓦纳不禁同情起来。

“睡得不好，嗯？”他碰碰弟弟的膝盖说。

雅克不想勉强笑笑，无所谓地耸耸肩；然后脑门转向玻璃窗，昏昏欲睡那样噤若寒蝉，好象不再想，也不再能打破沉默。

在餐车吃早餐时，火车正穿过还笼罩在黑暗中的郊区；列车停下，下到月台，黑夜将尽，十分寒冷；跟着昂图瓦纳走出车站，昂图瓦纳去找出租汽车，夜雾浓重，这些行动似真似假，相继而过，必需要做，用不着雅克表示赞同。

昂图瓦纳寡言少语，只刚好能避免困窘，但他是对后面的人说话，雅克无需回答。他从容地领头行动，这样归来最终好象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雅克走到大学路的人行道上，然后来到底楼前厅，脑子里混沌一片，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麻木。莱翁听到声音，跑来打开厨房门，昂图瓦纳自然沉着地避开仆人的目光，俯身对着堆满信件的桌子，不经意地说：

“你好，莱翁。雅克先生同我一起回来了。必须……”

莱翁打断他的话：

“先生不知道吗？先生还没有上楼？……”

昂图瓦纳挺起胸，脸色煞白。

“……蒂博先生情况不好……泰里维埃大夫在这儿过

夜……女仆们说……”

昂图瓦纳已经跨过门口。雅克仍然站在前厅当间：不真实的做恶梦的印象增加了。他犹豫了一下，随后赶上去跟在哥哥后面。

楼梯十分黝暗。

“快！”昂图瓦纳说，将雅克推进电梯。

铁栅门咔嚓关上，玻璃门松扣的响声，电梯开动的轰轰声，这一切都非常熟悉——早就按原来次序联接起来，即使忘却一个世纪，也能重新逐一回到他脑子里——使雅克沉浸在过去的生活中。突然，一个准确的辛酸的回忆：关在这个玻璃笼子里，在昂图瓦纳旁边，默默地被抓住：同达尔埃尔逃跑后，从马赛回来！

“在楼梯平台等我。”昂图瓦纳轻声说。

偶然使一切提防归于失败。

韦兹小姐正不停地在房里来回踱步，听到了电梯停止的声音。昂图瓦纳终于回来了！她以驼背所允许的速度尽快跑过来。她看到四条腿，无言地止住脚步，正当他俯下身来抱吻她时，她才认出雅克。

“善良的上帝！”她用含糊的声调说。（打从前天开始，她生活在惶恐不安中，任何新的意料不到的事都不会再加剧这种心情。）

房间照得雪亮；房门敞开。在书房门口，出现沙斯勒先生慌乱的脸，他好奇地注视雅克，眨巴眼睛，说出那句不变的话：

“啊，是您？”

“这回真巧。”昂图瓦纳不由自主地想，他不再管弟弟，独自匆匆向里屋走去。

一切笼罩在幽暗中，静悄悄的。他推开半掩的门，起初只看见小灯的亮光，后来是枕头上父亲的脸。虽然双目紧闭，纹丝不动，但毫无疑问：活着。

他走进了屋。

他刚踏入房里，便看见泰里维埃、赛林娜嬷嬷、阿德丽爱娜和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来的老修女围床而立，好象刚出了什么事。

泰里维埃从暗影中走出来，挨近昂图瓦纳，把他拖到盥洗间。

“我担心你不能及时赶回来。”他急促地推心置腹地说，“肾脏堵塞了，老兄。不再流通，完全不通……不幸尿毒症采取了痉挛的形式。我在这儿过了夜，免得只有女人在这儿；如果你回不来，我准备派人去找一个男护士。这一夜已经三次发作，最后一次很强烈。”

“从什么时候起肾脏不再……”

“二十四小时前。至少昨天早上嬷嬷觉察到了。她当然取消了打针。”

“是这样……”昂图瓦纳点点头说。

他俩相对而视。泰里维埃清晰地看到昂图瓦纳心中所想：“同意连续两个月给一个只有一只肾脏的病人硬灌毒素，也许这是不得已采取的过迟的审慎方法……”他脑门向前，张开两臂。

“老兄，毕竟不是谋害……尿毒症很厉害，不可能继续打吗啡！”

显然如此……昂图瓦纳一言不发，没有异议。

“我先走了，”秦里维埃说，“中午左右我打电话来。”蓦地问：“你弟弟究竟怎样？”

一道闪光照亮昂图瓦纳金色的眼珠。他垂下眼皮，又抬起来，掠过一丝微笑：

“我找到了。我总算带回来了。他在外间。”

泰里维埃将胖乎乎的手插进胡子里。他热烈快乐的目光在注视昂图瓦纳，但这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去提问题。赛林娜嬷嬷刚走进来，给昂图瓦纳送来白大褂。泰里维埃瞧瞧修女，然后瞧瞧他的朋友，直截了当地说：

“好，我先走了。白天不好过啊。”

昂图瓦纳皱紧双眉。

“不打吗啡，他一定疼得厉害？”他对嬷嬷说。

“我给他放了很热的敷布……是芥子泥……”昂图瓦纳好象不相信有效，“这毕竟能减轻一点痛苦。”

“您至少在敷布上放上鸦片酊吧？没有？”他明白，没打吗啡……他从不承认自己束手无策。“楼下我什么都有，”他对嬷嬷说，“我马上回来。”将泰里维埃推向门边：“走吧！”

“雅克怎样了？”穿过房间时他寻思。他没有时间照顾弟弟。

两个医生不吭一声地快步下了楼梯。在最后几级，泰里维埃回过身，伸出手去。昂图瓦纳握住了，突然问：

“告诉我，泰里维埃……坦率地说……你预料怎样？……眼下该来势迅速吧？”

“当然，如果尿毒症持续下去的话！”

昂图瓦纳有力地握了一下手，作为回答。是的，他感到自

己有忍耐力，顽强不屈。这只是时间问题……而雅克找到了。

在楼上房里，阿德丽爱娜和老修女呆在蒂博先生枕边，没有发觉病人身上正在酝酿的一次发作。待到病人的喘气声吸引了她们的注意，他的拳头已经痉挛起来，颈背挺直，头向后仰。

阿德丽爱娜冲到走廊：

“嬷嬷！”

没有人。她跑到前厅：

“赛林娜嬷嬷！昂图瓦纳先生！快来！”

雅克跟沙斯勒先生呆在书房里，听见了；他不假思索，向内房跑去。

门大开着。他绊在椅子上。他什么也看不见。在亮光前有一团东西在扭动。临了，他看清一堆东西横摊在床上，手臂在空中拍打。病人已滑到褥子边；阿德丽爱娜和护士徒劳地想把他抬起来。雅克跑过来，一只膝盖抵在被子上，抱住父亲的身子，终于抬起胸部，然后放回枕头上。他感到这热烘烘的肉体贴住自己，感到这喘息；他看到这白眼无珠的脸盘仰翻在自己身下，他挨近去看，才勉强认出来；他呆在那里，弯着腰，一动不动地抱住这在抽搐的躯体。

神经质的动作缓和下来了；循环恢复功能。眼珠滑动不定，重新出现，又呆住不动；病人的眼睛逐渐变得有生气，好象发现俯向自己的年轻人的脸。他认出失去踪迹的儿子了吗？假若他有这种一闪即过的明晰的感觉能力，他还能分清真实与狂乱中纷纷出现的毫无联系的幻象吗？他的嘴唇在翕动。瞳孔在扩大。骤然间，雅克面对这暗淡的目光，勾起了清晰的回忆：

以前，他父亲要记起一个忘掉的日期、一个名字时，目光就带上这种专注和含混的神情，这种偏向一边的模样。

雅克用手腕撑起身子，喉咙发紧地机械地说：

“怎么啦，父亲？……怎么啦？……你怎样，父亲？”

蒂博先生的眼皮慢慢垂下。一丝哆嗦勉强能看得见，掀动着下嘴唇和山羊胡子；然后越来越厉害的抽搐晃动着脸孔、肩和胸：他在抽泣。从软绵绵的嘴中发出空瓶插入水中的响声：泼噜、泼噜、泼噜……老修女伸出手用药棉擦拭他的下巴。雅克不敢动弹，泪水模糊了双眼，他躬身对着这起伏的身躯，用迟钝的声音重复：

“怎么啦，父亲……怎么样？……嗯？……你怎样，父亲？……”

昂图瓦纳进来了，后面跟着赛林娜嬷嬷，他看到弟弟时止住了脚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并不想明白。他手里拿着一只刻度杯，装了半杯东西。修女拿着一只器皿和毛巾。

雅克挺起身来。别人把他拉到一边，再去照应病人，掀开被子。

他退到房间尽里头。没有人注意他。他呆在那里观看父亲受折磨，倾听父亲的叫声？不……他走到门口，他一越过门坎，便感到解脱了。

走廊幽暗。到哪里去？到书房？他已经尝过同沙斯勒先生相对的滋味，沙斯勒先生钉坐在椅子上，双肩下垂，双手扶膝，好象在等待天恩一样。老小姐更惹人生气：一折为二，鼻子朝地，谛听响声，象丧家之犬在房里踱步，紧跟着所有从她身旁走过的人：她的小身躯终于塞满了这套空荡荡的房间。

只有一个房间紧闭着，可以躲人：吉丝的房间。有什么要紧？吉丝在英国！……

雅克踮起脚尖踅进房里，推上插销。

心境马上平静下来。经过一天一夜不停的束缚，终于能独自一个人了！

房间阴冷。没开电灯。十二月姗姗来迟的黎明已经可以在百叶窗的板缝间瞥见。他没有马上把吉丝同这幽暗的避身之地联结起来。……他撞上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怕冷地抱起手臂，他呆在那里，蜷缩着，什么也不想。

待他振作起精神，曙光已透过窗帘隐约可见，他猛然认出了窗帘的蓝色花枝图案。巴黎……吉丝……在他瞌睡时，被遗忘的景物在他周围出现了。他注目而视。每件东西他从前都用手触摸过——以往的生活……他的照片，变成什么样啦？墙上，一个发亮的长方形框架与昂图瓦纳的肖像对称并列。吉丝取下了照片？出于怨恨？不！随身带走！当然是带到英国！啊，一切能重新开始吗？……他耸耸肩，好似网里的动物，越动缠得越紧。吉丝在英国。幸好如此！他霍地厌恶她。他一想到她，便马上自惭形秽。

他想赶走回忆，一跳而起，要逃出房间。他忘了父亲，忘了这垂死挣扎……这儿，至少他只碰到阴影：这差不多是孤独。他回到房间中央，坐在桌子旁。吸墨水纸上留有吉丝的字迹：紫色的墨水……他惶然了，有一忽儿力图辨认反印着的字。随后他推开吸墨水纸垫板。他眼里重新充满泪水。啊，忘却，沉睡！他抱住手臂，支在桌上，耷拉着头。洛桑，他的朋友们，他的孤独……尽快动身！动身，动身……

有人想打开房门，把他从瞌睡中惊醒过来。

昂图瓦纳来找他。早过正午了，必须利用暂时平静，吃点东西。

餐室里放好两副餐具。老小姐打发沙斯勒先生回家吃午饭。至于她，上帝！她要"想的东西太多"，不能入席。

雅克并不饿。昂图瓦纳默默地狼吞虎咽。他俩避免相对而视。他俩不同席相对有多久了？事情匆促，不容他们有时间激动。

"他认出你了吗？"昂图瓦纳问。

"我不知道。"

又沉默了一会儿，雅克推开碟子，抬起了头。

"给我说说，昂图瓦纳……情况预料怎样？他会发生什么事？"

"肾脏过滤器已经有三十六小时失去功能！你明白吗？"

"明白。那么怎样？"

"如果无法遏止中毒……很难确定，但我认为是明天……甚至或许今夜……"

雅克忍住没吁出一口气。

"痛苦吗？"

"噢，这个嘛！"昂图瓦纳说，脑门阴云重重。

由于老小姐亲自端来咖啡，他住了声。待她要挨近雅克，给他倒咖啡时，咖啡壶颤动得很厉害，雅克想从她手里接过来。看到瘦骨嶙嶙、发黄的手指，多少儿时的回忆与此相连的手指，骤然使他心情激动。他想对小老太太微笑；他俯下身也无法碰到她的目光。她一个问题也没问，就接受了他的"雅各"归来；而三年来她痛悼过他的死，他回来以后，她还下不

了决心，直接抬眼看这个幽灵。

“痛苦。”昂图瓦纳等到重新只剩他俩时，又开口说，“只好等待疼痛变得越来越厉害。一般说，尿毒症会产生越来越增长的麻痹，死时好受得多。但是，它采取痉挛的形式时……”

“那么，为什么取消吗啡？”雅克问。

“因为吗啡不能起排泄作用。这肯定会送他的命。”

门被风吹开。女仆惊慌的脸出现又消失。她竭力要呼叫，但嘴里叫不出声来。

昂图瓦纳冲过去跟在她后面。他意识到的不由自主的希望激发着他。

雅克离开了位子。他也有同样希望。他迟疑一下，然后跟着哥哥。

不，这不是临终。只不过是一次新的发作，但很突然，来势汹汹。

颚部咬得这样紧，雅克在门口就听到牙齿滋滋作响。脸孔涨得通红；双目内翻。呼吸出现停顿、中止，仿佛不会接上气，这时雅克吊起了心，转向他哥哥，连自己也呼吸不上来。病人四肢抽搐得厉害，挺直的身子只有脚跟和后脑勺触到褥子；他越来越成弓形；肌肉紧张达到最强烈程度时，他处在一种颤动平衡中，一时之间确实表现了力的巅峰状态。

“来点以太。”昂图瓦纳说。

雅克觉得他的声音异常沉静。

发作在进展。愈来愈尖厉的喊声忽断忽续地从扭曲的嘴里发出来。头左右滚动；不规则的乱动控制了四肢。

“抓住手臂。”昂图瓦纳轻声说。他自己抓住另一只手腕，这时两个修女竭力按住乱动、掀掉被子的双腿。

搏斗持续了几分钟。随后抽搐减低了势头；癫痫状的动作时断时续。头停止摇动；腿弯放松；身躯伸直，放平。

这当儿呻吟又开始了：

“哎哟……哎哟……”

雅克将捏住的手臂放在床上，他发现手臂留下了自己的指印。衬衫袖口已撕开。领口的一颗钮扣脱落了。雅克的目光无法离开这软绵绵、湿润的嘴唇，嘴里执拗地发出不变的呻吟：“哎哟……哎哟……”突然，激动，中饭打断，这些以太味……他有点恶心。他想振作起来，挺起了身子。他感到自己脸色苍白。他勉强地跄跄踉踉走到门口。

赛林娜嬷嬷由老修女协助，开始整理床铺，她忽然转身对着昂图瓦纳。她提起床单，在病人挣扎过的地方，有一大摊污迹，略微染上了血。

昂图瓦纳没有表示什么。半晌，他离开床，走去倚在壁炉边。肾脏恢复功能，又中止了——有多长时间？——中毒现象。显然，死期不可避免，但推迟了。或许推迟几天……

他挺起腰。他不同意滞留在泄气的诊断上。搏斗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要长。能有所作为吗？搏斗时间愈长，尽量料理得好些就愈重要。首先，安排好可以调配的力量。在垂危病人身边安置两班轮换，轮流休息。作为增援，把莱翁叫上来。他，昂图瓦纳，他两班都参加；他不愿离开房间。幸亏在动身到瑞士去之前，他安排了几天空闲时间。万一他的老主顾当中出现了紧急情况，他就派泰里维埃出诊。——还有什么？——通知菲力

普。打电话给医院。——再有呢？—— 他觉得自己忘了某件重要的事。（疲劳的迹象；吩咐准备冷茶）……啊，吉丝嘛！傍晚之前给吉丝写信。好运气，老小姐还没有提到让她侄女回来！

他站在壁炉前，双手按在大理石边沿上，机械地向炉火伸出一只脚，然后是另一只脚。安排已经是行动。他已恢复镇静。

在房间尽里头的蒂博先生正忍受着痛苦，越来越响地呻吟。两个修女已经坐下。利用这暂息时间打几个电话……他正要出去，又改变主意，走近去观察病人。这喘息，脸孔在加深的红色……已经重新发作？雅克在哪儿？

走廊里很快传来窃窃私语声。门打开了。韦卡尔神甫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雅克。昂图瓦纳注意到弟弟固执的神色，而在神甫冷漠的脸上，双目炯炯发光。蒂博先生的呻吟急促起来，他猛然向前伸直臂膀，手指痉挛，带着砸碎核桃的响声。

“雅克。”昂图瓦纳说，一面将手伸向以太瓶。

神甫游移一下，谨慎地划了一个十字，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四

整个晚上、深夜和第二天早上，昂图瓦纳安排的两班人马不停地每隔三小时轮换，守在蒂博先生枕边。第一班由雅克、女仆和老修女组成；第二班有赛林娜嬷嬷、莱翁、克洛蒂德和厨娘。昂图瓦纳一直没有休息。

发作变得越来越频繁；来势猛烈，每次发作之后，看守病人的都象他一样气喘吁吁地坐下，无精打采地瞧着他受折磨。没有什么可做的。在抽搐的间歇，神经痛爆发得愈加厉害；几乎身上每一点都变成疼痛的地方，两次发作之间，是长时间的叫喊。病人的脑子太虚弱，意识不到发生的事；他甚至不时猛然说起谵语；但他的感觉仍很强烈，不停地用手指点疼痛的地方。昂图瓦纳很惊讶，老人卧床数月，居然还有如此活力。修女们见过各种病，本来会习以为常，对此也感到惶惑。她们以为只有尿毒症才会引起这异常反应，一小时好几次过来看看，床是干的，肾脏二十四小时以来没有恢复功能。

打从头一天起，女门房就来问，是不是可以关上窗户和百叶窗，挡住呻吟声；呻吟响彻院子，使整个楼惊动不安。四楼的房客是个怀孕的年轻妇女，她的卧房在病人楼上，叫喊声令她惶惶不安，她不得已在深夜躲到双亲那里暂避。因此，所有门窗都关闭了。房里只有床头灯照明。在房里滞留的怪味使人难以呼吸，虽然柴火在不断加旺，以调节空气。雅克常常被这毒化的空气和半明半暗弄得麻木，三天以来使他喘息不已的激动弄得他精疲力竭；他站着抬起手，竟能睡上一刻钟，然后惊醒过来，完成中断的动作。

他可以走开的时候，便下楼到昂图瓦纳的那套房间里，锁上门，安安心心一个人呆着。他去躲到自己以前那间屋里，穿着衣服扑倒在他的沙发床上，但无法睡着。透过罗纱窗帘，他看到雪花飘舞，密得遮住楼房的正面，消除街上的回声。于是他又看到洛桑，楼梯巷，卡梅辛公寓，索菲亚，朋友们。一切都混同起来：眼前的事和回忆，巴黎的雪和那边的冬天，这个房间的热和瑞士小火炉的热，留在他衣服上的以太味和金黄色

枞木地板的树脂香……他站起来换个地方；他拖着脚步走到昂图瓦纳的房间；他累得摇摇晃晃，跌坐在扶手椅里，心情沮丧，仿佛他白白等待了这么久，自己的愿望毫无结果，无法餍足，对他来说，一切，到处，都无可挽回地格格不入。

从中午起，发作开始几乎接连不断，病情明显加重。

轮到雅克和他那一组值班时，他吃惊地看到早晨以来的突变：脸部肌肉不断抽搐，尤其是中毒引起的肿胀改变了脸容，使病人的脸勉强能认得出来。

雅克想问哥哥，但持续不断的照料要求加倍的注意力。在倦怠引起的麻木状态下，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成清晰的句子，对他可费劲了。面对这不停歇的疼痛，他怜悯万分，在两次发作之间，他不时对哥哥抬起充满疑问的目光；可是昂图瓦纳咬紧牙关，掉转目光。

在一阵越来越厉害的抽搐过后，雅克精疲力竭，额角淌满汗珠，冲动之下他径直走向哥哥，抓住哥哥的手臂，拉到房间尽里边。

"昂图瓦纳！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的噪音因责备而发出颤声。昂图瓦纳转过头去，无能为力地耸耸肩。

"要找个办法！"雅克摇着哥哥的肩膀说，"必须减轻他的痛苦！应该找个办法！非得这样！"

昂图瓦纳轻蔑地耸起眉毛，他瞧着病人在发出长长的叫喊声。尝试什么办法？洗澡？显然，这个想法已经好几次出现过。可行吗？浴室在这套房间的另一端，靠近厨房，在向右拐

的狭窄过道的尽头。要大动干戈……不过……

半响，他衡量得失，作出了决定，在他脑子里，一个计划已经构成。一般说，每次发作之后，有一段延续三四分钟的减弱时间，只能利用这点功夫。为此，一切要预先谋划好。

他抬起了头：

“嬷嬷，先别管这里。替我去叫莱翁。还有赛林娜嬷嬷。叫她给我拿两条床单；两条。你，阿德丽爱娜，去装满一浴缸热水。三十八度。明白吗？你呆在那边，将水温保持在三十八度，直到我们过去。然后告诉克洛蒂德，将毛巾烘在炉上，长柄暖床炉装满炭火。快去。”

赛林娜嬷嬷和莱翁在休息，及时赶到接替阿德丽爱娜在床边的位子。又开始新的发作。强烈而又短促。

发作一停，短暂而平缓的呼吸一会儿又变成喘气，如今伴随着周期性的手脚划动。昂图瓦纳迅速环顾他的助手们。

“是时候了。”他说。又对雅克加了一句：“我们不要匆忙；但没有时间可浪费。”

两个修女已经在拉床单。一片粉末从床单升起，坏死肉体的气味充塞房里。

“快给他脱衣服。”昂图瓦纳说，“莱翁，给炉火添两块柴，为下一步做准备。”

“哎哟……”病人在呻吟，“哎哟……”每天他的焦痂在扩展，愈加深陷：肩胛、臀部、脚跟，形成发黑的伤疤，尽管有爽身粉和绷带，仍然粘住衣服。

“等一等。”昂图瓦纳说。他拿起小刀，纵向割开衬衫。听到裂帛声，雅克不禁打了个寒噤。

身躯整个显露出来。

它庞大，富有弹性，白皙；给人的印象既虚肿又瘦削。在骨瘦如柴的手臂末端，双手象拳击手套那样垂下来。双腿不合比例地长，好象长了毛的骨头。乳头之间摊开一片灰毛；另一片半遮住阴部。

雅克掉转开眼睛。后来，他多少次回忆起这一时刻，回忆起第一次看到生身之父赤身裸体时油然而生的古怪想法。一刹那间他回想起在突尼斯，手里拿着采访记事本，面对另一个同样赤裸的身子，同样虚肿发灰，那是个意大利老人的身子，庞大，猥亵，刚发现他上吊，平摊在外边的大太阳下。邻街一大群杂七杂八的孩子在周围跳跳蹦蹦，闹闹嚷嚷。雅克看见自杀者的女儿，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哭着穿过院子，用脚乱踢，赶走那群孩子，在尸首上撒上一大把干草。或许出于羞耻心；或许是想挡住苍蝇。

"你来，雅克。"昂图瓦纳小声说。

要把手从病人身下穿过去，抓住一角床单，昂图瓦纳和嬷嬷已经从腰部底下塞过去。

雅克服从吩咐。接触到这汗湿的身体猛地使他心潮翻滚，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应——一种生理上的激动，一种天然的感情，大大超过怜悯或挚爱：是人对人自私的温情。

"抓住床单中间，"昂图瓦纳吩咐，"好。别太使劲。莱翁，从这里抽。现在拿掉枕头。你，嬷嬷，抬起双脚。再抬起一点。当心焦痂。雅克，抓住一角床单，头部那边；我抓住另一边。赛林娜嬷嬷和莱翁抓住脚边的两个角。都抓牢了吗？好。先试一试看看。一，二！"

床单的四只角被用力拉住，绷紧，提起，好不容易身体才凌空于褥子之上。

"行。"昂图瓦纳近乎快乐地说。大家都感到同样的行动快乐。

昂图瓦纳对老修女说：

"嬷嬷，给他盖上羊毛毯。然后你先走：打开房门……都抓紧了吗？往前走。"

这行列沉重地蠕动起来，走进狭窄的过道。病人在叫喊。沙斯勒先生的脸在配膳室的门框旁张望了一下。

"脚那边放低一些。"昂图瓦纳用压抑的声音说，"那边……要歇一下吗？不？那么往前……留神，你要钩住壁橱钥匙了……大胆些。快到了。小心拐弯。"他老远看到老小姐和两个女仆堵在浴室那里。"喂，你们走开，"他叫道，"五个人够了。你们，阿德丽爱娜和克洛蒂德，抓紧时间铺床。烫一烫床……现在看我们的了。斜一点好过门。行……别放在瓷砖地上，见鬼！抬起来！再高一点！要越过澡盆。然后慢慢把他放下去。当然用床单托住！把稳！慢慢地。松开一点。再松一点。那边……唷，她水放多了，要溢得到处都是水。让他沉下去……"

在床单凹处的沉甸甸身躯慢慢浸入水中，将相同体积的水溢出澡盆，四处飞溅，弄湿了抬床单的人，水一直漫到过道。

"事情成了。"昂图瓦纳说，一面甩掉身上的水，"有十分钟喘喘气。"

蒂博先生无疑感受到水的温热，有一会儿停止叫唤，但随即又叫得更凶。他试图挣扎，幸亏他的四肢裹在床单皱折中，无法动弹。

渐渐地他的激动消失了。他不再叫唤，而是呻吟："哎哟……哎哟……"不久他连呻吟也停止了。他明显地感到非常

舒服。他的“噢啦啦”很象满意的感叹。

他们五个人围在澡盆旁，伫立在水中，不无忧虑地想着下一步要做的事。

蒂博先生蓦地提高嗓音，张开眼睛：

“啊，是你？……不是今天……”他的目光环顾一周，但显然认不清周围的东西。“你们走吧。”他又说。（这是两天以来他说清了的几个字。）他住了声，可是嘴唇仍在蠕动，仿佛他在诵念祷文；可以听见喃喃自语声。昂图瓦纳尖起耳朵，终于听清了几个字：

“圣约瑟夫……垂危者的主保圣人……”稍后是：“……可怜的罪人……”

眼皮重新耷拉下来。脸孔平静；呼吸短促，但很有节奏。不再听到叫唤对大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一种休息。

突然，老人发出一下笑声，清脆得古怪，十分天真。昂图瓦纳和雅克相对而视。他在想什么？他的眼睛仍然闭拢。他的嗓音由于叫喊，已经嘶哑，但很清晰地又一次哼起童年时代那段复调，是老小姐再教会他的：

奥泼！奥泼！特里比
奥泼！快点！去赴约会！

他重复：“奥泼……奥泼……”声音戛然而止。

昂图瓦纳很困窘，避免抬起眼睛。“去赴约会……”他想，“这是可悲的趣味……雅克的想法该当如何？”

雅克也正好感受到同样的情感：他的不自在并非来自他听到的歌词，而是来自他不是单独听到；在场的每个人都由于别

人在眼前而不好受。

十分钟到了。

昂图瓦纳一面监视澡盆，一面在考虑如何往回搬：

“不能裹在水淋淋的床单里搬回去。”他低声说，“莱翁，去给我找来折叠床的褥子。向克洛蒂德要烘在炉上的毛巾。”

褥子扔在湿漉漉的瓷砖地上。在昂图瓦纳的指挥下，他们四个人又抓住四个角，艰难地把病人抬出澡盆，水淋淋地放在褥子上。

“赶快给他擦干……”昂图瓦纳说，“好。现在用毛毯裹好他，在他身下塞上干床单。快，别让他着凉。”

“他着凉又有什么关系？……”他旋即想。

他环视周围。什么都水淋淋的。褥子、床单浸在水里。一张椅子仰翻在角落。浴室象是水灾后狼藉的现场。

“现在站好位置，往前走。”他命令说。

干床单拉紧了，病人身躯象在吊床上一样晃悠，然后一行人脚步蹒跚，践踏着水洼，直起腰来，消失在过道的拐弯处，身后留下一长串水印。

几分钟后，蒂博先生睡在整理过的床上，头枕在枕头中央，双臂软绵绵地平放在毯子上。他一动不动，十分苍白。多少天来他头一遭好象不再难受了。

缓和状态延续不长。

四点敲响，雅克刚离开房间，准备下到底层稍事休息，这当儿昂图瓦纳在前厅赶上了他：

"快！他窒息了！……给柯特罗打电话。总机弗勒吕斯54—02。柯特罗，赛佛尔路。马上送三四只氧气球来……弗勒吕斯54—02。"

"我坐出租汽车去呢？"

"不用。他们有一辆三轮送货车。快打电话，我需要你。"

电话在蒂博先生的书房。雅克骤然蹿进去，沙斯勒先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父亲窒息了。"雅克朝他喊道，一面摘下电话机，"喂……柯特罗公司吗？……不是？……那么您不是弗勒吕斯54—02？"

"喂……对不起，小姐，有个病人！弗勒吕斯。五十四……零……二！

"喂……柯特罗公司吗？好……这里是蒂博医生……是的……您能……"

他屈着腰，手肘支在放电话机的座台上，背对房间。他一面说话，一面不经意地抬起目光，对着面前的镜子：他看见一扇打开的门，门口站着惊呆的吉丝，正凝视着他。

五

吉丝昨天在伦敦收到电报，在昂图瓦纳到了洛桑那天，克洛蒂德主动提出给她打电报，征得了老小姐同意。她当即动身，不通知任何人就回到巴黎，坐车来到大学路，她不敢询问女门房，心儿卜卜乱跳，径直上楼进门。

莱翁来给她开的门。她看到他在楼上，感到不安，嘟哝说：

“先生怎么样？”

“还没有过世，小姐。”

“那么……”有个人在隔壁房间大声说，“您不是弗勒吕斯54—02？”

吉丝哆嗦起来。幻觉？

“喂……对不起，小姐，有个病人……”

她的手提箱摔在地上。她的腿在发抖。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穿过前厅，双手推开书房半掩的门。

他在那儿，背朝外，肘靠座台。他的侧面一闪而过，眼皮低垂，在远处镜子发绿的锡汞齐里似真半真。她从不相信雅克已殁。他又找到了，回到父亲枕边……

“喂……这里是蒂博医生……是的……您能……”

他们的目光慢慢接上了。雅克猛回过身，一直拿着话筒，话筒里说话声嗡嗡地响。

“……您能……”他重复说。他的喉咙在收缩。他猛的一使劲，咽下一口唾沫，只发出一个扼止的声音：“喂……”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他好不容易才回复过来：昂图瓦纳，病危的人，氧气……“父亲窒息了。”他心里想。他的头嗡嗡乱颤。

“哎，我听着！”声音不耐烦。他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责怪那个闯进来的人。她来干什么？她想把他怎么样？为什么她还活着？一切不都结束了，结束了？

吉丝没有动弹。她茶褐色的脸上，大而圆的黑眼睛，象义犬一样漂亮的眼睛，闪出温柔的光，惊讶使得闪光更加热烈。

她瘦了许多。雅克确实没有想到她变得很漂亮，但他有要回避的心情。

静默中，沙斯勒先生象定时炸弹一样爆出声来：

“啊，是您？”他痴呆呆地微笑。

雅克神经质地将话筒压紧在面颊上，他茫然的目光丝毫没流露隐蔽的狂乱，却离不开这个倏忽而至的俏丽女子，他嗫嚅说：

“您能给我送来……马上……氧气……用三轮送货车……什么？……当然是气球……有个病人窒息……”

吉丝钉在原地不动，一直凝望他，连睫毛也不眨。

她记起曾设想经过多年的等待，当他重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会扑倒在他胸前。眼下她正经历这一时刻。他在那里，离开她三步远，但无法亲近，被别人——陌生人占有。在雅克眼里，吉丝的目光刚碰上坚硬的东西，象碰上拒绝一样。甚至在意识到之前，面对这不同于梦想的现实，她有直感，她还要痛苦下去。

他一面说话一面不停地打量她。他俩通过目光互相联结。雅克直起腰，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过于坚定：

“是的……三四只氧气球……马上。”

他咬字的音域比往常高得多，嗓音发颤，带有鼻音，勉强作出从容的神态：“啊，对不起，地址……蒂博医生，大学路四号乙……不，我说四号乙……直接上三楼……要快，先生，十万火急！”

他不慌不忙，但不太自信地挂上电话。

两个人都没决定动一下。

“你好。”他终于说。

一阵战栗通过她全身。她微启嘴唇想笑笑，表示回答。雅克好似突然意识到现实，要摆脱困境：

“昂图瓦纳在等我。”他解释说，匆匆穿过房间，“沙斯勒先生会告诉你……他窒息了……你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赶到……”

“是的，”她挺起胸说，他打她身边过去，“你快去吧！”

她泪水盈眶。她没有明确的想法，没有理由遗憾：只有一种迟钝和怯弱的难受感觉。她的目光追随雅克到前厅。她看到他走路，觉得他更加活生生在眼前，更肯定是找到了。待他消失以后，她神经质地合十双手，小声说：

“雅各……”

沙斯勒先生看到这个场面，他犹如家具一样，毫无觉察。他单独跟吉丝在一起时，以为谈话是谦恭有礼：

“正象您看到我那样，吉丝小姐，我在这儿。”他推心置腹地说，一面摸着他的坐椅。吉丝转过身去掩饰眼泪。稍停，他又说：

“我们等着可以开始。”

嗓音亲切，吉丝愣住了，问道：

“开始什么？”

小老头在眼镜后面眨了一下眼，审慎地抿紧嘴唇说：

“祈祷，吉丝小姐。”

雅克这次象找避难地一样冲往父亲房里。

天花板那盏灯开亮了。蒂博先生被扶坐起来，挺得笔直，看了令人可怕：头往后仰；嘴唇半张；他好象完全失去知觉；眼睛圆鼓鼓地凸出，睁大，毫无生气。昂图瓦纳俯身向床，扶

住父亲，而赛林娜嬷嬷用老修女递给她的坐垫垫稳他的胸部。

“开窗。”昂图瓦纳看到弟弟时喊道。

一股穿堂风掠过房间，沐浴着无知觉的脸。鼻翼开始翕动：一点儿空气进入肺部。呼吸微弱，短促，断断续续；不停顿的呼气；每次都简直可以说，这缓慢的咽气是最后一次。

雅克走近昂图瓦纳，小声对他说：

“吉丝刚到。”

昂图瓦纳没有动弹，只略微耸耸眉毛。他同死亡作着紧迫的搏斗，不愿有一刻分心。稍有不慎，这颤颤悠悠的呼吸便可能停息。他象一个在搏击的拳击手，目光盯住对手，思想紧张，全身肌肉准备招架，目光不离病人。此刻他激烈地与之搏斗的死亡，两天来他看作一种解脱；如今他没有时间去想它。他甚至差不多忘了这垂危的生命是他父亲的生命。

“氧气快到了。”他心想，“还可以坚持五分钟，或许十分钟。我一拿到氧气球……但我必须能自由活动。嬷嬷也……”

“雅克，去给我再找个人来……阿德丽爱娜，克洛蒂德，不管哪个。有两个人，你们就可以扶住他。”

配膳室没有人。雅克跑到衣物间：吉丝同她姑母在那里。他踌躇了一下。时间紧迫……

“那么好吧，是你，”他说，“来吧。”他把老小姐推往前厅，“呆在楼梯平台上。有人来送氧气球。您马上给我们送来。”

他俩来到床边时，蒂博先生已昏厥过去。他的脸发紫，嘴大张。从嘴角流出褐色的东西。

“快，”昂图瓦纳小声说，“你们过来扶好……”

雅克占了哥哥的位置，吉丝替换赛林娜嬷嬷的位置。

“牵引舌头，”昂图瓦纳对赛林娜嬷嬷说。“用块布……用块布……”

吉丝早就表现出有护士才能：在伦敦，她上过课。她一面阻止病人侧倒，一面捏住病人手腕，用目光征得昂图瓦纳同意，开始摇臂运动，她的动作跟嬷嬷的牵舌配合起来。雅克捏住另一只手腕，做同样的动作。蒂博先生的脸充血，好象有人扼死了他。

“一、二……一、二……”昂图瓦纳有节奏地喊。

门打开了。

阿德丽爱娜跑来，拿着一只氧气球。

昂图瓦纳从她手臂上夺过来，旋即打开开关，塞进病人嘴里。

紧接着的一分钟显得很长。一分钟还没过，情况已明显改善。呼吸逐渐小口地恢复。不久，脸孔显然充血消除：血液重新恢复循环。

昂图瓦纳目光不离病人，用手肘轻轻将气球压在自己身上；他做了一个手势，雅克和吉丝停止了将手臂上下摆动。

对吉丝来说，时间正好：她气力用尽了。她周围的一切天旋地转起来。这张床的气味难以忍受。她后退一步，抓住一张椅子的靠背，为了不致于昏倒。

两兄弟还在俯身对着床。

蒂博先生靠坐在垫子中间，氧气口半撑开他的嘴，他歇息着，脸容平静。必须继续保持胸部挺直，挨近监看呼吸；总算阻止了马上死去。

昂图瓦纳要把脉，便将氧气球递给嬷嬷，坐在褥子边上；他也骤然感到疲乏的重负。脉搏不规则，十分缓慢。“如果他

能这样慢慢死去……”他想。这个愿望和他与窒息搏斗的激烈之间的矛盾并不使他吃惊。他抬起头，遇到吉丝的目光，对她露出微笑。刚才他把她当作工具使用，没考虑这是她；突然看到她在那里，给他带来一阵欢乐。他的眼睛重新转向垂危病人。这回，他禁不住想：

“只要氧气晚到五分钟，如今一切都结束了。”

六

洗澡无疑给蒂博先生带来一段暂缓时间，但窒息发作结束了这点时间。很快又重新抽搐起来；病人在短暂的睡眠中好象吸取了新的力量，又能忍受痛苦了。

在第一次痉挛和第二次之间，过了半个多小时。内脏疼痛和神经痛大概又恢复了最剧烈的程度，因为在间歇期内，病人不停地向各处伸展和呻吟。

第三次发作在第二次之后的一刻钟。然后发作加速，隔几分钟一次，强烈程度不等。

泰里维埃医生早上来过，下午打了好几次电话，晚上九点之前又来了。他走进房间时，蒂博先生正激烈挣扎，医生看到按住他的人气力不支，急忙过去助一臂之力。他想抓住腿，腿挣脱了，他挨了一脚，几乎跌倒在地。无法解释老人还有这样的气力。

挣扎一停，昂图瓦纳便将朋友拖到房间的一头。他想说

话，甚至讲了几个字（泰里维埃没听清，因为满房叫喊声），戛然止住，嘴唇索索发抖。

泰里维埃看到他脸容改变，十分吃惊。

昂图瓦纳努力镇静下来，凑到泰里维埃耳畔，嗫嚅说：

“老兄……你看……你看……再没有办法了，我向你保证……”

他带着友好的恳求态度注视年轻人；他好象在等待得到援救。

泰里维埃垂下眼睛。

“镇静些，”他说，“镇静些……”停了一会儿：“考虑一下……脉搏微弱。三十个小时没来小便：尿毒症在发展，发作明显地接连不断……我明白你精疲力竭。耐心点，快接近结尾了。”

昂图瓦纳肩膀下垂，目光茫然地对着床那边，没有回答。他的脸完全改变了脸容。他好象麻木了。“快接近结尾了……”或许是真的吧？

雅克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阿德丽爱娜和老修女。换班时间到了。

泰里维埃朝雅克走去：

“我同您一起守夜，让您哥哥能休息一下。”

昂图瓦纳听见了。终于能离开这个房间，静静地呆着，躺平，兴许能睡着，忘掉……这个诱惑十分强烈，半晌，他想接受泰里维埃的好意。但他立即振作起来：

“不，老兄。”他很坚决地说，“谢谢，不行。”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深深感到不该同意。要单独负起责任，单独面对命运。那一位举起了手。“不要坚持，”他又说，“我已

决定了。今晚我们还合在一起，差不多顶得住。你方便吧。”

泰里维埃耸耸肩。他想，情况可能要延续几天，而且他习惯于向昂图瓦纳的意志屈服，他仅仅说：

“好吧。明天晚上，无论如何，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昂图瓦纳没有吭声。明天晚上？明天，照样抽搐，喊叫？显然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后天也如此。为什么不可能？……他的目光与弟弟的目光相遇。唯有雅克捉摸出这烦恼，也有同感。

喊声又起，预示新的发作。必须过去重新把好自己的岗位。昂图瓦纳将手伸给泰里维埃，后者握了一会儿，几乎要说：“勇敢些……”但他不敢，一言不发地走了。昂图瓦纳瞧着他离去。多少次他在离开一个重病人的枕边时——握过丈夫的手，苦笑一下，回避母亲的目光——多少次他一转过背，便感到解脱的印象，此时正是这种印象使泰里维埃的匆匆离去异常轻松？

晚上十点，连续不断的发作看来达到高潮。

昂图瓦纳感到周围的人勇气减退，耐力消蚀，照料动作变慢，注意力不如以前。一般说，没有什么比别人的体力不支更能鼓起他的热情。但他已到了这种程度：他精神的耐久力已不能与体力的枯竭抗衡。从他到洛桑去开始，这是第四夜他目不交睫。他吃不下东西；他强迫自己，今天勉强喝下一点牛奶；他只靠冷茶支撑，他不时喝下一杯。他的神经质越来越厉害，使他表面上精力充沛，然而是虚有其表。实际上，这种局面所要求于他的，这种耐心，这种等待，这种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能使之瘫痪的虚假精力，是同他的气质根本抵触的东西，要求

他作出最难以忍受的努力。但必须不惜一切坚持下去，在同样的搏斗中耗尽精力，既然搏斗接连不断！

约莫十一点钟，一次发作刚过去，四个人还在那里弯着腰，监视最后的抽搐，昂图瓦纳猛地直起腰，不由得做了一个恼恨的手势：床单上刚湿了一小滩：肾脏又一次恢复充沛的功能。

雅克禁不住做了个狂乱的动作，松开父亲的手臂。太出乎意料了。想到中毒加深必然导致死亡，才使他顶住。现在怎么啦？不知怎么办了。仿佛两天来死神在他眼皮底下耐心设法，张开陷阱；每次弹簧开始绷紧，咔嚓，它越过了止动卡槽：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打这时起，他甚至不再想掩饰疲累。两次抽搐之间，他跌坐在最近的坐椅上，疲乏不堪，十分恼怒，他手肘支在膝部，拳头按在眼上，睡着了三分钟。每次病人发作，都要叫他，拍他的肩，他一惊而起。

午夜前开始，病情显得十分严重，搏斗将难以为继。

三次极其强烈的发作紧接着刚过去，第四次又开始了。

来势汹汹：有过的所有现象，强烈了十倍。呼吸中断；脸部充血；眼球半凸在外；前臂痉挛，向里拐到看不见手，手腕在山羊胡子下面蜷缩成两只葱头一样。全身由于痉挛而颤抖；肌肉紧张，好象就要在衣服下面撕裂。身体绷直的时间从没有这么长过：一秒秒过去，紧张毫不松弛；脸变黑了；昂图瓦纳真的以为死就在眼前。

嘴唇间终于迸出一声喘息，从中冒出一点唾液。手臂突然松弛。又开始舞手动脚。

动作异常激烈，恐怕要用紧身衣才能止住这种狂乱。昂图瓦纳和雅克在老修女和阿德丽爱娜的协助下，攥住发狂的人的四肢；他们摇来晃去，东倒西歪，互相碰撞，好象处在足球混战之中。阿德丽爱娜首先不得不松开攥住的脚，而且无法再抓住。老修女被晃得半歪倒，失去平衡：另一条腿从她手里滑脱。两条腿松开后，在空中乱踢乱蹬；脱皮的后跟在木床上撞得血淋淋。昂图瓦纳和雅克气力用尽，汗水涔涔，弓起身子，防止这庞大的躯体蹦跳，甩出褥子之外。

待到这种狂乱停息（它意外地停止，就象开始时那样），病人终于重新睡到床的中间，昂图瓦纳后退了几步。他神经极其紧张，以致牙齿格格作响。他怕冷地走近壁炉，抬起眼，在火焰照亮的镜子中，看到自己萎靡不振的脸，散乱的头发，病态的目光。他旋转过身来，倒在一张扶手椅上，双手压紧额角，呜咽起来。他受够了，受够了……他身上仅存的一点点反抗力量集结成一种狂乱的愿望："但愿这能结束！"总之，他不愿还有一夜，然后还有新的一天，或许还有新的一夜，无能为力地看着这地狱般的场面！

雅克走了过来。换了别的时候，他会扑到哥哥怀里；但他的敏感和他的精力一样，已经变得迟顿，看到别人烦恼，不仅引不起他不安，反而使他麻木。他站在那里，吃惊地端详这张萎顿、泪湿、怪样的脸，骤然发现过去的一个面影，他不认识的一个顽童哭泣的脸。

他想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已经好几次萦绕脑际：

"话说回来，昂图瓦纳……如果你请人来诊断呢？"

昂图瓦纳耸耸肩。如果有点困难要解决，难道他不是首先召集所有的同事？他回答了几个没好气的字眼，他弟弟没听

清；痛苦的叫喊声又开始了——这是发作之前短暂缓冲的先兆。

雅克生气了：

“说到底，昂图瓦纳，去找人哪！”他叫道，“总不能束手无策！”

昂图瓦纳咬紧牙齿。他的眼睛已经没有泪水。他抬起头，粗野地打量弟弟，小声说：

“对。总要干点事。”

雅克明白了。他垂下眼睛，一动不动。

昂图瓦纳用目光询问他，轻声说：

“你从没想到吧？”

雅克略微点点头。他凝视哥哥的眼睛；他有一个转瞬即逝的感觉：这一刻，他们俩很相象：眉宇间有同样的皱折，同样有绝望和大胆的面容，同样有“无所不能”的表情。

他们处在暗影中，靠近炉火，昂图瓦纳坐着，雅克站着。叫喊很凶，两个女的跪在床边，好象累垮了，什么也没听见。

半晌，还是昂图瓦纳开口：

“你去叫人吧？”

问得生硬，直统统，但声音里有一种难以觉察的柔和。雅克这次回避哥哥的目光。他终于在牙缝中回答：

“我不知道……也许没人。”

“那么我去！”昂图瓦纳立刻说。

他蓦地站起来。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对雅克作了个犹豫的手势，身子前倾：

“你不赞成我的做法？”

雅克慢慢地但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是这样，昂图瓦纳。”

他俩又相对而视；从他们回来以后，这是头一回感到近似快乐的情绪。

昂图瓦纳走近壁炉。他张开两臂，撑在大理石上，弓着背凝视炉火。

决定已经作出。只剩怎么执行了。什么时候？怎样做？除了雅克，不让有旁人在场。快到午夜了。一点，赛林娜嬷嬷和莱翁那班要来：要在一点之前做完。再简单不过。首先放血，引起虚弱和睡眠，这就可以让老修女和阿德丽爱娜换班前提早一段时间去休息。一旦单独同雅克在一起……他摸摸胸脯，手指触到吗啡小瓶子，他什么时候放在口袋里的？他回来那天早上。他同泰里维埃下楼去找鸦片酊，他确实回想起来了，他偶然将这浓缩溶液和这针管塞进白大褂口袋……偶然？……为什么？……可以说他脑子里一切都确定了，只等执行这个早就设想好的计划的具体细节。

新的发作在酝酿之中。必须等发作过去。雅克恢复热情，已经站好位置。“最后一次发作。”昂图瓦纳心想，一面走近床去；在雅克注视他的目光里，他相信看到同样想法。

幸亏绷紧的时间比上一次短，但痉挛是一样的强烈。

病人口角流涎，四肢乱动时，昂图瓦纳对嬷嬷说：

“或许放血能带来缓和。他一静下来，你把我的手术器械箱给我。”

效果几乎立刻显现。蒂博先生因失血而引起虚弱，好象睡着一般。

两个女人十分疲惫，她们并不坚持等到换班；昂图瓦纳刚一出口，她们便抓住这个机会去休息一下。

剩下昂图瓦纳和雅克。

他俩离床很远：昂图瓦纳刚去关上门，阿德丽爱娜让门半掩着；雅克不知为什么，已退到壁炉旁边。

昂图瓦纳避开弟弟的目光：此时他一无所感，只需要觉得身边有温情，他不需要同谋。

他在兜里翻弄镀镍小瓶。他还要等两秒钟。并非他想再一次衡量利弊，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则：行动时不再斟酌已决定行动的考虑。他望着远处白床单中的这张脸，疾病使他日益熟稔了，他一时沉浸在极度怜悯的忧郁之中。

两秒钟过去了。

“这样做发作时会少难受些。”他想，一面快步走上前。

他从兜里掏出瓶子，摇晃一下，用针插入注射器，停下来用眼睛找样东西。略微耸肩：他有意无意地在寻找酒精灯，想烧一下针头……

雅克什么也没看见：他哥哥伛下去的背挡住了床。更好。他决定往旁边走一步。父亲好象睡着。昂图瓦纳解开袖管钮扣，撸起袖子。

“我给左臂放血，”昂图瓦纳思忖，“在右臂打针。”

他绷紧皮肤，举起注射器。

雅克用痉挛的手捂住嘴。

针猛的一下插进去。

睡着的人发出一声呻吟，肩抖动一下。静寂中响起昂图瓦纳的声音：

“别动……让你减轻痛苦，父亲……”

“最后一次对他说话。”雅克想道。

玻璃针管里的溶液下降不快……如果有人进来……结束了

吗？没有。昂图瓦纳让针戳在皮上，他细心取下针管，重新灌满。溶液下降越来越慢……如果有人进来……还有一C．C．……多慢呀！……还有几滴……

昂图瓦纳一下抽出针来，擦一擦肿胀的部位，那儿渗出粉红的一滴，然后他扣上袖管，盖上毯子。倘若他是单独一个人，他准定会俯向这苍白的额角：二十年来，他第一次想拥抱父亲……他直起腰，后退一步，将针具塞进大褂，环顾四周，看看一切是否井然有序。最后他朝弟弟转过头来，他的目光冷漠严肃，似乎简捷了当地说：

“就这样。”

雅克想走过去捏住他的手，握一握表示……但昂图瓦纳已经转过身，拉过赛林娜嬷嬷的矮椅子，坐在枕边。

垂危病人的手臂平放在盖毯上。手几乎象床单一样白，勉强看得出在哆嗦：象磁针的颤动。药物在起作用，尽管受折磨时间很长，脸容已经松弛：这垂死的麻木好象因睡眠而得到弥补的舒适。

昂图瓦纳无法集中思路。他把了把脉，脉搏快而微弱。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机械点数：46，47，48……

对刚做完的事变得越来越意识混乱，对世界的概念也模糊起来……59，60，61……按住手腕的指头放松了。懒洋洋，舒适地滑到冷漠状态。遗忘的浪潮淹没了一切。

雅克不敢坐下，生怕惊动哥哥。他站立不动，疲劳已极，目光不离病人的嘴唇。嘴唇泛白，泛白；如今呼吸刚刚触到上面。

雅克害怕起来，决定动弹一下。

昂图瓦纳惊跳一下，看着床和父亲，轻轻又捏住手腕。

“去找赛林娜嬷嬷来。”停了一停他说。

待到雅克回来，后面跟着嬷嬷和厨娘，病人的吸呼又恢复一点劲头和节奏，但喉咙有异样响声。

昂图瓦纳站着，抱起手臂。他已开亮天花板那盏灯。

“脉搏感觉不出。”赛林娜嬷嬷一走近他，他这样说。

修女认为医生对临终那一刻一窍不通，这必须凭经验。她没有回答，坐在矮椅子上，把起脉来，观察面容有一分钟之久，然后朝房间尽里转过身，点了一下头，克洛蒂德马上出去了。

喘气加剧，听了令人难以忍受。昂图瓦纳发觉，雅克的脸忧虑得变了样。他朝弟弟走去，想对弟弟说：“别怕，他什么也感觉不到。”这当儿门打开了：传来细语声，韦兹小姐穿着女短上衣，佝偻着背，由克洛蒂德搀扶着出现了；阿德丽爱娜跟随在后；沙斯勒先生踮起脚尖殿后。

昂图瓦纳惹恼了，示意在门口停下。但他们四个人已经跪在门旁。老小姐尖利的嗓音突然在静默中升起，盖过垂危病人的喘气声：

“噢，耶稣……我来到你面前……带着破碎的心……”

雅克不寒而栗，朝哥哥跑过去：

“阻止她！快！”

昂图瓦纳阴郁的目光使他马上平静下来。

“让她去，”他小声说，又欠身对着雅克：“差不多快断气了。他什么也听不见。”蒂博先生那天晚上庄严地托咐老小姐在他临终时诵念《善终连祷文》，他想起了这件事，十分感动。

两个修女也跪在床的两侧。赛林娜嬷嬷的手仍然捏住垂危病人的手腕。

“……我的嘴唇变冷、变白、战抖时，……会最后一次叫出您亲切的名字，慈悲的耶稣，怜悯我吧！”

（可怜的老小姐经过二十年的顺从和牺牲之后所保留的一点意志力，今晚挺住了，使她终于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我苍白深陷的面颊使在场的人产生同情和恐惧时，慈悲的耶稣，怜悯我吧！

“我临终时被汗水沾湿的头发……”

昂图瓦纳和雅克目光不离父亲。牙关松开，眼皮松弛地半张，目光呆定。快死了吗？赛林娜嬷嬷一直捏住手腕，盯住他的面孔，一动不动。

老小姐的声音死板，象破手风琴那样噗哧噗哧，无情地尖声说道：

“幽灵扰乱我的想象，使我沉湎在死一般的忧虑中，慈悲的耶稣，怜悯我吧！

“当我衰弱的心……”

病人的嘴一直张着。可以看见一只金牙闪光。半分钟过去。赛林娜嬷嬷一动不动。她终于松开手腕，朝昂图瓦纳抬起头。病人的嘴仍然张开。昂图瓦纳立刻弯下腰：心脏停止跳动。于是他将手掌按在纹丝不动的额头上，用姆指轻轻地依次拨下顺从的眼皮。然后抽回手，好象这亲切的按和拨能陪伴死神到安息之门，他朝修女转过身去，几乎大声地说：

“手绢，嬷嬷……”

两个女仆号啕大哭。

老小姐跪在沙斯勒先生旁边，白色女短上衣拖了条老鼠尾

巴，她对所有刚做完的事无动于衷，继续诉说：

“我的灵魂来到嘴边，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时……”

必须扶起她，搀着带走；她一背对房间，才好象明白过来，开始天真地抽泣。

沙斯勒先生也在哭泣；他抓住雅克的手臂，象个瓷人那样摆着头，重复说：

“这种事，雅克先生，本不该存在……”

“吉丝在哪里？”昂图瓦纳想，他将所有人都赶到外边。

待他离开房间之前，他回过身来，看了最后一眼。

多少星期以来，寂静终于重新笼罩这个房间。

蒂博先生直挺在枕头上，在通明的灯光下遽然变大，他扎着帽带，可笑的两只角形的结耸起在头上，看来象传说中的人物：富有戏剧性，又很神秘。

七

昂图瓦纳和雅克没有相约，却在楼梯平台上相遇。楼房在沉睡；楼梯地毯消除了脚步声，他俩一前一后，头脑空空，心灵摆去重负，默默地下楼，不去抗拒渗入心头的动物般的舒适感。

莱翁比他们先下楼，开了电灯，主动在昂图瓦纳的书房里准备好冷餐；然后谨慎地退走了。

灯下，这张小桌子，这块白台布，这两副餐具，有一种临

时安排的过节气氛。他俩不会同意觉察到这点：一言不发地入了席，饿得不好意思，装出心事重重的样子。白酒清凉；面包、冷肉、黄油转眼间就减少了。他们的手同时伸向奶酪盆子。

"吃吧。"

"不，你先来。"

昂图瓦纳将剩下的格律耶尔干酪一分为二，递给雅克。

"很油，很好吃。"他轻声说，仿佛在自我嘲解。

这是他们交换的头几句话。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现在去？"雅克用手往上指指蒂博先生的房间，问道。

"不。"昂图瓦纳说，"现在人人睡觉。明天以前，上面没有什么可做。"

他们在雅克的房间门口分手时，雅克突然若有所思地小声说：

"昂图瓦纳，你看到最后嘴张开，张开……"

他俩默默地相对而视：两人都热泪盈眶。

六点，昂图瓦纳差不多已经休息好，修过胡子，上到三楼。

"让沙斯勒先生去通知各处。"他一面想，一面上楼，活动一下腿脚，"报区政府，在九点以后……要通知的人……幸亏没有几家：雅纳罗家负责母系一方，卡西米尔姑妈管其余的人。打封电报给卢昂的堂兄弟。至于朋友们，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则讣告。给迪普雷老爹写封信，也给让写一封。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在吕内维尔，我今晚给他写封信；他母亲和妹妹在南方，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雅克想做点事吗？……至于慈善机构，莱翁会打电话：我给他开个名单。我呢，我要

去一趟医院……菲力普……啊，见鬼，别忘了学院！”

“殡仪馆的两位先生已经来过了。”阿德丽爱娜对他说，“他们七点再来……另外，”她有点尴尬地补充说，“昂图瓦纳先生知道吉赛尔小姐不舒服吗？”

他们去敲吉丝的房门。

姑娘躺在床上。她目光灼热，双颊通红。不过并不严重。她收到克洛蒂德的电报时，身体本来不适，受到刺激；然后匆促赶路，尤其遇到雅克，终于使她情绪波动得厉害，她孱弱的身体引起急剧变化，昨晚离开垂危病人枕边后，有一阵痛苦的抽搐，她不得不卧倒床上：一夜都在难受，倾听响声，猜测发生的事，又不能起床。

她游移不决地回答昂图瓦纳的问题，他也不加追问：

“泰里维埃今天早上要来，我让他来看你。”

吉丝朝蒂博先生的房间摆了一下头，她不太忧伤，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已经……咽气了？”她胆怯地问。

他低下头当作回答，猛然准确地想：

“是我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段时间冲个汤壶，还要准备糊剂。”他对阿德丽爱娜说。他冲吉丝笑笑，离开了房间。

“我结束了他的生命。”他重复想道。在他看来，他的行动头一遭出现倒退。“我做得很对。”他马上又想。他思索敏捷明晰：“不要自欺欺人，也有怯懦：想逃避这个恶梦的生理需要。因为他的死对我有个人好处，何必坚持下去呢？得啦！”他丝毫回避不了可怕的责任。“显然，允许医生这样做

会有危险……盲目遵从规则，哪怕它是荒谬和不人道的，原则上很必要……”他越承认规则的效力和合理性，就越赞成故意违犯它。“这是良心和判断的问题，”他想，“我不是一概而论。我只简单地说：在目前情况，我想必须那样行动。”

他来到死者的房间。他小心打开门，似乎他已习惯这样，不致惊醒病人。看到死者，霍地使他揪紧了心。他对尸体本来习以为常，这种情况现在却要同父亲的形象联结起来，这是未曾有过的、使人狼狈的事。他站在门口，屏住呼吸。他的父亲，失去了活力……手臂半弯，双手松散地合在一起。崇高。宁静！……灵床周围东西全搬走了；坐椅推到墙边。修女们在打盹，活象两副穿黑衣的寓意画，装饰在死者旁边；死者一动不动给这个场景以真正的庄严。奥斯卡·蒂博……多么有权威，多么高傲，如今却陷于缄默的无能为力的状态！

昂图瓦纳生怕动一动，扰乱这种静谧。于是他又想，这种静谧是他造成的；他的目光在抚弄这张熟悉的脸，他早已把它同安宁静谧调和起来，他几乎露出微笑。

进屋时他惊讶地发现雅克缩在后面，坐在沙斯勒先生旁边，他以为雅克还睡在床上呢。

沙斯勒先生一看见昂图瓦纳，便从椅子上跳起来，向昂图瓦纳走来。他的眼睛在闪烁着泪花的镜片后眨巴。他双手抓住昂图瓦纳，无法找到更好的词汇表达他对死者的爱戴，他一面抽缩鼻子，一面感慨说：“一个迷人的……一个迷人的……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每说一个词，都用下巴往床那边指点一下。

“要了解他。”他继续低声说，充满信心，好象被假设的反对者激怒了，“有点盛气凌人，是的，在空闲的时候……不过十分正确！”他伸出手臂，仿佛要起誓一般。“一个真正伸张正义的人！”他下结论说，回到他的位子。

昂图瓦纳坐下来。

这个房间的气昧翻起他内心的层层回忆。除了昨天已变轻的混有药物的臭味，新的蜡烛香味，他还分辨出蓝色旧棱纹平布的呛味，这块布还是蒂博祖父母留下来的：一股干奶味，五十年在桃花心木家具上打的蜡已在这种气味中渗入隐约的树脂昧。他熟悉，带镜子的大柜打开时，会从里面散发出干净衣物的舒适气味，从五斗柜的抽屉里会发出旧报纸和上漆木头的气味，还有持久不散的樟脑香昧。两代人的膝盖已将祈祷凳的毯子跪出网络．他也很熟悉上面的灰尘味，儿时他就近呼吸过——那时是唯一刚够他的个儿的坐位。

毫无声响。没有风摇曳烛火。

象所有来到这儿的人一样，昂图瓦纳开始痴呆呆的观察遗体。他疲乏的脑子里，思想越来越明晰：

“使父亲变得象我一样成为人的东西，他身上的生命，昨天还存在，现在怎么样啦？……变成什么呢？……消失了？存在于别的地方？以什么形式存在？”他惭愧地打断思路：“竟会想些蠢事！我不是头一回看死人……我知道，没有比虚无更不确当的词汇，因为应该说这是生命的积聚：无限的发展！

“是的……我时常重复这种观点。而在这具尸首面前，我不再知道……虚无的观点摆在我眼前，我觉得几乎是合理的……说到底，只存在着死亡：它拒绝一切，超越一切……显得荒谬！”

“不，”他耸耸肩说，“这样想很坏……仰面朝天乱走，

胡思乱想……不足为训！不足为训！”

他竭力振作起来，一挺腰站起身；迅猛热烈的内心激动旋即占据了他的身子。

他示意雅克跟他来，走到过道里。

“决定下一步干什么之前，需要知道父亲的遗愿。跟我来。”

他俩一起走进蒂博先生的书房。昂图瓦纳开亮天花板电灯和壁灯；这个房间充满平日没有的光，这里一直只开有绿灯罩的台灯。

昂图瓦纳走近书桌。在静寂中，他从兜里掏出的一串钥匙清脆地碰响。

雅克呆在一旁。他发现自己又站在电话座台旁边，同昨天一样的位置……昨天？从吉丝出现在门口，只有十五小时……

他用敌意的目光扫视这个他长久以来视作最不容涉足的殿堂，忽然之间，什么也不能阻止闲人闯入。看到他哥哥象贼一样跪在打开的抽屉前，引起他局促不安。他父亲的遗愿，所有这些文件，于他何干？

他一言不发地走了。

他返回死者房间，它对他有一种怀念的吸引力，他在房里十分平静地处在生活与梦幻之间，度过大半个夜晚。他预料到一会儿讨厌的人来来往往会把他赶跑；他不愿失去一秒钟，想激动地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总是发现这个有全权的人物横亘在他路上，这个人突然整个没入非现实中，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失去这个人更悲剧性地代表往昔不复返了。

他踮起脚尖，轻轻打开房门，进去坐下。静寂受到打扰，

复又归于平静；雅克怀着乐趣重新沉浸在凝视死者之中。

静止状态。

这个脑袋，在差不多四分之三世纪中日夜一秒不停地联结思想、意象，如今永远停止不动了。心脏也是如此。但停止思想尤其震动雅克，他多少次象抱怨受罪一样，埋怨自己的脑袋不停的活动！（甚至在夜晚，入睡歇息时，他依然感到脑袋象疯转的马达，不停地组合那些互不连贯的万花筒般的幻象，当他偶尔回想起某些片断时，他称之为“梦”。）幸亏有一天这乏力的热情会戛然止住发展。他也会摆脱思索的烦扰。宁静终于会来临；在宁静中歇息！……他回忆起慕尼黑的码头，他呆在那里整夜转悠自杀的迷人企图……有个句子象音乐回想突然出现在他的记忆中：“我们会休息的……”这是一个俄国作家的剧本结尾的台词，他在日内瓦看过演出；他的耳内还萦回女演员的声音，这是一个孩子脸的斯拉夫女人，眼波天真而热烈，点着小小的脑袋，重复说：“我们会休息的……”梦幻般的嗓音，象泛音一样转瞬即逝，伴随厌倦的眼神，内中忍让多于期望：“你在生活中没有过欢乐……但忍耐些，万尼亚舅舅，忍耐些……我们会休息的……我们会休息的……”*

八

快近中午时，开始有人来拜望：本楼房客，本区居民；蒂

* 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中索尼亚结束全剧的台词。

博先生为区里效劳过。雅克在第一批亲戚到来之前退走了。昂图瓦纳也有急事要办。蒂博先生所属的慈善机构每一个委员会内部有私人朋友。吊唁的人直至晚上络绎不绝。

沙斯勒先生将他称为"折叠式的座椅"搬到死者房间，他坐在这张椅子上工作已有多年；他整天不愿离开"死者"。他最终属于治丧场面的一员，同大烛台、黄杨树枝和念祷文的修女归入一类。每当吊唁的人进来，沙斯勒先生便从坐椅上滑下来，悲伤地向新来者致意，又重新爬上去坐好。

老小姐好几次想打发他走开。当然是出于嫉妒；看到他这样忠心耿耿和令人感动，十分气恼。相反，她在原地呆不住。她很难过。（无疑地，她在家里是唯一难过的人。）可怜的老处女一生在别人家里度过，一无所有，或许是头一遭她经历到占有的狂烈感：蒂博先生是归她管的死人。她不时走近床边，她脊骨畸形使她看不到整张床；她拉拉床单，弄平皱折，咕哝一段祷文；合十瘦骨嶙峋的双手，仿佛难以相信地摇着头，重复说：

"他在我之前长眠了……"

这个意识枯萎的老人已经变得对外界很少有反应，无论雅克的归来或吉丝的出现都触动不了她敏感的部位；两个孩子多少个月已从日常生活中消失：老小姐已失去习惯思念他们。只有昂图瓦纳和两个女仆还在她脑子里。

再说，她今天对昂图瓦纳有一肚子气。在确定入殓的日子和时刻上，她同他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主张时间快一点，大家都可以宽心，死者就不再是个尸体，而仅仅是一具棺材，她表示反对。简直可以说他想剥夺她仅存的财产：瞻仰主人遗体的最后几个小时。她好象觉得，蒂博先生的逝去就死者而言和

对她来说，是真正的结束。而对别人，尤其对昂图瓦纳来说，这个结束也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是新时期的门槛。对她已不再有未来；往日的崩溃等于全部覆灭。

黄昏时分，昂图瓦纳轻快地步行回来，快意地呼吸凛冽的空气，这空气刺戳眼睛，激发热情。他在门房的门口遇上全身穿丧服的费利克斯·埃凯。

"我不进去了，"外科医生说，"今天我只想简单地握握你的手。"

图里埃、诺朗、布卡尔的名片已放在那里。洛瓦齐尔打了电话来。医界的吊唁特别感动昂图瓦纳，早上，菲力普亲自到大学路的时候，可以说，面对老师的吊唁，昂图瓦纳意识到，不是蒂博先生去世，而是他，昂图瓦纳·蒂博医生刚失去父亲。

"我替你难过，我的朋友。"埃凯谨慎地感叹说，"别人说什么，对我们来讲死已习以为常；当死就在近旁，在我们家里，那怎么样呢？就好象我们从没见过死那样。"他又说："我知道是什么滋昧。"然后他挺起身，伸出戴着黑手套的手。

昂图瓦纳一直将他送到汽车旁。

他脑子里第一次作着比较……眼前他没有时间重新考虑"这一切"，但他看到，"这一切"不管怎样比他原来判断的要严重得多。他明白，他昨天冷静地完成的（他不断地完全赞同的）决定性行动，如今必须多少同自己结合起来，掺和起来，就象多加了一个基本经验，这种经验对一个人的发展有着深刻反响；他感到，这过重的负荷必然迫使他改变自己的重心。

他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己房里。

在前厅，有一个孩子，没戴帽，戴着围巾，耳朵通红，等待着。看到昂图瓦纳回来，他站起身，满脸涨得通红。

昂图瓦纳认出是事务所的小见习生；他怪自己从没去看这两个孩子。

“你好，罗贝尔。进来。什么不舒服？”

那一位竭力动了动嘴唇，但他太胆小，找不到“话”。他终于大胆地从披风下面取出一束紫罗兰花，昂图瓦纳马上明白了。他走过来，拿起花：

“谢谢，小东西。我这就把你的花拿到上面去。你想到这，真好。”

“噢，是鲁鲁想到的。”孩子赶快纠正说。

昂图瓦纳微微一笑：

“鲁鲁怎样？你总是这样机灵吗？”

“这个嘛！……”罗贝尔声音清亮地说。

他没料到昂图瓦纳在这样的日子里会微笑；他的不安立即消失了；他只想闲聊。而昂图瓦纳今晚没别的事，很想听他絮叨。

“改天你同鲁鲁一起来。你们给我讲讲所做的事。找个星期天，行吗？”他对这些只有一面之交的孩子，感到真挚的喜爱。“行不行？”他又问。

罗贝尔的脸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行，先生。”

昂图瓦纳将孩子送到前厅时，他听出沙斯勒先生在厨房里

同莱翁说话的声音。

"还有一个要跟我说话。"他着恼地想，"唔，不如了结了吧。"他让老头子到他书房去。

沙斯勒先生跳跳蹦蹦穿过房间，安顿在最靠边的坐椅上，狡黠地微笑着，虽然他的眼神无限忧虑。

"您要对我说什么，沙斯勒先生？"昂图瓦纳问。他的声调很友好，但他站在那里拆信。

"我吗？"那一位耸起眉毛。

"好，"昂图瓦纳将刚看完的信又折好时这样想，"我尽量在明儿早晨先上医院，然后直接到那里去。"

沙斯勒先生在观察自己摆动的脚；他庄严地说：

"这种事，昂图瓦纳先生，不应该存在。"

"什么？"昂图瓦纳在拆另一个信封。

"什么？"那一位象回声一样重复。

"什么不应该存在？"昂图瓦纳变得激动起来。

"死。"

昂图瓦纳没料到这个回答，惶惑地抬起了头。沙斯勒先生泪眼模糊。他取下眼镜，打开手绢，擦拭眼睛。

"我见过圣罗什教堂*的那些先生。"他停顿一下，感慨万千，"我向他们约定做弥撒。为了问心无愧，昂图瓦纳先生，不用再做别的。因为，对我来说，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前……"他的眼泪继续往下流，好象精打细算过一样涌出；每次他使劲擦过眼睛以后，便将手绢摊在膝盖上，按折痕叠好，贴平，放进兜里，象放皮夹一样。

* 在巴黎圣奥诺雷路，建于十八世纪。

“我有一万法郎积蓄。”他单刀直入地说。

“啊！”昂图瓦纳心里想，他随即打断道：

“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不是来得及对您作出安排，沙斯勒先生，不过请放心：我弟弟和我，我们会保证您在世时拿到以前领的月薪。”

蒂博先生去世后，这是第一次要解决金钱问题，行使继承权。昂图瓦纳心想，这样保证直到沙斯勒先生死前照领工资，总的来说，是够慷慨的，他很高兴能做得有气派。稍后，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偏离方向，他想估计一下父亲的财产，他的份额有多少，他在这方面毫无准确材料。

沙斯勒先生脸涨得通红。准定是为了自恃，他已从兜里掏出小刀，好象在修指甲。

“不要终身年金！”他使劲说清楚，不抬起头来。他用同一种声调说下去：“要一笔钱，不要终身年金！”又动情地说：“为了黛黛特，昂图瓦纳先生：您给动过手术的小姑娘，您记得吗？……事实上，她就象我的后代。终身年金没用，这个瘦弱的孩子，我留给她什么呢？”

黛黛特，手术，拉雪尔，浴满阳光的房间，放床凹室暗影中的身子，灰琥珀项链的香味……昂图瓦纳嘴边浮起隐约的笑容，扔下他的信件，不经意地听着，目光机械地追随老头的动作。他陡地转过后跟：用刀修指甲的小老头刚削下一大片拇指甲，他停了下来，象削木塞那样，稳重地一弯，取下一片吱吱响的角质指甲。

“噢，够了，沙斯勒先生！”昂图瓦纳吱着牙说。

沙斯勒先生从椅子上跳起来，嗫嚅道：

“是的，是的，我太贪……”

但他觉得这一局太重要，所以冒险再作最后一次进攻：

“一小笔资金，昂图瓦纳先生，这是最好的安排。我需要一笔资金！……我早就有个小算盘。我会给您解释……”他象在做梦一样喃喃说：“以后……”随即改变声调，缺乏表情的目光盯住房门：

“吩咐做弥撒，是的，如果愿意的话。但我看死者什么也不需要。这样一个人物不会顺水漂走。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定局，昂图瓦纳先生：现在事情已经定局……”他跳跳蹦蹦来到前厅，一面点着灰白的头，自信地重复：“现在……现在……他已经进了天堂！”

沙斯勒先生一走，昂图瓦纳就得接待裁缝，试穿丧服。疲乏占了上风：枯燥乏味地站在镜前使他昏昏然。

他打定主意上楼之前先睡一小时。送裁缝出去时，他面对面遇上巴坦库太太，她正准备揿铃。

她刚才打电话约会，人家告诉她“可怕的消息”。于是她放下手边的工作赶来了。

昂图瓦纳在门口彬彬有礼地接待她。她握住他的手，大声说话，带着明显的怜悯对丧事表示吊唁。

她不往里走，他让她留在门口站着，变得十分尴尬；她终于使年轻人后退一步，于是她上前一步。雅克整个下午不出房间，他的房门很近：昂图瓦纳觉得他弟弟会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准定认出她来，这个假设他说不出道理，使他不快。他泰然自若地回身走去打开诊室的门，迅速穿上外衣（他只穿着衬衫，被人撞见更增加他的不快。）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的情况，改变了一点他同这个漂亮的女

主顾的关系。她借口告诉他小病人的情形，三番五次来访；小病人已同女教师和她的丈夫到帕—德—卡莱过冬去了。（西蒙·德·巴坦库毫不犹豫地离开自己的家，不再打猎，住到贝尔克他妻子的孩子身边——而她却往来如梭，总能找到理由每个星期在巴黎过上几天。）

她拒绝坐下，一心等待机会再捏住昂图瓦纳的手。她躬身向着他，眯起眼睛，胸脯因叹息而起伏。她总是瞧着男人的嘴唇。透过睫毛，她看到他也不时将目光落在她的嘴上；她心旌摇摇。她觉得昂图瓦纳今晚很漂亮；她感到他的脸比往常更刚强有力，仿佛他不得不作出的决定在他脸上留下了明显的果敢的痕迹。

她朝他投以同情的目光：

“您一定悲痛万分吧？”

昂图瓦纳无言以对。她进来以后，他的神情有点庄严，使他显得很稳重，但有点困窘。他继续有点狡黠地朝上望着她。他看到她胸部在衣服下面沉重地起伏；一股热气升上他面颊。他抬起头，发现漂亮的安娜的眼睛里好象有欢笑的小闪光：今晚在她身上仿佛有种愿望、计划，有点疯狂的念头，她竭力不透露出来。

她倦怠地又说：“最难熬的是在事后生活重新开始，到处都碰到空虚的时候……您允许我多来看看您，是吧？”

他端详她。他被突然而来的仇恨激发起来，苦笑一下，直截了当地说：

“放心吧，太太：我不爱我的父亲。”

他马上咬住嘴唇。话已出口，回想起来更使他心情惶乱。“她让我说出的也许是句真心话，这个淫妇！”他心想。

她默不作声。她被声调刺痛了，而不是被意思所震惊。她后退一步，取得时间振作起来。

“是这样！”造作了这么久，尖利的笑声终于坦率地响起来。

正当她不慌不忙地戴手套的时候，游移不定的皱折，有点象鬼脸，又有点象微笑，不停地掀动嘴唇；昂图瓦纳用惊异的目光挑衅地注视这张嘴令人不解的抖动，口红涂得尖尖的，象划伤一样，使嘴巴变长了。这时，如果她敢于放肆地一笑，也许他会禁不住把她赶出去。

他不由自主地呼吸着从她衣服散发出来的香味。他重新注意到在内衣里抖动的沉甸甸的乳房。他粗俗地想象这赤裸的胸脯，感到五脏六腑都在搅动。

她扣上皮大衣钮扣，两人分隔更远了，她抬起头，放肆地瞧着他。她的神态在问：“您害怕了吗？”

他们互相打量。一样的冷峭，一样的怨怼。更有甚者，或许一样的失望，一样的对错过机会感到惶惑。他默不作声，她转过背去，自己开门，不理会他，走了出去。

门在她身后砰然作响。

他用脚后跟转过身去。他没回诊室，而是伫立不动，手心出汗，脑袋乱糟糟，血液冲击太阳穴，耳朵听不清，他冲动地吸着这不散的香气，它象存在一样萦留不去。他发狂地转过身来。几乎同时，他想到，既然事已至此，又想征服她，那就很危险；这个想法象鞭子一样抽打他的脑袋。他的目光落在挂在墙上的帽子和外套上；他一伸手取了下来，茫然地瞥了一眼雅克的房门，冲到外边。

九

吉丝没有离开过床。她半睡半醒，极度疲劳、一动就混身疼痛，她隐约听到头后边过道里吊唁的人沿着墙来来往往。只有一个想法从朦胧中显现出来："他找到了……他在那儿，在家里……他不时会出来……他快来了……"她谛听他的脚步声。

然而星期五一天过去了，接着是星期六一天，不见他出现。

说实在的，雅克想到她，甚至带着恼人的纠缠不休的兴昧去想她。他过分担心单独相处，反而决定不了要见面，并不着急地等待机会到来。从昨天起，他生怕被人撞见，认出自已，一步也不离开底楼。他只在晚上上楼，悄悄地穿过房间，在死者的房里找个角落安顿下来，直到破晓才离开。

星期六晚上，昂图瓦纳附带问一下他，是否去看过吉丝，离席以后，他决计去敲她的房门。

吉丝好多了。差不多已退烧，泰里维埃答应她第二天可以起床。她半睡半醒，在半明半暗中等待完全睡熟。

"怎么样？"他用轻快的声调问，"你的气色很好！"她张大的眼睛在灯罩金黄色的暗影中闪烁，她确实看来身体复原了。

他没有走到床前。是她窘迫了一下，向他伸出了手。从宽大的袖口，他看见手臂赤裸到肘部。他握住她的手，没有握

紧，而是学医生那样，把住她的脉：皮肤发烫。

“还有一点烧？”

“没有！”

她向门那边瞥了一眼；他让门打开，仿佛表明他只不过想进来一下，然后出去。

“你冷吗？你想让我关门？”他这样提出来。

“不……随你便。”

他乐意地关上了门，剩下他们两个人。

她用微笑答谢他，将头放在枕头凹下去的地方；她的头发呈暗黑色。她的衬衫领略呈凹形，露出颈根，她于是将手按在上面，不让衣领敞开。雅克注意到她手腕的曲线美和黝黑的皮肤，在衣服被子的衬托下，皮肤略呈湿沙的色彩。

“白天你在干什么？”她问。

“我吗？什么也不干。我躲起来，不想见这些吊唁的人。”

于是她想起蒂博先生死了，雅克在服丧。她责备自己不够忧伤。雅克忧伤吗？她感到她也许本该对他说的话不够妥贴。她只想到父亲的故世使儿子完全自由，还有这个想法来到脑际：“那么，他不再需要离开家了吧？”

她接着说：

“你该上街去一下……”

“对。今天我刚巧感到头脑昏沉，我本该去走走……”他犹豫着，“买几份报纸……”

事实要复杂一些：四点时，他被毫无目的的等待弄得不耐烦，在模糊的稍后才明白的意图推动下，其实出过门，去找几份瑞士报纸，但不知往哪儿走……

“你在那里常常露天过宿吧？”停了一会儿，她问。

"是的。"

"那里"这个词使他感到意外，他不知不觉用不自然的，近乎粗暴的语气回答；他旋即后悔了。他想："我重新踏入这幢房子以后，我所做的一切，所说的话，所想的事，都有虚假的意味！"

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不时落到床上，灯光阴惨惨地集中在上面。他的目光停在白色羊毛盖毯上，毯子轻柔，勾画出这个少女身上任何细微的凸出部分，臀部的曲线，大腿的修长，膝盖略微分开，鼓凸出来。他想装出神态自然，嗓音从容也是枉然，他感到越来越不自在。

她想说："坐下吧！"可是，这会儿她碰不到他的目光，她不敢说。

他为了保持镇定，开始审视家具、小玩意、小祭坛，那儿镀金饰物闪闪发光。他回想起到家那天早上，他躲到这里来过。

"你的房间很漂亮。"他亲切地说，"以前没有这张长背椅吧？"

"是你父亲在我十八岁时给我的。你认不出来吗？它放在拉菲特别墅区楼上的楼梯平台那儿。在挂钟下面！"

别墅区……他骤然想起三楼的楼梯平台，透过大玻璃浴满阳光，整个夏天，满是苍蝇，在落日时分发出受到骚扰的蜂巢的嘤嘤声。他也想起带链条、仿杜鹃叫的挂钟；在寂静时，他听到楼梯那儿每小时四次木制小鸟可笑的叫声……这样说，他在远方这段时间里，他们一切如常。说到底，他难道不也恢复原样，或者几乎是原样吗？他回来以后，不是常常在自己的反应中发现从前常做的动作吗？他在楼下的草垫上蹭脚，让大门

砰然关上，在开电灯之前将大衣挂到同从前一样的两只衣钩上……他在自己房里来回踱步时，他的每个动作难道不是使他下意识的回忆得到证实吗？

吉丝在暗处偷偷打量这张不安的脸孔，这下颚，这脖子，这双手。

“你变得多强壮啊。”她小声说。

他转过身来，微微笑着。他私底下对自己的强健有力很感自豪，他整个童年都因瘦弱而痛苦。突然，他不假思索——又是一个反应——对自己的记忆感到吃惊，大声说：

“参谋范·德·居伊普膂力过人。”

快乐的冲动泛上吉丝的面孔。这是他们俩一起多少次在一本他们酷爱的书的木刻下面读到的传说：故事发生在苏门答腊的森林里，一个荷兰参谋扮成可怕的大猩猩去吓唬人。

“参谋范·德·居伊普麻痹大意，睡熟在猿面包树树荫下。”她快活地添上说，她头往后仰，双眼闭紧，张开嘴巴，因为在木刻中，参谋在打呼噜。

他俩在笑，相对而笑，忘了其余一切，在只属于他们的童年时代的滑稽宝库中尽兴吸取笑料。

“还有老虎的画，”她又说，“有一天你生气撕掉了！”

“是的，那是为什么？”

“由于对着韦卡尔神甫疯笑！”

“你记性多好，吉丝！”

“我也一样，”她说，“后来我想驯养一只虎仔，晚上睡着时以为怀里抱着小老虎……”

沉默了一会儿。他俩继续愉快地相对微笑。吉丝首先又变得若有所思。

“尽管如此，”她说，“当我想起这段时间时，我几乎只感到日子太长，没完没了，十分烦闷……你呢？……”

发烧、疲倦、对往日的回忆，使她神态有点不适，这种倦怠同她躺着、目光温柔、热带的肤色结合在一起。

看到雅克只皱紧眉头，默然不语，她继续说：“当真这很可怕，一个女孩子有那么多烦恼！约莫十四、五岁时，烦恼消失了。我不知什么原因。是在心里。现在我不再有烦恼。即使……”（她在想：“即使我因你而感到不幸。”她只说：）“即使事情并不如意……”

雅克低着头，双手插在兜里，默不作声。往日的回忆勾起他一腔怨恨。在他以往的生活中，找不到美好的地方。在他生活的任何时期，他从未感到自己的位置是直接处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象昂图瓦纳那样。四处流徙。在非洲、意大利、德国。甚至在洛桑，几乎同别处一样……不仅流徙，而且受到包围追击。受亲人的包围追击，受社会和生活条件的包围追击……受不知何物的包围追击，好象这来自他内心深处。

“参谋范·德·居伊普……”吉丝又说。她老想着童年时的情景，因为她说不出口后来缠绕着她的回忆。她住了声：她感到自己不会让死灰重新燃起火焰。

她继续默默审视雅克，猜不透内中究竟。为什么他撇开他俩过去的经历，不辞而别？昂图瓦纳漏出的片言只语虽然解释不清什么，却使她心潮翻滚。这三年里雅克有什么变化？伦敦花店老板的红玫瑰带来什么信息？

她突然想：“别人完全改变了我心目中的他！”

这回，她以掩饰不住的激动，小声说：

“你改变多大，雅各！”

看到雅克飘忽不定的目光，欲笑还止的脸容，她明白这样激动使他不快。她立刻改变声音和神态，快活地讲起她在英国修道院的生活。

“这有规律的生活非常好……早上先是露天早操和早饭，然后多么起劲地干活！”

（她没说，住在伦敦时，唯一支持她的想法是找到他。她也没说，从早晨起她的勇气一小时一小时消失，到晚上，在寝室的被窝里，烦恼象潮水般袭击她。）

“英国人的生活跟我们截然不同，非常吸引人！”找到这常说的话题她感到轻松，抓住不放，想避免重新沉默，“在英国，人人一点小事就放意发笑。他们绝对不愿生活是忧郁的：你明白吧，他们尽可能少思考，他们在玩。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变成游戏：从生活开始！”

雅克听着滔滔不绝的讲述，不去打断。他也会去英国。他会去俄国、美洲。他面前前途广阔，可以去别的地方，到处寻觅……他同情地微笑着，点头赞成。她不傻。这三年她甚至好象成熟了许多。也变得漂亮、文雅……他又一次注视这细巧的身体，在毯子下，可以感到它仿佛被体温变软了。他突然想起过去的生活；他回忆起一切：他感受过的愿望，他们在别墅区大树下的拥抱。贞洁的拥抱；但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他还感到手臂上这顺从的身子，嘴唇下这缺乏经验的嘴唇！一刹那间，理智、意志，一切都崩溃了。为什么不这样？……他竟至于象倒霉时那样想：“让她成为我身边的人，娶了她。”但他的思路马上遇到了不透明的隐藏在内的东西，他分辨不清：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矗立在他内心里。

他的目光再一次扫向这躺在床上富有生气而柔软的身体，

他充满回忆的想象骤然记起在另一张床上，同样狭而圆、同样被床单包裹的臀部曲线；他刚产生的欲望便化成同情感。他又看到在自己的铁床上那个雷申豪的小个儿妓女，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暗地里执著要寻死，找到她时她正坐在地上，活结固定在壁橱插销上，吊死了。雅克和其他人先来到这个房间，他想起满屋油脂燃烧的臭味；他尤其又看到那个还年轻的女人平板、谜一样的脸，她在房间尽里头打碎鸡蛋，倒在吱吱作响的锅里；她同意给她一点钱就说出情况；她甚至讲得奇怪地准确；雅克问她，她是否认识死去的姑娘，她以令人难忘的肯定表情大声说："Ach nein! Ich bin die Mutter!（可不！我是她的母亲！）"

他差点儿要将这段回忆讲给吉丝听。这是讲"那边"的事，会不谨慎地引起问题……

她埋进床里，透过半闭的睫毛盯住他。她精疲力竭，她不时忍住没叫出来："说呀！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呢？你什么都忘了吧？"

他走来走去，摇摇晃晃，心事重重，神不守舍。他的目光遇到吉丝灼热的眼神，他感到她和自己之间十分隔膜，马上引起极度冷淡；毫无疑问，这天真的态度，她躺在白床单上，光着脖子表现出来的朴实使他心醉！对这个生病的姑娘，他感到兄长的温情。但是，多少不纯洁的回忆不断钻进他俩之间！感到自己变得这样老——衰竭污秽，是多么辛酸！

"你大概是网球第一主力了吧？"他含混地问，因为他刚看到大柜上面有网球拍。

她的情绪转得很快，禁不住浮起骄傲而天真的笑容：

"你会看到的！"

她马上惶然起来。这几个字脱口而出。"你会看到的……"在哪儿？什么时候？……多笨拙！……

雅克好象什么也没注意到。他根本没在想吉丝。网球，拉菲特别墅区，白色连衣裙……她从自行车跳到俱乐部门口那利落的动作……在天文馆林荫道，为什么所有百叶窗都关闭？（下午，他出了门，漫无目的地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然后是天文馆林荫道。天色暗下来。他支起衣领，走得很快。他总是赶快屈从自己的愿望，以便早些摆脱出来。末了他停下脚步，他猛地往前看。所有窗户都紧闭着。昂图瓦纳说过，达尼埃尔在吕内维尔服役，而其他人呢？时间不算晚，很难解释百叶窗……不过没关系。没关系！……于是他转过背，走近路回了家。）

她知道雅克的思路已远离她了吗？她自然而然地伸出手，仿佛要触及他，抓住他，把他拉过来。

"这风！"他心情愉快地说，好象没注意到吉丝的动作，"壁炉挡板在震动，你不难受吗？等一等。"

他跪下来，将一张旧报纸塞进两块铁板之间，使之固定不动。她瞧着他做，心里有多少感受，无法表露，弄得精疲力竭。

"好了。"他站起来说，他叹了一口气，这次不太斟酌字句，"啊，这风！但愿冬天过去，大地回春……"

他显然缅怀起在远方度过的春天。她感到他心里在想："五月我要这样做，到那儿去。"

"而在这春天里，"她想，"他给我什么位置？"

挂钟敲响了。

"九点。"雅克说，好象他准备要走。

吉丝也听到钟敲九下。“多少个晚上，”她想，“我在这盏灯旁度过，等待着，期望着，挂钟象今天这样敲响；而雅克不在。如今他在这里，在这个房间，在我身旁。他在这里，同我一样听到钟敲响……”

雅克回到床边。

“好啦，”他说，“我得让你睡觉了。”

“他在这里。”她重复想，眯起眼睛，想好好瞧瞧他，“他在这里！而生活，世界，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却一模一样，无动于衷！丝毫不变……”她甚至有个印象——象悔恨一样难受——不管怎样，她也丝毫不变，她也变得不够。

他不想显得急于要走，他靠床站着。他心绪平静地抚摸放在床上的褐色小手。他闻到印花布窗帘的气味，今晚混杂一种酸味，他不那么喜欢，他归之于发烧引起的，但他看到床头柜的托盘里切开的柠檬，便愉快地闻着。

吉丝一动不动。她的眼睛充满晶莹的泪水，噙在张开的眼皮之间。

他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好，晚安！明天你会好的……”

“噢，我可没想得这么好。”她强作笑容，叹了口气。

她想说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对病愈这样满不在乎，表达了她的倦怠；面对明天的生活缺乏勇气；尤其是忧郁地看到翘首盼望的亲密时刻结束了，这一时刻既温馨又缺点什么。她竭力张开激动得发僵的嘴唇，用欢快的声音说：

“谢谢你来看我，雅各！”

她还想到对他伸出手去。他已走到门口，回过身来，点点头，走了出去。

她灭掉所有的灯，缩进被窝。她的心低沉地跳动。她抱住手臂，紧夹住莫名的悔恨，好似从前抱紧她那只驯服的老虎。"圣母，"她顺口喃喃地说，"玛丽亚，我的向导和主宰……我将所有希望和安慰置于您的手中……还有我的痛苦和患难……"她热诚、急切地祷告圣母，力图在祷告的喁喁声中安息自己的思想；她毫无杂念地祈祷，从未感到象此刻那么幸福。她的手臂紧夹住胸脯。一切都摇曳起来，混合到半睡的状态中。她觉得自己紧抱在胸前，在暖和的被窝里的，是一个小孩子，只属于她一个人；她挖掘自身，给孩子做个窝；她弯曲身子，更紧地用双臂抱住这爱情的想象，在上面洒满眼泪，一面沉沉入睡。

十

昂图瓦纳等待他弟弟从吉丝房里出来，下楼睡觉：今晚他想将蒂博先生留下的私人文件开列一个简明的清单，他想独自初步核对一下。并非他要撇开雅克，不让雅克知道属于父亲的东西；而是因为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当他要了解父亲的遗愿时，他的目光落在一张写着"雅克"的纸上，他刚来得及浏览一遍——总算明白，当事人看了会很难过。他可能会找到同类的文件，雅克没有必要看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到书房去之前，昂图瓦纳穿过餐室，看看沙斯勒先生工作有无进展。

在装上加长活动板的大桌上，堆着许多讣告通知和信封，

是刚刚送来的。但沙斯勒先生没有继续写地址，却好象在埋头清点包裹，一个一个拆开。

昂图瓦纳很吃惊，走了过去。

“正直的人少见哪。”老头抬起头说，“一包裹应该是五百张讣告通知单。这一个是五百零三张，另一个是五百零一张。”他一面说一面撕掉多出来的通知单。“这算不了什么。”他宽容地让步说，“不过，如果保留下来，这些多余的通知单就会很快将人淹没。”

“怎么多余？”昂图瓦纳愕然地问。

那一位竖起指头，带着狡黠的嘻笑说：

“嘿，可不是多余！”

昂图瓦纳没有坚持，掉转脚跟。他独自含笑想道：“没法想的是，同这种人在一起，哪怕呆一会儿，总得到印象：要比他蠢一些！”

进了书房，他开亮所有的灯，拉上窗帘，关好门。

蒂博先生的文件分门别类，井然有序。“慈善机构”的文件单独占一个地方。保险箱内放几种文件，特别是旧帐册和一切有关财产管理的文件。至于书桌抽屉，左边的用来放公务文件、契约、正在进行的事务卷宗，右边的就是昂图瓦纳今晚感兴趣的，好象专门用来放私人问题的文件。他是在这儿找到遗嘱的，在同一个卷宗里，找到有关雅克的记事。

他知道重新放好的地方。这是摘引《圣经》中的一段：

（《申命记》二十一章，18—21。）

当一个人有个堕落反叛的孩子，不愿听从父母的

劝阻时，

父母便会抓住他，带到城里的长者和自己家门前，

他们对城里长者说：这是我们的儿子，一点儿不听我们的话，因为他堕落反叛。

于是城里所有的人都会向他扔石头。这样，你就会摆脱恶人，全以色列都会受到警诫。

这一页纸的标题是：雅克。下边写着：堕落反叛。

昂图瓦纳激动地审视笔迹。大约是最近几年写的。这几段抄写很细心，最后的字母勾得很有力。这一页散发出精神稳定、深思熟虑、意志坚定的气息。可是，这张纸存在本身，老人并非无意地放入遗嘱的信封内，难道不正透露出良心的某些斗争和辩解的需要吗？

昂图瓦纳又拿起父亲的遗嘱。

一大叠：编上页码，分成几章，再分段落，象份报告，最后以一览表结尾；文件装进硬纸盒里。日期：一九一二年七月。蒂博先生在第一次发病，动手术之前几个月起草的。没提到雅克：只提单数“我的儿子”，单数“我的继承人”。

昂图瓦纳逐章看下去，昨天他只浏览了一下，标题为：“殡葬仪式”。

我希望做过本区的圣托马斯·达甘教堂的小弥撒之后，遗体送到克卢伊。我希望葬礼在教养院的教堂内举行。所有受监护的孩子均要在场。我希望克卢伊

的殡葬仪式不同于圣托马斯·达甘教堂的葬礼，应庄严隆重，令治丧委员会满意，我的遗体也可生辉。我希望多年来接受我的忠诚效劳的慈善机构代表，以及我引以自豪得到接纳的法兰西学院的代表团带领送葬行列到我的坟地。我同样希望，如果规定允许，我在荣誉勋位团的等级能保证我享受军礼待遇，我是始终通过我的言论、著述和公民投票来捍卫勋位团的。最后，我希望凡愿在我的坟前致悼词者不必受到限制。

我写下这些遗愿，并非我有错觉，爱慕身后荣耀。我一想到有朝一日要出席天上法庭，便事先诚惶诚恐。受到默祷和祈祷的光辉启迪，我觉得此时真正的职责在于克服自惭形秽，在我辞世之日让我的存在得到上帝许可，最后一次上升为楷模，激励我们法兰西大有产者阶层的其他基督徒献身天主教信仰和慈善事业。”

另起一节：“详细说明”。

昂图瓦纳用不着费心：蒂博先生亲自解决全部葬仪程序。直到最后一刻，家长仍在指挥，这种同他本人一致，贯彻到底的意志，在昂图瓦纳看来尚有威严之处。

蒂博先生甚至事先起草了讣告信，昂图瓦纳已经按原样通知了殡仪馆。蒂博先生的称衔排列次序大概经过精心考虑，占据了十几行。学院院士字母大写。不仅提到法律博士、前于尔议员、巴黎教区天主教慈善机构委员会名誉主席、社会保护慈善机构创建人兼经理、儿童保护协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天主教团结中央委员会法国分会前司库，还提到有关头衔，令昂图瓦

纳沉恩：圣约翰·德·拉特朗教堂*慈善会通讯会员、本堂神甫理事会主席和圣托马斯·达甘教区虔诚教徒协会活动分子。这个荣誉称衔目录表以受勋名单结束，其中有圣格雷戈尔勋级和圣伊莎贝尔勋级，甚至有南方十字架勋级**，然后是荣誉勋位团。这些勋级的标记应挂在灵柩上。

遗嘱的主要篇幅系一长列遗赠名单，在受赠的人和慈善机构中，有很多名字昂图瓦纳闻所未闻。

吉丝的名字止住了他的目光。蒂博先生写明，“吉赛尔·德·韦兹小姐”由他“扶养长大”，他几乎看作“自己的女儿”，他赠给她一大笔钱作为嫁妆，“她有责任照顾她姑母的晚年”。因此，吉丝以后的生活可保舒适。

昂图瓦纳中断了阅读。他快乐得涨红了脸。他从没想到自私的老人有这么细心和这么慷慨。他对父亲生出感激和尊敬的冲动，后面几页更加证实他有理由这样。蒂博先生确实好象一心成全别人；女仆们，女门房，拉菲特别墅区的园丁，谁也没被遗忘。

这本遗嘱的结尾谈到设立几个基金的计划，全部应该冠以奥斯卡·蒂博的名字。昂图瓦纳无不都感到好奇。给法兰西科学院的奥斯卡·蒂博遗赠款，用于品行奖。——那是自然。——奥斯卡·蒂博奖，每五年由道德科学界颁给“能有助于反对卖

* 圣约翰·德·拉特朗教堂建于324年，在拉特朗宫附近，拉特朗宫曾系教皇宫邸，历时十世纪之久。

** 圣格雷戈尔勋级由教皇格雷戈尔十六世于1831年创建，圣伊莎贝尔勋级由菲迪南七世于1815年在西班牙建立，南方十字架勋级系巴西天主教的级位。

泽并遏止法兰西共和国对此容忍”的最佳著作——当然如此。昂图瓦纳露出微笑。给吉丝的遗赠使她倾向宽容。立遗嘱人不断提到这种愿望，要服务于精神方面的事业，昂图瓦纳在行文中处处看出秘而不宣的忧思，感到十分惶然——昂图瓦纳虽然到了成熟的年龄，也不能完全避开这种想法：要永世长存。

最幼稚最料想不到的基金是拨一大笔款项给博书主教阁下，每年出版一本《奥斯卡·蒂博年鉴》，“册数尽可能多”，“在所有文具店和教区商场低价出售”，而题名为《实用农历》的书应该“每个天主教家庭备有一册，充满富有教益的趣闻轶事，以供礼拜天和冬夜消遣之用。”

昂图瓦纳合上遗嘱。他得赶紧查阅清单。他将厚厚的遗嘱装入纸盒时，吃惊地不无兴奋地想：“他表现得这样慷慨，总得给我们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

第一个抽屉放着一只束紧的大皮包，上有标签：吕丝。（这是蒂博太太的名字。）

昂图瓦纳有点困窘地打开扣子。可有什么办法呢！

先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块绣花手帕；一个首饰盒，两只小姑娘耳环；在白缎折叠象牙边的钱袋里，有一封忏悔信，一折为四，墨迹已经漫漶。几帧褪色照片，昂图瓦纳从未见过：他母亲儿时的照片；他母亲十八、九岁时的照片。他很惊讶，他父亲这样缺乏温情，居然保留了这些遗物，而且恰恰放在他最常用的抽屉里。这个娇嫩快乐的姑娘就是他的母亲，昂图瓦纳对她感到一种热烈的柔情。他细察这些已然忘却的脸容，不觉想起自己。蒂博太太死时——刚生下雅克——他才九到十岁。那时他是一个执著、用功、只顾自己的小男孩；他甚至不

得不承认：自己“不太敏感”。他不愿停留在这些令人不快的发现上，便去掏皮包的另一个口袋。

他掏出两扎同样大小的信件：

“吕丝的信”。

“奥斯卡的信”。

后一包信用缎带扎紧，信封地址是寄宿生的斜体字；蒂博先生准定是在死者的书桌里找到的，而且虔诚地保存下来。

昂图瓦纳犹豫着是否打开；他会有时间以后再看。但缎带扎得不紧，推开这包信时，他的目光落在一些段落上，它们虽然单独分开，却充满真正的生活气息，他从未瞥见、从未感觉到的过去在暗影中凸现了出来：

……开代表大会前我从奥尔良给你写信。亲爱的，今晚我就想给你发信，告诉你我的心如何搏动，劝慰你要耐心，帮助你忍受我们分离一星期的第一天。星期六不算远。晚安，亲爱的。你应该将小家伙抱到你房里，可以稍为少感到一些孤独。

继续看下去之前，昂图瓦纳走到门旁，上了一道锁。

……我真心实意爱着你，亲爱的。分离比白雪和异国的冬天更使我的心冰凉。我在布鲁塞尔等不及邮政车了。我要赶在星期日之前重新抱紧尔，我亲爱的吕吕*。别人不会猜透我们的秘密：从没有人象我们这

* 吕丝的昵称。

样相爱……

昂图瓦纳异常惊讶地发现这些话出于父亲的笔下，他委决不下扎好这包信。

然而，不是所有的信都是同样的热烈：

……不瞒你说，你信中的一句话使我不很高兴。我恳求你，吕丝，不要利用我不在，浪费光阴，去学钢琴。请相信我。音乐产生的这种激动对一个还在妙龄的女人会起不良作用；她会习惯于无所事事，胡思乱想，很可能离开女人的真正责任……”

有时口吻甚至激烈起来：

……你不理解我，我发现你从来不理解我。你指责我自私，而我的生活却全部贡献给别人！如果你有胆量，请去问努瓦耶尔神甫该怎么考虑！你本该感谢上帝，对我所过的这种尽忠职守的生活感到骄傲，如果你能了解其中的意义，精神的崇高和思想目的的话！相反，你却庸俗地嫉妒，只想将这些慈善机构抢过去，而它们多么需要我的领导！……

但大部分信反映出深深的温情：

……昨天没有信，今天没有信。我多么需要你，我就指望每天早上的信，我醒来时缺乏这旅途食粮，

一天工作都会失去勇气。滥竽充数，我重读你星期四的信，多么温柔，充满直率、纯洁和温存。噢，上帝将善良的天使放在我身边！我责备自己爱你爱得不够。我感到，亲爱的，你从不抱怨。而在我这方面，装作忘却自己的错误，对你掩盖我的悔恨，会有多么卑劣！

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给我的地位极其荣耀。昨天，三十个人的晚宴，祝酒，等等……我相信，我的答辞很有效果。但荣誉不会使我健忘：在会议中间，我只想到你，亲爱的，还有小家伙……

昂图瓦纳激动万分。他将这包信放回原来地方时，双手有点哆嗦。"你们圣洁的母亲，"每当蒂博先生在饭桌上提起有关妻子的回忆时，他总是这样说，带着特别的感叹，斜瞥一眼悬挂着的照片。通过这短暂的在意料不到的领域的涉猎，昂图瓦纳对父母的青年时代的了解远胜过二十年中父亲所提到的情况。

第二个抽屉装满了别的信札：

"孩子们的信"。"监护儿童和被监禁的孩子"。

"家里其他人。"昂图瓦纳思忖。

他对这段过去的生活更感坦然，但多少有点吃惊。谁能相信蒂博先生这样保存下来昂图瓦纳所有的信，雅克所有的信，甚至吉丝婆婆无儿的信，而且归在统一的标题下："孩子们的信"？

在一束信的上面摊着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大概是妈妈把着

孩子的手，用铅笔笨拙地写下的：

我亲爱的爸爸，我拥抱你，向你祝贺节日快乐。

昂图瓦纳。

对这孩提时代的陈迹他有点感动，翻了过去。监护儿童和被监禁孩子的信好象毫无趣味：

主席先生：

今晚他们送我们上雷岛*。我很遗憾，离开监狱时不能告诉您，我感谢您所有的好意……

亲爱的恩人先生：

给您写信和署名的人已变成好人，因此我请求得到您的推荐，附上我父亲的信，不必介意他的法文和文笔……我的两个小姑娘每晚要为她们称作“爸爸的教父”祈祷……

主席先生：

二十六天前我被关进监狱，绝望的是，二十六天中，我只见过一次法官，虽然我的辩护书合乎手续……

一张有污迹的纸，注明“新喀里多尼亚，蒙特拉韦尔

* 靠近拉罗歇尔港的海岛。

岛”*，结尾的字迹已经发黄：

……在等待时来运转时，我请您接受我怀着感激心情向您表示的敬意。

4843号流放犯。

所有这些信赖和感激的表示，所有这些伸向他父亲的罪人的手臂，都不断使昂图瓦纳感动。

他想：“必须让雅克翻看一下。”

在抽屉尽里，有一只无标签的小纸盒：三张已卷角的业余摄影照。最大一张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后面是山区风景，在一片枞树的边上。昂图瓦纳凑近灯光也没用，这张脸他完全不认识。但丝带女帽、细布绉领连衣裙、球形袖管，表明时式古老。第二张照片小一些，拍的是同一个人，这回坐着，没戴帽子，在街心花园，或许在旅馆花园；长凳下，这位太太的脚边，一只白鬈毛狗象司芬克斯那样趴在那里。在第三张相片上，只有那只狗，站在花园的一张桌子上，仰起头，头上结着丝带。纸盒里有个信封，装着大照片的底片和山区风景图片。没有名字和日期。凑近去看，虽然身段还很苗条，这个女人可能已有或者超过四十岁。热烈而严肃的目光，尽管嘴唇挂着笑容；表情动人，昂图瓦纳很困惑，再三细看，游移不定是否盖上纸盒。有所启发？他无法肯定是否见过这个女人。

* 属于美拉尼西亚群岛，位于太平洋，至1898年仍是囚禁劳役犯和政治犯的地方。

第三个抽屉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本旧帐册，昂图瓦纳差点没想打开。这是一本摩洛哥纸革面的旧笔记本，饰以蒂博先生的名字起首字母，实际上从未用作帐册。

在衬页，昂图瓦纳读到：

我们结婚一周年之际吕丝所赠：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二日。

下一页中间，蒂博先生同样用红墨水写上：

札记

用于《历代父权史》

这个标题被划掉。计划大约放弃了。“古怪的考虑，”昂图瓦纳想，“结婚才一年，头生子尚未出世呢！”

他一翻阅这个本子，好奇心便激发起来。很少有空页。字体的改变表明笔记本用了多年。但这不是日记，昂图瓦纳一开始以为是这样——也希望是这样：这只是一本普通的摘录本，好象是阅读时记下的。

书的选择可能意味深长，昂图瓦纳用探究的目光研究头几页：

只有很少东西需要格外担心给既存秩序带来微小的改革。（柏拉图）

哲人。（布封）

满足于自身状况，他只愿做他历来那样的人，只愿象他以往那样生活；他能自我满足，很少需要别人……

有的摘录令人意料不及：

有的心灵尖酸，刻薄，本性贪婪，使它们接受下来的东西变得同样尖酸刻薄。（圣弗朗索瓦·德·萨勒*）

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热烈、更温柔、更钟情地爱人；我甚至有点混身充满了爱。（圣弗朗索瓦·德·萨勒）

祈祷赋之予人类，或许是要使人能天天发出爱的呐喊，而不必为之脸红。

这最后一条见解没有出处，笔迹潦草。昂图瓦纳认为作者是父亲。

从这时开始，蒂博先生好象习惯在摘录中间插入自己思考的结晶。昂图瓦纳翻阅时意兴盎然地发现，笔记本看来很快改变早先的用途，近乎单一地变成个人思想的结集。

开初，大部分这类箴言具有政治或社会的含义。

---

* 圣弗朗索瓦·德·萨勒（1567—1622），法国宗教作家，曾任日内瓦主教。

老板的权威是一种权力，管辖权足以使之合法化。是不是还要更进一步？为了使生产繁荣，难道不需要在致力于生产合作的人们之间建立精神一致？资方今日难道不是工人精神一致必不可少的机构？

毫无疑问，蒂博先生在这里记下了总的想法，他正在准备一个讲话，很高兴又找到了这些观点。昂图瓦纳不时在本子里看到这种反问形式：“难道没有？……”“难道不该？……”父亲的思想和讲话就有这样的特点：

无产者面对条件不平等起而反抗，把上帝设想的出色的类别称为不义。

今日不是有一种倾向，忘了做善事的人从根本上说，或者差不多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有财产的人？

昂图瓦纳一下子翻过去两三年。总体考虑看来越来越让位于私人方面的思索：

自我感到是基督徒之所以有极大的安全感，难道不是因为基督教也是一种世俗权力？

昂图瓦纳微笑了。他想：“这些正人君子，只要他们稍微热烈和勇敢一些，往往比坏蛋还要危险！……他们使大家敬畏——特别使优秀人物敬畏；他们确信真理在自己口袋里，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从不后退……从不后退……我见过我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党派利益，为了他的一个慈善机构成功，容许自

己做些卑劣的事……这些事如果是为了他自己，为了获得地位，为了弄到钱，他是从来不会做的！”

他的眼睛逐页浏览，随意看这一段：

利己主义难道没有合理的、有益的形式，或者说得准确点，是一种用于虔诚目的的方法：比如，用以增强我们基督徒的活动，从而增强我们的信仰？

有些论断对不了解蒂博先生的为人和生平的人来说，可能显得大言不惭：

慈善事业。造成我们的天主教慈善事业（慈善机构，圣万桑·德·保尔修女会，等等）的伟大，尤其是不可比拟的社会有效性，是由于发放物质救济实际上只到达忍心让性的人、精神善良的人的手里，不致于助长贪得无餍、反叛逆上、不接受低劣处境、一味叫嚷不平等和请愿的人。

真正的仁慈并非愿意使别人幸福。

上帝，赋予我们力量，对我们应去救助的人使用暴力。

这个想法好几个月后好象仍然纠缠着他：

对自己要凶狠，才能有权对所有人严厉。

在未被人认识的品德中，将我长期以来在祈祷中称之为严厉无情的品质置于首位，作为初学阶段的严格要求，难道不是很合适吗？

下面一条单独写在一页白纸上，语调严峻：

运用品德去夺得尊敬。

“严厉无情！”昂图瓦纳想着。他发现他父亲不仅刻板，而且严厉无情——故意的。他并不排斥，在这种约束中能看到某些阴郁的美，即使这样只导致违反人情。“有意阉割同情心？”他心里在捉摸。有时，蒂博先生好象自找苦吃，并为他辛辛苦苦得来的尊敬感到痛苦：

尊敬并不一定排除友谊，但有助于友谊产生的情况却属罕见。赞赏不是喜爱；即使美德能带来敬重，却往往不能打开心灵。

这难言之苦导致他隔开几页这样写道：

做善事的人没有朋友。上帝让他得到别人的感恩，以此安慰他。

这儿那儿——确实很少——响起人的呼喊，使昂图瓦纳目瞪口呆。

倘若做善事不是出于自然的愿望，哪怕出于绝望也罢；那么至少不是为了做坏事。

“这些话里有关于雅克的东西。”昂图瓦纳心想。很难明确指出来。同情心是这样收缩在内心，对天性是这样暗自粗暴对待，是这样的严厉……他甚至想，父亲对雅克爱冒险的性格的憎恶有时不正好由于气质的暗暗相同而加强吗？

在这个条目下开始涌现大量想法：“魔鬼的陷阱”。

魔鬼的陷阱：倾向于真理。忠于自己，坚持甚至已动摇的信念，较之自以为是地摇撼柱子，甘冒推倒建筑的危险，难道不是往往更困难，更有勇气吗？

持续精神难道不是胜于探求真理的精神吗？

魔鬼的陷阱。矫饰自己的骄傲，这不是谦虚。不如让无法抑制的缺点爆发出来，造成一股力量，而不要去骗人，在掩盖缺点中削弱自己。

（骄傲、虚荣、谦逊，这些字眼每页都出现。）

魔鬼的陷阱。谦卑地谈论自己，从而压低自己，这不是骄傲的一种乔装吗？必须做的是，使别人对自己保持沉默。这只有确信别人至少懂得如何谈论他本人，才能做到。

昂图瓦纳又露出微笑。但讥诮的表情很快凝固在他的嘴唇上。

下面这一句老生常谈出自蒂博先生的手笔，是多么可悲呵：

> 是否有人——甚至圣人——他们每天的生活都不用说谎呢？

可是——与昂图瓦纳根据他对父亲晚年的回忆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反——这充满自信的心灵好象逐年日益丧失了平静：

> 一个人的一生成果，他的企业的影响和价值，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由心灵的生活所指引。有的人就是缺少受人爱戴的热诚，很难留下符合他们声誉的业迹。

不时可以捉摸到一丝隐忧：

> 没犯下的过失难道不能象真正的罪行那样使人的性格产生变化，在内心造成创伤吗？什么也不能幸免：连悔恨的咬啮也不能幸免。

> 魔鬼的陷阱。不要把对他人的爱同接近和接触到某些人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冲动混淆起来……

下面一段只写了后半行，又被涂掉。昂图瓦纳从字面上还看不明白：

……年轻人，哪怕是孩子。

用铅笔写在页边上：

七月二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六日。八月八日。八月九日。

翻过几页，换了一种口吻：

噢，上帝，你知道我的不幸和卑劣的行为。我没有权利得到你宽恕，因为我没有去掉自己的污点，我不能摆脱自己的罪孽。使我的意志坚强起来吧，让我能避开魔鬼的陷阱。

昂图瓦纳忽然想起，父亲在说呓语时，有两次迸出几句不合适的话。

不断呼吁上帝中止了良心审察：

主呀，你喜爱的人得了病！

主呀，不要离开我，如果你丢下我不管，我会出卖你！

昂图瓦纳翻过几页。

用铅笔在页边写上一个日期："九五年八月"，这日期止住了他的目光：

情人的关心。桌上摊着朋友的书；有一页夹住从

报纸撕下的小条。今天早上谁会来得这么早？一朵矢车菊，同昨天晚上插在她胸衣上的一模一样，如今代替了书签。

一八九五年八月？昂图瓦纳很吃惊，陷入了回忆之中。九五年，他十四岁。那一年，蒂博先生把大家带到沙莫尼克斯*附近。在旅馆的一次邂逅相遇？他旋即想起带鬈毛狗那位太太的照片。往下他肯定能找到说明问题的地方？不。一句也不提那个“情人”。

又过几页，有一朵花——兴许是矢车菊？——压扁，已干枯，放在这段经典性引文的旁边：

她身上有造就一个尽善尽美女友的品质；也有使你导致超出友谊的东西。（拉布吕耶尔）**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一条总结，使人想起他早年是耶稣会士的学生：

Saepe venit magno foenore tardus amor（姗姗来迟的爱情往往会猛袭而来）。

昂图瓦纳徒劳地要回想起九五年的假期，他对球形袖和白

* 在布朗峰山脚下的城市，旅游胜地。

**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十七世纪散文家，著有《性格论》（1688—1694）。

鬈毛狗毫无印象。

今晚他不可能全部看完。

蒂博先生在慈善事业界成为头面人物，众多职务缠身以后，在最近十年至十二年中，好象逐渐丢开这个本子。他只在假期写几句，宗教引文变得频繁。最后的日期是“一九〇九年九月”。自从雅克走后，没写过一行字；病中也没写。

在最后的几页中，有一页的笔迹不那么坚定有力，写下这看破红尘的思索：

> 人获得荣誉以后，已经不配享有它。上帝难道不是出于善心，慷慨施与只是为了帮助人忍受自惭形秽，这种心情毒化并最终涸竭一切欢乐和慈悲的源泉？

笔记本最后几页是空白的。

末了，在波纹衬里中，有一只小口袋，散放着几页旧纸片。昂图瓦纳抽出两张吉丝小时逗人喜爱的照片和一九〇二年的日历片，上面每个星期天都划上了记号，还抽出一封信，信纸是淡紫色的：

> 一九〇六年四月七日
>
> 亲爱的W.X.qq：
>
> 您对我谈到自己，我能同样对您推心置腹。不，我不辩解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为什么发表这则启事。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今天使我惊讶的，正如使您惊讶的那样，是看到报纸上这些求婚启事，并且迁就自己的欲望，给这些陌生的缩写姓名写信，而这些

姓名对您充满神秘。因为我也是一个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热衷于宗教准则，一天也不会违反。这一次十分浪漫，您大概不会同意，至少有人会这样说我：这是天意，上帝给我们安排这显出怯弱的时刻，我登了启事，而您看到后剪了下来。我做了七年寡妇，应该告诉您，我越来越感到生活中缺乏温存的痛苦，尤其是没有孩子，我无法去补偿爱。而对您不存在补偿，因为您有两个儿子，毕竟有个家，据我猜测，是个事务繁忙的实业家，您也抱怨冷清孤寂之苦。是的，我同您的想法一样，是上帝给了我们爱的需要。我一早一晚恳求它，祷告说，在得到它祝福的婚姻中，重新找到一个男人，他的存在是可贵的，他的热烈忠实能给我许多温暖。我会给上帝派来的男人奉献我同样热烈的心灵和青春的爱情——这是幸福的神圣保证。尽管我对您谈论痛苦时很忧郁，但我不能把您向我要求的东西给您，即使我明白您要求什么。您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不了解我的双亲，他们虽然已死，却活在我的祷告中，您不了解我至今生活的环境。请再一次不要苛责我的软弱，我在爱情的苦恼中发表了求婚启事。请理解象我这样性格的人拒绝寄出一张相片，即使是受到赞赏的相片也罢。我所愿做的，是请求我的良心导师——从圣诞节起就任巴黎一个教区的第一副本堂神甫——去看望这个V.神甫*，您在第二封信中对我谈到他，我的良心导师会禀告详情。至于

* 即韦卡尔神甫。

我能身体力行的，是亲自去拜访V.神甫，他得到您的信赖，会告诉您……

这是第四页的末了几个字。昂图瓦纳搜索小口袋，下一页不在。

是写给他父亲的？毫无疑问：两个儿子；V.神甫……去问韦卡尔？即使他参与过这件婚姻纠葛，也会讳莫如深。

带鬈毛狗的太太？不是；这封信的日期——一九○六，事情记忆犹新：昂图瓦纳在菲力普那一科当实习医生那一年，雅克到克卢伊教养院的同一年——这个相对晚一点的日期同丝带女帽，束紧的身材，球形衣袖并不符合。只能满足于假设。

昂图瓦纳将本子放回原处，关上抽屉，看看时间：十二点半。

“满足于假设。”他站起来小声重复说。

“一个人生活中出现的渣滓……”他想道，“不管怎样，这样的一生多么宽广！一个人的一生总是比人们知道的广阔得多！”

他注视了一会刚离开的桃花心木皮扶手椅，仿佛要从中窥出秘密，多少年来，蒂博先生坐在这张椅子里，不是正襟危坐，就是胸部前倾，语带讥讽，斩钉截铁，或庄重严肃地发号施令。

“我了解他多少？”他心想，“起一种作用，严父的作用：他对我、对我们，连续三十年掌握着神圣权利：粗暴严酷，理由充足；同我们联结在一起，好象联结着职责一样……我还了解什么？一个社会方面的权威，受人尊敬，使人畏惧。但他独自面对自己时，他又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他当着我

的面从不表露思想感情，让我能从中看到某些亲昵的东西，某些去掉假面，真正深入反映内心的东西！”

昂图瓦纳接触到这些文件，掀开一角纱幕，悟出某些东西之后，他忧郁地感到，在庄严的表面下，一个人物——兴许是可怜的人——刚刚故去；这个人是他的父亲，而他一无了解。

他突然寻思：

“他了解我吗？更不了解！毫不了解！任何一个同班同学，虽然十五年未见一面，也更了解我！是他的过错？是我的过错？这个有知识的老人在许多显赫的人眼里，可算是谨慎，富有经验，能给人出好主意，而我，他的儿子，我问过别人，不经过他就作出决定，然后才做做样子去询问他。我们俩面对面时，两个同血缘的人凑在一起，而在这两个人，这父与子之间，却没有任何语言沟通，没有任何可能进行思想交流：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人！”

他来回左右踱了几步之后，又想：“不！这不是实情！我们俩不是格格不入的人。是最可怕的情况。我们之间有联系——不容争辩。不错，这父与子、子与父的联系——只要想起我们过去的关系，不管想起来这多么可笑——这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联系，多多少少存在于我们俩的心底里！正是由于这些联系，我眼下思绪万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明显印象，在这种完全隔膜中，有某些秘密的深埋在内的东西：一种互相了解的可能性，甚至是异乎寻常的可能性！我现在确信，不管如何——虽然我从未证实我们之间有任何思想交流的开始——不管如何，过去没有，世上将来也不会有别人——雅克也罢——生来是要在心底里了解我，或更进一步，一下子深入我的内心本质……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因为我是他的儿子！”

他走近前厅的门。“咱们去睡觉吧。”他想道，一面转动锁孔里的钥匙。熄灯之前，他回过身环视这书房，如今象空洞穴一般。

“为时已晚，”他下结论，“永远完了。”

一缕光线透过餐室的门射出来。

昂图瓦纳一面推门，一面大声说：“您该快点走了，沙斯勒先生！”

沙斯勒弯腰埋在两堆讣告通知单中间，在写信封地址。

他没抬起头说：“啊，是您？正巧……您有一会儿时间吗？”

昂图瓦纳以为是要问清地址，毫无顾忌地走了过来。

“一会儿行吗？”老头重复说，在继续书写，“什么？……让我给您解释我对您说过的事——这一小笔资金。”

他不等回答，放下了笔，遮住他那口假牙，用高兴的神态瞧着对方。他使人没法生气。

“您不困吗，沙斯勒先生？”

“噢！不困！思绪使我兴奋……”他狭小的胸部靠向昂图瓦纳，昂图瓦纳一直站着，“我在写地址，我在写……这段时间里，昂图瓦纳先生……”（他象一个好脾气的魔术师正要显露一手那样狡狯地微笑）“这段时间里，老在转，老在转，ad libitum（挑一个）！”

昂图瓦纳还来不及找到脱身之计：

“有了您刚才对我提起的这小笔资金，昂图瓦纳先生，我就能实现我的一个想法。是的，我的一个想法：设商号。这可以说是简称。设商号。也可以说营业所。总之是一爿店。是的。

先是一爿店。在此地热闹的街上开一爿商店。商店是外表，想法在其中。”

这时他心里只有这个话题，句子短促，气喘吁吁，双手伸直又合拢，时而侧向右边，时而侧向左边。说完一句，稍为停顿，以便在头脑里组织下一个句子；吐出一声便好象使胸部摇晃一下，向前抛出准备好的句子；然后又停顿下来，仿佛他只能一下子冒出一部分想法。

昂图瓦纳在琢磨，沙斯勒先生的脑子不象平时那样稳健：一件件事，好儿个不眠之夜……

小老头又说：“拉托什会比我讲得更清楚。我早就认识拉托什；过去我只知道他有完美的经历。一个优秀分子。总有想法。象我一样。我们俩都有一个重大想法：设商号。现代灵敏才能的商号……您明白吗？”

“不怎么明白。”

“总之是小发明。实用小发明！……一切小工程师都能找到一个小窍门，知道怎么运用。拉托什和我，我们把这一切集中起来。我们在地方报纸上做广告……”

“什么地方？”

沙斯勒先生瞪着昂图瓦纳，似乎他不明白问题的意思。

停了一下，他又说：“在死者活着时，我不好意思说这种事。而现在……我已深思熟虑，想了十三年呵，昂图瓦纳先生。从展览会开始。我甚至单独一个人发明了一大堆会有声誉的小东西。是的。记录鞋跟，用来计算步子。自动兼永久的贴邮票濡湿器。”他从椅子上跳下来，走近昂图瓦纳，“但最重大的发明是鸡蛋。方鸡蛋。剩下的是要找到所需液体。为此，我跟一些研究人员通信。乡村本堂神甫，都是些精通炼金术的候选

人：冬天，念过三钟经，人们有时间在家修修弄弄，对吧？我发动他们都去研究我所需的液体。我一旦获得这种液体……不过液体算不了什么。困难的是有这个想法。”

昂图瓦纳眨眨眼睛：

“您一旦有了这种液体呢？……”

“那末，我就把鸡蛋浸到里面……正好使蛋壳变软，而不损害鸡蛋！……您明白吗？”

“不明白。”

“我在模子里烤干鸡蛋……”

“方模子？”

“那还用说！”

沙斯勒先生如同切断的虫子那样扭曲身子。昂图瓦纳从未见到他这副模样。

“成百成千！一个工厂！方鸡蛋！再不用鸡蛋杯！方鸡蛋站得稳！蛋壳可以留在家里！用来盛火柴杆，或做芥末钵！方鸡蛋可以装盒，象肥皂块那样！当货物发出，您明白吗？”

他想再爬上“折叠式座椅”，但好象挨螫那样，马上跳下地来。他的脸变得通红。

“请原谅，我会再来。”他咕哝着走到门口，“瞎说一通……这是神经质……我一提起鸡蛋就这样……”

十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吉丝醒来时不感到累了——热度好象彻

底退掉——相反，她焦急得很，主意已定。她身体还太虚弱，走不到教堂，上午在屋里度过，祈祷，沉思默想。她很恼火，不能对雅克回来造成的局势考虑出结果：她眼前混沌一片；一大清早，她甚至不能解释清楚，昨晚雅克来探望为什么会使她留下失望、近乎绝望的余味。必须有个解释。消除误解。然后，一切水落石出。

整个上午雅克没有露面。入殓后，昂图瓦纳也几乎不露面。姑母和侄女单独吃午饭。然后姑娘回到自己房里。

下午多雾，寒冷，阴沉沉，十分漫长。

吉丝独自一人，无所事事，心潮难平，竟至于神经紧张，将近四点，她的姑母还在教堂，她裹上大衣，一口气下到底层，让莱翁带到雅克房里。

他在读报，坐在窗口的椅子上。

他的身姿背光显示在苍白的玻璃上，吉丝很吃惊，他腰圆肩阔：自从他不在她身边，她忘了他已变成男子，只记得孩子脸的青年，三年前，在别墅区的树下，他紧抱过她。

第一眼，还没有分析印象，她就注意到他斜坐在便椅上的姿势，这个凌乱的房间（手提箱摊开在地，帽子搁在停了的挂钟上，书桌改变了用途，书柜前放了两双鞋），一切都显示临时住下，偶然落脚的意味，还没有拣起老习惯。

他站起身迎上前来。她在近处接受他的目光直愣愣的注视时（可以看出有点儿惊讶），她惶乱万分，竟然找不到她想好的使看望合情合理的话来；她脑子里只有真实的情形：抑制不住想来看个明白。她因此也顾不得巧妙周旋，脸色苍白，鼓足勇气，在房间中央站住说：

“雅克，我们得谈一谈。”

她刚来得及抓住亲切地凑近她面前的眼睛中短暂而严峻的闪光，他眼皮眨动一下，几乎立即截止住这目光。

他笑出声，有点提高嗓门：

“上帝，多么严肃啊！”

这句讽刺使她浑身冰凉。她仍然微笑着：哆嗦的微笑，最后变成痛苦的痉挛：泪水涌上眼眶。她别转了脸，走了几步，坐在沙发床上；泪水已淌下脸颊，她不得不抹去，说话时声调带着责备，尽管她想夹上快乐口吻：

“啊！你看，你已经逼得我哭了……真蠢……”

雅克感到身上仇恨在冒出来。情况是这样：从童年起，他内心深处就带着这种愤恨——他想，有一点象大地地心是溶岩一样——这无声的狂怒，这种怨恨，不时象炽热的岩浆喷涌而出，什么也不能遏止。

“不错，毕竟说话了！”他大声说，带着敌意的夸张，“我也喜欢有个结束！”

她没料想到这样粗暴，她终于提出的问题在这种发怒中已得到十分明确的回答，她倚在卷宗上，嘴唇刷白，半张半闭，好象他真的打了她。作为防卫，她伸出了手，咕噜说：“雅各……”声音凄凉，雅克不由得感到反弹的一击。

他昏昏沉沉，忘了一切，直接从气势汹汹转到最自然、最变幻不定的柔情冲动：他冲到沙发床，跌坐在吉丝身边，抱住啜泣的她。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可怜的小家伙……我可怜的小家伙……”他挨近看到她皮肤上暗色的痣和透明的黑眼圈，这眼圈使她投过来的泪眼汪汪的目光更添忧愁和柔和。但他很快恢复明智，甚至变得更加清醒：他俯在她身上时，鼻孔挨着她的头发，他明确感到一个陌生人朦胧的肉体吸引力。止住！

他已经处在怜悯的滑坡上，为了拯救两人，应该及时刹住——然后溜走。（这时他还能估量、议论、清晰分辨他们经历的令人哀怜的危险，这不是证明冲动只是平平常常的吗？这不足以衡量他们有危险陷进去的假象不能持久吗？）

他不需要对自己取得具有英雄气概的胜利，马上遏制住去吻发鬓的快意，他的嘴唇已轻轻触到了：他只亲切地将她靠在肩上，用手指慢慢抚摸温热、柔滑、泪水濡湿的脸颊。

吉丝依偎在他身上，心房怦然乱跳，挺着脸颊、脖子、颈背，任这只手摩挲。她一动不动，她已准备好滑倒在雅克脚边，抱住他的膝盖。

相反，他越来越感到脉搏跳得慢了；他重新恢复几乎是残酷的平静。有一会儿他甚至埋怨吉丝使他一时产生平庸的欲望；他竟至有点瞧不起她。贞妮的影像如同转瞬即逝的面影，掠过他的脑际，他的脑子又变得十分活跃。他推倒一切，反躬自省：他感到羞愧。吉丝比他好。阔别三年之后，他发现这义犬般火热的爱原封未动；她投身于爱情，投身于她不顾一切危险，毫不懈怠地接受的悲剧命运时那种盲目方式也是如此——不用说，这种感情比他自认为能感到的更强烈，更纯洁。他带着某种冷漠去估量这些：这是出自内心的冷淡，使他现在毫无危险地对吉丝表现得很亲热……

他这样从一个想法转到另一个想法，而她执著地只想着一件事，唯一的……她的思想只趋向于爱情，她对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东西非常敏感，极易接受，虽然雅克没开一句口，没改变一下姿势，也没停止抚摸靠着他的小脸蛋，只不过根据手指从嘴角到鬓边的来回移动亲热而不够专心一致的动作，她突然直觉到一切：她明白，关系已永远断绝，她对他无关重要。

她不抱希望——正如确定无疑觉察到事实那样——为了马上得到无可辩驳的证实，蓦地离开他，盯着看他。他来不及掉转冷漠的目光；这回她绝对确信一切无可挽回地结束了。

与此同时，她有一种天真的担心，怕听到他说出来，严酷的事实凝结在准确的字眼中，他俩会注定永不忘却。她要顶住自己的软弱，不让雅克怀疑到她的苦恼不安。她有勇气再躲开一些，露出笑容，开口说话。

她模棱两可的手势朝房间划了一圈，她小声说：

“我多少日子没到这个房间来过！”

相反，她准确地记得最后一次她坐在这里，就在这张床上——昂图瓦纳的旁边。她深信那一天很难过！她深信雅克失踪和她生活在极度不安中是一场可怕的考虑。可是，比起今天她要忍受的，那又算得了什么？那时，她只要一闭上眼睛，雅克马上就会出现，听从她的召唤，同她希望中的他一模一样。而如今！如今她找到了他，她才真正明白没有他生活下去该是怎样！“这怎么可能？”她想，“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她的苦恼难以忍受，好一会儿她不得不闭上了眼。

他站起来开灯；他走到窗前，拉上窗帘；但他没有回来坐下。

“你冷吗？”看见她发抖，他问。

“你房间不暖和的关系，”她抓住一个借口说，“我想，我最好还是上楼。”

噪音响亮，打破寂静，使她有点振奋和镇定下来。她从这种表面上的自然中吸取的力量转瞬即逝，可是她非常需要装假，她继续说出一些短促的句子，往前抛掷，有如乌贼射出墨液。他站在那里，含笑赞同，态度执拗；或许今晚能避免解释，

他下意识地感到高兴。

她终于站起身来。两人相对而视。他俩差不多同样高矮。她心想："我永远，永远不能缺少他！"这是一种方式，避免正面接触另一种残酷的想法："他呀，他强有力，他可以缺少我！"她骤然明白了，雅克以男人的冷峻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她呢，她要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一无所能，甚至不能朝希望的方向略微发展。

于是她短兵相接地问：

"你什么时候动身？"

她相信用的是无所谓的口吻。

他克制住自己，从容地走了两三步，然后半转过身来：

"你呢？"

怎样才能更明确地承认，他确实要走呢？他不能想象吉丝会呆在法国。

她莫衷一是地耸耸肩，最后一次想露出微笑——她终于勉强做到了——她打开门，走了出去。

他丝毫没有挽留她，但以突然的纯洁的柔情注视她出去。他更愿毫无危险地抱住她，安慰她，保护她……保护她什么？保护她小心自己。小心他。小心他给她造成的痛苦（他对此只有模糊的意识）。小心他还可能给她造成的痛苦：他不能不给她造成的痛苦……

双手插进兜里，他站立着，双腿叉开，在凌乱不堪的房间中央。脚下，贴满五颜六色标记的手提箱敞开着。他记起在安科纳*——兴许在的里雅斯特**——处在邮船灯光昏暗的统舱

* ** 意大利地名。

中，周围都是移民，互相用他们陌生的语言詈骂；吓人的吼声震动着船身；随后一阵铁器琅珰声盖过了争吵；起锚了；摇晃在加剧；周围骤然沉寂下来：邮船刚刚开动，向黑夜驶去！

雅克的胸膛膨胀起来。一种不知要同什么搏斗，不知向往什么创造、不知追求何种自身的完美的病态愿望，撞在了这幢楼房上，父亲的死上，吉丝身上，这充满陷阱和锁链的全部往昔生活上。

“走吧！”他咬住牙关吼道，“走吧！”

吉丝瘫倒在电梯的长凳上。她有力气走回房间吗？

这样说，一切都完了：这个解释——不管怎样，她多么期望得到——已经完结，到此为止。四句对白已经够了：“雅克，我们得谈一谈！”他这样回敬：“我也喜欢有个结束！”然后是两句问话，等于没有回答：“你什么时候动身？”“你呢？”四个短句子，她呆呆地在重复。

现在怎么办？

在这套静寂宽敞的房间尽里头，两个修女在守灵，不象半小时以前那样，如今她已没有什么希望；踏入房间，她心里揪紧，更害怕孑然一身，强烈程度超过身体虚弱或需要休息。她没有匆匆回到自己房里，而是走进姑母房间。

老小姐已经回来。她象往常那样，坐在摆满发票、样品、广告说明书和药品的书桌旁。她从脚步声认出是吉丝，朝侄女转过驼背的身子：

“啊！是你？……正巧……”

吉丝踉踉跄跄向她奔过去，在分披的白发间吻了吻象牙般的额角。吉丝现在太高大了，不能偎在小个子老太太的怀里。

吉丝象孩子一样，跌坐在她膝盖上。

“正巧，我想问你，吉丝……关于料理善后……消毒，他们没对你说过什么？……这上头可有规定！你问问克洛蒂德。你应该去对昂图瓦纳说说……先是市政消毒。然后为了更稳妥，是药剂师的烟熏。克洛蒂德知道。把门窗塞得严严实实。到那天你可以来帮我们……”

“可是，姑妈，”吉丝小声说，眼里又充满泪水，“我得走了……那边……别人在等我……”

“那边？出了这样的事之后？你丢下我一个人？”头颅神经质的颤动使她说话时断时续，“我这样的身体，七十八岁……”

“动身，”吉丝想，“雅克也快要动身。象过去那样，却毫无希望了……毫无希望了……”她的太阳穴发疼。脑袋里搅成一团。雅克如今变得不可理解，这比什么都更使人痛苦。他不可理解，而她不断地自以为非常了解他，他离她多远啊！事情怎么会这样？

她在捉摸：“进修道院？”永远平静，耶稣的平静境界……但要抛弃一切！抛弃……她能做到吗？

她抑制不住，放声痛哭，半直起腰，突然搂紧姑母。

“啊！”她呻吟般说，“这不公道，姑妈！这一切不公道！”

“怎么，什么不公道？你在说什么，啊？”老小姐既不安又不满地咕哝说。

吉丝无力地坐到地下。她不时想找个依靠，找个东西，她的脸颊蹭着小老太太膝盖部分突出的粗呢，老小姐颤动着头，用寻衅的声调重复：

“七十八岁，单身一个人，我这样的身体……”

十二

在克卢伊，教养院的小教堂挤满了人，尽管寒冷，双扇门统统敞开，一小时以来，院子里人来人往，将雪踩成烂泥浆，脱了帽的脑袋排列成行，一动不动，教养院的两百八十六个监护儿童穿上新劳动服，束着铜扣皮带；穿制服，腰上别了手枪套的看守们簇拥在两旁。

韦卡尔神甫主持了弥撒；博韦主教的低音深沉有力，他来做追思祷告。

礼拜仪式的歌声此起彼伏，在小教堂里回荡，寂静中更显响亮。

"Pater nos-ter（上帝主啊）……"

"Requiem aeternam dona ei, Domine（愿主给予他永远安息）……"

"Requiescat in pace（愿他安息）……"

"阿门。"

祭坛上的六重唱开始唱最后的曲子。

打早上起，昂图瓦纳的脑子不停地十分活跃，这个场面使他心宽多了，他想："葬仪上总是爱唱肖邦这首进行曲；可是这曲子只有一点点哀伤！忧郁时间不长，马上又接上快乐节奏，这是幻想的需要……这正是一个肺病患者想到死时的无忧无虑！"他回想起在小德尔尼的最后几天，有个音乐家，也是医院里的病人。"大家对此很感动，以为看到一个垂死的人发现

天堂时的狂喜……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疾病的一个特点，病变的一个预兆——象体温一样！”

他不得不承认，过分悲恸在这个场合下反倒不合适：葬仪极其隆重盛大。他是——不算沙斯勒先生，他一到便马上溜进人流中——唯一的“亲人”。堂表兄弟，远房亲戚，已经参加过巴黎的仪式，认为没有必要冒了严寒赶到克卢伊来。只有死者的同事和慈善机构代表出席。“各种‘代表’，”昂图瓦纳轻松地想，“我呢，我‘代表’家庭。”他带着一点忧愁又想：“没有一个朋友。”他想说：“没有人是我的朋友。那是当然。”（自从父亲死后，他慢慢观察到，他没有私人朋友。也许除了达尼埃尔，他只有同学。这是他的过错：他长期不关心别人！直到最近几年，他还几乎对这种孤独沾沾自喜。如今他开始感到不好受了。）

他好奇地观察主持祭礼的人来来往往。“现在干什么？”他看到教士走进圣器室，这样想。

大家等待殡仪馆工作人员将灵柩抬到教堂门口竖起的追思台上。主祭又走过来，带着平庸的芭蕾舞团长的刻板姿态对昂图瓦纳鞠了一躬，一面用黑木手杖敲响石板；随后，送葬行列集中在门廊下听演说。昂图瓦纳挺得笔直，态度严肃，准备顺从地参加仪式，支持的心理是，他是众目睽睽的对象。参加葬礼的人排成两行，推推搡搡要看副省长，孔庞埃涅市长，指挥要塞的将军，种马场场长，穿礼服的克卢伊市议会全体成员，一个未上任的年轻主教，他“代表”巴黎红衣主教阁下，他们跟在蒂博之子后面走过去，人们小声念叨这些名流的名字，其中有几个道德科学院院士，他们以友好的名义前来给同事的葬礼增光。

“诸位先生！”一个有力的嗓子叫道，“我以法兰西学院的名义，不幸有权……”

这是卢登一科斯塔，法学家，秃顶，肥胖，身穿一件皮领大衣。他给自己的任务是叙述死者生平。

“……他的青年时代在勤奋读书和对宗教虔诚中度过，就在离他父亲工厂不远的卢昂中学……”

昂图瓦纳回想起一张照片，那个中学生手肘放在得奖的书上。“父亲的青年时代……”他想，“那时谁能预言呢？……只能盖棺论定。”他下结论。“一个人只要活着，他还能完成的事和别人不得而知的事构成了未知数，使人计算出错。死亡最后截止了范围；这如同人离开了各种可能，孤立起来：人们在绕圈子，最后看见他的背影，能给他一个总的评价……我一直这么认为。”他暗自微笑着又想：“在验尸之前不能作最后诊断书！”

他感到他没有完全考虑清楚父亲的生活和性格，以后他还会有时间思索和自我反省，这富有教益和吸引力。

“……他受到邀请，来同我们名闻遐迩的法兰西学院成员协力工作时，我们看中的不仅是他的无私、毅力、对人类之爱，也不仅是这无可否认的崇高声誉，使他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声誉……”

“他也是一个‘代表’。”昂图瓦纳在想。

他在听这些溢美的悼词，并非无动于衷。他甚至到了这一步，以为自己长期低估了父亲。

“……诸位先生，让我们在这颗高尚的心灵面前低首默哀，他的心直到最后，只为正义仁慈的事业面跳动。”

院士讲话结束。他折起讲稿，急忙将双手插进皮大衣的兜

里，谦逊地回到他的同事们的行列中。

“巴黎教区天主教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先生讲话。”芭蕾舞团长谨慎地宣布。

一个可敬的老人，戴了助听器，由一个同主人一样老迈、几乎一样不灵便的当差搀扶，走向追思台。他不仅是蒂博先生、教区委员会主席的继任人，而且是死者的私人朋友，同蒂博先生一起来巴黎学法律的那批年轻卢昂人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他早就完全耳聋了，因为昂图瓦纳和雅克在童年时代就给他起了个绰号“消音器”。

“诸位先生，将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情感不应仅仅是怀念……”老头大声地说，这发颤的尖嗓门令昂图瓦纳想起，“消音器”在前天正是这样倚着同一个仆人不稳当的手臂，走进灵堂的；他在门口就尖声叫喊：“奥雷斯特早就想对皮拉德*表示最后一刻的友谊！”别人将他带到死者身旁，他眼圈长满肉疣，长时间端详死者；然后他直起腰，对昂图瓦纳说话，仿佛他们相隔三十米，他带着哭腔大声叫：“他二十岁时多俊啊！”（这段回忆眼下使昂图瓦纳觉得好玩。“事物变化真快。”他看到这一点；两天前，他记得在遗体枕边，他确实十分悲痛。）

“……这种精力的奥秘何在？”老头叫喊道，“奥斯卡·蒂博在什么源泉吸取这不衰竭的平衡，这平静的乐观，这种嘲笑障碍、保证他在最困难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自信？

“诸位先生，产生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生平业迹，难道不

* 奥雷斯特系希腊传说中的国王阿伽门农之子，他对皮拉德的友谊传为美谈。

是天主教永恒的荣誉？”

“这是无可否认的。”昂图瓦纳承认地想，“父亲在自信中找到了无与伦比的支持。由于自信，他总是不知阻碍为何物：顾忌、责任心过分的考虑、怀疑自己和其他心理。一个自信的人只会勇往直前。”他甚至思索，象他父亲和这个老“消音器”，总的来说，是否走了一条最平静的道路，让人从生到死走到底的道路。“从社会方面说，”昂图瓦纳思忖，“他们属于这样的人：最理想地达到将个人存在与集体存在相调和。不用说，他们服从使蚂蚁和蜜蜂有营造本领的那种本能所具有的人类形式。这并非易事……即使我责备父亲有可怕的缺点，这种骄横，这种贪求荣誉，这种专制的欲望，但必须承认：正是由于这些，他才能从自身获得比他给予社会无限多的东西，如果他是灵活、和蔼、谦虚的话……”

“诸位先生，这位伟大的斗士今天不需要我们乏味的敬意，”聋子继续说，他的声音嘶哑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不要拖延埋葬死者。我们要从同一个神圣的源泉汲取力量，让我们快一点，快一点……”在真诚的冲动下，他想向前迈一步，不得不抓住仆人虚弱的肩膀。但这并不妨碍他叫喊：“快一点，诸位先生……快一点……回到战斗岗位上！”

“育儿法道德联盟主席先生讲话。”芭蕾舞团长宣布。

一个白山羊胡子的小老头迈着摇晃的步子向前，好象连关节都全冻住了。他的牙齿格格作响；脑门苍白无色。他令人看了难受，他多么象受到严寒袭击，体衰力弱啊。

“我感到压抑……由于……”（他看来作了超人的努力，以张开冻结住的下颚。）“……由于悲痛不堪……”

“站在那里的孩子们穿着这身劳动服装，快要去见死神

了！”昂图瓦纳不耐烦起来，低声埋怨，他也感到寒气渗进双腿，把短大衣里面的衬衫硬胸冻得梆硬。

“……他在我们中间度过一生，做了好事。这将是他光荣的墓志铭：Pertransiit benefaciendo!（他度过一生，做了好事）

“诸位先生，他离开我们时，满载我们大家的敬意……”

“敬意！问题就在这里。”昂图瓦纳心想。“谁的敬意？”他宽宏地环视这一排排衰老、冻得麻木的老先生，他们的眼睛冻得流泪水，鼻子潮湿了，竖起耳朵去谛听，并发出一些赞同表示的句子。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的葬礼，并不羡慕这种“敬意”，他们却慷慨地送给这个已故的杰出的同事。

小山羊胡气有些短促。他很快让了位。

接替的人是个目光暗淡而锐利、冷漠的好看老头。他是个退休的海军少将，爱好慈善事业。他头几句话使昂图瓦纳大不以为然。

“奥斯卡·蒂博富有经验而明智，在我们混乱的时代令人忧郁的争执中，总是善于辨认出美好的事业，致力于建设未来……”

“不，这并不确当。”昂图瓦纳在内心反对，“父亲眼光狭小，他走遍世界，却只看到自己选择的小径两旁。甚至可以说，他是偏见的典型。从上学开始，他完全放弃研究自己，放弃自由地去解释、发现和认识。他只知道亦步亦趋。他穿上了号衣……”

“还有更值得令人羡慕的命运吗？”海军少将继续说，“诸位先生，这样的一生难道不是一幅写照……”

“号衣。”昂图瓦纳在想，目光再一次环顾专心致志的与会者，“他们确实十分相似。可以互相掉换。描绘出一个人，

便等于写出所有人。怕冷的、爱眨眼的，近视眼，他们什么都怕：怕思想，怕社会发展，怕一切席卷他们堡垒的东西！……当心，我有点议论个没完……”他思索，“不过‘堡垒’这个字眼相当准确；他们的思想状态象围城中的人，不断点人数，想确定他们城里人的数目！”

他感到苦恼在增长，不再听讲话；但他的目光被演说结尾大幅度的手势所吸引：

“永别了，亲爱的主席，永别了！只要见过您工作的人还活着……”

教养院院长从演说席当中走出来。他是最后一个讲话的人。他至少象是切实观察过接受悼词那个人：

“我们亲爱的创建人不知弄虚作假，在随和优美的外表下掩盖他的思想；他总是急于行动，无畏地蔑视繁文缛节……”

昂图瓦纳来了兴趣，侧耳细听。

“……他的善良隐藏在男性的粗暴下面，或许这种粗暴使善良更有效果。他在委员会开会时的不妥协精神，是他的毅力、他对权力的尊重、他对主席职责所具有的高度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他身上，一切都是斗争，几乎随之便获得胜利！连他的说话也总是趋向一个直接目标：他的话是武器、大棒……”

“是的，不管怎么说，父亲有一股力量。”昂图瓦纳突然想道。他吃惊地在自己身上找到这个已经加强的信念：“父亲本来会成为别的样子……父亲本来会成为一个伟人……”

院长朝两旁有看守、列队站着的监护孩子伸出手臂。所有的头都转向这些一动不动、冻得发青的小罪犯：

“……这些犯罪青年从摇篮起就注定干坏事，奥斯卡·蒂

博却向他们伸出了手，诸位先生，这些非常不完美的社会秩序可悲的受害者就站在那里，表现他们永久的感激，同我们一起痛哭他们爱戴的恩人！”

“是的，父亲有才能……是的，父亲本来可以……”昂图瓦纳重复地想，执著中带点儿朦胧的希望。他脑际掠过这个想法：大自然未能从蒂博家最强有力的族根中产生出一个创造者……

他激情满怀。未来展现在他面前。

抬棺木的已经扶住灵柩。人人都急于结束。主祭人又弯下腰，手杖敲响广场石板。昂图瓦纳脱了帽，神情冷漠，轻快地领头走着，送葬行列最后将奥斯卡·蒂博的遗体葬入坟地。Quia pulvis es, et in pulverem reverteris（因为你是尘土，你将回到尘土中）。

十三

这一天，雅克在自己房里度过早上，房门上了两道锁，虽然只有他一个人在底楼。（莱翁自然想跟送葬行列走。）他小心翼翼，在送葬行列鱼贯而过时，为了稳妥，不想在参加者当中碰到熟悉面孔，他将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躺在床上，双手插在兜里，目光茫然望着天花板的灯光，小声吹起口哨。

约莫一点，神经紧张，加以肚子饿，他从床上爬起来。教养院教堂的庄严仪式该进入高潮。楼上，老小姐和吉丝早就从圣托玛斯·达甘教堂做完弥撒回来，大概不等他就吃饭了。但

他决意整天不见任何人。他能在食橱里找到剩下的东西。

穿过前厅去厨房时，从大门塞进来的信件和报纸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弯腰，一阵昏眩袭来：达尼埃尔的笔迹！

雅克·蒂博先生收

他的手指在哆嗦，好不容易才拆开信封：

我亲爱的雅克，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老伙计！我昨晚收到昂图瓦纳的信……

他正处在消沉状态中，这召唤锐利地钻入他心中，他猛然折起信，再一折为四，再折为八，直到攥紧在痉挛的拳头里。然后他发狂地回到房里，重新锁上门，也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走出房间。他乱走了几步，霍地停在灯光底下，摊开纸团，眨巴着眼浏览一遍，不管意思，直到他寻找的名字映入眼帘：

……贞妮近年来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一个月前，她们俩去了普罗旺斯……

他重又猛地将信揉成一团，这回塞进了兜里。

他起先感到震动、昏沉，继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一分钟后，仿佛看了这几行字改变了他的初衷，他跑往昂图瓦纳的书房，打开时刻表。早上醒来后，他的思想没离开过克卢伊。马上动身，他能搭上十四点的快车。白天他能到达克卢伊，不过是在葬礼之后，回来的火车也早就开走了：他绝对有把握不会碰上任何人。他径直奔往墓园，然后马上回来。“她

们俩去了普罗旺斯……”

但他没料到此行会大大加剧他的神经紧张。他不能呆在原地。幸亏火车很空，不仅隔间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整个车厢只有一个女旅客，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太太。雅克也不理她，在过道里来回踱步，宛如一只困兽。他未能立刻发现，这凌乱的踱步声已引起女旅客的注意——或许有点不安。他偷偷打量她；每当遇到一个姿态多少有些特殊的人，他就会停下几秒钟去观察偶然来到他面前的人是哪一类。这个女人风致楚楚。娟秀的脸孔有点衰老，苍白，饱经风霜，目光凄苦而热烈，无疑因思念而变得痴呆。满头白发，总的看来给人平静而纯洁的感觉。她在服丧，衣着整齐。她大约独身生活了很久，非常检点地过着孤寂的生涯。这位太太或许是回到孔皮埃涅，或圣冈丹。外省的资产者。没有行李。她身旁的长凳上，有一大束帕尔玛的紫罗兰，半包在绢纸中。

到达克卢伊时，雅克心房卜卜乱跳，下了火车。

月台上空无一人。

空气寒冷澄澈。

一出车站，眺望景色，心情激动。他不喜欢捷径和大路，朝左走卡尔韦那条路：多拐三公里。

怒吼的大风相继从东南西北卷起，骤然席卷这盖满白雪的空旷原野。太阳大约已向地平线沉落，隐没在云层背后。雅克快步疾走。他从早晨到现在空着肚子，但他不感到饿，寒冷使他极度兴奋。他回想起一切，每个拐弯，每个斜坡，每个灌木丛。卡尔韦远远能瞥见，在一片光秃秃的树丛那边，三条路的

交叉口上。这条路通往那边的沃梅斯尼尔。这间村民的茅屋，他每天同看守散步时，多少次在里面避雨！有两三次同莱翁老爹；至少有一次同阿瑟。阿瑟扁脸，是个正直的洛林人，目光暗淡，会突然含混地傻笑……

寒风划破他的脸，冻伤他的手；而回忆比寒风更厉害地抽打他。他根本没想到父亲。

到达克卢伊时，他差点绕个急弯：象从前那样，走屋后那条小巷，仿佛他仍然害怕顽童用手点戳他。八年后，有谁能认出他呢？路上空寂无人，门关户闭；村里的生机好象被寒冷冻结住了；但家家的烟囱都在灰色的天空中冒烟。旅店出现了，台阶在街角上，招牌在风中鸣响。什么也没改变。连这白垩土地面上的融雪，这发白的烂泥也没变；他以为自己按规定穿的便靴又踩在上面。旅店：正是在这儿，莱翁老爹缩短散步路程，把他关进一个空洗衣房，以便能在小咖啡馆玩上一局！一个难看的姑娘从小巷过来，木底皮面套鞋敲在石阶上橐橐响。新女佣？兴许是掌柜的孩子？这个小丫头一看见“囚犯”，总是逃走。走进屋里之前，姑娘狡黠地瞧瞧这个陌生的年轻人走过。雅克加快步子。

他走到村子尽头。他一越过最后几间房，便望到在原野中那盖上白雪、一排排被栅窗、高墙围住的大建筑。他的腿瑟缩发抖。什么也没改变。毫无改变。小径没有树，直通大门，成了泥浆小溪。不用说，一个外乡人，在冬日黄昏中迷了路，会很难辨认二楼上方镌刻的金字。雅克则清晰地认出赫然呈现的题字，他的目光钉住不放：

奥斯卡·蒂博教养院

这时他才想起，创建人先生已经去世，这些车辙是送葬行列的双篷四轮马车刚辗出来的，他此行是来朝拜父亲；他能离开这阴郁的田野突然感到轻松，他折回来往左走，径直朝墓园入口两侧的两株崖杨走去。

铁栅门通常是关闭的，现在敞开着。车辙指明了道路。雅克木然地朝一堆花环那边走去；寒冷已使花环枯萎，这不象一堆鲜花，两更象一堆果壳。

坟前有一大束帕尔玛的紫罗兰，花茎用绢纸包着，好象是后来放上去的，孤零零地躺在雪地上。

“瞧。”他心想，不太注意这种巧合。

蓦地，在这新翻动过的土堆前，他想象出尸体埋在烂泥里，就象他在这悲喜交集的时刻最后一次看到的遗体；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向全家作过谦恭有礼的表示，便将裹尸布永远盖在已经改变的脸上。

“奥泼！快点！去赴约会！”他悲戚万分地想着；突然而起的呜咽使他憋不过气来。

从洛桑起，随着时间流逝，他半下意识地任凭事件进程载沉载浮。但忽然之间，他身上唤醒了既幼稚、过度、无逻辑，又无可争辩的早年的温情，困惑和悔恨使之变得更强烈。当下他明白为什么赶来。他想起自己的愤怒、蔑视、仇恨和复仇愿望，这些感情慢慢毒化了他的青年时代。许多遗忘的细节象弹跳回来的弹子，现在回过来刺痛他。有好儿分钟他从自己的怨恨中摆脱出来，回到血缘的本能中，哭泣他的父亲。有好儿分钟他是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这两个人不知不觉地，自发地，用不着正式证明，在今天感到需要前来吊唁这座新坟；世上只有这两个人今天真正哭过蒂博先生。

他过于习惯正面看待事物，因此他极度的悲痛怀念之情不是很快出现。他有自知之明，倘若父亲健在，他会憎恨父亲，重新逃走。他呆在那里，精神沮丧，处在朦胧的悲恸之中。他不知后悔什么……后悔可能有过的事。有半晌他甚至乐于设想出一个温存、慷慨、体恤人的父亲，这样就可以后悔没有成为这个慈父无可指摘的儿子。

随后，他耸耸肩，转过身，走出墓园。

村里恢复了一点热闹气氛。农民结束了一天的活计。窗户亮起了灯光。

他避开人家，不走通往车站的方向，而是踏上新磨房的大路，几乎立即来到田野。

他不再是孤零零一人。她象一股香气那样无孔不入，持续不散，紧跟着他，她附在他身上，她钻入他每个想法之中。她走在他身旁这静悄悄的田野里，这斜射的在雪面上闪烁的灯光下，这风儿暂歇、回暖的空气中。他没有抗争；他沉浸在这死一般的压抑中；这时生活的无意义和一切努力的虚空显得格外强烈，竟然在他身上引起快意的兴奋。何必有愿望？希冀什么？一切存在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切绝对不值一做——一旦知道了要死！这回他感到病入膏肓一般。再没有雄心，再没有主宰欲望，再没有实现任何目的的心愿。他想象不出他能治愈这种烦恼，也找不到任何平静；他甚至没闪过这个念头：如果生命是短促的，人有时还来得及保存一点自己，避免毁灭，有时还可能梦想一下，凌空于席卷他而去的浪涛之上，在浪涛沉入深渊之后，他还有某些东西漂浮在水面上。

他往前走去，步子快而急促，身子挺直，有如逃跑的人怀

里揣着易碎的东西。逃避一切！不仅逃避社会和它的钩耙，不仅逃避家庭、友谊和爱情，不仅逃避自我，祖传意识和习惯的禁锢，而且逃避最隐秘的本质，逃避这荒谬的必不可少的本能，将生存和穷途潦倒的人联结起来的本能。自杀有理的想法，自觉完全隐去的想法，又以抽象的形式掠过他脑际。最后进入潜意识。他骤然又看到死去的父亲和他平静的漂亮脸孔。

“……我们会休息的，万尼亚舅舅……我们会休息的……”

几辆运货马车的辚辚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看到几辆马车的提灯，马车迎他而来，在车辙里颠簸，送来掌鞭的叫声和笑声。他不能容忍遇到人。他毫不迟疑地跳到路旁满是雪的壕沟里，踉踉跄跄穿过硬梆梆的农田，来到小树林边上，钻入树丛。

冰冻的树叶在他脚下咔嚓作响，枝梢一碰便反弹在他脸上。他故意将手插入兜里，沉醉地钻进密密的矮树林，很高兴让树枝抽打，漫无目的地乱走，但决计避开大路、人、一切！

这不过是一片狭窄的树林，他很快就穿过去了。透过树木，他又瞥见夜空下一条大路切开的白色原野，正对面，教养院和一排排灯光高踞在地平线上：这是车间和自修室那一层。于是一个疯狂的念头掠过他脑际：象过电影一样：爬上车库的矮墙，从墙顶跨上仓库的窗户，打碎玻璃，擦着一根火柴，穿过铁条扔进一束燃着的麦秸。床铺仓库象火炬一样燃烧，火焰达到主楼，吞噬他从前那个单身房间、桌子、椅子、黑围裙、床……火毁灭一切！

他用手摸摸划破的脸。他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和可笑想法感到难堪。

他毅然决然背向教养院、墓园和过去，大步走向车站。

十七点四十分的火车差几分钟没赶上。只得耐心等待，乘十九点的慢车。

候车室象冰库一样，充满发霉臭味。

他在阒无人迹的月台上踱步多时，双颊火辣辣，兜里揉紧达尼埃尔的信；他曾发誓不打开它。

临了，他走近照亮挂钟的反射镜，倚在墙上，从兜里掏出信纸，念了起来：

我亲爱的雅克，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老伙计！我昨晚收到了昂图瓦纳的信，我一夜不能合眼。如果我能在昨夜和今天早晨之间赶到你身边，看上你五分钟，看到你活生生的样子，我会毫不犹豫地越墙逃跑，是的，不顾危险，为了再看到你，我的老兄，我的朋友，看到你站在我面前，看到你活生生的雅克！在这个下级军官的破房间里，我同另外两个整夜打呼的家伙合住，我在月光照亮的刷石灰的天花板上，看到我们的整个童年，共同的生活，中学，以后的一切，一切，依次掠过。我的朋友，我的老朋友，我的兄弟！我怎能没有你，这段时间生活过来了呢？听着：我永远连一分钟也不怀疑你的友谊。你看，我一早就给你写信，操练刚结束，只收到昂图瓦纳的短信，不知道详情，也不管你用什么眼光读我这封信，也不明白你怎么和为什么三年内对我保持死一样的沉默。我多么想念你，尤其今天我多么想念你！在来团队之前，在过平民生活时，我多么想念你！你猜想到吗？你传给我力量，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身上只是可

能性，而你使它们从我身上脱颖而出，而没有你，没有你的友谊……

雅克的手在哆嗦，将字迹潦草的信纸举到眼底下，在昏暗的灯光里，透过眼泪，他很难认清字迹。正对着他头上，尖锐的铃声象钻孔器一样颤动，无休无止。

……这个，我相信你从来没有想到，因为那时我太骄傲，不会承认，特别是对你承认。自从你失踪以后，我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我多么痛苦啊！尤其是多么神秘！或许有一天我会明白的。但是，在不安、甚至怨恨的最糟的时刻，我从未想过，你对我的感情（如果你还活着）会有改变。你看，今天我也没有怀疑你。

…………

被可厌的值勤打断了。

我跑到食堂的角落里躲起来，尽管这个时候是禁止来的。你可能不知道军营生活的滋味，这个世界抓住和禁锢我已经有十三个月了。不过，我不是给你谈军营生活才写信的。

这很可怕，你看，我甚至不知道想什么，怎么说。你可以想见我的笔端有成百上千个问题。何必呢？我只希望你同意回答其中一个，因为这个问题确实过份纠缠不休：我很快能看到你吗，你说呢？这个噩梦完结了吗？你回来了吗？或者……或者你又要溜走？听着，雅克，既然我几乎敢于肯定，这封信你至

少能看到，既然我恐怕只有这点时间同你说话，让我对你大声呼喊：我能理解一切，接受你的所作所为，但我恳求你，即使你另有打算，也不要完全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需要你。（你要是知道我多么为你而骄傲就好了，我渴望从你那里得到许多东西，我多么看重这种自豪感！）我准备好接受你的一切条件。即令你要求我不掌握你的地址，我们之间不作任何接触，我不写信，即使你要求我绝不向任何人透露，甚至不向不幸的昂图瓦纳透露我从你那儿得到的消息，这也可以，是的，我接受一切，我预先答应一切。不过我得时常收到你的信息，这是你存在的证明，你想到我的证明！最后这几句话，我后悔写上了，我要划掉，因为我知道，我深信，你想到我。（这个我也从来不怀疑。我从未想过，你活着而不再想到我，想到我们的友谊。）

我写呀，写呀，不假思索，我感到我无法自我解释。不过没有关系，杳无音信之后，这真是苦尽甘来。

我该对你谈谈自己，让你以后想到我时，能想见我变成什么模样，不光是你离开时那种样子。昂图瓦纳也许对你谈起过。他很了解我。你走后我们经常见面。我不知打哪儿开始。那么多要说的事，你看，这叫我泄气！再说，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生活，我走路，我只知眼前，不会向后倒退。正当我对自己、艺术、一直朦胧追求的东西好象瞥见了根本所在时，服役打断了我的工作。今天谈论这些很愚蠢。但我丝

毫不后悔。军人生活对我来说是崭新、强有力的，是一场大考验，也能从中获得许多经验，特别是我要指挥别人以后。今天谈论这些很愚蠢。

我唯一非常懊悔的是，同妈妈分开了一年，尤其因为我感到她们俩跟我分离十分难过。必须告诉你，贞妮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担心过好几次。我们是指我，因为你知道，妈妈她从没想过，事情会变糟。然而妈妈承认，贞妮近年来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一个月前，她们俩去了普罗旺斯，在一所疗养院里，有人照顾贞妮，可能的话，呆到春天。她们有多少事要担心忧虑啊！我父亲依然故我，就不必说了。他在奥地利，但他的事儿没完没了。

我亲爱的老伙计，我忽然想起，你父亲刚去世。我本该从这里说起，请原谅。不过，我很尴尬要对你谈起这件丧事。想到你要忍受悲痛，我很难过；我有把握，这样的事给了你意料不到的残酷打击。

由于时间和赶军邮发信，我要打住了。我希望这封信你能收到，而且尽快收到。

老伙计，唉，还有一件事不管怎样我想告诉你。我不能到巴黎去，我禁锢在这里，我没办法到你身边。不过吕内维尔离巴黎五小时路程。我在这里可以接受拜访。（上校当然让我到接待室。）我相当自由。上级不会拒绝给我白天的假，如果……如果你……不，我不愿痴心妄想！我对你重复，我准备好接受一切，理解一切，不断地爱你，把你当作我永远唯一的至友。

达尼埃尔

雅克一口气看完这八页长信。他浑身发颤，非常感动，张皇失措，十分窘迫。他感到的不仅是友谊的苏醒——非常强烈，他几乎要跳上当晚开往吕内维尔的火车——更有甚者，是一种忧虑，深深咬啮他心房的另一部分，痛苦而幽暗的部分，他既不能也不愿见到阳光的地方。

他踱了几步。他在哆嗦，更多是出于神经紧张，而不是寒冷。他手里捏着信。他回来靠在墙上，不管使人受不了的铃声，尽可能沉着地开始重读一遍信。

他走出北站时，已经敲响八点半。夜晚很美，空气清新，阳沟结了冰；人行道干了。

他饿得要命。在拉法耶特路，他看见一爿啤酒店，走了进去，跌坐在长凳上，没脱帽，也没放下领子，连吞带咽吃下三只煮鸡蛋、一份腌酸菜、半斤面包。

吃完后，他接连喝了两杯啤酒，向前望去。店里几乎人走空了。对面另一排长凳上，只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只空杯前，在打量他。她褐色头发，宽肩，还很年轻。他看到她谨慎、同情的目光，感到不安。对于这种在车站周围游荡揽客的女人来说，她穿得相当朴素。是个新手？……他们的眼睛相遇了。他掉转目光：一有表示，她就会过来坐在他桌旁。她的表情天真，同时又老练忧伤，并不是毫无魅力的。他斟酌了一会儿，受到诱惑：今晚同一个朴素的、接近自然的、对他一无所知的人接触，将会十分愉快……她直率地端详他，好象猜出了他的犹豫。他则小心回避她的目光。

他终于振作起来，给伙计付了帐，很快走了出去，眼光不朝她那边张望。

外面，寒气袭人。步行回家？太疲倦了。他来到人行道边上，看看有没有汽车，一见空出租汽车，便招手示意。

汽车停在他前面时，有个人碰碰他：那个女人跟在后面，她用手肘碰一下他，笨拙地说：

“您愿意的话，请到我家。拉马丁路。”

他友好地摇摇头，打开了车门。

“至少把我送到拉马丁路九十七号吧……”女人哀求说，好象她执著地不想离开他。

司机含笑望着雅克：

“那么，老板，拉马丁路九十七号？”

她以为，或者假装以为雅克同意了，跳进打开门的汽车里。

“那么到拉马丁路吧。”雅克让步说。

汽车启动了。

“你干吗对我充好汉？”她马上用热烈的嗓音问，这声音使她十全十美了。她侧身用撒娇的声调又说：“要是你以为没见过，那你是少见多怪！”

她亲昵地搂住他，这种抚弄，这种温柔，使雅克软了下来。

他顶不住让人嗔怪的诱惑，压住叹息，没有吭声。于是，这憋住的叹息和沉默，仿佛表示他投降一样，她将他搂得更紧，而且脱掉他的帽子，将他的头按在自己胸脯上。他听之任之：突然感到难受，他无缘无故地哭了起来。

她用发颤的嗓音，送进他的耳中：

“你干了一件坏事，当真？”

他目瞪口呆。他骤然明白，在这干冷的巴黎，他的长裤泥

块粘到大腿处，他的脸被树枝划破，他的模样可能象个干坏事的。他闭上眼睛：被这个妓女当作强盗，他感到沉醉。

她又将这沉默当作默认，激动地将他的头搂得紧紧的。

她用有力的、包庇的不同声调提议说：

"你要我把你藏在我家吗？"

"不。"他一动不动地说。

她好象惯于接受她并不理解的东西。踟蹰了一下，她又说：

"至少，你想要钱吧？"

这回，他睁开眼睛，挺起身来：

"什么？"

"我这里面有一百四十个子儿，你要吗？"她说，一面举起她的小挎包。在流里流气的声调里，有一种大姐般的粗犷、嗔怪的柔情。

他十分激动，不能马上回答。

"谢谢……不需要。"他嘟囔说，一面摇摇头。

汽车减慢速度，停在一幢矮门楼前。人行道灯光昏暗，不见人影。

雅克以为她要请他上楼到她家。他怎么办？

他不需要踌躇。她已经站起身，朝他转过来，一只膝盖跪在座垫上，在黑暗中最后一次搂抱雅克。

"可怜的孩子。"她叹气说。

她寻找嘴唇，使劲吻着，好象要从中发现秘密，找到犯罪的滋味，然后马上松开：

"至少别划破了，傻瓜！"

她已经跳出车外，碰上车门。她递了五个法郎给司机：

“上圣拉撒路街。这位先生会告诉您哪儿停车。”

汽车又开动了。雅克刚来得及看到陌生女人没有回身，消失在幽暗的过道里。

他伸手摸摸脑门。他已经昏昏然。

汽车疾驶而去。

他摇下玻璃，让脸孔接受凉风的洗礼，大口呼吸了一下，露出笑容，然后躬身对着司机，快乐地大声说：

“请开到大学路四号乙。”

十四

墓园的葬仪一结束，昂图瓦纳托词要去吩咐一下大理石匠，便坐车到孔皮埃涅，因为他特别害怕回去路上火车拥挤。十七点半的一班快车在晚饭前可将他送回巴黎。他希望能独自坐车回去。

这样打算是没把意外情况考虑在内。

来到月台时提前了几分钟，他惊讶地发现同韦卡尔神甫面对面碰上了，不由得压下气恼的动作。

神甫解释说：“殿下好意让我搭他的车，我们可以谈一谈……”

他注意到昂图瓦纳疲倦、拉长的脸。

“我可怜的朋友，您大概累坏了……那么多人……这么些讲话……不过，这一天以后会铭刻在您美好的记忆中……我惋惜雅克没来参加……”

昂图瓦纳正要解释，在目前情况下，他弟弟节哀是十分自然的，这时神甫止住了他：

“我明白……我明白……最好他不来。您会告诉他，葬仪多么……富有教益。是吧！”

昂图瓦纳禁不住指出这个字眼：

“富有教益？也许对别人是这样，”他喃喃地说，“对我可不是这样。不瞒您说，这种隆重，这种官腔……”

他的目光遇上神甫的目光，发现了狡狯的闪光。神甫对下午的讲话，同昂图瓦纳一样，有相同看法。

列车开进车站。

他们发现，他们要上的那节车厢灯光昏暗，但空无一人。

“您不抽烟，神甫先生？”

神甫严肃地将食指举到嘴唇上。

“真会诱惑人！”他说，拿起一根香烟。他点燃了烟，眯起眼睛，然后抽出香烟，有味地观察着，一面从鼻孔喷出烟来。

他和蔼地又说：“这类葬礼，不可避免有一面——用您的朋友尼采的话说：人为……太人为……不管怎样，许多人同样表现了宗教情感和道德情感，这却是很令人感动的，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这话可对？”

“我不知道。”昂图瓦纳停了一下说。他朝神甫转过身，默默地打量他。

这张沉着的脸，这柔和的讨好人的眼神，这推心置腹的声调，脑袋这样左侧、总象在沉思的模样，这双懒洋洋举到胸前的双手，这一切二十年来昂图瓦纳十分熟悉。但今晚他发现，他们的关系有些改变了。迄今为止，他只是按蒂博先生的身份

去看韦卡尔神甫：神甫不过是他父亲的精神导师。父亲去世刚消除了这种中介关系；以前，他有理由对神甫谨慎和有所保留，今天这些理由消失了。面对神甫，他只不过是对着另一个人。这烦嚣不安的一天过去，他更难以约束思想流露，直截了当地表述是一种放松：

“不瞒您说，我对这些情感完全格格不入……”

神甫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可是，在人类情感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宗教情感好象在人身上得到一致确认……您怎么看，我亲爱的朋友？”

昂图瓦纳不想开玩笑：

“我时常想起校长莱克莱尔克神甫的一句话，我上哲学课那一年，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的人很聪明，却没有任何艺术感。兴许您没有宗教感。’这老好人不过是想说说俏皮话，但我总是想，那一天他看得很清楚。”

“我可怜的朋友，要是这样，”神甫没有改变他友好的讽刺口吻，“您该抱怨了，因为半个世界要对您关闭大门！……是的，有些重要问题，可以说，不以宗教情感去对待的人，注定只能洞察微小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宗教的美的所在……为什么您冷笑？”

昂图瓦纳并不知道自己这样。或许仅仅是，经过一星期的兴奋和这一天的不耐烦，出于神经质的反应。

神甫也微露笑意：

“怎么？您能否认我们的宗教是美的？”

“不，不，”昂图瓦纳诙谐地说，“但愿它是‘美的’，我衷心希望这样……”他又用逗弄的声调说：“为了使您高兴……话说回来……”

"怎样？"

"话说回来，'美'不能排除有道理！"

神甫慢慢在胸前摆动双手。

"有道理！"他小声说，仿佛这个字眼引起一大堆问题，他不能马上谈论，但他掌握问题的关键。他沉吟一下，用更好斗的声调说：

"您或许属于这类人，他们以为宗教在现代人们的头脑里失去了地盘？"

"我不知道。"昂图瓦纳的稳健使神甫吃惊，"也许不属于。现代人们的头脑——我想到那些离字面上的信仰最远的人——有可能努力盲目地追求集合宗教的因素，使各种概念接近，这些概念能构成一个整体，跟许多信徒对上帝的观念很少不同……"

教士赞成说：

"怎么可能是别的样子呢？必须想一想人的状况怎样。宗教是对人本能中恶的趋向的唯一补救。这是它唯一的神圣所在。这也是对人类受苦的唯一安慰，忍让的唯一源泉。"

"确实如此，"昂图瓦纳含讥带讽地大声说，"更重视真理而不是安慰的人何其少啊！而宗教就是精神安慰的极点！……请别生气，神甫先生，不过也有人对理解的兴趣比对信仰的兴趣更为迫切。这些人……"

"这些人？"神甫反唇相讥，"他们总是站在智慧、推理极其狭窄脆弱的地盘上。他们越不出这个范围。我们要为他们惋惜，我们的信念是在另一个广阔得多的方面，即意志和情感方面活动和发展……这不错吧？"

昂图瓦纳似笑非笑。但灯光昏暗，神甫没有看出来；他继

续说下去，这种执拗态度好象表明，对于他刚才说的“我们”二字，他并没有完全当真。

“当今有的人自以为十分强有力，因为他们想‘理解’。但信仰就是理解。而理解就是信仰。我们不如说，‘理解’和‘信仰’是无法比较的。当今有些人拒绝承认，他们的论证准备不足，或者被有倾向的文化修养引上歧路，而无法证实的东西，却是实有其事的。很简单，他们深入得不够。完全有可能确信地认识上帝，并通过论证表明它存在。别忘了，亚里斯多德是圣托玛斯的老师，从他开始，中肯地加以证明了……”

昂图瓦纳让神甫说下去，不打断他，但用怀疑的目光盯住他。

这沉默使神甫窘困，可是他继续说：“我们的宗教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最严密的论证……”

“神甫先生，”昂图瓦纳终于笑眯眯地打断他，“您有权利说宗教论证……宗教哲学吗？”

“权利？”韦卡尔神甫狼狈地说。

“当然！确切地说，几乎没有宗教思想，因为思想首先就是怀疑！”

“噢！噢！我年轻的朋友，扯到哪儿去啦？”神甫高声说。

“我知道，教会并不因此而束手无策……一百多年来，它力图在信仰和哲学或现代科学之间建立各种联系，这些联系多少……能以假乱真——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因为孕育信仰，形成它的对象，强烈吸引宗教气质的东西，正是哲学和科学否认的超自然！”

神甫在长凳上杌陧不安：他开始感到，这不是在闹着玩。他的嗓音终于透出不满来：

“您看来一无所知，我们大部分年轻人今天正是借助于悟性，通过哲学论证，达到信仰的。”

“哦！哦！……”昂图瓦纳说。

“怎么？”

“不瞒您说，我只能想象信仰是预感的和盲目的。当它企图依赖理性时……”

“您仍然认为科学和哲学否认超自然吗？大谬不然，我年轻的朋友：大谬不然。科学忽略了超自然，这不是一码事。至于哲学，一切名副其实的哲学……”

“名副其实……好极了！真是躲在暗处的危险对手！”

“……一切名副其实的哲学都必然导至超自然。”神甫不让打断，继续说，“更进一步：即使你们那些现代学者终于证明，在他们的发现的核心部分和教会的教诲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按照我们护教论目前的观点，这是真正恶毒、荒谬的假设——这又能证明什么，请问？”

“啊！见鬼！”昂图瓦纳微笑地说。

“什么也证明不了！”神甫气冲冲地继续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人的理解力还不能综合它的认识，是在摇摇晃晃地向前发展——这，”他带着友好的微笑说，“对所有人来说，并不是新发现……

“啊，昂图瓦纳，我们已经不是处在伏尔泰的时代！我需要提醒您，你们那些无神论哲学家的所谓‘理性’对宗教只取得虚假的、短暂的胜利吗？在信仰方面有哪一点可以证明教会是不合逻辑的呢？”

“根本没有，我同意这一点！”昂图瓦纳笑嘻嘻地打断说，“教会总能及时重整旗鼓。你们的神学家在制造灵活的表面符

合逻辑的论据这门艺术上，堪称大师；这些论据使他们受到逻辑学家的攻击时不会长时间持续受窘。曾几何时，我承认，他们对这一套表现出高明的手腕……令人瞠目结舌的手腕！可是，这只能使那些早就有错觉的人产生错觉。”

“不，我的朋友。相反，请您相信，教会的逻辑总是最终获胜，因为它更……”

“……更灵活，更有韧性……”

“……比您的逻辑更深刻。或许您会同意我，我们的理智在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下，终于构想出一些字眼，而我们的心不能从这些字眼中得到领悟。为什么？不仅因为有一类真理好象不合通常的逻辑，而且因为上帝的概念看来超过了普通人理解的能力；尤其——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们的悟性只能独自起作用，在这些微妙的问题上缺乏力量，缺乏支撑点。换句话说，真正的信仰，活跃的信仰，有权要求能充分满足理智的解释；我们的理智本身应受到天恩的教诲。天恩开导悟性。真正的信徒不仅要以全部智慧投身于寻找上帝，还应谦卑地献身于上帝，也在寻找他的上帝；待到他通过理智思索上升到上帝那里时，他应该使自身变空，张大了口，他应该肚腹空空，以便迎接上帝，作为他的报偿的上帝！”

“这就是说，思索不足以达到真理，还必须要有您称之为天恩的东西……这是您供认不讳的，而且十分严肃。”昂图瓦纳呐口不言了一阵，然后说。

他的声调使神甫马上又说：

“啊！可怜的朋友，您是你们这个时代的受害者……您是理性主义者！”

“我是……要说出一个人属于什么总是很难！但我承认，

我赞成满足理性。”

神甫比划着双手：

“还赞成怀疑的诱惑……因为这是浪漫主义的残余：从它的诱惑中得到一点虚荣，因忍受了不平常的折磨而洋洋自得……”

“根本不是这样，神甫先生，”昂图瓦纳大声说，“我既不了解这种诱惑，也不了解这种折磨，不了解您说的这种腾云驾雾的灵魂状态。没有比我更不浪漫的人了。我不知道一切宗教不安心理。”

（刚说出口，他便发觉，这样断言就不正确了。他肯定没有任何韦卡尔神甫所理解的宗教不安。但近三四年来，他也烦恼地经历过人面对宇宙的困惑不解。）

他接着说：“况且，即使我没有信仰，说是我失去信仰也不恰当：我宁可相信我从来没有信仰。”

“得啦，得啦！”教士说，“您曾经是个虔诚的孩子，昂图瓦纳，您忘了吗？”

“虔诚？不。顺从：用功和顺从。仅此而已。我自然是守纪律的：我作为好学生，完成了宗教作业；如此而已。”

“您乐意贬低青年时代的信仰呀！”

“不是信仰：是宗教教育。这全然不同！”

昂图瓦纳并不想使神甫惊讶，而是出于真诚。他有点儿兴奋，促使他顶撞对方，这种兴奋是继疲惫而来的。他大声说话，沉湎在对过去的某种考察中，这对他来说是相当新的探索：

“是的，教育……请看一看事情是怎样联结在一起的，神甫先生。从四岁开始，母亲、女仆，孩子要依附的大人，一有机会就对孩子重复：‘上帝在天国；上帝了解你，是它创造了你；上帝爱你，上帝看见你，评判你；上帝要惩罚你，上帝要奖赏

你……'等一等！……八岁时，人家带孩子去望大弥撒，做晚祷，挤在跪着的大人中间；人家给孩子指点鲜花和灯光中间，香烟缭绕和音乐声中一个金色的漂亮的圣体显供台：总是那个上帝，它在那里，在白色的圣体饼里。好！……十一岁，人们在讲坛上，带着强调的语气，很有权威地给孩子解释神圣的三位一体，耶稣降生，救世，复活圣母无玷始胎和其他别的……孩子听着，接受下来。孩子怎能不接受呢？怎能对父母、同学、老师、挤满教堂的一切信徒夸耀的信仰稍有怀疑呢？孩子这么小，而对这些神秘的事物怎会犹豫不定呢？他迷失在世上，一生下来，周围便都是神秘的现象。……请思索一下这些，神甫先生：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是的，问题的本质在这里！……对孩子来说，一切都同样不可理解。地球在他面前是平展展的，实际却是圆的；地球好象不动，但它却象陀螺一样在空间旋转……太阳使种子发芽。小鸡活生生从蛋壳出来……上帝之子从天而降，他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孽……为什么不是这样？……上帝是圣子，而圣子是肉身……怎么理解都可以，没有关系：这下可上当了！”

列车刚刚停下。在夜色中，有人尖声叫喊站名。一个旅客以为隔间是空的，猛然打开车门，又咒骂着关上。一股寒风扑在脸上。

昂图瓦纳又转向神甫，他分不太清神甫的脸容，车厢顶的灯光变暗了。

神甫沉默不语。

于是昂图瓦纳又用更平静的语调说下去：

“那么，孩子这种幼稚的信念能称之为‘信仰’吗？当然

不能。信仰要到往后才有。信仰有别的根源。我可以说，我没有信仰过。”

“还不如说，您没让它在您条件具备的心灵里开放，”神甫用突然愤怒得发颤的声音说，“信仰是上帝的赠与，象记忆一样，而且象所有上帝的赠与，需要培育……可是您……您！……象很多别的人一样，屈服于骄傲，矛盾的想法，自由思想的虚荣，反对既存秩序的诱惑……”

他旋即责备自已神圣的愤怒。他决意不让自己卷进宗教问题争论中。

但神甫听不惯昂图瓦纳的声调：这刺耳的噪音，这种活力，这种攻击时假装的轻松，这些给年轻人的兴致添上一种有点勉强的勇敢色彩，神甫乐于怀疑是否绝对真诚。他对昂图瓦纳非常敬重；在这种敬重中怀有希望——岂止希望，是信心——蒂博先生的长子不会坚持这可怜的、不受束缚的立场。

昂图瓦纳在思索。

“不，神甫先生，”他庄重地反驳，“这是独自形成的，没有丝毫骄傲，没有反叛的偏见。我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这些。我能记得起的是，我第一次领圣体时已开始隐约感到，有某种——我不知怎么说——困惑、不安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教给我们的关于宗教的说法中；这种隐晦的东西不仅对我们孩子，而且对所有人都存在……是的，对大人也如此。而且对教士也一样。”

神甫不由得做了个手势。

昂图瓦纳说下去：“唔，我过去和现在都绝不怀疑我认识的教士的真诚和热诚——不如说热诚的需要……他们看来在愚昧无知中很难激动，象瞎子走路，带着下意识的苦恼绕着严密的教义转。他们在断言。断言什么？断言别人对他们的断言。当

然，他们不怀疑这些转述的真理。但他们内心信奉的程度是不是跟他们的断言一样有力、肯定呢？我不能确信……我冒犯您了……我们可以拿世俗学校的教师来比较一下。不瞒您说，我觉得他们有把握得多，他们的特长'巩固'得多！他们给我们讲语法、历史、几何，他们看来完全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容！"

"这些可比较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比较。"神甫抿紧嘴唇说。

"说到底，我没有去想他们教学的内容，我只想到这些俗人对待他们教给我们的知识的立场。即使他们的学科还有缺陷，他们的态度却毫不慌乱：他们的犹豫、甚至不知，坦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给人可信的感觉，我向您担保；这不会勾起丝毫……弄虚作假的内心想法。不，我想说的不是'弄虚作假'。向您直说吧，神甫先生，我越到高年级，学校里的教士就越少给我这种可靠感，而我在大学的教授们那里却深深感到。"

神甫反驳说："如果给您讲课的教士是真正的神学家，你跟他们交往会留下绝对可靠的印象。"（他想到神学院的教师、勤奋和笃信宗教的青年时代。）

昂图瓦纳继续说：

"想想看！孩子逐渐接触到数学、物理、化学！他在自己面前突然发现广阔的空间可以扩充自己！他觉得宗教狭隘、骗人、毫无道理……他产生怀疑……"

神甫这下胸脯后仰，伸出了手：

"毫无道理？您能严肃地说：毫无道理？"

昂图瓦纳有力地回答："是的。我看到了有些我以前没想过的东西：这就是，你们从坚定的信仰出发，而为了捍卫这个信仰，你们却求助于论证；而我们呢，象我这样的人，我们从怀疑和不关心宗教出发，我们让理性牵着走，不知道把我们带

到哪里去。”

“神甫先生，”他马上又微笑着说，不让教士有时间反驳，“如果您要同我讨论，您会不断向我证明，我对此一窍不通。我预先同意。这些问题我没想过；我也许从来没象今晚思索得那么多。您看，我并没有装作思维发达。我只想给您解释，我的天主教教育未能阻止我成为今天的样子：完全不信教。”

“您不怕出乖露丑我并不吃惊，亲爱的朋友。”神甫勉强装出和蔼，“我相信您比自己所了解的好得多！说下去，我在洗耳恭听。”

“实际上，我继续——很长时间继续——参加宗教仪式，象别人那样。带着自己不承认的冷淡态度：彬彬有礼的冷淡。即使到后来，我也从不致力于调查、修正的工作：我内心不给予重视也许是好的……（因此，我跟我的一个同学思想状态相距很远，他准备报考工艺学校，经历了一场怀疑的危机，有一天他写信给我说：‘我考察过装配：我的老兄，不要相信这个，螺栓缺得太多，坚持不了多久……’）我呢，在那时，我接触了医学；分裂——不如说脱离——已经完成：不等第一年初级科学的学业结束，我已发现，不能毫无证明地盲信……”

“毫无证明！”

“……必须抛弃永恒真理的概念，因为我们只应有保留地、直至获得相反情况的证明，才能确认事实……是的，我在继续冒犯您。但不要见怪，神甫先生——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我是一种情况——如果您愿意，是畸形的——本能地自然而然地不信教。这是事实。我身体健康，自认为十分沉着，性格活跃，总是出色地不需要神秘的东西。我所知道的，我所观察到的，没有一样能让我相信，我童年时代的上帝存在；不瞒您

说，至今我不需要它也很好。我的无神论跟我的头脑同时成熟。我没有什么要否认的。尤其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已经驱邪的信徒，心里继续呼唤上帝，不要以为我是一个骚动不安的人，绝望地向天国伸出手臂，却发现空空如也。不，不，我这个人根本不会伸出双臂。没有上帝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使我难堪的，您看，我感到很自在。”

神甫比划着手，作出否定的手势。

昂图瓦纳坚持说：

“优游自在。这至少过了有十五年……”

他等待着神甫立即表现出愤怒。但神甫沉默不语，慢慢地播着头。

他终于说：“这是纯粹的唯物论，我可怜的朋友。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听到您这样说，我只能相信您还有身体。好象您只相信一半自己——是怎样的一半！……幸亏这一切只发生在表面，可以说，是在浮面。您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才能，基督教教育在您身上留下哪些隐蔽的力量。这力量您却加以否认：但它在引导着您，我可怜的朋友！”

“回答您什么好呢？我肯定地告诉您，我没有什么受惠于教会。我的智慧，我的意志，我的性格，都在宗教之外发展起来。我甚至可以说：跟宗教背道而驰。我感到既脱离天主教神话，也脱离异教神话。宗教，迷信，对我是一回事……不，毫无偏见地说，基督教教育在我身上留下的残余等于零！”

神甫突然举起手臂，大声说：“瞎子一样！您看不见您日常的生活是由工作、职责、对别人的忠诚组成的，对您的唯物主义是个断然否认！很少有人象您这样更紧地牵迷到上帝的存在！没有人象您这样感到需要完成职责！没有人象您那样具有

活在世上的责任感！怎么？不愿默认神圣的委任？如果不是对上帝，您要对谁负责？”

昂图瓦纳没马上回答，神甫一时以为他打个正着。实际上，昂图瓦纳觉得神甫的反驳缺乏根据：工作中一丝不苟不一定牵涉到上帝的存在、基督教神学的价值和任何形而上学信念。他不就是证明吗？他再一次感到，他没有精神信仰，而对生活极有信心，两者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不可调和之处。必须热爱自己所做的工作。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社会动物——人，应以自己的努力争取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进步……毫无根据的论断，微不足道的公设！以什么名义？总是这个问题，他从来找不到真正的回答。

最后他小声说：“呸……这种意识？是十九个世纪的基督教遗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东西……刚才我将自己所受教育——不如说自己继承的东西估值为零，或许是太匆促了……”

“不，我的朋友，在您身上这种世代相传的东西，正是我提到的神圣酵母。总有一天这酵母会重新活动起来：它会使整个面团发起来！到这一天，您不由自主、多少在继续存在的精神生活会找到轴心和真正的方向。人们在排斥上帝、甚至在寻找上帝时，并不理解上帝……您会看到，有一天，您不知不觉会发现，您已经进入港口。这一天，您会最终明白，信仰上帝就足以使一切澄清和协调！”

昂图瓦纳微笑说：“这个，我现在就承认。我还知道，我们的需要往往自身创造出药物；我乐于承认，在大部分人身上，信仰的需要是本能的，急迫的，他们不用关心他们所信仰的东西是否值得相信；他们的信仰需要使他们向往的东西，他们都称为真理……不过，”他以舞台独白的声调说，“不能使我消除这

样的想法：大部分睿智的天主教徒，特别是许多有教养的教士，不知不觉、或多或少是实用主义者。教义中我不能接受的部分，凡是有现代文化的人同样不能接受。不过，信徒们坚持他们的信仰；为了不致动摇，他们避免过多思考，紧紧抓住宗教的情感方面、精神方面。况且，人们精心地向他们断言，教会长期以来成功地批驳了一切异端，他们也没想过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这是顺便说说。——我想说，信仰需要不管多么普遍，也不足以给充满愚昧和古老神话的基督教辩解……”

“感觉到上帝不等于是辩解。”神甫说；他的声调第一次没有反驳意味。

然后，他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躬身说：

“不可理解的是，您，昂图瓦纳·蒂博这样说话！在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中，唉！孩子们看到他们父母怎样生活，每天日子怎么过，人们向他们传授的上帝好象几乎不存在似的。而您呢！从孩提时代起，您却能每时每刻看到家庭中上帝的存在！您看到上帝给您可怜的父亲启示了每一个行动……”

沉默了一会。昂图瓦纳盯住神甫，仿佛他忍住不回答。

他终于抿紧嘴唇说：“是的，正是这样；唉！我只通过父亲看到上帝。”他的态度和声调补全了他的想法。“不过，今天不是长谈的日子。”他为了打住，补充说。他将额角搁在玻璃窗上。

“克雷伊到了。”他说。

列车放慢速度，停了下来。车厢顶的灯光变亮了。昂图瓦纳希望有旅客闯进来，打断交谈。可是车站空无一人。

列车开动。

沉默良久，两人都好象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昂图瓦纳重新斜对着神甫：

“您看，神甫先生，至少有两样东西将始终妨碍我回到天主教信仰。首先是罪孽问题：我相信，我不能忍受对罪孽的恐惧。然后是上帝的问题：我永远不会接受真人上帝的概念。”

神甫缄默不语。

昂图瓦纳继续说：“是的，你们天主教徒称之为罪孽的，相反正是我认为活生生和强有力的东西：本能——本能！能使人——怎么说呢？——触摸的东西。能使人前进的东西。任何进步——噢！我并不过分相信‘进步’这个词，但这个词非常合适！——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如果人总是顺从地拒绝罪孽的概念……我们扯得太远了。”他添了一句，用讽刺的笑容回答神甫轻轻的耸肩，“至于上帝的假设，不能接受！如果有什么概念硬要我接受的，这就是普遍的对宗教冷淡！”

神甫跳了起来：

“您那门科学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只能证明最高存在吧？（我有意回避‘神圣的图景’这个更准确的字眼……）可怜的朋友，如果允许否认最高智慧主宰现象，人间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如果拒绝承认大自然的一切都有一个目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创造出来的，那就什么也无法理解罗！”

“不错！宇宙在我们看来不可理解。我同意这是一个事实。”

“这不可理解的东西，我的朋友，就是上帝！”

“我并不这样看。把我不理解的东西称为‘上帝’，我还没有这种愿望。”

他露出微笑，半晌不再说话。

神甫瞧着他，准备好防卫。

"不过，"昂图瓦纳接着说，始终微笑着，"对大多数天主教徒来说，天主的概念归结为'善良的'上帝和人世的耶稣的幼稚观念，天主洞察我们每一个人，以令人感动的关心注视我们微小的良心细小的动摇，而我们每个人都不懈地用祈祷去询问它：'上帝，启迪我吧……上帝，请广施法力……'等等……

"请理解我的意思，神甫先生。我决不想用浅薄的讽刺伤害您。但我不能想象，作为宇宙无限小存在的我们（即使在地球上，也是尘埃中的尘埃）和这伟大的一切、这宇宙准则之间，可以设想有任何心理联系和交互问答！怎能给上帝以人的敏感，慈父的温情，还有怜悯？怎能顶真对待圣事有效，念珠——怎么说？——按这一个的意愿，按暂时罚下炼狱的灵魂的意愿花钱微的弥撒？嘿！在这些宗教仪式、天主教信仰、任何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异教祭祀、野蛮人放在偶像前的贡品之间，确实没有任何根本不同！"

神甫差点回答，实际上有一种自然神教，人人都可以接受，这正是信条的表现。但他重新保持沉默。他缩在角落里，抱起双臂，手指插进袖管，态度耐心、忍让、又有点嘲讽意味，好象等待这场即兴讲话结束。

行程可快要到终点了。车厢被巴黎郊区的叉道摇晃着。透过玻璃窗的水汽，只见万家灯火在黑夜里闪烁。

昂图瓦纳还有一些话要补充，赶忙说：

"神甫先生，不要忽视我刚才用的几个字。我知道，虽然我在哲学领域上乱闯并不保险，但我愿意坦率到底。我对您提到最高存在、普遍原则……这是为了同大家一样谈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有同信仰最高存在一样多的理由去怀疑它。我作为人，从自身所处的地位，看到失去约束的力量范围广阔的

混乱状态。这些力量是否服从一个外在的独立的普遍法则呢？或者它们服从——怎么说呢？——内在的、存在于每个原子中的、迫使它们完成某种'个人'命运的法则？服从不是从外界主宰这些力量，而是跟它们混同、只是有时刺激它们的法则？……在什么情况下，各种现象的作用是互相联系的？我也同意，原因可以无限止地连续产生，每一原因是另一原因的结果，每一结果又是其他结果的原因。为什么要竭力设想一个最高存在呢？这是我们逻辑思维的愿望。为什么要找到互相无限地反作用的运动的共同方向呢？我则常常心里想，一切东西掠过去时好象不通往哪里，又没有什么方向……"

神甫默默地注视昂图瓦纳，然后垂下目光，带着冷冰冰的微笑说：

"这样想，我认为很难再往下降低了……"

他站起来，要扣上长棉外套。

"请您原谅我对您所说的话，神甫先生。"昂图瓦纳真诚地感到一阵后悔，"这类交谈从来一无所获，只能伤感情。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搞的。"

他俩靠近站着。神甫忧郁地望着年轻人：

"您对我畅所欲言，象对朋友那样。对此，我至少要感谢您。"

他好象犹豫想再说点别的。但火车已停在月台上。

"我叫车送您回家？"昂图瓦纳换了一种口吻提议。

"好的，好的……"

在出租汽车里，昂图瓦纳忧心忡忡，等待着他的复杂生活又缠上心头，他一言不发。他的同伴也默默无声，好象在思索，

汽车越过塞纳河时，神甫侧身对着昂图瓦纳：

“您今年……多大？三十岁？”

“快三十二岁。”

“您还是个年轻人……您会看明白的。换了别人已经明白过来啦！您也会轮到的。在一生中总有时候不能缺少上帝。其中最可怕的时刻是最后一刻……”

“是的。”昂图瓦纳心想，“这对死的恐惧……沉重地压在一切文明的欧洲人身上……直至多多少少败坏了生的乐趣……”

神甫几乎要举出蒂博先生的死，但他忍住了。他说：

“您能想象到达永恒的边缘而不信仰上帝，看不见彼岸仁慈万能、向我们张开手臂的天主，会是什么情景吗？在黑暗无知中死去，没有任何希望之光，又会是什么情景吗？”

“唔，这个嘛，神甫先生，我知道得跟您一样清楚。”昂图瓦纳紧接着说。（他也刚想到父亲的死。）他稍微游移了一下，又说：“我的职业跟您的一样，能见到临死的人。或许我见过死时没有信仰的人比您见得更多。有些情景回忆起来令人难以忍受，如果我能给病人注射一针信仰剂的话……我不属于这样的人：对临终时的坚忍无怨感到神秘的敬意。我希望这时能接受使人安慰的信念，不以为耻。我既害怕不抱希望的结局，也害怕临死不打吗啡……”

他感到神甫哆嗦的手放在自己手上。不用说，神甫竭力将这内心坦露（他没有料到）看作一种好预兆。

“是的，是的。”他怀着热情，内中也几乎有感激，开口说，“请相信我的话：不要对这个‘安慰者’堵死一切通路，象我们大家一样，您有朝一日也会需要它的。我想说的是，不要放弃祈祷。”

“祈祷？”昂图瓦纳摇摇头反驳说，“这狂乱的呼喊……是对谁的？对着成问题的最高存在！对着又瞎又聋——无动于衷的最高存在？”

“不管对谁，不管对谁……不错，这‘狂乱的呼喊’！请相信我的话！无论您的思想达到哪种程度的暂时极限，无论您在一闪之间看到多少超乎现象之上的最高存在和法则这一难以理解的概念，您无论如何必须面向这个，我亲爱的孩子，祈祷吧！啊！我宁愿禁止您做别的，也不愿让您禁锢在孤独中！保持接触，保持能跟无限交往的语言，哪怕是这时没有思想交流，哪怕这时只是明显的独语！……这无法测度的黑夜，这没有人形的存在，这不可解的谜，不论什么，向它祈祷吧！向不可认识的存在祈祷。祈祷吧。不要拒绝这‘狂乱的呼喊’，而为您有朝一日会明白，一种内心的宁静、一种心境平和的奇迹会突然回答这呼喊……”

昂图瓦纳没有吱声。“密不透风的内心……”他心里想。他感到教士异常激动，他决计不再说什么进一步使神甫难堪的话。

他们来到格勒内尔路。

汽车停了下来。

韦卡尔神甫拉起昂图瓦纳的手，捏紧了；下车之前，他俯向车厢的暗处，变声说：

“天主教则完全不一样，我的朋友，请相信我的话：达比您至今所能看到的博大得多……”